

林漢仕著

文史哲學集成

易
傳
評
詁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自序

易經之研究，雖間雜儒、道、釋各家之說，要之歸結不過漢、宋二宗而已。

漢學家重名物訓詁，貴家法，尊師承，立場嚴正，文字精確。

宋學家則敢以己意揣測改易經文，斷言其不可通者爲錯簡脫誤。又自濂溪造太極圖，康節議先天，朱子取河圖洛書與先天、大小方圖各圖置本義之首爲之推波、圖書之學因與易經密合。後之學者，幾認諸圖爲易之所固有，說卦次不刊之程式矣！

漢學之闕，病在泥於故訓，自樂株守一先生之說，而不免穿鑿之譏。疑信卜筮，哲理之間，冀覓通聖心之路，甘心焉殫精竭慮，歷久不疲。斯之爲易書研究之主流。

宋學自邵雍啟象數之易，由是與時並進，研究領域擴大幾無所不包矣。視野已不羈於字訓句煮，使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之易，一躍爲世界尖端科技之最！易與資訊，易卦與代數定律，是與物質波量子力學，易與水利工程學，天文學，化學元素，醫學，甚而針灸學，人體生理結構學，陽宅，陰宅亦曰學，皆託之易矣！儼然爲指導先進國家科技之明鏡。而迂怪方術，竄迹其中，不用詮釋經文，亦絕不附合易義，於聖人寡過反省之學愈遠矣！而其所以託者，不無依先聖鉅箸之末光，藉實用之口實，

酬私智之一得，蒙道學之假面矣！

竊嘗爲易之衆傳所困，又爲邵子後萬有之易所蔽，亟思作一明經文大體之易箋，庶幾守而有本，述而不失其祖，於是乎易傳評詁生焉，評者集而評之，詁謂詁訓。先作萃卦，旣而姤、歸妹、豐、咸、恆、遯、大壯、晉、明夷泊家人等卦，聽二千年來學者之心聲，治漢宋於一鑪。然個人之蠱疎淺陋處仍不能免，加之餽飯不及壺飧，卽予鏤版，冀就教於博雅君子之前，期能有所賜正，使其他未竟之業，得逐次改進！

林漢仕

寫于台北市 一九八三、五、十五、

易傳評詁 目次

作者自序	一
一、澤山咸卦	一
二、雷風恆卦	三九
三、天山遯卦	六九
四、雷天大壯卦	九七
五、火地晉卦	一一九
六、地火明夷卦	一四三
七、風火家人卦	一六三
八、天風姤卦	一八九
九、澤地萃卦	二〇五
十、雷澤歸妹卦	二三五
十一、雷火豐卦	二六五
參考書目	二八七

咸 卦

三三咸，亨，利貞，取女，吉。

正義云：「先儒皆以上經明天道，下經明人事。然韓康伯注序卦破此義云：『豈有天道人事偏於上下哉！』上經兼人事不專天道，下經亦不專人事，理則然矣。竊謂乾坤明天地初闢，至屯乃剛柔始交，故以純陽象天，純陰象地，則咸以明人事，人物既生，共相感應。咸，感也，此卦明人倫之始。夫婦之義，必須男女共相感應方成夫婦，既相感應，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則凶害斯及，故利在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

虞翻云：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故通利貞，取女吉。引鄭玄云：咸，感也。艮爲山，兌爲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也。三十之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親說，取之則吉也。

程頤云：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咸也。艮體篤實，止爲誠愨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悅而相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女說而應。

也。

蘇軾：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情者，其誠然也。雲從龍，風從虎，无故而相從者，豈容有僞哉！

張載：咸之爲道，以虛受爲本，有意於中則滯於方體而隘矣，姆腓股肱輔，以一卦通體高下爲言。又云：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如何耳。咸自可配天地，恒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爲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咸感也，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咸，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无感也。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有動必感，故曰咸，速也。

項安世云：咸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朱震：交相感也，咸自否變，乾天也，坤地也，六三之柔上，上九之剛下，天地之氣感應而上下相與則亨矣，相感之道利於正。故辭曰利正。艮少男感而來兌少女應而往，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吉孰大焉，故辭曰取女吉。

李衡引侏云：本乾坤之變，乾之上九下爲九三，坤之六三爲上九，故乾坤交感而夫婦之象形。

朱熹：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相交感應，又艮止而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爲咸，其占亨而利正，取女則吉，蓋

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正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矣！

梁寅云：坤求於乾，得乾之九三成艮，乾求於坤，得坤之六三而成兌，此柔上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故卦之名曰咸也。二氣既交感則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故咸有亨之道也，然所感必利於正然後能亨。艮止，兌說，能止而說，此交感之正也……止而說者正道也，論夫婦之常，則婦從於夫，論婚姻之始，則男求於女。此卦艮下而兌上，是男下於女得相求之正，故取女而得是占則吉也。來知德云：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皆相感之深，莫如少者，蓋艮止則感之至，兌悅則應之至，此感之義也。又云：艮在三，兌在六，艮屬陽，三則以陽居陽，兌屬陰，六則以陰居陰，三爲艮之主，六爲兌之主，男女皆得其正，所以利亨通。

王夫之云：咸恒二卦皆自否泰之變而言，是陰陽之動幾也。夫欲效陰陽之動以消否而保泰，則必相入以爲主而效其匡濟，則未濟之以撥亂，既濟之以反正是也。又其不然，則陽居外以章其用，陰歛而內以守其虛，庶幾天包地外，以運行之幾，則損益是也。而咸恒異，是咸以坤三之六，往乎上而成悅，以乾上之九來乎三而苟安以止，三上者，浮動之幾，陰陽相感而遂相易以往來，所謂物至知，知而與物俱化者爾，四之與初退而自立之位也。恒潛移於下以相入而相動，進則可以爲，而退抑可以守，以是爲久而固存之道，而不知所遷之失其位，則相持而終不足以爲功矣。此二卦者，陽皆內闕而陰皆外著，陰得見其功而陽反藏於內，求以消否而保泰難矣哉！時中之道，進以禮，退以義，浮通而上進，進不以禮也；潛移而退，退不以義也。故二卦皆无吉爻，而咸之三上，恒之初爲尤凶吝焉，即二卦而

較之，感爲愈者，九之居三，六之居上，感而猶不自失者也。恒初與四則尤偷安而失其正矣！是以感固亨，而於物不傷其利，於己不喪其貞，恒則亨乃无咎，利貞而後利有攸往也。感之亨者已成乎否，則不得不動以感，感雖淺而志亦自此而通，若夫感之得失，視乎其後而已，非否塞之故矣。利貞者，陽下而止陰之迫，陰上而悅陽以不流，固合於義而二五之中得其位，固保其貞也，故視恒爲愈。取女吉者，兩小相得，初不必有深情至理以相與，然剛下而不離其類，則男道不潰；柔上而之於外，則女子遠父母兄弟之道，故吉也。雖然於取女之外無取焉矣，君子擇君而事，輸忱以致身，謀道以交，盡忠而竭信，非夫婦之禮僅因媒妁而通者也。

李光地云：柔上剛下，情之交也。二體皆少，則其相與交感也。其情至專又止而說，則感之正，男下女則交之道也，山上有澤，泉源下流而滋潤上升，亦交相感通之象，所以爲感。又：感則能通，故感有亨道，然感者情也，必正而固，則其情不流矣。故感道利在貞，如取女然則吉。取女者以禮，合以情，與義終焉者也，又感貞之道，取女如是則吉。

毛奇齡以亨利貞三句勿斷，蓋依鄭康成注：嘉會禮通——亨，和順于義——利，幹事能正——貞三德。又云：以卦爻合體言，則三陽爲身心，三陰爲首足而合陰陽男女，而總象乎人之一身，蓋天地以氣感，夫婦以形感，感之有形者，莫如輔頰口舌以下至股足，而爻之自初而上，自姆腓以至頰舌，四體百體無不相感。

劉次源：无心之感曰感，感者周徧……天地无心而成化，故其感普被于八埏。

李郁：感爲有情之卦，感，无心之感也，无心則誠，有心則僞，无心而感，是乃真情，亦至情也。又云：感遍也，宇宙萬物雖若相隔而實相通，一氣流行，大千感應，瞬息之間，遠近上下，无不周遍，故曰感也。又云：以六二爲卦主，二居正是曰利貞。

漢仕按：句讀有二：一云感，亨，利貞，取女，吉。

一云感，亨利貞，取女吉。（毛奇齡說）

「利貞」二字之釋，多指男求女，艮體乾下三之正，亦即詩教「君子好逑」爲婚姻之正，正者男下女，男求於女也，亦即虞翻氏解象，毛奇齡叫做「推易之法」者。虞氏云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即原是 ䷋ 天地否卦，乾上九剛下於九三，坤六三柔上行至上六，新成艮山，止也，兌，悅也，止而悅，男下女，故通利貞。然蘇軾氏解貞，爲「取而得貞，取者之利」其所謂利，乃指女貞也，非夫夫婦爲人倫之始，爲五倫之基，正始即正五倫，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正。鄭康成解貞，有籠統美，毛奇齡引其注云：『幹事能正』謂之貞，是貞者一切之正也，是真「吾輩行爲，超乎禮法之上矣。」朱震亦以互體解象，利貞者，相感之道利於正。朱子解正爲少年男女得婚姻之時爲正，故曰失時非正。梁寅依此論夫婦之常，則婦從於夫，論婚姻之始，則男求於女。斯之謂正。王夫之更具象鉤劃利貞二字，彼云：『利貞者，陽下而止陰之迫，陰上而悅陽以不流，固合於義而二五之中得其位，固保其貞也。』李光地以情必正固解貞。綜上利貞之說有六：

(1) 男下女，求女，止而悅。

(2) 女貞（正）。

(3) 幹事能正。

(4) 婚姻之正（時也）。

(5) 得位保貞。

(6) 情必正固。

咸字解亦有五焉：象傳：咸，感也。張載云：咸之爲言皆也，速也。亦即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皆有同感而有動必有感，極言化行之速也。梁寅云咸有亨道。蓋由咸卦之二氣交感，萬物化生，生生不息，變化無窮之理推得，非夫字義有亨意也。王夫之故云「咸固亨，於物不傷其利，於己不喪其貞。」李光地才得直指：「感則能通，故咸有亨道。」劉次源更細分有心無心之感，彼以爲天地無心而成化，无心之感也，是謂之咸。李郁準此更推之曰：「有心則僞」而非真情。李可知聖人之「有心哉，莫己知也」「知其不可而爲之」其苦心哉！豈可直斥之爲缺乏真誠？蓋聖人有心平治天下，先得衆心之同然耳，是以人爲力量改造世道人心，建設道德標準也，故象傳云：「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劉次源又云：「咸者周偏有心則係，係則偏。」李郁則依斯又云：「咸，遍也。宇宙萬物，雖若相隔而實相通，一氣流行，大千感應，瞬息之間，遠近上下，无不周遍。」是真告子食色性也二字最佳注脚。不以禮防則濫矣。咸卦之發乎性情，止乎禮俗，正是睢德化之義也。總上咸字之解爲：

(1) 感也。

(2) 皆也。

(3) 咸有亨通。

(4) 無心之感曰咸。

(5) 遍也。

毛奇齡依卦形繪感象，一幅敦倫圖畫躍然見意，三陽爲身心。人之主體也。三陰爲首足，輔頰口舌，以下至股足，四體百骸無不感。活春宮圖也。設合之不以禮，伐之無已時，置戒之在色聖訓而不顧，仍然旦旦伐之，可以爲美乎？故卦辭云咸，亨，利貞，取女吉。一四、二五、三六皆雙雙對對，陰陽相應，昔者齊宣王好色，辭謙不能爲聖主，孟子說以「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夫如是，民惟恐王之不好色也。今六爻剛柔皆應，止而說，少男志篤而下交，少女心說而上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今有夫婦之實，如不結夫婦之名，則名不正，行不順矣。一切敗德由淫始，故咸卦之亨，其利雙方真正誠懇，故必得娶是女而后吉也。

初六，咸其拇。

注：處感之初，爲感之始，所感在末，故有志而已，如其木實未至傷靜。

正義：拇，足大指也。體之最末，初應在四，俱處卦始，爲感淺末，取譬一身，在於足指而已。

所感淺末，則譬如拇指，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凡吉

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以其本實未傷於靜，故无吉凶悔吝之辭。

虞翻曰：母足，大指也，艮爲指，坤爲母。故咸，其母失位，遠應之四得正，故志在外謂四也。

程傳：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蘇軾：外，四也。咸其拇者，以是爲咸也。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沉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必有一忘，足不忘履，則履之爲累也。甚於桎梏，要不忘帶，則帶之爲虐也，甚於縲紲，人之所以終日蹢躅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咸之可分別者，皆其麓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麓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此其爲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履而不能捉，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爲爻也，方其爲卦也，見其感而不見其所以感，猶其爲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感，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

張載：居則吉，趨則凶，以男下女爲正，咸之道也。

項安世云：初上皆不言凶悔吝者，當感之時，柔在內者必應於外，柔在外者必說於內，皆其常理，又所應皆正，非妄感也。故无凶悔，諸儒謂腓口說爲鄙之非也。若鄙之則爲吝矣，事自有當用口說之時，凡訓詁誓命，皆口說也。腓字，虞翻本作臄，蓋傳布之義，書所謂播告之脩也，但專恃口說，亦

不爲美，故不得言吉。

朱震云：艮爲指，在下體之下，而動爲拇。拇，足大指也。初感而動，不能自止，觀其拇之動則知志在外矣。咸之初所感未深而志已先動，動則四不應。

李衡引陸云：初在卦下，拇之象，所感未深，拇動而已，未至失性。

朱子：咸以人身聚象，咸以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梁寅：初與四爲應，四之感以私而不免動其心，初之應以私而亦已動其拇，然處於至下，故其拇雖動而未能遽進也。不言吉凶者能止則吉，不能止則凶，是吉凶存乎其人而未定也。

來知德云：艮綜震之象也，故以拇言之，以理論，初在下，亦拇之象，咸其拇，猶言咸以其拇也。拇豈能感人？特以人身形體上下之位，象所感之淺深耳。六爻皆然。初六陰柔，又居在下，當感人之時，志雖在外，然九四說之，初六止之，特有感入之心，而無感入之事，故有感其拇之象，所以占无吉凶。

王夫之云：陰陽交感，三與上爾而六位皆言感者，天地萬物之情感於外，則必動於內，故不感則已，一感則無有能靜者。故君子慎其所感於利害情僞之交，恐一觸而不能自持也。爻之取象於人身者，陰陽感而物生，陽成乎艮而乾道成男，陰成乎兌而坤道成女，形之已成，形開神發而情生焉，感之所生，一因乎成形以後，物之生也類，然獨取象於人身者，易之有占爲人告而使人反求諸身以驗所感也。

內卦之感者股也，外卦之感者口也，股屈伸之，機口情僞之所出也，拇與腓皆隨股而動者也，初去三雖遠，而俱爲陽爻，股動而拇必感之，象居下而柔，不能自主占此者受制於人而得失亦淺。

李光地云：咸以人身取象，而初當拇之位，陰柔有應，志在於動，咸拇之象也。不言吉凶者，與上六爻意同。

毛奇齡云：拇，子夏傳作踬，荀爽本作母。拇者足之將指也。艮爲倒震，震爲足，而初當震之下柔則足拇矣。六爻互相感，而感必有應，感者其情，以應而感者則其志耳。（自注：坎爲志）四與初應在外卦，故曰外。

劉次源云：初處卦下，故感其拇，二體咸感，感之以止，貞而不妄，聖人之侶爻則因有私係，是爲妄，與初欲應四，機動足指，所感尚淺，故无去取。

李郁云：初最居下，故爲足指。

漢仕案：咸其拇，荀作母，虞翻所見本卽作母。釋文拇，引子夏易傳作踬，字異而義同，足大指也。

咸卦乃歷述求愛過程種種細節，始亂而終不棄則吉，始亂終必棄之，故凶。張載云：「居則吉，趨則凶，以男下女爲正。」以未婚少年男女言，居止不妄動，其必吉之道也，欲速趨成其事，易招致敗德，德敗故必凶也。又女子之未經其事，鮮見主動之者，蓋男子取得社會地位而後，女子唯三從四德是事，自尊與羞辱心不得不拱手將主動權讓與男子也，亦冀盼憐篤愛專之必經，張載故云：「以男下女爲正。」是女也，則必淑女無疑。張子就正理現象其當然處立說，君不見西門大官人之感潘金蓮亦從三寸金

蓮處起。故感其拇者，示愛也，亦挑逗之初步。志在外者，非愛其足也，心志在四，猶人體之上體之下也。故卦辭云：「取女吉」，蓋非登徒子意而後始可有室家之樂也。來知德云：「拇豈能感人，特人身體上下之位，象所感之淺深耳。」拇何爲不可感人，一切萬籊柔情，山盟海誓或卽起於是，其所感人者初階也，西門慶之捉潘小腳，視其不應爲已有一分意思，此也，故來云象所感之淺深耳。王夫之云：「感於外，必動於內」就卦象言，初是內，四是外，所言不合。就人體言，足不是外，由外之同意，而知內心之默許，所紱又極爲正確，其借題發揮「君子慎其所感於利害情僞之交」乃其餘事也。至六爻初與上不言吉凶，朱子之說初爻所論甚是，蓋「感之尙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也。」就爻解象者，虞翻氏云：「艮爲指，坤爲母。」說卦之文也。坤爲母，是母而非拇，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云：「母拇同物」虞文通矣，然何如說卦，說卦坤爲母，當爲陰之尊，而非足之拇。故毛奇齡云：「艮爲倒震，震爲足」是明棄虞文「坤爲母」之非，另從說卦中找象引而言爻卦所成之象較合理耳。李郁妄言「初居下，故爲足指」然則六十四卦之下皆爲足指，是望文生義之一例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注：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處不乘剛，故可以居而獲吉。

正義云：腓，足之腓腸也。

王虞曰：動於腓腸，斯則行矣。故言腓體動躁也。

李鼎祚引崔憬曰：腓，腳膊，次于母上，二之象也，得位居中，于五有應，若感應相與，失良止之禮，故凶，居而承比于三，順止而隨于禮當故吉也。

李道平疏云：腓，腳膊，卽鄭氏所云膊腸是也……。

程頤云：二以陰在下，與五爲應，故設威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威而應五，故爲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

項安世云：六二隨人雖凶而吉者，順故改而不害也。二與五相感者也，五爲脊肉，於人無感而二以腓肉自動而求之，失中喪正而無得於外，安得不凶，然二本順非固執之人，若還居其位，中正復全則雖凶而可吉也。二動則成大過，不動則復爲威，所以雖凶而吉也。

張載云：居則吉，趨則凶，以男下女爲正，威之道也。

朱震：腓，膊腸也。巽爲股，二在下體之中，腓也。腓行則先動，動躁之象，二感五，不能守道自止，動而遽趨之，躁動凶之道也。若居位不動順理以待上之求，不害也。二動失位，爲疾有害之意，坤順也。易傳曰：質柔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貞自守則吉。

李衡引陸云：處得其位，情未違中，居則爲正，動則爲躁，居則承陽，承陽爲順，得正則吉，是順而不害。引胡云：腓，拇之上股之下，躁動之物，但居其所，推誠以及人，則人自感而歸之。又引

石云：六二失女止待男之道，止而待五乃得吉。

朱熹云：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梁寅云：二與五本陰陽之交感者，然五言咸其拇則不能感物矣。五不能感則二不可以妄動，故言咸其腓則凶，而居則吉也。

來知德云：腓，足肚也。拇乃枝體之末，離拇升腓，漸進于上，則較之咸其拇者，其感不甚淺矣。凶者，以上應九五而凶也。感皆主於動，但九五君位，豈可妄動以感之，故凶。居者，非寂然不動也，但不妄動耳，蓋此爻變巽爲進退，且性入，上體兌說，情悅性入，必不待其求而感，若居則不感矣。不感則不變，尙爲艮體之止，故設此居吉之戒。又：六二陰柔當感人之時，咸之漸進，故有咸其腓之象，然上應九五，不待其求而感之，故占者不免於凶，若安其居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矣，故又教占者以此。

王夫之云：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凶居謂所處之不吉也。腓不能自動而聽股之動者，二比於三，隨三所感而受之，屈伸者必然之理勢，則吉凶皆其固有，六二柔中當位而無心以待感，則所處即凶而亦理數之恒有貧賤患難素位也。壽夭正命也，皆莫不吉凶居而吉，則吉居可知矣。又云：順受其正如腓之順股，則亦何毒之有。

李光地：二當腓位而有中正之德，故兩發其義，以爲咸其腓則凶矣。若安靜而順理則吉而不害也，

頤初九剛正，當朵頤之位而無居吉之辭，彼爲動主，而此艮體也。

劉次源：腓其足肚，足動腓隨，二柔承三，不能自持，感而及腓，其凶可知，守中勿動，吉其庶幾。又云妄動則凶，凶在於妄動而順理，故无害也。

李郁：腓，足肚也。在足之上，故曰腓，二與五應，又比于三，應五猶可，比三則非，以中饋之主而受匪人之惑，凶可斷矣，然感而不動，居正守貞則仍吉也。又云順者從也，女子既嫁，則宜從一而終。二若交三，用情已濫，失位失應，動則受困，貞則不害也。

毛奇齡云：腓者脚腓，卽俗所稱脚腓肚者，上于拇而下于股，正下體之中，倒震之二也，第二以恒之九二升之爲五而自居於柔，若有不安于居腓者，此凶象也，獨不思腓不自動隨股而動，詩所謂君子所倚，小人所腓者，陰隨陽而轉，小人隨君子而行，未有陽剛旣遷移而陰柔猶不安其居者，苟能居而又何害也。艮止而巽順，二居止之中，互巽之末，且上有正應，順者順所應也，惟順應，故不惟不凶，抑且得吉。

漢仕按：腓，毛奇齡引荀爽本作肥，云尊盛稱肥誤。其解約有六：

(1) 足之腓腸也（正義）。

(2) 脚腓也（崔憬）卽鄭氏所云腓腸。

(3) 足肚也（程頤）。

(4) 腓，腓腸也（朱震）。

(5) 腓，搯之上，股之下（李衡引胡云）。

(6) 脚腓即脚端肚（毛奇齡）。

有所解而承傳統之說者，如朱子、來知德。其言本有自，庸因已列始著之大家，讓讀者諸君方便追溯各家易說之根本，如斯而已，故作比較以探究竟，令每字均有所本也。

咸之道，由脚下起，感彼其反應苟無惡意，即作非非之夢，毛躁急進，感彼之腓，理論上不當爲良家淑女所能接受，非凶而何，居止靜以觀變，則吉也。蓋情生於培養，非生於肉慾，然就爻以論事，六二居陰以應九五陽，二以中正之德應九五，理無女干男者，然有女子秉男權大志，以豪氣干王，自薦枕席，則失之躁，世常見者鳳求凰，是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義，今鳳而求凰，乃自貶身價也，能免「士也罔極」之嘆！觀各家所論，大體若是。亦有以二承三著論者，是二承剛比三也，李郁以爲「主中饋之主而受匪人（三人）之感，凶可斷矣。」一馬兩鞍，各不能相容也必矣，是戒阻於事先之辭。毛奇齡以艮山無腓義，故反倒艮爲雷震，其腓義乃見。亦有以爻動立說者。「二動成大過」，二動變陽也，不動則仍爲咸。項安世之推論也。朱震從說卦找象，以二三四爻看，成「二三」巽，巽股也，二在三爻之下體，猶人身之下體。巽亦訓順，訓進退，其性入。一二三爻爲艮體，止也，是爻本身有戒止之意。來知德云「感不甚淺也」乃指愛之進程又向前邁進一大步。至王夫之之句讀云：「六二感其腓，凶居，吉。」自注：「凶居謂所處之不吉也。」王夫之是將「居」字上讀，而王弼以下各家均下讀「居吉」。居吉者，居則吉也。凶居者所處之不吉也。觀易書之用，發天下之曠隱，道濟天

下而不窮，周流六合，神乎四方，今王夫之云「凶居」者，則易不能與人爲善矣！蓋一切天定，天成，天敗之也。人力不得預其中矣！船山先生之云，宜乎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注：股之爲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退不能靜處，所感在股，志在隨人者也。志在隨人，所執亦以賤矣，用斯以往，吝其宜也。

李鼎祚引崔憬曰：股胫而次于腓上，三之象也。剛而得位，雖欲感上，以居艮極，止而不前，二隨于己，志在所隨，故執其隨，下比二也而遂感上則失其正義，故往咎。

虞翻曰：巽爲股，謂二也，巽爲隨，艮爲手，故稱執，三應于上，初四已變。歷險，故往咎。巽爲處女也。男已下女，以艮陽入兌陰，故不處也。凡士與女未用皆稱處矣，志在乎二，故所執下也。

程頤：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爲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爲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從之，如此而可往，羞吝也。

蘇軾：執，牽也。下，二也。體靜而神交者，咸之正也。艮止也。而所以爲艮者三也，三之德固欲止。而初與二莫之聽者，往從其配也，見配而動，雖三亦然。是故雖三欲止而不免於隨也，附於足而

足不能奈其動者拇也，附於股而股不能已其行者腓也。初與二者，艮之體而艮不能使之止也。拇雖動，足未必聽，故初之於四有志而已，腓之所以无不隨者，以動靜之制在焉，故可以凶，可以吉也。股欲止而牽於腓，三欲止而牽於二，不信己而信人，是以往吝也。

項安世：九三隨人爲吝，三剛故吝而不改，三與上相感者也，上性說，三性執，彼以口說我，我執而隨之，遂往而不可回，故謂之吝。三上自否變而成咸，若往隨上則復爲否，所以吝也。動則成大過，不動則復爲咸，所以避凶而吉也。

朱震：巽爲股，股，腓也。感上而動，三陽才剛，爲內卦之主，當位，宜處，說於上六而動，亦若二陰爻然，故曰感其股，亦不處也。下比於二，二腓也。股動則腓動，三在上反隨二，不能自止，所執在下，執其隨者也，非爲上之道，艮爲手，有執意隨人，謂二也。虞翻謂志在二是己，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隨二則感上而往亦吝雖不處也，豈能往哉！是以進退皆失其宜。

李衡引崔云：剛而得位，雖欲感上，以居艮極，止而不前，二隨於己，志在於隨下比二也。遂感上則失止義而往吝窮也。又引牧云：居下體之上，上體之下，上不能安其身，下不能自守，隨於上下者也，上不能安其身，亦不處上，下不能制其足，志在隨人，執其隨，僕廝之志也。又引胡云：九三以剛處下卦之上而應在上六。

朱熹：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元、梁寅：三與上亦相交感者，然上六感人以言而无其實，三亦不可以往也。初爲拇指，二爲足肚，三爲股，股動則欲行愈甚矣，蓋陰說於陽，陽固易動而說，人以言則其動尤易，故戒三以固執其所隨則可，若不能固執而輕往以隨之則吝矣。

來知德云：股者髀也，居足之上、股之下，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中爻爲巽，股之象也。執者固執也，專主也，執其隨者，股乃硬執之物，固執而惟主于隨也，以陽而從陰，君子而說小人之象，固不無羞吝，又曰：九三以陽剛之才而居下之上，是宜自得其正道以感于物矣，然所居之位，應于上六，陽好上而悅陰，上居悅體之極，三往而從之，故有感股執隨之象，占者以是而往，羞吝不必言矣。王夫之：股，下體屈伸之所由，以感腓拇而使動者也。陽自上而來，三以變否而使通，乃位剛志進，上與二陽爲類，有隨陽而往之象，蓋偶然以感，而相感之情不固，雖爲艮之主而无止道使終，下感二陰則亨矣。乃情終欲隨陽以往，無固合之志，吝道。又云：感下則爲二陰之主，隨上二陽則爲三陽之卑役爾。

李光地：程傳以爲隨上，本義以爲隨二，愚謂凡言隨者皆以後隨前，以下隨上而相比邇之謂，以隨卦之義，及艮二之辭推之可知，蓋謂隨、四也。自三以下爲下體，自四以上爲上體，下體必隨上體而動，不能自主也。隨人以動而不能自主，吝之道也。腓凶而股止於吝者，三居下之上，可以動矣。不應內，無所主，隨人而動爾。

劉次源云：行動由股，權操進退，初二皆陰，本有躁意，三爲艮主，以止爲義，乃亦隨往，不能

自制，取咎之道。又云隨人進退，操守无取。

李郁云：感而至股，兩情已深，其動必矣，不止而動，三反爲初，卦將成隨，執之云者，不令其妄動也，動亦失應，故曰往吝。又云：九三之初成隨，故曰志在隨人，男女相隨，貴在從正，苟无堅貞之志而有泛濫之交，日趨下流，所執下矣。

漢仕案：三三澤山咸，九三或云應上六，或云比六二。如程頤之主應上六，項安世、胡旦、來知德從之。

虞翻氏云：志在于二，蘇軾、崔憬、朱子、劉次源爲羽翼。王夫之云感上二陽，則爲卑役，感下二陰則爲之主，李光地以爲隨四也。李郁以爲九三反，爲初六。是九三比應說有：

(1) 九三應上六。

(2) 九三比六二。

(3) 九三上，感二陽則爲卑役。九三下二陰則爲之主。

(4) 九三隨九四。

(5) 九三反爲初六。

爻至九三，感至股，情已熟，雷動不已，所感者必上，初六、六二、九四亦無不感也。蓋三在上卦之下，下卦之上，兩情綣繾交感，上亦必兩兩交感也，上下一身，無處不感也。

「執」字之義計有：

1 執也。（即執持意）

2 執守。（程子）朱熹云持守之意。

3 性執，執意。（固執也）（項安世，元、梁寅如此說）（來知德云固執也，專主也）

4 牽也。（蘇軾）

「隨」字依注云：「志在隨人」虞翻云：「巽爲隨，巽爲處女，巽爲股，以艮陽入兌陰，故不處。（非處女），志在于二。」是所隨者二也。程傳以爲隨上，項安世：「上性悅，三執性，彼以口悅我，我執而隨之。」是所隨者上六也。李衡引牧云：「隨於上下者，僕廝之志也。」梁寅云：「陰悅於陽，陽易動而說，戒三固執其所隨。」來知德云：「固執而主于隨，以陽從陰，君子悅小人之象。亦即九三應于上六。」王夫之：「情欲隨陽以往，隨上二陽則爲三陽之卑役爾。」李光地：「凡言隨者，皆以後隨前，以下隨上，蓋隨四也。隨人而動爾。」劉次源：「隨人進退，操守无取。」李郁以爲：九三之初成隨（卦），故曰志在隨人。是隨共有七說：

(1) 所隨者二。（虞翻）

(2) 三所隨者上六。（項安世）

(3) 隨四。（李光地）

(4) 隨於上下僕廝之志。

(5) 可隨上二陽而情不固，隨下二陰則亨。

(6) 泛指隨人進退則操守無取。

(7) 初三動成隨卦。

往吝者，注云志在隨人，所執賤，往吝其宜。李鼎祚：感上則失其正義故往吝。虞翻云：初四已變，歷險，故往吝。（按所謂初四變，乃初四易位成 三三 水火既濟卦，第四爻爲坎。坎，險也，故往吝。）程子：九三如股然，不能自由而動，感於所悅而隨之，羞吝也。蘇軾：不信己而信人，是以往吝。項安世：三否變成咸，往上復成否故吝。動則大過，不動復成咸。雖凶而吉也。朱震以進退皆失其宜。李衡引崔云：感上失止義而往吝窮也。朱熹以爲初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梁寅：戒三固執其所隨，若不能固執而輕往以隨之則吝矣。來知德：陽從陰，三從上，有股執隨之象，以是而往，羞吝不必言矣。王夫之：三與四，五爲類，有隨陽往之象，偶感而情不固；下感二陰，初，二欲隨陽往，無固合之志，吝道。李光地：下體隨上體而動，不能自主，吝之道也。劉次源：三爲艮主，有止義，隨初、二往，隨人進退，操守無取，取咎之道。李郁：三反爲初，卦將成隨，不令妄動，動亦失應，故曰往吝。斯說亦有九：

(1) 志在隨人，所執賤，往吝其宜。（注）

(2) 以初、四易位言，四爻以上成坎卦故往吝。（虞翻）

(3) 感上則失其止義，故往吝。（李鼎祚）

(4) 感於所悅而隨之，羞吝也。（程子）

(5) 三、六易位復成否，故吝，動則大過。（澤風）（項安世）

(6) 初、二爻動，三隨往吝。

(7) 隨四、五兩陽，或初、二陰隨三無固合之志，吝道。（王夫之）

(8) 隨人進退，操守无取。（劉次源）

(9) 澤成咸，變成澤雷隨。（李郁）

總九三一爻言，乃男女情愛昇華，從試探性之感捫，至大膽之咸腓，女心已許，故得攻城略地，直下金池，觀虞翻氏云以艮陽入兌陰，下卦少男，上卦少女，男已下女，男女皆已用，故不處矣。（非處男處女之謂），執其隨者，執意相隨也，少男少女初嗜愛撫之甜美，不忍片刻相離，是執意相隨也。所隨者絕非九四、九五可知，蓋同性相斥，至所隨者是二、是六，言皆成理，上六爲少女，合二三四爻之卦爲巽，巽爲處女，亦爲股。然以比應言，似以項安世等所言三隨上六爲佳。男歡女悅，執意相隨，無視於禮法，無取其名分，第知把握時光，拼命相愛，寧無氓蚩之悲乎！前日「信誓旦旦」可無「士貳其行」之慮？是愛之高潮後，必趨平淡，非結縭無以永恒共同生活，則必以純愛起，相亂相棄終，往吝也者豈不甚明之乎！程子之「感於所說而隨之」是男女止於說而已。注言所執賤，蓋未正名而有夫婦之實，自我作賤，人孰不賤之邪！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注：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

凡物始感而不以之於正則至於害，故必貞然後乃吉，吉然後乃得亡其悔也。始在於感，未盡感極，不能至於无思以得其黨，故有憧憧往來，然後朋從其思也。

虞翻云：失位，悔也。應初，動得正，故貞吉而悔亡矣。憧憧懷思慮也。之內爲來，之外爲往，欲感上隔五，感初隔三，故憧憧往來矣。兌爲朋，少女也。艮初變之四，坎，心爲思，故曰朋從爾思也。

程子：感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感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所不通，无所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之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感極論感通之道，夫以私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途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信明感通之理，屈則有信，信

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爲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窮極至誠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

蘇軾：九四之所，居心之所在也。方其爲卦也，四隱而不見，心與百體竝用而不知，是以无悔、无朋友，及其表之以四也，而心始有所在，心有所在而物疑矣，故憧憧往來，以求之正則吉，不正則不吉，既感則悔亡，未感則害我者也。其朋則從，非其朋則不從也。

張載：釋氏以感爲幻妄，又有憧憧思以求朋者，皆不足道也。以陽居陰，非躁感於物者也。然體兌性悅，未免乎思以求朋之果也，蓋體悅之初，應上之始，已勞於上，朋止於下，故憧憧得朋，未爲光大，不持以正，則有詖瀆之悔。聖人惟於屈伸有感，能有屈伸，所以得天下之物，何用憧憧以思而求朋，大抵咸卦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故君子欲得虛受人，能容以虛，受人之道也。苟曉屈伸，

心儘安泰寬裕，蓋爲不與物校，待彼伸則已屈，然而屈時少，伸時多，假使亂，橫逆，亦猶屈少伸多，我尙何傷，日月寒暑往來，正以相屈伸，故不相害……。

項安世：感在心者也。拇腓股皆非所當感，脢輔頰舌皆不足以感，故特加咸字以明之，九四之所也，故不假言咸而言感之道，貞一而无悔者，未感之初也，憧憧往來，各以其類而從其思者，既感之後也。未感之初，未有利害，既感之後，能如其初之貞，於至一而無欲以撓之，則明通公溥，萬物化生而天下和平矣，如其未也，雖三剛三柔，上下往來，皆以正應相從，感則咸矣，終未得爲光大也。

朱震：九四咸不以正則不誠，不誠則害於感，有悔也。動則貞而吉，其悔亡，雖勉而至，未爲感害也，何以知勉，故而貞也，故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四兌感於初，方來而說初，艮從於四，欲往而止，是以九四憧憧勞思，慮於往來之際而不能定也。四陰，初六亦陰，故曰朋。四居中，在三之上，心思之所在，夫思之所至則從，思之所不至則不從，朋以爾思，所感亦狹矣，能無悔乎！四動而正，初九不應，去其偏係之私心則誠，誠則虛而无所不感，動成坎離，光大之象，故曰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李衡引胡云：不能感天下。引牧云：卦體上下感應，去其心象，辭君子以虛受人，九四不言咸其心，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再言之所以戒備，思之深也。

朱子：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至也。心之咸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爲能固而正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

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梁寅：咸以人身取象，下三爻爲拇、爲腓、爲股，皆應乎上者也，上三爻爲心、爲脢、爲口，皆感乎下者也，上感人以言者，五不能感人者，四則感人以心者，是六爻之中，唯四爲感之主也。然感人以心而不曰感其心者，以有心之感，不如无心之感也。貞正而固也。感入之道必正而固，正則不以私，固則有其常，若感人以私而不常，則豈能无感不通乎！以九居四失正而不固，非所謂貞也，不貞則有悔矣！故戒以貞則吉，吉則悔亡也。人之私感應者固不正矣。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雖非不正，然既憧憧以思而不出於自然，是亦私也。既私則是亦不正也。人之思不能无思，思則不能无往來，然聖人之感人如日月寒暑，其往其來，皆出自然，故所感无不人之感人如日月寒暑，其往其來，皆出自然，故所感无不通，无不應，若憧憧往來，則以忙迫之意而有計獲之私，其往來者，非自然之往來矣，故是其朋則從其思，非其朋則不從其思也，感人如是，雖所思之正亦私也，聖人之感人，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九四者，其猶未之及乎。

來知德：貞者正而固也，此心不思乎，正應之陰柔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正而固矣，吉者，誠无不動也，悔亡者，內省不疚也，憧憧往來貌，往來者，初感乎四，二感乎五，三感乎六者往也。六感乎三，五感乎二，四感乎初者來也。四變上下成坎，中爻成離，來之坎坎，突如其來如者，往來之象也。朋者，中爻三陽牽連也，故曰朋，泰三陽牽連亦曰朋，損六五三陰也，益六二三陰也，豫九四三陰也，故皆以朋稱之。思者四應乎初之陰，初乃四之所思也，五應乎二之陰，二乃五之所思也，六應

乎六之陰，六乃三之所思也。爾者呼其心而名之也。朋從爾思者，言四與三五，共從乎心之所思也。四居股之上，晦之下，乃心也，心之官則思，思之象也。心統乎百體，則三與五皆四之所屬矣。故可以兼三五而稱朋也。又九四乃心，爲咸之主，以陽居陰而失正，又應乎初之陰柔，不免悔矣。故戒占者，此心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感无不感矣。若此心憧憧往來，惟相從乎爾心之所思，則溺於陰柔，不能正大光明，而感應之機窒矣，又豈能吉而悔亡，故戒占者以此。

王夫之：自股而上，心也。不言心者，府藏之宮，神志魂魄之舍下自丹田，上至咽，大體之官皆靈明之府，其言心者，言其會通之牖耳。四超出於屈伸之上而靈明受感，去上遠而不易動，所以貞吉，雖若有悔而非其固有也。心者萬感之主，貞淫判於一念之應，故又戒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天下之動，吉凶得失相感者無窮而心以靈而善動，易爲往來所搖，則能貞吉而无悔者未易也。其義繁傳備矣。

李光地：三陽居中，而九四又居三陽之中，心之象也。且自下而上，正當心位，故因之而明感應之理，人心之用，感應而已，故不言感其心，以別於諸爻也。人心之用守其正而固焉，則有以極感應之善而無愧祚悔恨之累，此所以吉而悔亡矣。憧憧，煩擾之意，往來卽感應也。憧憧往來，非往來憧憧然之謂，言其憧憧然用意於往來之間也。往來自不可无，但加以私意思慮計度則爲憧憧然矣。朋從爾思，不獨專而不咸而已，朋黨則害於大公，偏私則失於正理，其爲害大矣。

劉次源：四當心位，居正無偏，吉道在是，悔所有焉，朋謂三五，往來頻煩，憧憧紛擾，烏足感人，絕其妄念，心乃湛然，朋從爾思，祇以自纏。

李郁云：貞吉，謂貞正則吉也，初四易位，由不正之正，故曰悔无，憧憧猶志志，謂心逐於物也。九四爲物，朋指心言，心所思維，常從物起，起心物相對，因心見物，感物生心，心之於物，不可分離，如此是故往來起滅，朋以爾思矣，爾指四卽物也，從爾者從物也。

漢仕案：九四，綜合比較，就卦象言。虞翻云：艮初變之四，坎，心爲思。案三三初變之四，成

三三既濟卦，而坎爲志（心志一也）故以九四爲心，爲思。程子：九四无所取（象），直言感之道，不言感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蘇軾亦以「九四之所，居心之所在也」立說。朱子以四當三陽中心，故云其感之至也。唯九四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梁寅解九四爻辭所以感人以心者，乃「以有心之感，不如无心之感也」。「四失正而不固，非所謂貞也，不貞則有悔矣，故戒以貞則吉」。「四爲感之主也。來知德：九四乃心，爲感之主。王夫之：自股而上，心也，……其言心者，言其會通之牖耳。李光地：三陽居中，九四又居三陽之中心，心之象也，且自下而上，正當心位。」

九四爻辭云：貞，吉，悔无，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並未示人以象，只是言九四，正則吉也，而各家解卦象，各有其理路可循，如虞翻從爻變替心象找一出路，「艮初變之四」。「使下卦三三變成三三三四爻成坎，而坎，說卦云：坎爲心。程子但從爻位言：「九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朱子以「九四居三陽中心」。「李光地補充：「九四又居三陽之中，心之象也」。「來知德、王夫之直言九四乃心，自股而上心也。其說乃上有所承也。心之貞正則吉而悔无，乃各家通說如是，而船山先生特標明斯心

也乃靈明之府會通之牖耳。「憧憧往來。」「憧憧」：虞翻云懷思慮也，朱震云憧憧勞思，慮於往來之際而不能定。來知德即解定憧憧爲「往來貌」李光地以爲煩擾之意。劉次源準此而立「憧憧紛擾」之論。李郁云猶忘忘貌，一憧憧耳，而有：懷思慮，勞思，慮於往來之際而不能定，往來貌，煩擾貌，紛擾，忘忘諸說。要之皆不離心之官能也。「朋」之說亦有：虞翻之兌爲朋，少女也。張載云蓋體悅之初，應上之始，已勞於上，朋止於下……。朱震云四陰，初六亦陰，故曰朋。來知德云：朋者，三、中、爻三陽牽連也，故曰朋，泰三陽牽連亦曰朋。李郁云：「朋指心言，心所思維」，劉次源云朋謂三、五。約言之，朋之析亦有兌爲朋，少女也，朋止於下；初，四爲朋，中三陽爲朋；朋指心言；三、五爲朋。中以張載說費解，張之「體兌性悅」乃指上卦三，之初也者上六一之初也，已勞於上，四也。朋止於下，三山也，其朋爲四與初乎！

九四，以陽居陰，失其正也，然爲一卦主。爻象告以未感害，未光大，爻辭勉之正則吉，正者，備六禮也，故吉无悔吝事，然而心猿意馬，繁亂於兌乎？止於初乎？亦即悔乎？股乎？往之上，來之下，憧憧然往來不已，感之至股，已得其身，感之至心，來從爾思矣。朋，來也。爾，四也。二位已一體，彼此關心，故雖以不正始，而後出之正則來以從爾爲思矣，貞吉云乎，此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注：脢者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爲无志，其志淺末，故无悔而已。

正義：四已居體之中，爲心神所感，五進在於四上，故所感在脢，脢已過心，故進不能大感，由在心上，退亦不能无志，志在淺末，故无悔而已。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馬融云：『脢，背也。』鄭玄云：『脢，脊肉也。』王肅云：『脢在背而夾脊。』說文云：『脢，背肉也。』雖諸說不同，大體皆在心上，輔嗣以四爲心神，上爲輔頰，五在上四之間，故直云心之上、口之下也。明其淺於心神，厚於言語。

虞翻曰：脢，夾脊肉也，謂四已變坎爲脊，故感其脢，得正故无悔。

程頤：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張載：九五處悅之中，未免偏係之弊，故不能感人心，而曰感其脢，惟聖人然後能感人心也。

蘇軾：拇之動，腓之行，股之隨，心之憧憧往來，皆有爲之病，懲其病而舉不爲者，以藥爲之病也。五之所在，脢也，而脢者，體之不動而无事者也，畏其有事之勞而感於无事，求无悔而已，志已畢矣。

項安世：四與五皆在上體，其尊相近，故分主心脊之事，五官之治，皆主於心，以九四當之，五藏之絡，皆係於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之象，故爲思，而在心，五以剛居四之外，故爲脢而在背，心有思則有得失，故必貞而後悔亡，脢亡所思，故无悔，志末者，末卽无也。言无所

志，非淺末之末也。

朱震：有伏艮下感六二，艮爲背脢。

鄭康成曰：『背脊肉也。』

虞翻、陸震、劉牧同易傳曰與心相背而不見者也，故曰感其脢，九五得尊位，背其私心，以中正相感，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故曰感其脢，无悔，然於感之義猶有未盡者，九五比於上六也，卦以初爲本，上爲末，有所志則私矣，雖志於末，末爲无所係也，盡感之義者，其唯去其所志，虛中无我，萬物自歸乎！故聖人立象盡意，又繫之辭以明之也。

張載曰：「六爻皆有應，不盡卦義。」

李衡引正曰：脢，諸說不同，輔嗣以四爲心神，上爲輔頰，明其淺於心神，厚於言語。引陸云：背肉頑然不動，可謂淺末，居上得正，方乃无悔。引子云：心脊之肉感近於情而非其志。引石云：位尊志驕，不下於二，失其二也，有感之時，无感之道，所失大，所得小，僅能居位无悔而已。引朱云：以剛居位，不虛中也，從上滕口之无實，志未也，逢背脊肉，背其私心，比於上六卦，以初爲本，上爲末。

朱熹：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梁寅：五不當心之位而當背肉之處則相背而不能感人矣，如是則雖可无悔，然居君位而失其道，

奚足貴哉。

來知德云：膺背脊肉，不動者也，膺雖在背，然居口之下、心之上，蓋由拇而腓而股而心而膺而口，六爻以漸而上也。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人身之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膺，皆在人身之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則居中焉，雖由膺以漸而上，然待對之精，至此諸爻動而無靜，非所感者也，此爻靜而不動，不能感者也。九五以陽居悅體之中，比于上六，上六悅體之極，陰陽相悅，則九五之心志，惟在此末而已，所以不能感物，不能感物則亦猶膺之不動也，故有咸其膺之象，悔生於動，既不能動，而感則亦无悔矣，故占者无悔。

王夫之：居外而易以感者上六也，五與相比不能爲之感，然剛中得位如背肉之安而不妄動，則亦可以免於悔矣。

李光地云：上六陰柔說主，而五比近之，當感之時，志爲之動，凡兌居上體者，五上多有相說之情、隨、咸、夬、兌皆是也，然五有剛中正之德，又其位背也，不受物感，故爲咸其膺之象，而其占可以无悔。

李富孫云：晁氏易云：膺，或作肱、作膺、作𦣻，子夏傳云：在背曰膺，馬云背也，鄭云脊肉，王肅云在背而夾脊，諸家所訓略異，然皆作膺字，大體謂脊背其義相同，肱𦣻當爲俗體字，王肅又音灰，與膺音相同。惠氏曰楚辭招魂云敦肱血拇，注云肱，背也。肱與膺同。

劉次源：膺從肉每，每有頻義，於人爲肺，肺主氣，頻頻呼吸，感之實易，五陽動于中，而通

于上，周流无滯，氣通則生機遂，故无悔，意與他爻之取象異也。

李郁：脢，夾脊肉也，比非動處，無動，故无悔也。

漢仕案：脢字之解，大家不離人上身之背，故是脊也、背也、脊肉也、背而來脊也、背肉也。項安世之「脊」說，亦即呂也脊也。亦即求愛之進程，兩兩皆發乎情，再經由拇而腓，一分可，二分可，三分可，節節上升而默許之情活現，至九三兩情已溶化交流矣，故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五六乃餘震也，亦即愛撫之以示親，若夫對流鶯野花，則止乎九三可矣！故咸卦所以爲夫婦之卦也，夫婦之愛，不止於股之感，乃在彼此心之屬，心如結兮，背之愛撫，故輔頰口舌之親，雖事有先後而操作一貫也。若夫劉次源之脢從肉每，每有頻義，頻頻呼吸……所述似性生活中正逢高潮。先哲之言咸，大率含蓄，故言不盡意而味無窮。若以程子易傳言，任一卦均可假卦象以人臣之位訓誡君王，故得盡言，「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爻位九五，又當兌悅，比上六而應六二，然諸家說象，其應二者乃取艮象，艮爲背脢，而非各爻比應深著其關係，大抵一二三四五六爻取人身部位，由下而逐步上感，故九五，君也之說，不如就人身部位言，九五心之上，口之下，脢也。劉次源云肺也，劉說雖未必是，而解說本卦方法則無可疵謫，此又異於他卦者。張載之論九五：「未免偏係之弊。」不讀程傳，則不知「偏係」之指。爻辭「无悔」二字各家之解亦煞費苦心，從注之「志淺未故无悔而已。」虞翻之「得正故无悔。」程傳：「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蘇軾：脢，體之不動而无事者，求无悔而已。項安世之脢无所思，故无悔。李衡引石云：位尊志驕，失二，所失大，所得小，僅能居位无悔而已。朱熹：雖不能感

物而亦可以无悔也。梁寅之五不能感人，雖可无悔，然居君位而失其道，奚足貴哉！來知德：悔生於動，悔既不能動，故占者无悔。李光地：五有剛中正之德，不受物感，其占可以无悔。劉次源：五陽動于中而通于上，周流无滯，氣通則生機遂，故无悔。約而排比之可得七說：九五所以无悔乃在 1 志淺。2 得正。3 體不動。4 悔無所思。5 位尊志驕，得小失大，僅能居位无悔。6 无悔不足貴，蓋失君道也。7 五陽動於中而通於上，生機遂。七說中蘇軾之悔不動故無悔與劉次源之五動於中，故无悔，二說相反，軾據繫辭，劉本臆度，據卦象推說，劉有所長也。然劉以悔爲肺，嫌其說之无根。

上六，咸其輔，頰舌。

注：咸道轉末，故在口舌言語而已。

正義曰：「馬融云『輔，上頰也。』輔頰舌者，言語之具，故云口舌言語而已。」

虞翻曰：耳目之間，稱頰，四變爲目，坎爲耳，兌爲口舌，故曰咸，其輔頰舌。

程傳：上陰柔而說體，爲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現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

蘇軾：上六之所在者口也，夫有以爲咸者口未必不用，而恃口以爲咸則不可。

項安世：下三爻皆感於人，上三爻皆感人者。

朱震：乾爲首，兌外爲口，內爲舌，艮止也，兌說也，上六兌感艮，口動而上，止者輔也，輔上領也，九三乾艮感兌，在上而悅，見於外面頰也，兌口動而內，見者舌也，三上相感，不離於輔頰舌三者而已，不能以至誠，感物徒發見於言語之間，至於舌弊而巳者也。滕，王昭素作騰，滕傳也。上三相應，騰口之象，兌爲說，故曰騰口說也。

李衡引石云：感道貴速，三與上六各居亢極，不能相感，失所感之道，皆動而求感股與輔頰舌，皆非心也。

朱熹：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感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梁寅：兌爲口舌而口舌在身之上，故於上六言之也，人之言語，則輔頰舌皆動，故又以三者並言也，不言吉凶者，言之以正則雖不能感人，猶无凶咎，唯言之不正，然後爲有咎也。

來知德：輔者口輔也，近牙之皮膚，與牙相依，所輔相齒牙之物，故曰輔，頰兩旁也。輔在內，頰在外，舌動則輔應而頰從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用以言者，故周公兼舉之，兌爲口舌，輔頰舌之象也，咸卦有人身象，上陰爻爲口，中三陽爲腹背，下有腿腳象，故周公六爻，自拇而舌。又：上六以陰居悅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故其象如此，蓋小人女子之態，蘇秦、張儀之流也。滕，張口騁辭貌，見說文，口說豈能感人。

王夫之：一口耳而殊言之，謂之輔頰舌者，動則俱動，形其躁也。天下之物，有理而應之也以心，

上最居外，易以受感，陰舍三而上，不由中而馳驚於外，此道聽塗說以棄德也。不言凶咎者，得失无常，吉凶无據，易不爲之謀，占者遇此物聽焉可耳。

李光地：陰柔當口之位，故其象如此。

劉次源：兌爲口說舌動而輔頰俱動，躁妄之極，上處咸終，徒感以口舌，人未必應，有何益也。

李郁：輔頰舌屬面部，言說之具也。上爲兌口，以言悅人而无其實，欲感難矣。

漢仕：輔頰、舌一物而殊稱，輔，馬融云上頷也。注與正義云言語之具。虞翻云：耳目之間稱頰。程傳云口過也，小人女子常態。來知德云：輔者口輔也，近牙之皮膚，所輔相牙齒之物。輔，頰兩旁，輔在內，頰在外，舌動則輔應頰從。約而言之，有以人身部位取象，有以作用造象，如上頷也；近牙之皮膚，象人身部位言之也。言語之具，有輔相牙齒，口過也，作用造象。咸其輔頰舌者，因上六陰柔，咸之極，兌之主，故藉而戒爲政者不得言而不實，口惠而已；亦戒聽政者毋縱口舌之人，使得逞其雌黃之口，因言舉廢彼所愛憎者。立意誠佳，竊恐未得爻意，亦非咸卦之旨也。視楊樹達周易古義咸卦引荀子大略篇云：「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程頤易傳序卦云「男女交合而成夫婦，……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咸……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程傳又以小人女子愛搬弄口舌，以之爲常態。來知德亦以小人女子之態爲張口騁辭說。今少男少女之始交，男之下下，先感拇，再感腓，逐步而上，成績斐然，而股而心而脢而頰舌，愛之昇華，白熱化矣，感之者

上卦，被感者下卦，上六之與九三，少男少女絳繾，方當浴血抗戰，嚙聲唯恐不及，安有女自賤其身而喋喋乎口舌之逞，果如是，洵躁人之辭多也。是天下決無少女始嗜愛果即嘮叨其愛人可以斷言，然發乎情，止於悅而必出乎正，乃準備結百年夫婦者之必經。然依卦義一貫之理推之，咸輔頰舌者，其少男少女擁吻乎，感之以臉頰，杏口朱唇之親，舌之相吞，愛也，其悅也，非只口舌之悅。奇經八脈，每一寸，每一細胞皆悅，兌爲口舌，設少年男女事先不加熟慮，男子事後哄騙兼施，爻辭當有无咎之辭，必藉口舌之補過也。朱子之言：「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少男正以言哄騙少女也，然爻辭第云「咸其輔頰舌。」象辭「滕口說也。」滕之注，正義：「競與」。鄭玄「送也」。程傳「騰揚於口舌。」來知德：「張口聘辭說。」初愛即兩小有所爭辯，百年日子如何過？彖傳曰：「二氣感應以相與。」相與，相親也。則象辭「滕口說也」之解，非是聘辭說可知矣。又滕字亦作滕。滕，非正也；口說，口悅也，是「滕口說也」之解，宜云咸之道至口舌之悅，乃兼味而非正味也，是附屬助興，非中心主要機發也。張惠言虞氏易言云：「咸其輔頰舌，咸道成矣。」斯一發乎天性之感道，章節於是乎在！

恆 卦

三三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注：恆而亨以濟三事也，恆之爲道，亨乃无咎也，恆通無咎，乃利正也，各得所恆，修其常道，終則有始，往而无違，故利有攸往也。

正義：恆，久也，恆久之道，所貴變通，必須變通隨時方可長久，能久能通，乃无咎也。恆通无咎，然後利以行正。又三事者，褚氏謂：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莊氏謂无咎，利，貞。周氏謂亨，无咎，利貞。注不明數，故先儒各以意說，竊意用此恆亨，濟彼三事无疑。

虞翻曰：恆，久也。與益旁通，乾初之坤，四剛柔皆應，故通无咎利貞矣。初利往四。終變成益則初四，二五皆得正，終則有始，故利有攸往也。引鄭玄巽爲風，震爲雷，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其能和順幹事，所行而善矣。

程子：恆者常反也。恆之道可以亨通，恆而能亨，乃无咎也。恆而不可以亨，非可恆之道也；小人恆於惡，失可恆之道也。恆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恆，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恆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蘇軾：所以爲恆者貞也，而貞者施於既亨无咎之後者也，上下未交，潤澤未渥而驟用其貞，此危道也，故將爲恆，其始必有以深通之，其終必有以大正之，方其通物也，則上下之分有相錯者矣。以錯致亨，亨則悅，悅故無我咎者，无咎而後貞。貞則可恆，故恆非一日之故也，惟久於其道而無意於速成者能之。

項安世：剛上柔下，其分正；雷風相與，其情通；巽而動，其事順，有是三者，足已久矣，此卦之所以爲恆也。亨，无咎，利貞者此也。（與正義引周說同）可貞利有攸往也。

朱震：咸以男下女，男女交感之情也，恆男上女下，夫婦居室之道也。交感之情少則情深，居室之道長則分嚴，故取象如此，恆常久也。卦自泰變，初九之剛上居四，六四之柔下居初，剛上而柔下，上下尊卑各得其序，常久之道也，故曰剛上而柔下，此以初六，九四言恆也，震爲雷，巽爲風……雷風相與，此以震巽兩體相應而言恆也。……亨者，剛柔相與，貞者泰初九也，初九以震巽而動，是以亨，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天地之道始於震，終於艮，既終則復始，震而恆體不變，所以能循環不息。終始不窮，亘古今而常久也，故曰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在卦氣爲七月，故太玄準之以常永。

李衡引陸云：女承陽爲恆久之道，如風雷不相悖，是以亨而无咎。二五易位而和正得中，故利有攸往。引石云：咸少女在上，少男在下。取一時相感之義，恆卦則長男在上，長女在下，孫復先生曰：

「威男下女以成家，既成家不可不正也，君先下臣以成國，既成其國，不可不治也。」男動乎外，女順乎內，君動於上，臣順於下。家國之常，不可易也，易則生亂，故曰君子以立不易方。

引胡曰：君子爲學，久而不可已。可至於聖賢，君臣爲治，久而不變，可施仁義禮樂以化成天下，何往而不利哉！

引范曰：諸卦以有應爲吉，此六爻皆應而无元吉者，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之時，故以剛柔皆應而不獲爲吉也。

朱熹：恆，當久也，爲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爲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爲恆，其占爲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正，則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梁寅：恆爲常久之道，能常久則亨而无咎矣。利貞者常必以正也，利有攸往者，常必有變也。正者不易之恆也，變者不已之恆也，蓋能常而後能變，而其變也，亦所以爲常，常而非貞，則或安於流俗，或習於邪惡，非常也。常而不變。則其守之也固，其行之也窮，亦非常也，故既得其不易之理，又必有不已之道，其曰利有攸往者，隨時變易也，窮則變，變則通也，苟不如是，雖謂之常也，亦烏得謂之常哉！

來知德：恆之道可以亨通，恆而能亨，乃无咎也。恆而不可以亨，非可恆之道，爲有咎矣。如君子恆于善，故无咎。小人恆於惡，焉得无咎，然恆亨而後无咎何也。蓋恆必利于正，若不正，豈能

恆，如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如此正，方得恆，故利貞，恆必利有攸往，達之家邦。萬古不窮，如孝，施之後世而无朝夕，方謂之恆，如不可攸往，不謂之恆矣，利貞不易之恆也。恆之利者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恆也，亦恆之利者也，故恆必兩利。

王夫之：咸者易動之情，感焉而即動也；恆者難動之志，相持而不相就也。……雷欲出而風欲入，雖會於一時，不相謀也，且陰入於陽之內而干其化，陽微動於中而襲陰之藏，自恃也固……不然則自恃堅者必忤於物，而憂疑生矣，惟持大正而不恤，不足慮始之人情義之與比而陰益乎，物罔違道以干譽，而與物以大正，則雖恆而利有攸往，不然，剛愎自用以遠於人情，而行焉皆窒矣。故必亨而後无咎，必利貞而後利有攸往。咸以易感而難乎貞，恆以難遷而難乎利……德合於天地，道至於聖人，則感而遂通，攸久无疆，皆至德矣。……

李光地：剛上柔下，分之定也，二體皆長則定位而有常，蓋感語其情，故二少之交，專而不貳，恆言其理，故二長之分，定而不移也，又八卦之情，變化无常者莫如雷風，然其相與之理，終古不變，觀其至无常者，然後至常者可見也。卦德巽而動，凡躁動則无常，若沈潛謹審而動，有恆可知矣，天地寒暑之化，所以爲有恆者，潛移默運故也。卦畫又剛柔皆應，所以爲恆。又：凡事未有可久而不可通者，是恆有亨義也。又積久則必通，亦恆亨之義，卒然之通與卒然而通，雖通或有咎也。恆之亨，亨且无咎矣。其占又利於守正而利有攸往，蓋守正貴於能恆，又守正然後可以謂之恆也，恆故利有所往，又能守能行，然後可以爲恆也。

劉次源：恆者恆久之德，乾一索而男得，坤一索而女得，天地生生之道由此繼續不息，故能亙古常新，无終无極，家庭爲萬化之原，效受之以恆，以示不可變革，享乃天道之自然，无得无失，但利於正，不正而恆，有害无益，利有攸往，以天作則，凡事人之進化，學養之修積，皆貴努力精進，不可或作或輟也。

李郁：恆，久也，久之云者，非一成不變之謂也，成而不變，亦奚能久，是故久則宜變，變乃能久，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之謂也。又恆者，恆其所感也。感出乎情，恆在乎德，无間隔之謂，感无間斷之謂，恆萬物生成必兼此二矣。恆，泰類也，泰初之四成恆，恆以九四爲卦主。

楊樹達：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恆亨无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

漢仕案：常與一定之別：在常者可變，如易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以易、變易，不易爲常。故常不定於一，常道者，如孟子告子上：孟子喻：叔與弟孰敬，如弟爲尸又誰敬，故有庸敬在某，斯須之敬在某說。而非一於敬長，故程子云：「一定則不能常矣。」如來知德者：君子恆于善故无咎，小人恆於惡，焉得无咎。「亦猶「一定」也。蘇軾云：「上下未交潤澤未渥而驟用其貞，此危道也。」真正其身，有國者之願見天下之化，然蕭何不自污，幾爲高祖滅矣，故觀乎子胥之禍，盜跖之壽。善者支解，惡者延年，宋襄與楚人戰，不傷二毛，孫吳之調兵遣將以善戰著，前者傷股而死，爲天下笑，

後者孟子斥爲當服上刑，徐偃王行仁義，割地朝者三十六國而荆王滅之，魏徵之不欲爲忠臣，願爲良臣，豈忠臣，仁義之不足爲善。盜蹠，兵家之行不足稱惡？抑「善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天下事本相對者邪？故行善守正不知權，死守善道，其死守能无咎？來知德以福善禍惡之勉誠是，而據以解易，是蘇子，程頤之所非，雖未之啗點，相勝之志亦可見矣！

虞氏注所謂恆旁通益者，據虞氏注六十四卦言其旁通者二十一，餘則注不及之，或無取之旁通。虞氏旁通也者，卽師，謙，蠱，恆等卦，剛柔相易也，如恆之䷟巽下震上，各爻剛柔相易，成䷳震下巽上，益卦，餘同例。乾初之坤者，卽原䷶地天泰卦。六四來初，初九升四而成䷳恆卦，朱震之云：「卦自泰變」者此也。虞氏朱氏在卦之形成上捉迷藏，其實六十四卦極言之，皆乾坤往來，坤成乾性，乾流坤形，舉乾以統坤，六十四卦豈皆乾耶！

鄭玄之雷風相須而養物，朱子震剛在上，巽柔在下，有動有順，陰陽相應爲恆。項安世之剛上柔下其分正，卽朱震之男上女下，夫婦居室之道也。亦卽石介，引孫復之言曰「威男下女以成家，（恆）既成家不可不正也」之理。然李光地云：「變化無常者莫如雷風……觀其至无常者，然至常可見也。解別具一義，相反爲訓邪！」

朱震之卦氣爲七月者，依黃元炳卦氣圖，兌爲秋，恆、節、同人、損、否爲七月。卦氣也者，謂十二辟卦，朱子等謂之卦變，孟喜等謂之消息，京房謂之納辰，鄭玄謂之爻辰，乃在乾坤六爻之變，取乾坤六爻或消或息之義也。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者，六爻義皆相應，然祇九三當位，四應柔而剛，初之應四，乃在嫁娶之時，六禮之聘，操之在九四，（男方）初第柔順如已，及至過門，女以順德主中饋，日常祭禮之備。供生奉死是賴，一家之主樂有賢妻如是，反樂爲驅使矣，亦齊家之方也，及至子女成人，蕃衍生息不已，久假不歸矣，是九三樂比翼上六也，此施之於內，不足爲外人道者。至若震爲長男，巽爲長女，男上女下，男剛女柔，男爲一家之主，威風十足，是又見女之風範順德，施之於外，予人直覺印象之賢貞溫順也。故夫婦相安，愛心可以恆長也，夫如是，家齊而後可以國治矣！觀乎左傳故事，夫妻不失敬愛之心，相處如賓，則彼平日家道和睦，非亨何如？亦何須補過哉！夫妻正則人倫正，正則可以兼善天下，爲人群之表率，自家修養足，故利所往，人祿終或不至，天豈其棄我哉，爻辭，卦象之義然後可得而觀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王注：處恆之初，最初卦底，始求深者也；求深窮底，令物无餘縕，漸以至此，物猶不堪，而況始求深者乎！以此爲恆，凶正害德，无施而利也。

正義：浚、深也。深恆者，以深爲恆也。施之於仁義即不厭深，施之於正，即求物之情過深，是凶正害德无施而利也。又：始、處卦之初，故言始也。最在於下，故言深也，所以致凶，謂在於始而求深者也。

虞翻氏：浚、深也。初下稱浚，故曰浚恆，乾初爲淵，故深矣。

李鼎祚引侯果曰：浚、深。恆、久也。初本六四，自四居初，始求深厚之位者也，位既非正，求乃涉邪，以此爲正，凶之道也。

程頤：初居下而四爲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也。浚恆謂求恆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恆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恆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恆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

蘇軾：恆之始，陽宜下陰以求亨，及其終陰，宜下陽以明貞，今九四不下初六，故有浚恆之凶，上六不下九三，故有振恆之凶，二者皆過也，易地而後可，下沈曰浚，上奮曰振，初六以九四不見下，故求深自藏以遠之，使九四雖田而无獲，可謂貞矣，然陰陽否而不亨，非所以爲恆之始也，故凶。始不亨而用貞，終必兩廢，故无攸利，夫恆之始宜亨而未宜貞。

張載：柔巽在下以應於上，持用爲常，求之過深也，故人道之交貴乎中禮，且久漸而成也。

項安世：初六既恆矣而曰貞，何哉？恆但爲長久之義而已，貞則有心於固執者也。久於其道，固執可也，久非其道，其可執乎？初六陰柔不正，以浚爲恆，固已近禍，又加執焉，凶之道也，其何利之有，六五居中，在上以柔爲貞，猶有吉凶之辨，婦人執之則爲吉，夫子執之則爲凶，聖人之言恆，其貴於合道如此，又初六居巽之下，以深入爲恆也，在始而求深，凶之道也，在始求深，如未信而諫，未信而勞，其民之類是也。

朱震：初本泰之六四，成巽九出六入，有陰陽相求之象，初入卦底，在兌澤之下，巽爲股，股入於澤下，入之深者也，浚之象，故曰浚恆，四震體躁動，九陽剛處非其位，不能下，初不正不量而入，始與四交，求之太深，非可久之道，故凶，夫人道交際，貴乎知時而適淺深之宜，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或曰初六不正，是以求之不可深，曰動而正，四亦不應，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浚恆之凶，在始求太深，人未必應，情已不堪，无所往而可也。

李衡引陸云，常之爲義貴久於其道，日以浸深，初爲常始，宜以漸爲常，而體巽性躁，遽求深入，是失久於其道之義，不可以爲常，故正凶。引石曰：夫婦君臣，始相正之時，責之過深則不安，九四陽剛，下制初六，六以陰柔，在下不堪其處，是以正凶。引胡曰：猶爲學之始，欲亟至周孔，爲道之始，欲遽及堯舜，爲朋友之始，欲契分之深，爲君臣之始，欲道之行，孔子所謂欲速不達。引介曰巽入也，以柔越二剛而深入於四，入不以漸而求深於始，以是爲常，物不能堪，雖正亦凶。引陳曰改修則可，若專固之，不知幾變，自取凶也。

朱熹：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常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正亦凶而无所利矣。

梁寅：恆之爲道，能常能變之謂也，彖傳言天地之道，聖人之化皆是也，而六爻者或知常而不知變，或知變而不知常。於彖傳所云者皆不足以當之矣。初六與四爲應，此常理也，然四爲田无禽，則

不能應初之求而初乃深入以求之，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故雖正亦凶而无攸利也。

來知德：浚、深也。浚井之浚，浚字生于巽，性入之入字來，初六爲長女之主，九四爲長男之主，乃夫婦也，巽性入，始與夫交之時即深求以夫婦之常道，四動而快躁，安能始交之時，即能從其所求，貞者初與四爲正應，所求非不正也。凶者驟而求之深，彼此必不相契合也。无攸利者，有所往則夫婦反目矣。蓋初陰居陽位，四陽居陰位，夫婦皆不正，皆有氣質之性，所以此爻不善，下三爻皆以妻言，初爻凶者，妻求夫之深而凶也，三貞吝者，妻改節而見黜也，上三爻皆以夫言，四无禽者。夫失其剛而无中饋之具也，五凶者，夫順從其妻而凶也。又初與四爲正應，婦責備夫以夫婦常道，亦人情之所由有者，然必夫婦居室之久，情事孚契而后可以深求其常道也，但巽性務入，方交四之始，即深以夫婦之常道求之，則彼此之情未免乖戾，故有浚恆之象，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攸利也，又如賈誼初見漢文，輒欲改制度。

王夫之：浚，深入也，以泰之變言之，初以陰自外來入於二陽之下，而欲求根深固以爲恆，故曰浚恆，初與四恆之主而初尤其求恆之始，志僻尤甚焉，雖上承乎剛、有貞順之象而凶德以之而成行焉，未有能利者也。

李光地：居恆之初，故因論長久之理，凡人立心行事，所以能恆久者，循始終之序而爲之以漸也，事无速效，學无小成，治无近功，故事而欲速則不達，學而進銳則退速，治而始急則終怠，皆浚恆之謂也。以爲常理而浚之，反不能常矣，故以是爲貞則凶而不利也，或曰卦德以巽而動爲善，初爲巽主，

反凶何也？曰卦論巽體則沉潛漸漬之義，所以爲善，以柔居初爲巽主，是始事而欲深入，非其序也。蓋持久堅重者惟剛德能之，柔則不能故也。又云：求深非不善也，惡夫始而求深也。

劉次源：巽爲善人，浚其深鑿，初應四剛，容感所激，銳意猛進，其退必速，雖正亦凶，浚恆何益，優柔鑿飲，當自得也。

李郁：泰卦柔下，城復于隍，是故浚之，唯久浚則深，虛空足慮，陰不可長，故曰貞凶无攸利。

漢仕按：說文「浚」抒也。段注抒者挹也，取諸水中也。小弁傳曰浚，深也。焦循依此意注，浚、瀦也。謂四之初，乃就深字之義上說，二字有所同也。若夫抒，挹之義則不可同矣。孔正義云：「始，處卦之初，故言始也，最在於下，故言深也，所以致凶，謂在於始而求深者也。」是始言其位，深亦言其位也，由內而外，故言始，由外而內，故其深。謂在始而求深，則辭性變，辭性變義亦因而一變，則初非深，故別求其深於初者，故云：「始而求深者也。」是浚深義有三：一爲位之深；一爲求望之深（心理）；一爲以四爲深。以位之深解者亦有三說：虞翻氏之「乾初爲淵。」即乾初之四，坤四之初，其說一：蘇軾之下沉曰浚。就字義解也，說二：項安世之初六巽下。朱震之巽爲股，股之於澤下，說三：求望之深者，程頤：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以四爲深入者，如李衡引石云：以柔越二剛而深入於四。王夫之折衷之曰：初與四，恆之主，而初尤其求恆之始。來知德最爲牽直解始恆之象，云初六爲長女，九四爲長男，乃夫婦也，始與夫交即深求以夫婦之常道。夫婦皆不正，有氣質之性。蓋依朱震「有陰陽相求之象所推想而得。」李光地準胡云：「猶爲學之始，欲亟至周孔；爲

道之始，欲遽及堯舜。」而演成：「事无速效，學无小成，治无近功。」結以「求深非不善，惡夫始而求深也。」走文至斯。初六，浚恆之義，已有大體畫象，即浚恆，浚不解爲抒掘取恆之道，乃作望深解，初本泰四，下來初，位不正，以陰居陽也，名門貴冑，淪落无位，以往田氓，反在霄漢，能無戚戚然與之並轡及凌駕之意乎！是所求望者不只高攀九四，亦有馴服九四，輕賤九四之意也。立意如此，所望於人者深也。貞字之解，或云貞固，或云貞正、貞順，其解凶一也。即固執己見，行雖正而所求者奢，順此慾而往，焉得不凶，又焉有所利哉。

九二、悔亡。

王注：雖失其位，恆於位中，可以消悔也。

正義：失位，故稱悔，居中，故悔亡也。（居中所以消悔也）

虞翻：失位，悔也；動而得正，處中多譽，故悔亡也。

程頤：在恆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多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恆久於中也，能恆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

蘇軾：艮兌合而後爲咸，震巽合而後爲恆，故卦莫不吉於咸恆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觀之，見己而不見彼，則其所以爲咸恆者亡矣。故咸恆无完交，其美者不過悔亡、恆之世，惟四宜下初，自初以上皆以陰下陽爲正，故九二、九三、六五、上六皆非正也，以中者用之猶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則无常之人也，故九三不恆其德。

張載：以陽係陰，用以爲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

項安世：九二以剛中爲常，故悔亡，六五以柔中爲恆，在二可也，在五則夫也、父也、君也而可乎！婦人從夫則吉，夫子以婦則凶矣，二居婦位而剛，疑若有悔，以能久中，故其悔可亡。

朱震：動而无悔，久處而不厭者，其惟中乎，恆久之道也，九二動而正，其悔亡，以正守中，能久中也，能久中則能恆。

李衡：恆久之道，須君在臣上，男在女上，剛在柔上，九二、九三剛爻在下，失恆道也。孫云：二以陽居陰，上應於五，履非其位，不正其室，但能居中自守，雖得悔亡，何足尚哉！

朱熹：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

梁寅：二以陽居陰，處非其位，有悔矣，然以其久於中也，故能亡其悔，六爻之中唯二爲彼善於此者。

來知德：以陽居陰，本有悔矣，以其久中，故其悔亡，亡者，失之於初而改之於終也。

王夫之：初以浚爲恆，二與之比，聽其入而與之相保，悔道也，然居得其中，雖不當位，能守其

素，不求恆而未變，是以悔亡。泰、否、咸、恆、損、益、既濟、未濟、自然相應之卦，應所不論，故爻以相比取義。

李光地：恆之道，非剛不能持久，非中不足以爲常，故六爻惟此爻爲善，處失其正，故或有悔，惟其得中，故悔可亡。

李郁：剛雖在中，而非其正，故尙有悔，由二之五，則悔亡矣。

漢仕按：二本屬陰，今九二陽，失位。蘇軾云「九二、九三、六五、上六皆非正。」虞翻、朱震則云「動而得正」李衡云「履非其位，不正其室。」李光地亦云：「處失其正」其說正與不正間必得其一焉。蓋皆是也，不正者乃其位，得正者乃其動，故程子云：「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故九二雖失其位，因以中應中，故動處皆正，能中正矣，焉有悔吝哉！然不以悔無爲尙，蓋即無禍亦無福也。諸說之中論悔道者，惟王夫之說二與初比，聽二入與初相保，異於衆說。恆卦利貞，久於其道，其效用與莊子庚桑楚篇云「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子所助，謂之天子。」同意，故利正，利久於其道，若夫初，則浚恆，貞凶。初不利於正，可見易之大義，不易與變易，初不利貞，二之悔亡，象辭云「能久中也。」是二與卦辭同解恆久之義，及恆於貞之利，是初與二道不同不相爲謀也，如此，初絕不聽二入，不德二入，是二不與初比，船山先生說不能成立，以失位解悔，以中應中解悔亡似較切。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注：處三陽之中，居下體之上，處上體之下，上下至尊，下不至卑，中不在體，體在乎恆而分无所定，无恆者也，德行无恆，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施德於斯，物莫之納，鄙賤甚矣，故曰貞吝也。

正義：九三雖處三陽之中，又在不中之位，上不全尊，下不全卑，執心不定，德行无恆。故所羞非一，正之所賤也。

荀爽曰：與初同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爲兌，欲說之隔四，意无所定，故不恆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爲陰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者謂正居其所，不與陰通也，无居自容，故貞吝矣。

程頤：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恆處而不處，不恆之人也，其德不常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恆以爲恆，豈不可羞吝乎！

張載：進則犯上，退則乘剛，故動則招悔取辱，惟常守一德；庶幾取容。

蘇軾：傳曰『人而无恆，不可坐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夫无常之人，與之爲巫醫且不可，而況可與有爲乎，人惟有常，故其善惡可以外占而知，无常之人，方其善也若可與有爲，及其變也。

冰解潦竭，而吾受其羞，故與人遇者去之，吉貞之吝，善惡各有徒，惟无常者无徒，故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項安世：无所容者，謂動與靜皆不可也，九三剛極而躁，君上下之交，非能常者也，以妄而動，必有羞辱承之，或承之，句法與或擊之同，九三動則坎自外來矣，承之猶應之也，就使固守不動，位亦不中，常於不中，亦爲吝，蓋无往而非招羞之道，故曰无所容也。又云：九三剛躁而不常，不常者固无所容，貞者，九於其道也。

朱震：九三得其所處，宜堅正守恆，而巽究爲躁動而不正，可處而不處，失恆也，故曰不恆其德，將進而犯上，則上爲正，將退而乘二，則二得中，雖躁動矣，進退何所容乎！不得已而復，豈真能恆哉！故曰无所容也。三動成離爲目，三復成巽，兌爲口，目動言巽，羞之象，三動而復，二在下承之，未嘗動也，三於是始有羞矣，故曰或承之羞，或，疑辭，亦巽也，九三可貞而吝，是以及此，夫子曰，人而无恆，不可以作巫醫，況九三之處高位乎！

李衡引石介云：剛當制柔，陽當制陰，君當制臣，常久之道，九二、九三以陽剛之爻，居陰柔之下，失其常道，孫云：恆以陽居，陰上爲德，今九三反居上六之下，是失恆德，況乎履不得中，宜其羞辱隨之，不爲時之所容。引牧云：剛而失中，日損其德，若固所守則吝矣。引胡云：九三居上六柔弱之下，於永久貞正之道誠足鄙吝；引介云：重剛而不中剛之過也。巽而順乎柔，巽之過也，不恆如此，承之者其志不一而羞矣，雖貞亦吝，況不貞乎；豈惟下所恥，亦上之所不與。故无斯吝。

夫可以爲常者莫如中，故九二失位而能悔亡，九三得位而无所容，以中爲常，則出處語嘿，卦九二而不害其常。

朱熹：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爲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恆，爲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梁寅：三陽爻陽位，乃其常處，不當有動者也，而過剛不中，與上六爲應，故不能恆其德，而或承之羞，雖得其正，亦可吝矣，此知變而不知常者也。

來知德，陽德居正，故得稱德，不恆其德者改節也，居巽之極爲進退，爲不果改節之象，又變坎爲狐疑，此心不定，亦改節之象，長女爲長男之婦，不恆其德而改節，則失其爲婦之職矣，既失其職，則夫不能容，而婦被黜矣。或者外人也，承者進也，羞者致滋味也。變坎有飲食之象，羞之象也，因婦見黜，外人與夫進其羞也，貞者九三位正也。若依舊註，羞作羞恥，則下吝字重言羞矣。又云：九三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當雷風交接之際，雷動而風從，不能自守，故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之象，雖正亦可羞矣，故戒占者如此。

王夫之：卦惟三與上爲當位，而其占凶吝者，恆者變而能常者也，三與上恃其位之正，見一時之可安而不久以其道，則不能恆必矣，初方入以求恆，三剛而求進，不憂其相迫，適以召初之恥辱耳，或者倘至之辭，初與三非相應之爻，不期而受其辱，故曰或自下來，曰承得位，故貞承故吝。

李光地：三有剛德，宜能恆矣，然卦惟二五中也，可常之位也，未至則有不可常而常之象，過則有反乎常而不常之象，三過二之中，不恆其德也，行無常德則已不安，事无常法則物不順，或承之羞，不知其所自來也。以此爲貞，能无吝乎。又云：動若無所容者，乃无恆之驗。

劉次源：三以陽剛居巽之上，進退靡定，有德必喪，人人得以羞辱承之，雖貞亦吝。三剛居剛，尙爲得正，然以不恆而致詬病，其不正者不足論也。

李郁：九三得位得應，此宜久也。見異不遷，是謂之德，三若變志，之上則失位，化柔則兼失應，既失其正，而復上承九四，四亦非正，故或承之羞也，九三不動，承乘皆剛，亦有吝道，故曰貞吝。

漢仕案：九三之解，或析爻而成象以聘說，成就爻辭以兜圈，然後象見辭釋。恆卦䷟巽下震上。說者不只從內卦巽，外卦雷，風雷上發揮，又析三四五爻爲兌說：九三動，坎自外來，取初、二、三爻爲坎，三動成離爲目，取二、三、四爻成離；不動則三陽成乾，或重剛，（乘二，以剛乘剛也）或制於陰。彙其象曰兌說。兌口，坎狐疑，坎有飲食；離目，目動成巽；三陽之中；長女爲長男婦。其說者依序爲荀爽、王弼、項安世、朱震、李衡。或就爻辭以兜圈；如蘇軾、朱熹、梁寅、項安世、朱震、李衡所引均如是。來知德解羞爲庶羞，致滋味飲食也。僅來氏一家如此解，或承二字，有作承受解，如王弼注。程子以爲其義「有時而至」，項安世以爲與「或擊之同」，承之猶應之也。朱震解爲疑辭。李衡引介解承爲九二，承九三之剛也。朱子以爲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來知德云或者外人也，承者進也。王夫之：或者倘至之辭。貞吝、貞乃他人之正者——正義說：正而不恆——朱熹

解；九三位雖正亦可羞——來知德說。

爻文：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其句解爲：九三

應上六，正應也，然上六不下九三，（蘇軾云）陰貴於陽而制陽，上德之施也不恆，三之應上，（奉上）亦必其德不恆故身雖正亦可羞也。如世說新語紕漏第三十四故事，王敦初尙舞陽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群卑莫不掩口而笑之。蓋終身見賤於上六也。

九四——田无禽。

注：恆於非位，雖勞无獲也。

正義：田者田獵也，以譬有事也。无禽者，田獵不獲以喻有事无功也，恆於非位，故勞而无功也。

虞翻：田謂二也，地上稱田，无禽謂五也，九四失位，利二上之五已變承之，故曰田无禽，言二五皆非其位，故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程頤：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而何益！故以田爲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恆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

蘇軾：九四不下初六，初六故自求深自藏以遠之，使九四雖田而無獲，九四懷非其位而重下初六，初六其所欲得也，上亢而下沉，欲以獲初難矣。

張載：田以時至則禽或可得，處常非位，則功无以致，故君子降志辱身，不可常也。

項安世：九四以不中不正爲恆，常而非其道故无所獲。

朱震：九四本泰之初九，初往之四，二成巽，巽爲鷄，二在地上、田也、二應五則巽，禽爲五有矣，九四處非其位，待之於上則初不至，與初相異則巽伏而不見，四安得禽哉！久處非其位，自无得禽之理，此不知義之所當得，而失其所欲者也，冒榮招辱，貪得致亡，曷若守恆之无患，學者亦然，學无常位，亦何所託業哉。

李衡引陸云：四體震主動，又處非其位，初爲己應，舍己與三，故田无禽，田、爲田去害，則獲禽非可久之所。引牧云：四以剛處柔，是有德而能謙者，然處非其位，雖勞於謙下，不能成功。引石云，四非其位，求初始而太深。失聖人久於其道之義。引胡云：以陽居陰，不正也，位又不中，不中不正而居大臣之位，是无德而忝位者，故爲治則教化不能行，撫民則膏澤不能中。

朱熹：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爲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所求也。

梁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位，雖至於久而竟无成功，如田狩而无禽，復何益哉，以人臣言之，既无其功，而又不能去，乃持祿固位之人也，知常而不知變者也。

來知德云：應爻爲地道，又震爲大塗，故曰田，與師卦田有禽之田同。（按來氏自注：田乃地之有水者，應爻爲地道）本卦之大象，與師卦之大象，皆與小過卦間，故皆曰禽，應爻巽爲鷄，亦禽之象也。應爻深入，與井下卦同巽，故皆曰无禽，師卦所應剛實，故有禽，本卦所應陰虛，故无禽。又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且應爻深入，故有田无禽之象，既无禽，則不能與妻備其中饋之具，夫非其夫矣，故其象占如此。

王夫之：剛自下來而處於四，非所安而安焉，欲以動而有功，所謂守株待兔者也。

李光地：剛爲動主而居上位，勇於有爲者也，然不中不正，爲而不善，求而不得，行而无成，如獵非其地而欲得禽，是以難也，後之爲政願治，孜孜汲汲而操非其術者，其此爻之義矣。

劉次源：變坤爲田，欲應初隔於二三，躁難久持，安所得禽。

李郁：田指內卦，泰內三陽，充實豐美，所獲本多，今初九來四，內卦變巽，故无禽矣。

漢仕案：田之釋有：

(1)田獵 (2)地上稱田 (3)爲田除害（實耕之田） (4)田指內卦（即乾卦） (5)含田地之

田與田獵之田者。

第一說之陣營頗爲堅強，孔穎達、程頤、朱子、梁寅，今人傅隸樸均謂田獵，從經文義理發揮。

第二說地上稱田，蓋從卦自泰來，初九與六四易位，恢復上地下天之泰卦，依虞氏逸象坤卦中有「爲田」注云：「坤二稱田」（見張惠言易學十書）準此，地上稱田也，故虞翻云田謂二也，地上稱田。朱震云二在地上，田也。來知德云田乃地之有水者，應爻爲地道，又震爲大塗（通衢也）故曰田。來所謂應爻乃指初，震者乃上卦震體，以上皆從卦爻之變取象，從象中見人事天理。然虞氏逸象坤爲田。自注「二稱田」則地天泰卦之二乃六五，而非虞自注恆九四爻辭云「田謂二也」之二，易予人誤以恆之九二。朱震即據此曲說二成巽，巽爲鷄，二在地上，爲田。（初原爲泰之六四，泰之上卦坤爲地，今六四下，成初六，地也，故九二在地上）來知德知虞氏、朱氏說象病末周愜，乃去二字，祇云

應爻（初）爲地道。又說卦震爲大塗，故曰田。是來氏之田乃指大道通衢旁之田也。

第三說爲田除害，李衡引陸云：「初爲己應（四）舍己與三，故田无禽，田、爲田去害，則獲禽非可久之所。」蓋害即禽也，田乃實耕之田。今初之三，四空無所應，猶田中非禽生息場所，其害易盡也。

第四說田指內卦。李郁之私見也，彼云：「田指內卦，泰內三陽充實豐美……」。查說卦，九家逸象，虞氏逸象，張惠言周易鄭氏義逸象皆未載乾有田象，李郁之「田指內卦」，乃地天泰卦，下卦天也，乾也，李郁云充實豐美，云初九來四，內卦變巽，故无禽。是說不依成象而自由命形也，其錯或係依虞氏田謂二，洎朱震巽爲鷄，來氏應虛故實之誤也。

第五兼言田地與田獵者，李光地也，李云：「如獵非其地而欲得禽，是以難也。」非其地者，田隴間也，獵者，田也，是李兼耕田之田，暨田獵之田。

依義理解釋卦，則理著而句明，偶病神來之筆，語嫌無本，依象數董卦，則人見人殊，公理婆理，似確然見周孔之繫卦，然病浮泛，如田无禽，无禽之說，以義理解者，言勞（田）無獲，喻勞無功，簡潔可味。然虞氏分攤二爲田，无禽謂五，二、五皆非其位，故安得禽？蘇軾九四不下初六，初六又自深藏，使九四雖田而無獲。朱震之二應五則巽，巽爲鷄，禽爲五有矣，四待上則初不至，與初易則巽伏不見，四安得禽。李衡之初舍四而與三，故九四田无禽。來知德之：應爻爲地道……本卦（初）應爻虛，故无禽。如是異解，是真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知耶？

九四正應初六，而二爻皆失位，初之亟欲推心置腹於四，四以驕貴，輕賤初之摯誠，致初求深自藏以遠之，初與九四，如參與商，夫如是，可喻占者凡事徒用力勞而無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王注：居得尊位，爲恆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

正義：恆其德貞者，六五係應在二，不能旁及他人，是恆常貞一其德，故曰恆其德貞也。婦人吉者，用心專貞，從唱而已，是婦人之吉也，夫子凶者，夫子須制斷事；宜不可專貞從唱也。

虞翻：動正成乾，故恆其德，婦人謂初巽爲婦，終變成益，震四復初，婦得歸陽，從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震、乾之子而爲巽夫，故曰夫子，終變成益，震四從巽，死於坤中，故夫子凶也。

程頤：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恆久其德則爲貞也。夫以順從爲恆者，婦人之道也，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從於順從於人爲恆，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恆，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恆也。

蘇軾：恆以陰從陽爲正，六五下卽二，則婦人之正也，九二上從五，則夫子之病也。

項安世：六五以柔中爲恆，五乃夫也，父也，君也。其可乎？又：六五象辭，蓋互文以協韻也，

若順言之，則婦人從一而終，故以柔貞爲吉，夫子制命爲義，故以從婦爲凶也。

朱震：坤順也，六五順九二之剛，坤德之常也，恆其德則正，以順爲正者，婦人之德，坤於乾爲婦，恆其德貞在婦則吉，正故吉也，陽奇一也，陰偶二也，陽始之陰，終之六五，從九二終，吉孰甚焉，從一而終也，故曰婦无再嫁之文，六五一爻，於巽爲夫，於乾爲子，又有兌金刻制之象，去其不正而從正，制義者也，婦人嫁則從夫，夫死從子，適宜而已，父令君令，有所不從，從婦則凶之道，故曰從婦凶也。

李衡引石云：貞、固也，爲天子之尊，有四海之廣、民物之繁，必使仁物教化流通於天下，不可執一道，守一方，必也臨事制宜，隨時應變，則无施不可，今六五居至尊之位，以柔不正私一己之應，是故執常道，不使隨流於天下者也。引石云：一陽也，陰之爲物，當從陽而終。

朱熹：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梁寅：五處得其中，是能常其德而貞固者也，然陰柔，不能有爲，則亦知常而不知變者，故占者爲婦人吉，爲丈夫則凶也。

來知德云：丈夫用剛用柔，各適其宜，以柔順爲常是因人成事矣，所以凶，此爻變兌，爲少女，又爲妾婦人之象也，婦人以順爲正，故吉。又云六五恆其中德正矣，故有恆其德貞之象，但剛而中，可恆也，柔而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所當常也，故占者有吉有凶又如此。

王夫之：六五與四相比，聽九四之動不與俱動，任陽之動而靜以相保，婦人之恆，婦人之貞也，

四亦以其柔而易親相與爲保，遂見爲可恆而退聽焉，失丈夫之義矣，吉在五，凶在四也。

李光地：恆之道，以剛德行之，則有守而能有爲，乃所謂貞而利有攸往也，六五居中，能常者也，而質則陰柔，不能極恆德之善，況處尊位，於道尤有未盡，故其占爲雖能恆其德而固守之，然婦人則吉而夫子則凶也。

劉次源：五本剛位，柔居其際，下應二剛，貞靜尤戾，婦人則吉，從夫其義，丈夫當率以剛德，柔則將受婦制，故有凶義。

李郁：六五居中應二，爲有夫之婦，此宜守貞不異也，故曰恆其德貞，六五居外，九二居內，以夫從婦，以柔抑剛，此在婦人言則吉，其在夫子則牝雞司晨，唯家之索，必有凶矣。

漢仕案：六五爲恆之主，應在九二，而二失位，然居中，程子云中重於正，中則正，正不必中。虞翻云動而得正，處中多譽。六五之應九二，乃君下臣，婦下夫，能貞固其德，恆敬夫君，則婦德，臣操美善也，非吉云何？設婦凌夫，柔制剛，君聽於臣，婦唱夫隨，於男子者，內外皆順於人，其失得毋用言之矣，故客家雖異辭同旨。虞翻解象，雷風恆，風爲女婦，終變成益者，乃虞氏之所謂旁通也。正義之「夫子須專斷事。」斯劉伶戒酒禱辭：「婦人之言不可聽」傳爲美談。蓋有夫子氣慨也。

林肯總統於一八四一年初與瑪麗陶德小姐結婚，乃出自一時之同情，因而換得二十三年被折磨之痛苦。瑪麗陶德小姐有顯赫的家世，完善教育，林肯則否，然以自身貞幹，終成偉人，故卦在凶者，依繫辭傳云：「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故凶爲失，失乃不圓滿之象，非如虞翻氏之「死於坤中」李郁之

「牝雞司晨，唯家之索。」必死而後已也！況虞氏之證爻，依爻辭湊象，六五爻辭也者，解六五一爻也，而虞氏用以解上下卦象，彼云巽爲婦，內卦巽也；乾之子而爲巽夫，故曰夫子，上卦也，外卦震，爲長子，四復出則又成地天泰卦，震沒於坤中，虞翻氏云故夫子凶也。皮錫瑞謂王引之、錢大昕、陳澧等人或評虞言與經違，或云自紊其例，甚而評繫其所言卦象纖巧，注多不可通，豈其無的哉！

六五以禮下二爲常德，貞固其行，以禮二爲正，六五之吉也，一切主動操之五，九二以順爲正，如英駙馬爺愛登堡公爵，終身雌伏於女王伊麗沙白腳下一如雄蜂然，舍替女王蕃衍子孫外，其能何所作爲？是夫子之失也，子孫雖貴有皇親之位，終數典忘祖矣，其凶者此也。

上六、振恆、凶。

王注：夫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爲恆，无施而得也。

正義：振恆凶者，振，動也，凡處於上者，當守靜以制動，今上六居恆之上，處動之極，以振爲恆，所以凶也。

虞翻曰：在震上故震恆，五動乘陽故凶，終在益上，五遠應，故无功也。

程子：六居恆之極，在震之終，恆極則不常，震終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爲振恆，以振爲恆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連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爲恆，其凶宜矣。

張載：卦例於上爻，多處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恆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上故大无功也，易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存乎卦，惟要人玩之乃得。

蘇軾：恆之終，陰宜下陽者也，不安其分而奮於上，欲求有功而非其時矣，故凶。

項安世：上六居震之極，以震動爲恆也，在上而好動，凶道也，如秦皇漢武之類是也。

朱震：上六處震動之極，以動爲恆，不能久其德，故振奮妄動，如風振林木，不安乎上而求有功，上六，九三正應也，妄動則下不應，誰與之成功，上三相易，兌爲毀折，大无功也，大无功則凶成，得臣諸葛恪是也。

李衡引介云：終乎動，以動爲恆者也，動靜宜不失時以交相養，以動爲恆，而在物上其害大矣。又自云：處震之終，動之極也，以陰居之，非其安處，不能固守。

朱熹：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恆之極，處震之終，恆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有所安，故有振恆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梁寅：上六處恆之極，不能安常，居動之極，不能無動，故以振動爲恆，而其占凶，此又知變而不知常也。

來知德：振者奮也、舉也、整也。振恆者，振動其恆也，如宋時祖宗法度已遠，安石乃紛更舊制，所謂振恆也，凶者，不惟不能成事，而反債事也，在下入乃巽之性，浚恆也，在上動乃震之性，振恆也。方恆之始，不可浚而乃浚，既恆之終，不可振而乃振，故兩爻皆凶。又云：上六陰柔，本不能固，

守其恆者也，且居恆之極，處震之終，恆極則反常，震終則過動，故有振恆之象，占者之凶可知矣。王夫之：振如「玉振之」之振，收也。上柔得位，陰陽方相入相動，已恃其居高得位，欲苟且柔和，以收拾爲可久，凶之來，無以禦之矣。

李光地：陰柔无守，恆極震終，振動不安，其凶甚矣，在人則爲變古亂常，安得有功乎！

劉次源：振者振動，陰處震極，難與固守，欲恆不得，前功盡廢，是爲凶德。

李郁：振、動之極也，外卦爲震，故動，久動則止，四反爲上，恆之爲義，在于動而能正，不正而止，是故凶也。

漢仕案：上六振恆者，以震爲恆也，凡物用力過猛，則其進速，其退也疾。沉居貴而无位，高而无民之上六乎！猶暮年仍懷大志，其力不足者，非畫也，時乎時乎也邪；孔聖之戒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集解孔曰：「貪得也。夫妻之義，始結褵時，婦即深求夫以周公之道，婦已失其貞德，夫亦何嘗正！及至年屆退休而後，夫婦仍樂此不疲，日日夜夜震之不已，能免乎凶？欲比翼皆老而兩相益，則不能南其轅而北轍，欲往東京而西走，與恆道相背馳，是卦也，不與其進也，故抑之。若夫虞翻氏之「五乘陽故凶？」非即爻論事。朱震之「上三相應，兌爲毀折。」查上三相易成三三火水未濟，無兌折象。（即无三象）王夫之解振爲金聲玉振之振，收也，收恆何以凶，豈夫之先生意爲「爲者常敗？」李郁之「不正而止故凶。」衡之情理，不正之行，苟克知自止而止之，則何凶咎之有哉！蓋李氏亦以旁通解象，以上卦三雷，四上即成三山，山爲止也，雖說有本，然於理不愜。項安世以上

六方秦皇漢武，不類，以在貴位而有實權之人，非上六之時也，勢也之已去可類！設項安世之比成立，是戒天下君王不必及時立功勤民也，秦皇之好動，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大統一中國之基於是乎奠立，因而萬世不拔。漢武窮國力與北狄將相，雖兩疲而國威遠揚，外患寢，設君上皆圖眼前安逸，固可明哲保身，於個人宴安計逞，何如千年萬世子孫，來知德評王安石更祖宗舊制之誤，不知安石是針對時弊下藥，其行之不力也，非變制度之過咎，安石不願君「伴食宰相」蓋曾寄以有爲也。方之上六亦非，蓋有爲之年，有爲之勢而仍宴安，其酖毒也，雖未毒之於今，亦將毒之於後世子孫。上六則不然，趙武靈王之遜位，仍圖兩王廢太子章泊吳姓子何，卒至與廢太子俱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此也。唐高祖已遜位於太宗，唐肅宗在靈武自立爲帝，明皇亂還，尊之爲太上皇，設羽翼已成，勢力已就，高祖、明皇仍圖再握兵符，重披犀甲，勢必流血塗炭，爲天下笑也，彼三人者，遜位之武靈王、高祖、明皇，皆上六也，安靜則可久，常道可經也。

遯卦

三三遯、亨、小利貞

正義：遯者，隱退逃避之名，陰長之卦，小人方用，君子日消，當此之時，若不隱遯避世，即受其害，須遯而後得通，故曰遯亨，小利貞者，陰道初始浸長，正道亦未全滅也。

虞翻：陰消姤二也，艮爲山，巽爲入，乾爲遠，遠山入藏，故遯，以陰消陽，子弑其父，小人道長，避之乃通，故遯而通，則當位應與時行也。小陰謂二得位浸長，以柔變剛。

李鼎祚引鄭云：遯、逃去之名也，艮爲門闕，乾有健德，互體有巽，巽爲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之象，二五得位而有應，是用正道得禮見，召聘始仕他國，當尚謙謙、小其和順之道，居小官，幹小事，其進以漸則遠妒忌之害，昔陳敬仲奔齊辭卿是也。

程頤：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小利小貞也。

蘇軾：陰盛於否而至於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也，遯以二陰而伏於四陽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

而君子遂至於遯何也，曰：君子之遯，非其去棄而不復救也，以爲有亨之道焉，今夫二陰在內，遯之主也，其勢至銳，而其朋至寡，銳則其終必勝，寡則其心常欲得衆，君子其未勝而遯，則陰无與處而思求陽，陰思求陽而後陽可以處也。

張載：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

項安世：剛當位而應與時行，能應柔，隨時用權，不與爲敵，當位非謂居尊位也，凡爻得正爲當位，言以正自居，而以權應柔，得遯遯之義，如陳仲弓不忤中人，故能脫潁川於黨禍，又小者，元字之反對也。元爲大，故此爲小，小字自爲一德，卦義以亨爲主，故移在亨字之下，遯而亨者，聖賢隨時之本義也。小利貞者，聖賢救世之微機也，陰方浸長，世道未至盡亡，尙有可小小扶持之處，天若未喪，亦有與利反正之理，此郭林宗周旋郡國，誘掖人才之意也，孔子之答陽貨，卽遯而亨也。仕於季氏，卽小利貞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自遯而上，更進一陰，則不利君子貞，无復小利貞之望矣。此徐孺子所謂非一木所枝之時也。

朱震：遯，坤再交乾也，陽長則陰消，柔壯則剛遯，晝夜寒暑之道也，一陰浸長得位於內，君子之道漸消，是以四陽遯去，自內而之外，故曰遯，遯以全其剛，小人不能害，其身退而其道伸矣，故曰遯亨。又云：然不可大貞，利小貞而已，陰爲小，剛當位，而應六二，得乎中正也。卦氣爲六月也，故太玄準之以逃唐。

李衡引陳臯曰：遯，逃去之象，五得位而有應，是用正道得禮見召聘，始仕它國當尙謙損，居小

官，幹小事，其進以漸，則遠妒忌之害。引陸云：陰方至中，消臨爲遁，是以小者利貞，謂六二得中正也，小人雖得中正，未可以爲大事。又引石云：二陰纔長，陽蚤以退，君子見幾，不俟終日。

朱熹：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爲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梁寅：卦之爲遯，以陰方盛長，而陽退以避之也。以人事言之，則小人道長，君子亦當退避也。

退則其身雖窮，其道自亨，不然則道不能行，身雖亨而道塞矣。況身亦不能享乎！然人臣之義，有當遯者焉，有不當遯者焉，遯亨者，陰侵陽而當遯也，其君子之在下位者歟！小利貞者，以剛當位而與時行，不當遯也，其大臣之任安危者歟！夫在下位者，當小人之進，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而可遲迴顧戀，以罹其禍哉，若大臣之義，則君在與在，君亡與亡，雖欲逃亦安得而遯也，其曰小利貞，亦猶屯之小貞吉也。夫國家昏亂而小人構禍，非一日之故，則靖其難也，亦非一日之力，故必以小而正之言，正之以漸，不可驟也。卦之九五，以剛當位而與六二應，是君臣相得，固當隨時消息以弭其患，而圖其治，而以二之中正非剛躁，固能得小貞之道者也，此言乃程子之意，朱子以小利貞爲小人利於正，則又一義云。

來知德：亨爲君子言也，君子能遯，則身雖遯而道亨，小者，陰柔之小人也，指下二陰也，利貞

者，小者利于正而不害君子也，若害君子，小人亦不利也。

王夫之：尊者出而在外曰遯。書曰遯於荒野，猶春秋君奔稱孫也。立卦之體，下二爻爲地位，地位者，陽之所以藏於深而植根以起用者也，陰長而居二，陽退於虛矣，雖下卦之三陽猶在焉，而三爲進爻，且進而與三陽連類以往，故曰遯，遯亨者，君子進則立功，退則明道，明哲保身，樂在疏水，於已無不亨，而息玄黃之戰以勿激亂，且立風教於天下，百世興焉，於天下亦亨矣。小陰也，陰未失其居下之義，故利陽遯而與相應，故貞，遯陰長矣，而初二无凶咎者，二得下之中也，位莫美於中，臨場已得乎下之中，故陰爻皆蒙之而吉，遯未踰乎下之中，故陰爻无傷陽之慮，觀猶得乎上之中，故爻多美辭，大壯未得乎上之中，故辭多危，以三畫之重，爲三才之位言之，則二出乎地上，爲人用之大美，五居天位而近於人，爲人承天而天祐人，以內外貞辭言之，初四者退爻也，三上者進爻也，進則過，退則不及，剛柔皆有過不及之失，二五酌其宜以立爲定位而居之安，故位莫美於中也，陰利貞而无逼陽之過，陽之遯，所以益亨，陽亨則陰過，亦泯而不喪其利貞矣。

李光地：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曰遯，又天下有山，拔出平地之上，而勢與天近，亦違世特立之象，所以爲遯也。又當遯之時，遯而後亨，不遯則身與道俱困矣。小利貞者，言當此之時，固當不失其貞，然非可直躬行其志，論語所謂危行言遜，此大象所謂不惡而嚴，皆小利貞之義也。

劉次源：遯者，退也。陰氣浸長，陽氣退藏，閉塞成冬，十月之鄉，玩序雜圖，自知其詳，凡物之消息盈虛，皆天運之常，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者道之久，非物之長，物固不可以久居其所，

故以遯次恆，遯蓋時爲之，君子有見幾之明，故遯其身以亨道，小人則利於守貞，不乘勢以逼陽，庶幾否禍不生也。

李郁：遯爲大智之卦，遯非得已也，事苟可爲，賢俊之士，皆宜興起，迨夫豺狼當道，宵小盈庭，大局日非，雖智者亦不能獨治矣，則惟有退避以遠害耳，遯者高飛遠引，不受拘執之謂也，人生在世，如陷繯綫，如入樊籠，愚者則溷迹溺志于其間，智者則遊神洞心于其外，不爲勢迫，不爲利羈，翛然若忘，斯可謂善遯矣。遯之類有三卦，訟、无妄、鼎，以六二爲卦主。

漢仕按：遯之目的，非是要逍遙，任神遊六合與天地並，與造物者遊，與王倪論道，乃爲處身山林之中，仍關心魏闕之下。故遯世非爲避世。遯之注，綜其義約而有三(1)以退爲進也；(2)知足不辱，明哲自保也；(3)同流逐波，見機而作，若夫李郁之「智者神遊……」乃莊氏之徒，避世之士，無所用於世，亦不足爲世法，其生與滅，無益世道人心，非作易者本旨，易本爲君子謀，使趨吉避凶，若夫心若槁木死灰，爵祿不足以勸，豈作易者其有憂患之本意？以退爲進者，程頤之「君子退藏以伸其道。」蘇軾之「君子之遯，非去棄不復救也……。」梁寅、來知德之「身窮道亨，」皆言雖身退而道伸，一如大象「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其次明哲保身論者如鄭玄。王船山之「進立功，退則明道，明哲保身，樂在疏水。」三乃同流逐波，見機而作，項安世云以正自居，以權應柔，如陳仲弓不忤中人，故能脫潁川於黨禍。

小利貞者之說見仁見知，異說甚多，如：正義云：陰道初始浸長，正道亦未全滅。虞翻云小陰謂

二得位浸長，以柔變剛，故小利貞。鄭玄云：小其和順之道，居小官幹小事，其進以漸，則遠妒忌之害。李道平疏，故曰小利貞。程頤之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

而小利貞也。

項安世解小爲大小之小，即小小扶持，又孔子答陽貨，即遯而亨也，仕於季氏，即小

利貞也。

朱震之不可大貞，利小貞而已。

……先儒謂居小官，幹小事……

李衡引陸云消臨爲遁，

是以小者利貞，謂六二得中正也。

朱熹：

謂六二得中正也。

朱熹：小謂陰柔、小人也，小人則利於守

正。梁寅曰小利貞猶屯之小貞吉以漸正之。遯者君子之在下位者，小利貞乃大臣之任安危者，是爲程

子之意。

來知德：小者，陰柔之小人也，指下二陰，利貞者，小者利於正而不害於君子也，若害君

子，小人亦不利也。

王夫之：小、陰也，陰未失其居下之義，故利陽遯而與相應，故貞。

李光地：

二陰漸長，陽當不失其貞，然宜危行言遯，不可直躬行其志。

劉次源：小人利於守貞，不乘勢以逼

陽。綜合言之，小利貞有七說：1 陰道始長，正道未全滅，猶可爲也。

2 二以柔變剛。六二中正

二應陽而助陽。

3 下初二兩陰多利於守正。

4 謙居小官，幹小事。

5 小小扶持或屈身仕於人。

6

小人利於守正。

7 君子不可大貞而利小貞。

遯，李道平纂疏鄭注：古文作遯，前漢書匈奴傳贊「遯逃竄伏」。

故云遯逃之名，說文即云遯，逃也。

虞翻，鄭玄等之象解遯，項世安、朱熹之遯遁退避，劉次源之退藏，均一得之見。漢書東方朔傳載其

「穠德似隱」應劭云「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史記魏公子列傳云：「魏有隱士曰侯

贏，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是隱不必山象或逃去。可以隱遯於朝，可以避身於市，可以

自污，可以守正，程頤云：「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言遯法不必一其餘也，彼輩仍熱

心世道，非是避世之士。故避於朝，於市者，必滅爭奪好勝之心，無急功好名之欲，故人不以我爲有害於彼，彼亦無由加害於我，亨者此也。凡國家大事，唯祀與戎，雖預知典禮及勝負，然不宜貞固已見，必欲干預，個人述作，言行，小處宜貞固，則人無懈可進迫於我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王注：遯之爲義，辟內而之外者也，尾之爲物，最在體後者也，處遯之時，不往何災，而爲遯尾，禍所及也，危至而後未行，雖可免乎厲，則勿用有攸往也。

正義：遯之尾，在最後遯者也，小人長於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內，是遯之爲後也，逃遯之世，宜速遠而居先，而爲遯尾，禍所及也。危厲既至則當固窮，危行言遜，勿用更有所往。

李鼎祚引陸績曰陰氣已至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程頤：它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

蘇軾：遯者皆外向，故初六爲尾，首之所處，尾所不能禁也。遯而不能禁，逝者衆矣。衆逝則我無處也，故危，勢不能禁而往迫之，則陽怒而爲災，故不利有攸往。

張載：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往則取災，故知者違難，在乎先幾。

項安世：以全卦言之，六二爲浸長之陰逼陽者也，以爻位言之，以六居二，柔順中正，止於其位，

蓋君子之固志於下，確然而不拔者也，猶初六亦是初長之陰，在爻位乃爲遯尾之君子也，六爻惟二不言遯者，初二皆在下之君子，以初之危，猶不必往二亦何以他遯爲哉！固守中德，而不可解，卽其遯矣，二爲黃，六爲牛，艮止爲執革者，固執之物也，其取象如此，以義言之，當遯而執，亦有改革之義。

朱震：卦體以前爲首，後爲尾，四陽避患，患未至而先遯，初六止而在後，所處不正，危道也，故曰遯尾厲，往之四，雖正成離坎，自明其節而遇險災也，不若退藏於下，自晦其明，不往則何災之有，初六處下，非當位者，所處微矣，是故不去猶可以免患，易傳曰：古人處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李衡引子曰：陰過二而後遯，遯之尾也。引陸云：遯陰長於內而陽在於外，故爻在外多吉，在內多咎，初以陰在內而應外陽，是遯志存君子之道也，四在外卦之始，爲遯首，初最處內欲往從之爲遯之尾，往將爲厲，止則不害。

朱熹：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悔處靜俟可免災耳。

梁寅：遯以居前者爲善，居後者爲不善，以六居初，言乎人則柔弱，言乎位則卑下，而其遯也在人之後，此危之道也，然卑位弱人，遯雖居後，猶可爲也，若不遂其遯而往從於小人，則失身甚矣，故戒以勿用有攸往也。

來知德：陰初在下，乃遯之尾，然一陰初萌，已危慮患，勿用有攸往，易爲君子謀，非爲陰謀也。

教初不往，似不通。又遯者居當遯之時也，尾者初也，因在下，故曰尾，厲者天下賢人君子，皆以遯去，時何時也，豈不危厲！往者往而遯去也。本卦遯，乃陽剛與陰不相干涉，故不可往，且初在下，无位，又陰柔，所居不正，无德无位，无德不過凡民耳，與遯去之賢人君子不同，遯之何益？又初六居下，當遯之時，亦危厲矣，但時雖危厲，而當遯者非初之人，故教占者勿用遯去，但晦處以俟時可也。又餘柔小人，如何晦處候時。

王夫之：遯尾爲遯之尾也，尾者繫於後而可曳者也，初與四應陽欲遯而初以眇小之才，欲以柔道牽曳之，必蒙其嚴斥絕矣，勿用有攸往者，戒其聽陽之遯而勿強往曳止之。

李光地：勿用有攸往，朱子所謂晦處靜俟者是也，程傳之意亦在其中矣。

劉次源：遯以遠去爲善，時不可爲君子，早見初隨尾後，而遯已屬危厲，往將安適，故以戒也。

李郁：初爲尾，尾附於身，不能自行，爲艮所止，欲行不得，故厲，六二當位，初不獲往，故勿用有攸往也。

漢仕案：遯之意，暫且迴避也。初漸長之陰，迫陽者也，蓋迫人，非逼於人，絕無腥腥作態欲遯爲之理，再言，初無位，處下，陰柔，一介凡夫耳，遯之何益？項安世，來知德知其理如此。然解「尾厲，勿用有攸往」則各家異辭，似不能通聖意也。

王弼之意，初不必往遯而无災疾也，苟欲俱遯而又居殿末，禍必有所加也。正義以「遯尾最後，與小人長於內」立言，豈有不知小人即遯尾之理，尙斷斷然談「逃遯之世，宜速且居先。」是真不

知初六即遯尾，亦即小人也。然其固窮，言遯之理，直適一切隱遯之士也。李鼎祚引陸績明云：陰

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寧不知剝陽自伊始？其抒「避難當在前」乃指常理言，至若本卦之象辭，初亦陰氣剝陽者也，其說似不能自圓也。程頤則拋卻初之爻位，遷就爻辭立說耳。蘇軾

別有新解，以尾不能禁首遯，必欲迫之，怒陽其加災初矣。張載非是解卦，乃解「知者遠難」之理。

項安世確然皇皇費一番周章然後能自圓也。先言陰迫陽，次言初，二皆在下位之君子，真是一身而任多角，德兼君子小人，而二爲黃，六爲牛，不可思議之突筆，天山遯，如之何變作二爲黃，六爲牛！蓋初，四易位成水火，內卦火，二爲離主，據虞氏逸象言，離二爲黃。牛則上卦乾天，旁通成坤地也。下卦艮，止也。艮又爲執，爲皮，故艮止爲執革者，當遯而執，亦有改革之義，解黃牛、執革、真夠委婉！

朱震以初六處不正，處下非當位者，引易傳曰：「古人處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卦爲遯，似皆當去，不究責之孰爲主人，孰乃強盜也。然「四陽避患」說，能見其深邃之理，可據而立論也。李衡贊同初六爲「遯志小人志存君子之道」。朱熹之解，有豁然開通之境界，彼云：「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悔處靜候可免災耳。」是真禍福無門靠自求也！梁寅之初六卑位弱人，若不遂其遯而往從於小人，則失之甚矣：梁賢之意，以初比二？抑應四，所謂往從小人者，斯小人非二即四也。來知德以爲教初不往，似不通，故當遯者非初之人，故教佔者勿用遯去。王夫之：初牽四陽而曳之，小才而畀大任者也。李郁之身尾一體，欲行不得故厲。余以爲遯尾厲者，乃災人之初六厲也。」

厲「字不一解，爾雅釋詁：淳肩：俶厲，作也。「疏」方言厲，爲也，……亦作也。說文段注：「厲，鍛引申義爲作也，危也，烈也，礪、勵、厲、迺、瀉。」然則作危厲者乃衆解之一種，知前賢字字有本，亦有所承，愚以爲經言初六遯尾厲者，乃爲遯卦尾之初六已作也，作者何？災人也，趾高氣昂之得志小人，雖無位如馬前小卒，張牙舞爪起而作危厲有位之君子，不遺餘力，幸三、五陽剛當位而應，四六亦陽剛同氣相求，二又處中順自守而應五，初之不識時務也明矣。往則不能災人，反將自災也，勿用有攸往者此而戒小人即福庇君子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王注：居內處中，爲遯之主，物皆遯已，何以固之，若能執乎理中厚順之道以固之也，則莫之勝解。

正義：逃遯之世，避內出外，二既處中，居內卽非遯之人也，既非遯之人，便爲所遯之主，物皆棄已，而遯何以執固留之，惟有中和厚順之道可以固而安之也，能用此道，則不能勝已解脫而去也。黃中之色以譬中和，牛性順從，皮體堅厚，牛革以譬厚順也，六三居中得位，亦是能用中和厚順之道，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也。

虞翻曰艮爲手稱執，否坤爲黃牛，艮爲皮，四變之初則坎水濡皮，離日乾之，故執之用黃牛之革，莫、无也。勝能說解也，乾爲堅剛，巽爲繩、艮爲手，持革縛三在坎中，故莫之勝說也。

程頤：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

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

蘇軾：六二、遯之主，而與五爲應則有以固執之矣，方陽之遯，其所以執而留之者，非出於款誠至意，陽不顧也，故必有如牛革之堅者而又用其黃焉，則忠確之至也。

張載：黃牛中順也，陰邪浸長，二居君臣正合之位，戡難救時，莫若忠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

項安世：六二之象曰固志也，九五之象曰以正志也，二爻皆在卦之中，故皆爲心志之象。

朱震：艮、手執也，坤爲牛，坤中爲黃、艮爲革，執之用黃牛之革也。二近初六而應五，處於內，近小人，往從五則所執說矣，二從五成離兌，離火勝兌金，兌爲毀折，有勝說之意，六二知其不可以處而比初，又不可往而從五，乃堅固以執其志，如執用黃牛之革，則初莫知止，五莫之勝，確乎不可拔，孰能奪其所守哉，故曰固志也。六二柔中，故執志如此，乃能遯。

李衡引侯云：上應貴主，志在輔時，獨守中直，堅如革束，執此之志，莫之勝說，殷之父師，當此爻矣。引子云：小人之道，狹而鮮親，至於履位，人多去已，故繫之以利，質之以愛，然後人不得去，堅其志而不拔，乃得小人之中而獲順也。引陸云：三爲賢人，二能執而留之，遁世小人，見

君子將去，心願執而固之，是用其中順之道，以變革遯之時者也，黃、中也。牛、順也，革、變也。固、執也。

朱熹：以中須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

梁寅：六二以小人言之，則其道方長，乃先害乎君子者也，以君子言之，則居大臣之位，應九五之尊，所以禁絕邪黨，而安全善類皆二之責焉。故其遇小人之進，當如執之以牛之革而不能脫也，二柔順中正，得位得君，此固其所能者，而不能者亦不可以不勉也。

來知德：執者，執縛也，艮性止，執之象也。黃、中也，指二，應爻錯坤，牛之象也。勝者任也，脫者解脫也，能勝其脫，欲脫即脫矣，莫之脫勝者，不能脫也，言執縛之以黃牛之皮，與九五相交之志，堅固不可脫也，本卦卦遯者，乃陽初與二陰爻皆未遯，故此爻不言遯字。二陰滑長，近于上體之四陽，已凌迫于陽矣，然二與五爲正應，二以中正順應乎五，五以中正親合乎二，正所謂剛當位而應，不凌迫乎陽可知矣，故有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之象，占者當是時亦當如此也。

王夫之：黃、中也，牛順物，陰道之正也，革堅韌之物勝能也，六二柔得中而當位，其情順矣，比近乎陽而與五應，見陽之遯堅，欲留之，故陽欲去而情不能忘，乃陽決遯而不可挽，不能吉而其志可嘉，則遠於凶咎矣。

李光地：二應五，有心膂之臣之象，不可遯者也，故諸爻皆言遯，而此爻不言，明不當遯也，固執其中順之志而不可解，箕子所謂我不顧行，遯是也。

劉次源：黃、其中色、牛革、堅也。用以繫物，說之難也，二陰中順，篤於情也，欲挽君子，竭其誠也，繫之維之，順民心也，時尙可爲，君子雖欲遯，亦有所不能也。

李郁：遯之爲義，最懼陰長，二爲艮止，故弗能行，遯有豚象，初二其尾也，執尾所以防遁，黃牛之革，堅而且韌，用是以執，乃莫能說也。

漢仕案：諸賢或就彖之文字字面曲解，或以旁通，相錯，升降解彖文字之象，字字有象，有本，言之鑿鑿，由「執」而覓象，艮山止，下卦是也，艮爲手，手能執。「黃牛之革」黃何以中色？東方青色，南方赤色，中央黃色。其云順者，蓋坤順，而坤象中有子母牛也。革之所以爲皮，亦有其象也，艮爲皮，虞翻氏之逸象如此。「而莫之勝說」則異解多，「勝說」勝能，說脫也。虞氏、王、孔倡之在前，來知德應之在後，然查字書，「勝說」無當「能脫」解者，故說易者並未全從虞、王之說，如朱震之二從五成離兌，離火勝兌金……。程頤又別一解以勝說爲不可「勝言」也。易書果眞仁者見之之謂仁矣。按「執」字解于省吾雙劍謬易經新證卷三云：「執應作摯、貞鼎，王命貞執犬，即摯犬也。釋文摯本作執。舊讀囿於手執之義，不知既紼繫之，無須手執也。」屈萬里從之。用以訂正前賢述作，屈氏以「在二故稱黃，黃牛皮韌，水牛皮則否，故易言用牛革，必言黃牛。」以二解黃，別具一說而已，然黃牛皮韌說，吾以爲未必然也，或係因地理物產有關，古者北方，放牧必黃牛之天下也，故易之作，第取眼前景，眼前物也。

依卦理言二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多譽，五多功，二無隱遯之理，五信二之專，任二之篤，主上英明，群臣正直，舍一心輔主，實无他途，故初，二之聯袂而來，憂君之親小人，遠賢臣，幾諫不從則自去者，寧不知蓬生麻中之理？六二之摯繫於忠義滿朝廷，斯時也皇路清夷，含和體國，如私

心自用，二處不得天時，不遭地利，欲以人事（川初）攪擾乾坤，言其莫之勝也，何用筮龜！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王注：在內近二，以陽附陰，宜遯而繫，故曰繫遯，遯之爲義，宜遠小人，以陽附陰，繫於所在，不能遠害，亦已憊矣，宜其屈辱而危厲也，繫於所在，畜臣妾可也，施於大事，凶之道也。

孔穎達云：九三無應與上，與二相比，以陽附陰，係意在二，處遯之世而意有所係，故曰係遯。有疾厲者，遯之爲義，宜遠小人，既係於陰，即是有疾憊而致危厲。親於所近，係在於下，施之於人，畜養臣妾則可矣，大事則凶，故曰畜臣妾吉。

虞翻云：厲、危也，巽爲四，變時，九三體坎，坎爲疾，故有疾厲，遯陰剝陽，三消成坤，與上易位，坤爲臣，兌爲妾，上來之三，據坤應兌，故畜臣妾吉也。

程頤：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爲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乃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爲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爲无咎矣。蘇軾：九三雖陽而與陰同體，是爲以陰止陽，徒欲止之而无應於上，止之不由其道，蓋係之而已，彼欲去矣，而以力係之，我惟无疾而後可，一日有疾，則彼皆舍我而去，而我可乎？則所以係之者，恃力也。故曰畜臣妾吉，係者畜臣妾之道，而非所以畜君子也。

張載：爲內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妾之道盡矣，然以斯處遯，危疾宜焉。

項安世：九三牽係而不能速遯，以有疾則厲，以畜臣妾則吉，蓋疾以纏緜爲困，臣妾以係戀爲恩也，疾且不可，況可大事乎？又九三最近於陰，又當位而止，故爲係遯有疾憊，有所係則疾，與上正相反也。又遯下三爻艮也，艮主於止，故爲不往，爲固志，爲係遯。在下位而不往者，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其志者，季札、子臧也，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

朱震：九三得位，係於二陰而不能遯，異繩係也，故曰係遯，九三遯則陽失位以動爲疾，故安其位而不動，故曰有疾，陰方剝陽，已私係之，未失位也，而曰厲，以動爲疾，久則極憊困篤，不可救已，晉張華是也，三極也，有憊之意，故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九三爲內之主，二陰自下承之，坤爲臣，伏兌爲妾，以此畜臣妾則吉正也，若係志於鄙賤之人，其可大事乎？陽爲大，巽爲事，三動巽毀，不可大事也，故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李衡引子曰：爲小人所制，不能遯也。引陸云：得位於內而不能去係於遯者，雖不能退而得正於小人，使臣妾不能擅政則吉。引石云：下附二陰而不任以權，如剝以宮人寵之類。引白云六二係九三而三有憂疾，以臣妾畜之，不使之進。

朱熹：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

梁寅：九三居下之上，非卑位矣，而一比近於陰，不能先遯，而與陰相得，是有所係戀而不能速

遯者，故有疾而危也，占者以畜臣妾則猶可獲吉，若在位當遯而又有所係，豈其可邪！

來知德：繫者，心維係而眷戀也，中爻爲巽，巽爲繩，繫之象也，繫遯者，懷祿徇私而不忍去也，疾者，利欲爲繩，困苦之疾也，厲者，禍伏於此而危厲也，臣者僕也，妾者女子也，指下二陰也，乃三所繫戀之類也，蓋臣妾也，宮室也，利祿也，凡不於天理之公，而出於人欲之私者，皆陰之類也，皆人之所係戀者也，本卦止言臣妾者，因二陰居下位故也。畜者止也，與剝卦順而止之同，止之使制於陽而不陵上也，艮畜止象，又爲閹寺臣之象，又錯兌妾之象。又云九三當陰長凌陽之界，與初二爻同體，下比于陰，故有當遯而係戀之象，既有所繫，則不能遯矣，蓋疾而爲厲之道也，然艮性能止，惟剛正自守，畜止同體，在下之陰馭之，以臣妾之正道，使制於陽而不凌上，斯吉矣，故又教占者必如此。

王夫之：三與二陰合爲艮體，艮有止道，二執之固而三爲其所繫，進退不能，自決心戰而疾危矣。斯道也，惟以之畜臣妾則可耳，臣妾情順乎己，與之近而撫之而不失其剛則，既無不孫之憂，而能容以使無怨，畜者止而養之，艮道也。

李光地：迫近二陰，牽繫於遯者也，如此則有疾而危矣，臣妾者，近之不遜，遠之則怨，惟不惡而嚴，畜之道也，君子之於小人，既有所牽繫而未得遯，則惟行其畜臣妾之道乃吉，蓋既不失吾貞而又不干彼怒，處遯之吉也。

劉次源：艮有止性，三係二陰，不果于遯，理欲交戰，構成心疾，時事日非，危厲必甚，以畜臣

妾，或可望倖，出處大節，烏可並論。

李郁：三瀝則陰息，故宜係之，有疾謂受逼於二也。無應於上，欲動故厲。初、二皆柔，謂之臣妾，三爲君子，宜大度以包容之，以一陽而統二陰，是謂之畜，三若不能自堅其志，又无懷柔之量，或潔心而退處乎下，甚至同流焉。則小人益進天下事益不可問矣，能畜臣妾不威其害，是乃最吉，事亦不可問矣。能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漢仕案：來知德云：「繫者，心維繫而眷戀之也！」其說最佳，然非懷祿徇私不忍去者也！何爲心之眷戀魏闕爲佳，蓋以初二爻所示，其所欲遯者避小人也，心常存魏闕，亦常標吾豈匏瓜也哉，畏井渫莫食之志，故所繫念者，個人對團體責任道德之未盡，是所謂身處江湖，心存魏闕也。君子懷惠小人懷刑也已。東方朔之隱於朝，何曾有避世之思，上書數萬言以干人主求爲試用，正見懼井渫莫食之意，而武帝莫之聽，故係於用世之心而遯，若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故唐孟浩然南山歸隱，後人譏爲「終南捷徑」。「明皇之見，一首「不才明主棄」欲進反退，弄假成真矣！故有所係戀之遯，非真遯，非真遯，其心必熱衷用世，如高漸離之念久隱長約無窮時，如此必有災疾之作也。苟能自固其志，雖臣妾養我亦不以爲忤，不矯柔造作，自鳴清高，隱晦韜光，必不招惹禍災是可想見耳，蓋自污以待時可也，觀柱下之朝隱，終身無患是爲工也。

各家解說係遯大致相近，有云三近二，以陽附陰，故曰繫遯。又云陰止陽，止之不由其道。又云九三得位之正，爲內卦之主，而係志於鄙賤之人。朱震初標其象曰：巽繩繫也，故曰係遯。來知德

和之曰：中爻爲巽（二三四爻）巽爲繩，繫之象也。其解義則曰繫遯者，懷祿徇私而不忍去者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注：處於外而有應於內，君子好遯，故能舍之，小人繫戀，是以否也。

正義：九四處在於外而有應於內，處外則意欲遠遯，應內則未能棄捨，若好遯君子超然不顧，所以得吉，小人有所繫戀，即不能遁，故曰小人否也。

虞翻曰：否乾爲好爲君子，陰稱小人，動之初故君子吉，陰在四多懼，故小人否得位承五，故无凶咎矣。

程頤曰：四與初爲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睨於所好，牽於所思，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

蘇軾：九四有初六之好，舍其好而遯則君子吉而小人否也。

張載：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忿怒成仇則私溺爲累矣。

項安世：好遯、嘉遯只是一意，四之與初，猶五之與二也，四與初皆不得其正，故其相應也謂之好，言以情合也。五與二皆中而正，故其相應也謂之嘉，言以禮合也。然當遯之時，好與嘉皆不當顧，惟當遯去也。四爲不正，未必能遯，故有君子小人之戒。又小人否者，否如字，言小人則不然也，讀

爲否泰之否者非，若以小象當與上下交協韻，則可否之否，古音自協匪字也。又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

朱震：好者，情欲之所好也。九四係於初六，不正之陰而相應情好也。君子剛決，以義斷之，當可遯之時，舍所好，動而去，與應絕矣。動則正，正故吉，蕭望之不顧王生之寵是也。故曰君子吉，曰小人否者，九動成六，六安於四，又有小人不能去之象。否者，不能然也，此爻與初六相應，處陰而有所係，故極陳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決。易傳曰：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者也，是以吉，小人則義不勝欲，牽於私好，相與陷於困辱危殆之途猶不知也。

李衡引陸云：「以陽應陰，是與小人和好者也。然失位在外，體性剛健，是能遯去者也。」引介云：「九四已在外而遠初，故三爲係，四爲好。」引胡曰：「志欲遯而難制。」

朱熹：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梁寅：九四在四陽之中而以陽處陰，又與初應，是可爲君子，可爲小人者也。好遯者，言與小人有交好而能絕之以遯去，如此則爲君子而吉也。然有交好而能遯，最爲難者，故言小人則否，謂其不能遯也。占者當是時，處是事，將爲君子乎？抑爲小人乎？其必有以審之矣。

來知德：三比二，故曰繫，四應初，故曰好。好者愛也，繫者縛也。愛者必眷戀而縛，縛者因喜悅而愛，其實一也。好遯者，又好而遯之，好者爵位利祿，愛慕之事也，遯者，審時度勢，見幾之事

也。好者四也，遯者九也。陽居陰位，陽可爲君子，陰可爲小人，故可好可遯也，所以聖人設小人之戒，否者不也。又九四以剛居柔，下應初六，故有好而不遯之象，然乾體剛健，又有遯而不好之象，占者顧其人何如耳，若剛果之君子，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止知其遯，不知其好，得以遂其身之美，故吉矣，若小人，則狗欲忘反，止知其好，不知其遯，遯豈其能哉！故在小人則否也。

王夫之：九四有初六之正應，故得全其交好以去而不出惡聲，君子引身而退之，吉道也。小人恃不見惡於君子而冒昧依附，以有爲凶矣，初六之所以災也。

李光地：好者，不惡之義也。四居外卦，遯之時矣，而下與初應，有善其遯不惡之象，此惟君子能之，小人則將悻悻見於其面而不合乎此義矣。否者不然也。

劉次源：九四陽剛，淡于榮利，中心好遯，非爲名計，爲君子謀道應如是，小人知進而不知退，雖告以退不退也。

李郁：四在外卦，不受拘逼，蕭閒自得，潔身而行，此君子之好遯也，故吉，若小人則雖無羈維之者，亦戀戀不肯去也。

漢仕案：四近君而多懼，俗云伴君如伴虎，能見好即收，不爲多過，漢疏廣叔侄是也，俗云：「好來好往。」故好遯者，遯之時義正當也。查方言二：「好凡通語也。」好遯，即凡遯也。好亦作「與」解，（詩小雅）作「小」解易中孚，故好遯，又作與遯。（詩·小明）及小遯解，四爲陽剛，履非其位之君子也，初爲陰柔無位之小人也，亦逼人也，君子吉，小人否說不甚明矣。

九五，嘉遯，貞吉。

注：遯而得正，反制於內，小人應命率正，其志不惡而嚴，得正之吉，遯之嘉也。

正義：嘉，美也。五居於外，得位居中，是遯而得正，二爲己應，不敢違拒，從五之命，率正其志，遯而得正，反制於內，不惡而嚴，得正之吉，爲遯之美。

虞翻曰：乾爲嘉剛，當位應二，故貞吉，謂三已變，上來之三，成坎象曰以正志也。

程頤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爲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而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私，所以爲嘉也。

蘇軾曰：六二，九五配也，合其配而遯，故曰嘉遯，猶懼其懷也，故戒之以貞吉。

張載曰：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正吉。

項安世曰：六二，九五皆爲心志之象，五與二皆中而正，故其相應也謂之嘉，言以禮合也。五能正者也，故又以貞吉勉之。象曰以正志也，言當以貞固而正其志，不可以嘉耦而係其志也。又上三爻乾也，主於行，好遯，爲嘉遯，爲肥遯。又已爲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

朱震曰：陽爲美，九五中正无以加焉，美之至也，剛中處外，可行則行也，當位而應，可止則止也，不後而往，不柔而應，不安於疾憊，不係於情好，遯之至美，故曰嘉遯。貞吉者，以自正其志而安也，正志者，行止无累於物也，此夫子所以疾固歟！

李衡引胡云：「二以中順之道固己，然亦不可屈己之貞。」引陳曰：「小人得志，君子避之於外，使人人不得凌，然後處外養壯大之德，以滅小人。五與外得權與位，正固自任，能正群小人志，使不敢起凶則善矣。」

朱熹：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梁寅：九五雖君位，然遯非人君之事，故但云君子之遯而已。五與六二爲應，而陽剛中正，无所私比，故爲遯之嘉美而得正吉也。

來知德：嘉遯者，嘉美乎六二也。當二陰漫長之時，二以艮體，執之以黃牛之革，不凌犯乎陽，其志可謂堅固矣。爲君者不嘉美以正其志，安能治遯，故貞吉。若人君无逃遯之理，玄宗幸蜀，安得爲嘉！又九五陽剛中正，有治遯之才者也。當天下賢人君子遯之去時，下應六二之中正，見六二之志固，乃褒嘉之，表正其志，以成其不害賢人君子之美，正而且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王夫之：二固志以執五，五得雍容成禮而退，遯之嘉者也。然其吉也以其貞也，非以其嘉也，五豈遯二之執以爲榮者哉。

李光地：居尊當位而下有應，當遯之時，遯之嘉美者也，進則有退者正也。故伊尹復政告歸，而周公欲讓後人於丕時，功成身退，可謂美矣，故占曰吉。

劉次源：五剛中正，見幾明決，及時而遯，不爲二執，嘉而合正，安往不吉。

李郁：九五中正，六二應之，雖欲高蹈而非其時，志固足嘉，勢尙未能，故以不動爲吉。

漢仕案：既已言之以遯爲嘉矣，何爲仍用事依舊，爲治國平天下張羅不已，李衡引陳說如此，廿世紀英國有不愛江山愛美人之愛德華八世，寧棄大英帝國之皇冠而與「六二」斯守，雖被判處終身不准回故鄉，因而自放紐約，流離巴黎，歿而後方得與屍瘞骨故土，如此而遯，個人之情愛專篤，順遂其志，携二度梅開之嬌妻，遯美，遯法，免乎納粹恐怖威脅，本國生民倒懸流離之責任，無憂無慮，過其嘉美隱遁生活，不思復辟，不謀政治，如此庶謂之貞，貞者常也，正也，克如是個人獲終養天年之吉也，吉者何，得其所哉也耶！（易繫辭云：吉凶者得失之象也）而梁寅、來知德皆言九五不當遯亦無遯理，觀史書趙武靈王之遯而不貞，容太子章，乃問政事，故凶。而肅宗自立靈武，明皇終不問政，得善養天年，不吉而何？然易非僅爲帝王謀，故九五之遯者，即個人事業顛峯狀態，陰萌忌見，不即遯將無以全身矣。觀太子申生之獲賜偏衣，亦即冥冥之中示愛弛隙生也，不舅氏之聽，族滅之矣！本爻異說較少，說如上。

上九，肥遯，无不利。

注：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

正義：子夏傳曰肥，饒裕也。四、五雖在於外，皆在內有應，猶有反顧之心，惟上九雖在外極，无應於內，心無疑顧，是遯之最優。遯而得肥，无所不利也。矰，矢名也，鄭注周禮結繳於矢，謂之矰繳，字林及說文云：繳，生絲縷也。

虞翻曰：乾盈爲肥，二不及上，故肥遯无不利。

程頤：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爲不利！

蘇軾：无應於下，沛然而去，遯之肥也，夫九三牽於二陰而爲之止，我不知勢之不可以不遯而止之，非其利也，然則上九之遯，非獨以利我，亦以利三也。

項安世：上九最遠於陰，又不當位而健，故爲肥遯，有所係則疾，无所疑則肥，上與三正相反也。又坤六二无不利，文言曰則不疑其所行也。遯上九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小畜上九君子征凶，象曰有所疑也，是以君子超然，不以其身處於嫌疑之地，故无入而不自得焉，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遠之无所疑也。又，在事物之外，肥而無憂者，四皓、兩生也。

朱震：上九盈矣，動成兌說見於外肥也，上九處卦外，内无應，動則正，无往不利，其於遯也有餘矣，故曰肥遯，所以无不利者，剛決不係於四，无疑情也，巽爲不果，疑也。

李衡引子曰：「肥，饒裕也。」引陸云：「肥，本作飛。」引牧云：「陽爲豐富，以安閒而居豐富，故遯而能肥。」引石云：「无應於内，高上其事，子雲所謂山雌之肥，弋人何慕，四皓之類也。」

「引孫云：「太公之亨於周，四皓之亨於漢，知三將變否，脫然高舉，孽未芽而介於通，厲未階而繫於身，行之藏之，繫我獨照而已。」」

朱熹：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梁寅：上九高而无位，遠而无係，能知幾以先遯，乃遯之肥饒而自得者，何不利之有哉？

來知德：肥者疾憊之反，遯字從豚，故初六言尾，上九言肥，皆象豚也。以陽剛之賢，而居霄漢之上，睥面盎背，莫非道德之豐腴，手舞足蹈，一皆仁義之膏澤，心廣體胖，何肥如之。无不利者，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友，堯雖則天，不屈飲犢之高，武既應人，終全孤竹之節，理亂不聞，寵辱不驚，何利如之。又諸爻皆疑二陰之浸長，心既有所疑而戚戚，則身亦隨之而疾瘠矣，安能肥乎！惟上九以陽剛而居卦外，去柔最遠，无所係應，獨无所疑，蓋此心超然于物外者也。故有肥遯之象，占无不利可知矣。

王夫之：上九去陰遠而无應於下，則其遯也超然自遂，心廣而體胖矣！夫往者所以來也，屈者所以伸也，或屈於暗而伸於明，太公辟紂而終以開周。或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孟子去齊而爲百世師，无不利也。

李光地：處遯之極，在事之外，超然自得，綽然而有餘裕者也，故曰肥遯，肥者，道充身安足已而无求於外也。遯之下體，居內而未遂其遯者也。故曰尾、曰執、曰繫。及乎上體，則在外之象，遯之時也。然四、五在事之中，有應於內，則事猶有所難處，而志未平，上居外無應，故坦然无所疑而无不利也。

劉次源：剛處卦外，无私係，優游林泉，超出塵世，以遯而肥，知希我貴，翱翔廖廓，故无不利。

李郁：上居剛極，甚狀故肥，肥亦作飛，言遠也。三逼於二，四應於初，九五又不可輕去其位，唯上欲留則高尙其事，欲去則昂首遠行，可去可留，故无不利。

漢仕案：宋李衡周易義海撮要引陸云：「肥，本作飛。」而民國之李郁則著書云「肥亦作飛。」陸未說明依據何種版本，或出自個人臆度，故不爲前代諸賢所採信而引作立論依據。試從義理上推之，肥遯，乃從容乎中道，言飽乎仁義，知物理之循環，天道之不可枉屈，飄然遠逝，不以權利人情慾望薰心，其心志超然，安時處順，全德忘形，藏已於天下，不必一定天下有山之遯，蓋有心之遯，非真遯。身在林泉，形超塵世而心懸魏闕也，然而不爲名利者，亦不爲死生乎？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生老病死仍繫乎心，雖遯何益？即遯，設遇法治之世如韓非所言者：狂橘、華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誅之可也，遯亦足招禍，是豈遯者有殺身成遯之意？故我之遯，亦我一人之私，而天下之理，非我一人可得而私，則舍藏我於天下，不得所遯。別無所選。斯天下也，非止名山大川之天下，即在朝在市，在野無處而非天之下，無適而不自得。如此而遯，何必飛遯？故嫌李衡引陸云「肥一作飛」之無根。李郁之跟進「肥亦作飛」之識拙也。來知德之遯字從豚，初六尾，上九肥，皆象豚也。亦望文生義耳，於遯卦之解無益，既已象豚矣，然則豚遁耶？猪之遯又有何種特殊之意義？著一「肥」字乎？以猪之肥應道德之豐腴，心廣體胖乎？

總遯卦而言：初六起作危犯他人，幸聯袂而來之六二遇幸於剛直賢明之九五，其愛二之專，信二之篤，二化敵爲友，轉爲同氣相求矣。九三心有所繫也，雖遯而常與匏瓜、井渫之嘆，故係於用世之

心而遯，必心熱於進而故作退意，夫如是，災疾生矣，苟輟葆其光，雖夷門之隱，柱下之吏，被以臣妾之畜而不以爲慢，故能吉也。九四近君而多懼。「好」方言云：「好凡通語也。」則好遯也者，凡遯也，敘述凡遯，君子不心熱於物，視富與貴如浮雲，不可強求之者，小人則營攢汲汲，不可終日矣。又「好」有善，美之意，其解則四君子也，小人初也，四通則吉，初無遯理而遯故否，否者不吉也。九五之遯，以正，以常爲吉也。上九之遯，安時處順，全德忘形，從容中道，飽乎仁義，故能寬綽有餘，肥者，卽中心寬綽也，故不論在朝、在野，無競逐之心，有全德之志，焉往而不利哉！

大壯卦

三三大壯。利貞。

孔正義：壯者強盛之名，以陽稱大，陽長既多，是大者盛壯，故曰大壯、利貞者卦德也。群陽盛大，小道將滅，大者獲正，故曰利貞也。

李鼎祚引虞翻云：陽息泰也，壯傷也，大謂四失位，爲陰所乘，兌爲毀折，傷與五，易位乃得正，故利貞也。

程頤：大壯之道，利貞於貞正也。又云陰爲小，陽爲大。

蘇軾：以大者爲正，天地之至情也。君子以非禮弗履，所以全其勇壯也。

張載：克已復禮爲壯。

項安世：撫劍疾視，小者之壯；居天下廣居，大者之壯。孟子之小勇大勇說本此，利守事理之正也，不以仗正力行爲可卒。蓋孚爲凶。易之時義屢遷如此。

朱震：至四爻而後壯，猶人血氣方剛，故曰大壯，大者壯也。壯而不正則失之暴，故曰利貞，大者正也。易傳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亦至大至正而已。

李衡引陳云：用壯非君子之常，雖得時位，不違謙則吉，九四九二以陽居陰則吉，九三以陽大剛而觸藩，沉六五上六以弱據強哉。引介云：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貞。

朱熹：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梁寅：大壯者，陽剛盛之時也，恃其剛或過於理而夫其正，剛反爲惡而非善矣。

來知德：所謂壯者，非徒以其勢力之盛，乃其理之正也。大壯者，言大者利於貞。

王夫之：彊壯有餘而未乘乎時之象，有勉之惜之之辭。又嫌言壯之太甚，故釋。

李光地：周易折衷：大謂陽，四陽盛，故爲大壯。利於正也。又周易觀象：陽長過中故爲大壯。

正道盛之謂大壯，以理而非氣力之謂。傳曰：師直爲壯，此之謂也。

孫星衍周易集解引馬融曰：壯：傷也（釋文）鄭康成曰壯，氣力浸強之名。王肅曰壯，盛也。引侯果曰：此卦本坤，陰柔消弱，剛大長壯，故曰大壯也。

楊樹達周易古義引左昭三十二年傳云：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易卦雷乘乾，大壯，天之道也。

于省吾雙劍謬易經新證：壯讀如戕，相通借，釋文引馬融云傷也。郭璞云：淮南人呼壯爲傷。易凡言戕均爲兌，兌爲毀折，故爲傷也。

劉次源云：此爲九月卦。

漢仕案：大壯說，經排比可見者共得七說：

強者壯盛之名，以陽稱大，陽長既多，是大者盛壯，故稱大壯。（正義）約言之，即四陽盛長也。壯傷也，讀如戕也，兌爲毀折，故爲傷也。（易經新證）

壯，氣力漸強之名。（鄭玄）

大仁，大勇也。（項安世）

猶人血氣方剛，故曰大壯。（朱震）

勢盛，理正爲大壯。（來知德）

陽道過中，正道盛之謂大壯。（李光地）說有七，針對經文解題者實止二：一曰陽壯，一曰傷也。其餘多係就其義旁加發揮。

李鼎祚以四失位，爲陰所乘，兌爲毀折，故傷。朱震以四爻而後壯，猶血氣之方剛，二說可爲代表，且各據而有理。

利貞說更紛云：如大者獲正；易位得正；利於貞正；利守事理之正；壯而不正則失之暴；可止而不可征故曰利貞；正固而已。

易傳云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既爲仁智之言，舍之則二傷，合之則二美，是大壯也者，陽壯也，壯而不惜其鋒芒，則傷，如莊子書文惠解牛之刃，月易其一矣。蓋損人亦自損也。故宜正身斥惡，身正則百僚皆正，當度量時勢止不征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注：夫得大壯者，必能自終成也。未有陵犯於物而得終其壯者，在下而壯，故曰壯于趾也。居下而用剛壯，以斯而進，窮凶可必也。

正義：趾，足也，初在體下，有如趾足之象。施之於人，即是在下而用壯也。在下用壯，陵犯於物，以斯而行，凶其信矣，故曰征凶有孚。

李鼎祚引虞翻曰：趾謂四、征、行也，震足爲趾、爲征、初得位，四不征之五故凶、坎爲孚，謂四上之五成坎，已得應四，故有孚。

程頤：壯爲盛進之義。九在下用壯，不得其中，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有孚者有信也。言壯往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蘇軾：初九之壯，施於九四。以其最下而用壯，故曰壯于趾，自下之四，故曰征。觸其類則有孚，於方壯之陽而孚於已窮之陰，雖有孚而不免於凶者，其孚窮而不足賴也。

朱震：初應震足（九四）而動，趾也，孚四，初九剛在下用壯不中當守正不動以全其壯。以正行亦凶，蓋兩剛相敵，四不應壯也。易傳曰：用壯而得中，雖以剛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

李衡引陸云：體性剛健，志在進而上无應，征必凶。

朱熹：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

李中正泰軒易傳：凡言大壯者，乃君子之壯。獨言壯者，乃小人之壯。初九壯，不守正履禮，輕舉妄動。往必有凶。

梁寅：君子待時而進，戒之在躁，初九壯于趾，急於行，失之躁迫者。

來知德：震爲足，又初在下，趾之象也。陽剛處下，壯於進者也。教占者惟自信其德，以其窮困，不可有所往，往則凶矣。

王夫之：大自壯也，初與四同道，感之俱動，壯以趾而已妄動，必折，故凶，恃四之孚也。

李光地周易折中引王申子曰：卦雖以剛壯爲義，然爻義皆貴於用柔，蓋以剛而動，剛不可過也，趾在下主行，初，居剛用剛，是壯于行而不顧者也，在上猶過，況在下乎，其凶必矣。又周易觀象：以陽居陽，當壯之初，爲壯于趾之象。引胡氏曰：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曰凶曰厲，當壯之時，不可過於剛也。

劉次源：初雖與四孚，何可恃！

漢仕案：「趾」有就其所處之地位言，在下卦之下，有趾足之象，又趾在下主行，斯乃爲相當然耳而立說者，有從已定之象如說卦暨說卦逸象中找象者，震爲趾，故虞翻氏即云：「趾謂四、震足爲趾。」有合上二者立說者，如來知德氏：「震爲足，初在下，趾之象也。」是趾之說有三，其一爲初，其二爲四，其三乃四與初。睽諸爻義，初有初之爻辭，四有四之爻辭，其爻象各有專主，毋須越俎代庖，李冠張戴，雖下卦乾無足趾之象，然就人全體言，乾爲君，爲父，居父君之體其基即初也，亦即足趾也。夫如是，壯于趾之解，知所壯者初也，李中正云：「獨言壯者，不守正履禮，小人之壯也。」斯壯，似不當以李鼎祚所引，釋「傷」解爻。大壯之進盛且銳，以整卦言 ䷗，似兌，有終必毀折之

義，戒之在先，則可免乎毀折之累也。故壯，雖未必大仁大勇。而氣力漸強，血氣將剛，勢之漸盛，理之漸壯，是皆居下，引三三四陽漸進，漸強之象。壯于趾，居其位，且處剛，無位而有勢，少年人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上有所攀，意欲阿比群進，壯於行，是勇而無禮則亂者也，進必凶，言進必有所失也。「有孚」之義亦多歧見。其一：孚，信也，必也，言初之進，其凶必信而有徵也。其二：初得位應四，四之五成坎，虞翻依說卦逸象云坎爲孚，故有孚。其三：方壯之陽，孚於已窮之陰，其孚窮而不足賴也。是孚者六也。其四：初之孚四，四不應壯，蓋兩剛相敵。朱震如此說。然王夫之則以初四同道，感之俱動，恃四之孚。劉次源初雖與四孚，何可恃。三說皆鑿鑿之言。吾以爲有孚者，又必其可信，使卜者必信初壯（初傷之人），冒失貿進之必失而有所戒慎之辭也。

九二、貞吉。

注：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也。

李鼎祚引虞翻曰：變得位，故貞吉，動體離，故以中也。

程頤：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居柔處中，得正而吉也。或曰陽剛而當大壯，處得中道，无不正也。蘇軾：初九以觸陽凶，九三以觸陰厲，皆失中者也。九二之於五，進不觸之，退不助之，安貞而已，中也。

朱震：九二剛中，壯而處中，動正則吉。易傳曰：居柔處中，不過乎壯者也。

李衡引胡云：大壯之時，不可怙其剛盛，故以陽居陰皆獲吉。

朱熹：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得吉也。

李中正：凡爻，陰陽失位，鮮有吉者，惟大壯以陽居陰爲美。

梁寅：六爻中能貞者，其唯九二乎！二當壯居柔而得中，中則正。故无他辭，止曰貞吉。

來知德：九二以陽剛當大壯之時，居中而不過於壯，蓋正而吉者也。

王夫之：所謂中者，對外而言，中則正也，爲乾之主，凡卦有乾體者，九二皆无悔咎之戒。

李光地周易折中引易氏祓曰：爻貴得位，大壯則以陽居陰爲吉，蓋慮其陽剛之過於壯也，故二與四皆言貞吉。又周易觀象云：二與四以剛居柔，非正也，然乃處壯之宜，則正道在是矣。四曰悔亡，此爻直曰貞吉者，中以行正故也。

漢仕案：中字之義，從中庸之爲德，從容乎中道，位中和萬物育焉，中之義至矣乎哉，然本爻各家皆言中，而各家釋中字之義，歸納爲七，居得中位；動體離，故以中也；居柔處中，處得中道；二之於五，進不觸，退不助，安貞而已，中也；九二剛中；所處得中（腰也，（下卦之中爻也）；二居柔得中，中則正。約言之，有以實象居中位者，（要同腰）；有以虛爲象者，故二五易位成離，離中虛也；有守中道，不偏不倚者；有守中立者，如進不觸，退不助者。有釋中者正也。本爻「九二貞吉」者，以九二剛，居本應柔之位，失位非正，斯就易之一般原則言也。處大壯，居得其位而用剛，太剛必折，又剛強者死之徒也，故又宜適切以中和之氣籠絡之，斯又爲易之另一主旨也。六五

柔、九二剛，剛中應柔，使剛者不過於壯而留餘地。是故大壯耶，大傷耶，時中而承，未有不得其宜者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注：處健之極，以陽處陽，用其壯者也。故小人用之，以爲壯，君子用之，以爲羅已者也。貞厲，以壯，雖復，以之觸藩，能无羸乎？

正義：罔，羅罔也。羝羊殺羊也。藩，藩離也。羸，拘繫纏繞也。九三處乾之上，是健之極也，又以陽居陽，是健而不謙也，健而不謙，必用其壯也。小人當此，不知恐懼，即用以爲壯盛。君子當此，即慮危難，用之以爲羅罔於己。以壯爲正，其正必危，故云貞，厲也。以此爲正壯，似羝羊觸藩也，必拘羸其角矣。

李鼎祚引虞翻曰：應在震地。三陽，君子，小人謂上，上逆故用壯，謂二已變離，離爲罔，三乘二，故君子用罔，體乾夕惕，故貞厲也。引荀爽曰三與五同功爲兌，故曰羊，終始羊位，故曰羝，藩位四也。三欲觸四而危之，四反羸其角，角謂五也。

程頤：以剛居陽，處壯當乾，壯之極者也，小人用壯尙力，君子志剛蔑視於事，无所忌憚，剛之大過，失和順之德，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貞固守此，危道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凡物莫不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踴。羊壯於首，羝爲喜觸，藩籬當其前，所當必觸，必羸困其

角矣。猶人尙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

蘇軾：九三羊也，壯陽也；上六藩也，窮陰也。以壯陽觸窮陰，其勢苦易易然。陽壯則輕敵，陰窮則深謀。羸，廢也。小人以是爲壯，君子以是爲罔己。以陽觸陰正而危，是以君子不觸也。

張載：以陽居陽，正也，藩以喻四，三有所應，又位正理直，小人處此用此，必以剛動，故多見困。君子知幾則否。

項安世：君子用罔說，似難與小人同貶，詩書中罔字，與弗字，勿字，毋字通用，皆禁止之義。又稱羊，蓋以六爻合而爲三，則是兌卦也。羝羊觸藩，三爲健之窮，上爲動之窮，皆有觸藩羸角之象。

朱震：剛而有應，（三應之），必用其壯。引太玄曰『罔者有之，舍罔非无也。』處二剛之間，雖正亦厲。正而濟之以和悅，故曰貞厲。引京房言曰：壯不可極，極則敗，物不可極，極則反。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李衡引陸云：罔當讀爲剛，以正制斷而處重剛，是貞厲也。

引牧云：罔、不也。君子尙德而不用壯，存謙則免咎，若困其壯則危矣。引胡曰罔，不用也。朱熹：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雖正亦危矣。藩，籬也。羸，困也。

李中正泰軒易傳：九三以剛居剛，而過於剛用壯者也。恃壯以與物角，未有盡爲所勝者，剛處剛者貞也，亦危道也，四羊在下如群狼進，二陰在上如藩籬蔽乎前，三志欲去上二陰。以壯陽處窮陰，其

勢若易，陽壯輕敵，陰窮謀深，以壯陽處窮陰，正也，危道也，君子不爲也。

梁寅：三過剛不中，小人過剛，用壯以陵君子，君子過剛，視有如无銳於進，貞固不知變，危道也，有如羝羊觸藩，困其角，凶咎可知也，自三至五爲互兌，有羊象。

來知德：罔者无也，言不用也。羸者瘦也，病也。九三過剛不中，又當乾體之終，交震動之際，乃純用血氣之強，過于壯者。然用壯爲小人之事，君子以義理爲主，豈其所用哉。苟用壯，雖正亦厲，如羊之觸藩，羸其角，壯其可恃哉！

王夫之：罔與網通，羝羊、牡羊也。九三與上六相應，羝羊本剛以求牝，故急於前進，九四以震動之才當其前，困其角，反而不前，幸保其貞。

李光地周易折衷引郭氏雍曰：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羊狠喜觸，用壯之象，觸藩羸角，用壯而厲也。君子罔以壯爲用也。先儒或爲羅網之罔，失之矣。又周易觀象云：凡爻有發兩義者，如小人吉，大人否亨，皆以其爻之義，觀其用之者何人也。用壯，小人事也，君子惟理是視；無所謂壯者，以无心應物；故曰罔，以壯爲貞必危，至羸角必困也。

孫星衍周易集解引釋文：羸、大索也。王肅作縲。鄭、虞作縲。蜀才作累。引作縲。毛奇齡仲氏易自注云：皆作係累解。

劉次源云：以剛處剛，過亢，四阻其進，觸藩羸角，自取其困。

漢仕案：小人君子也者，虞翻云：三、陽，君子；小人謂上。注與正義第造君子小人之形而活加

加其用，故言九三處壯極，小人當之何如，君子當之何如，端視所爲而定其君子耶小人耶；如斯而已，各家論道亦從容乎君子小人之作文，而壯必小人也。又用罔之釋，其說有四：

(1) 羅罔也（動詞卽羅已）——疏。

(2) 弗、勿、毋、不、无，禁止之義——項安世。

(3) 罔讀爲剛（李衡引陸）。

(4) 罔與網通——王夫之。

用壯乃小人，用罔必君子，二句其義相對，用壯、用罔，乃殊途同歸，只在用力過程之異耳，用壯乃如程子之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踉。用罔乃智取，王夫之以罔與網通，正乃彖意同爲進取也，李衡之讀罔爲剛，其意與小人用壯有何不同？一於愚昧顛預也。至羅己與勿不之義，似皆不夠妥貼，李光地等評「先儒或爲羅網之罔，失之矣」吾以爲正乃彖意：彼云：「君子罔以壯爲用也。」意指小人務勝人，故用壯，君子不必用壯，施之於平時涵養心性，別君子，小人之異，可也。然易乃卜書，左氏傳春秋云：「卜乃釋疑，不疑何卜。」有所疑則必有所動，固然有時可靜以觀變，有時不變又形同坐以待斃也。故小人不得志則作困獸鬥，得志則凌人矣。君子則不然，非止欲脫己之困，亦欲困人，變被動爲主動。故小人用壯者，用力也；君子用罔者，用智也；「藩」李鼎祚引荀爽曰：「四也。」蘇軾云，九三羊，上六藩。李中正以四以下爲羊群，五是陰彖爲藩籬。泛喻如羊之觸藩，必困其角。以上四說，愚意以泛喻爲長，蓋三之與四，連同初二、四陽並進，黨同志一，故能成其壯。析四爲藩說，

爲可議也，卽五、六喻藩，亦欠賅備，五六陰爻，爲藩決，如之何其「羸其角？」故以泛喻較爲切當。羸字之義，有以爲拘羸其角；羸困其角；羸，廢也；羸，大索也。字又有縲作縲，作累作縲者，毛奇齡謂皆作係累之意。說文云：縲也。段注假借爲縲。依爻義，羊觸藩籬，拘困其角，係累其角，其義易明。蘇軾氏之廢其角，釋文大索其角皆加重其義者也。總一爻之義爲：九三，以陽處陽，乾健之上，壯之極也，連類上行，小人居之則凌駕頤氣，君子則居柔籠絡，上行之志不變，故雖正固其德，猛進強行，或小人君子，各依其正行事，色厲起矣，小人之正，暴戾咨嗟。君子之正，以柔易暴，皆如公羊之觸藩，必困其角，使之不得進，亦不得退也。蓋君子與小人皆不利之爻也。

九四、貞吉、悔无、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注：下剛而進，將有憂虞，而以陽處陰，行不違謙，不失其壯，故得貞吉而悔无也，已得其壯而上陰不罔己路，故藩決不羸也。壯于大輿之輹，无有能說其輹者可以往也。

正義：大輿者大車也，九四以陽處陰，居謙卽不失其壯，九三以壯健不謙，卽被羸其角。九四上行，陰爻不罔己路，四乘車而進其輹，壯大无有能脫之者。

李鼎祚引虞翻曰：失位，悔也，之正得中，故貞吉而悔无矣。體夬象；故藩決，震四上處五則藩毀壞，故藩決不羸，坤爲大輿，爲腹，四之五折坤，故壯，于大輿之腹。

程頤：以陽居四爲不正，過中壯甚，當君子道長之時，豈可不正，故戒貞則吉而悔无。藩所以限

隔也，藩籬決開而不羸困其力，其壯進不已。輾與輻同；高大之車，輪輾強壯，其行之利可知。壯于輾謂壯於進也。

蘇軾：九四有藩，內知初九之觸，外有二陰之敵，所以有悔也。見初九之觸不校，反自決其藩，初止而爲吾用，以壯吾輾，臨敵而輾壯，可以往矣。

張載：下乘剛不用其壯，上守己不爲陰累，正吉，其上无陽爻，故曰藩決。

項安世：以剛居柔，有能者也。恐彼居柔而不進，故象以尙往明之。四本坤之下爻，動成壯，故爲壯于大輿之輾，輾在輿下者也。四爲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

朱震：四陽長過中，壯之甚也。不正君子道長之時，四以不正，故戒以貞。

李衡引陸云：三以剛用壯，自羸其角，四以謙自處，不能制之，故決而不羸，四无應於下而上承五，犯輾輔輿，故往有濟。

朱熹：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輾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

李中正泰軒易傳云：九四上當二陰之消，下引三陽之進，其壯孰能禦之，惟以剛處柔，不過於壯。九四震體之陽，不用其壯，故能上決二陰而不羸其角，下援三陽而克壯其行，宜其尙往而不敗也。

梁寅：九四不正，故戒之以貞則吉而悔亡。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以去陰爲已任，觸藩開而角不困，如人之行，大車輾甚壯，此利於進之象也。

來知德云：決、破也。三前有四之阻隔，犯有藩焉，四前二陰藩決，震爲大塗，兌爲附決，藩決之象，輻爲車輪中幹，四變坤，大輿之象。又九四不極其剛，前无困阻，可以上進也。

王夫之：九四震主，前臨二陰，無所繫應，陽實陰虛，以至實馳騁乎至虛，無所阻蔽，爲藩決不羸之象。輓、車箱也，雖不當位，固无悔也。

李光地周易折衷引鄭氏汝諧曰：群陽竝進，非陰之所能止，藩決不羸，其道通也，壯于大輿之輓，其行健也。引俞氏琰曰：三以九四之剛在前；如藩籬之障不能進。四以六五之柔在前，如藩籬剖破無俟乎觸，故不羸。周易觀象云，前遇陰後乘陽，故藩決不羸之象。

毛奇齡仲氏易云：三前有藩，今陽盡而藩撤矣，兌爲附決，今決矣。

劉次源云：四爲三藩，四前二陰則藩已潰，剛而能柔，所往无滯，變坤大輿，輓其車軸，車軸堅壯，行遠之福。

屈萬里讀易筆記云：「壯于大輿」之于，與介于石之于字同，如也。

漢仕案：九三貞厲者，有如漢初蕭相國，貞固適足招禍，自穢貪瀆可免汚主之疑而構罪也。孰曰一以正而無厲，然九四貞吉者：上承二陰，下乘三剛，本身以陽居陰而不正，無應於下，舍戰戰兢兢，貞固自處，實无二途。貞可吉者，豈不甚明耶！藩決不羸，說者多以決者爲五、六，蓋陰爻，中無實，來知德云決，破也。李光地即以五六之柔，如藩籬剖破，無俟乎觸。毛奇齡之陽盡藩散。虞翻之藩決爲體夬象。李道平疏云初至五體象夬，夬者決也。故曰藩決。蘇軾以九四自決其藩，以收初之爲吾用。比較三說，以五六爻爲陰爲決說爲長也。「大輿」：正義以爲大車，虞翻以爲大輿，「輓」程頤以爲

輻同，項安世以輶在輿下者也。來知德以輻爲車輪中幹，王夫之以輶爲車箱，劉次源輶其車軸。段注輶字云或作輶，或駕馬，或人舉，皆宜用之，徙土則謂之士輶，卽公羊之筭，史記之輶輿也，用之異人則謂之輶。輶，說文，車軸縛也從車衷，段注或作腹者段借字，作輶者譌字。軸亦曰輶。然則輿爲車輶爲軸也，程頤，來知德均未爲得也。本爻大意爲：九四乘剛承陰，位不正，能正已庶克得免手悔吝，上無罪己之意，蓋君子連類而道長，壯如大車之軸固，可以行遠，可以攻堅，可以任重，主（六五）不得非，初不得難，如劉玄德之託孤孔明與李嚴然。孔明四也，阿斗五也，李嚴初也，孔明一以正，雖廢初，諷上，何悔咎之有？壯於時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注：居於大壯，以陽處陽，犯不免咎，而況以陰處陽，以柔乘剛者乎，羊壯也，必喪其羊，失其所居也，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故得无悔，二履貞吉，能幹其任而已委焉，則得无悔，委之則難不至，居之則敵寇來，故曰喪羊于易。

正義：違謙越禮，必喪其壯，群陽方進，勢不可止，若于平易之時，逆捨其壯，委身任二，不爲違拒，亦剛所不害，不害，則无悔矣。又曰，羊剛狠之物，故以譬壯。二雖應已，剛長則侵陰，爲已寇難，必喪其壯，當在于平易寇難未來之時，勿於險難，難寇既來之日，良有居之必有喪之理，故戒其預防。

李鼎祚引虞翻曰：四動成泰，坤爲喪也，乾爲易（佼易），四上之五，兌還屬乾，故喪羊，于易動各得正而處中和，故无悔矣。

程頤：四陽並進（以羊群行象諸陽並進），五以柔居上，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柔和）之道。使群陽雖壯无所用也。

蘇軾：羊九二也，六五以陰居陽，有志助陽，亦爲九二施壯之地，是以釋其羊而縱之。六五又無藩，豈非易之至，易者喪之无悔，豈不明哉。

張載：羊外柔內狠，六五以陰處陽，羊喪之象也。故履柔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內剛拒來者）必悔，位非其所堪也。

項安世引晁說之氏曰：易，古文疆場字也。今按場在兩界之間，常有喪失牛羊之事，故聖人取之以爲兩爻相易之象。大壯之時性很，故六爻皆惡當位，喜易位。三以剛居剛，故貞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五以柔居剛，故羊喪而无悔。

朱震：六五柔，不當位，持以和易，諸陽剛暴之氣屈矣，此所以无悔歟，蓋位尊則能制下，德中則和而不流，於此用和，其誰不服，光武治天下亦以柔道。易傳曰：治壯不可以剛。

李衡引牧云：陽爲大而能壯，故壯大而得中，所以貞吉，五以柔居之，是失其爲壯之義。于易者，言五居中而行之匪難也。夫大壯者，用壯以濟時，今五居盛位，反體陰柔失其爲壯，中以自守，不能弘濟，但无悔而已。引介云：柔能喪其很者也。

朱熹：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六五以柔居中，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易之意，言忽然不覺其凶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

李中正泰軒易傳：以六居喪其狼戾之氣，以陽居陰，不當位也。在大壯之時，反以喪羊而無悔。梁寅：大壯之時，戒之過甚，六五以柔居中，如羊之忽然而亡，不復抵觸矣，如是則安有悔哉。來知德：易即場，田畔地也，震爲大塗，場之象也。又四陽在下，故名大壯，至五六無陽，則喪其所謂大壯矣，故有喪羊于易之象，既失其壯，則不能前進，僅得无悔而已。

王夫之：四羊類進，忽變爲陰，喪羊之象。五非陰所宜居，故爲羊歎其喪。

李光地周易折中引胡氏炳文曰：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剛。周易觀象云：以柔居中，失其壯矣，是喪羊也。五非用壯之時，故失其壯而可以无悔。

孫星衍周易集解：易，鄭康成曰佼易也。

毛奇齡仲氏易云：易與場同音亦同義，然于象無疆場之證，仲氏當言解經不宜改字。良然。

劉次源云：六五以柔居中，性不暴戾，但喪羊性，喪之亦易，羊喪則不觸藩，雖喪何悔。

李郁：兌卦上下兩羊，三五互易成大壯，而羊象失，故曰喪羊于易也。

漢仕案各家所釋「喪羊于易」之象，王注：以柔乘剛，失其所居，喪其壯也。李鼎祚引虞翻以四動成泰或四之五失羊，乃就卦象上強湊。問題在一「易」字。說者從必，平易，乾爲易，和易，容易，疆場，相易（互易）忽然不覺其亡也，易即場，田畔地也，佼易。一字十說，吾意猶未足，蓋或五本

陽而陰居，羊性躁進，至五以陰居陽爲一變，故說文許慎引秘書說：「易象陰陽也。其本義釋易之形，下陰（月），上陽（日）」，此處即用解形之義，以其陰居陽，雖群陽並進，洋洋乎五之必類已，可以同聲同氣，始末料五之本陽居而陰署，群羊頓失其黨，故亦失其躁剛之性，故有「請太太閱兵」笑話，能順時，安位，識時務，知進退，綱常在，則不及亂，无悔云乎，宜乎哉！如以卦象演變，六畫連看爲「三」，兌，羊也，三四五爻爲卦，亦「三」兌羊也，即四五易位，成水天需，而二三四乃是兌羊卦，三四五成火，四五六成水，即二與五亦不得應，明李引虞說之不得爻意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注：有應於三，故不能退，懼於剛長，故不能遂，持疑猶豫，志无所定，以斯決事，未見所利，雖處剛長，則不害正，苟定其分，固志一也，以斯自處，則憂患消亡，故曰艱則吉也。

正義：退謂退避，遂謂進往，持疑，猶豫不能自決，於此處事，未見其利，雖處剛長，剛不害正，但艱固其志，不捨於三即得吉。

李鼎祚引虞翻云：應在三，故羝羊觸藩，遂、進也，謂四之五，體坎，上能變之巽，巽爲進退，故不能退，不能遂，退則失位，上則乘剛，故无攸利，坎爲艱，得位應三，利上故艱則吉。

程頤：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雖極用壯之心，有摧必縮，不能固其守，无所往而有利也。遇艱失壯，反得其柔弱之分，是艱則得吉也，知艱處柔，變則得其分則吉也。

蘇軾：羊九三也，藩上六也，二者皆不計其後而果於發者，三觸我，我罔之，使前不得遂，後不得釋，然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故兩无攸利，知艱而避之爲吉。

張載：陽競用觸，則進退皆凶，求全亦有時而生咎，上六以陰居上亦觸，故進退不能也。（按張載有克己復禮爲壯說，蓋禮直氣壯耶？）

項安世：上六動極，質本陰暗，是以進退失據。上六變則爲三三大有，故咎不長也。

朱震：兌爲羊，震爲反生，羊角反生，羝羊也。震爲萑葦，竹木，在外爲藩。上動觸藩，羸絳其角，不能遂也，退則三不應，不能退也。能艱難守正自處，以柔則吉。

李衡引介云：四爲剛，動之首，而已應在三，不變德量力而用壯很，觸四以求三，很壯則不能自反，是不能退，雖進而求三，四爲之藩，不能遂也，无所利矣。引牧云：不詳者，不能審詳其義。

朱熹：壯終，動極，故觸藩，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

李中正泰軒易傳：羝羊觸藩，躁進不已，有不能退，不能遂之憂，苟艱危其思慮猶可變，觸藩之羸而爲吉，而其咎亦不長矣。

梁寅：盛壯之時，有進无退，上居壯之終，動之極，如羊觸藩，不能退又不能進，无所利也。退而艱止，可吉。

來知德：震錯巽爲進退，艱者處之艱難而不忽慢也。六五喪羊，上六又羝羊觸藩，蓋六五以一爻言，上六合一卦言。又上六壯終動極，本質柔不能遂其進，然幸其不剛而不妄進。占者能艱處之，

則得以遂其進而吉矣。

王夫之：陽長陰將退矣，上六有恃六五得尊不欲去之象，九三應己，然爲觸藩之羊，上不能退陽。柔而不爭，知艱難以決退，可吉。

李光地周易折中引朱子語類云：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如羝羊之角掛於藩上，不能退遂。又引易氏祓曰：三前有四，故爲觸藩，四前遇陰，故爲藩決，上六前無滯礙亦言觸藩者，處一卦之窮也，不能退者，在衆爻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可前進也，然能艱則吉，又有周易觀象云：上六之才非能觸者，蓋以卦有羊象，而上適當其角故也。

孫星衍周易集解：猶豫，志无所定，引釋文「不詳」解，不詳，詳審也，鄭王肅作「祥善」解。李郁：九四爲藩，三之觸藩，羊身在藩內也。上之觸藩，羊角在藩外也。身抵於藩，則不能進，角觸於藩，則不能退，始剛終柔，進退兩无所可，故无攸利，上六柔道不改，靜以待變，九四藩決，進退可自如也，是艱難則吉矣。

漢仕案：羝羊觸藩者三也，注及李鼎祚等知上之應三，不知上六「羝羊觸藩」者正乃三之觸藩、羸角。上六與三陰陽相應，然不能退助一臂之力，一任彼羸角而徒呼負負，莫可奈何也。三之羸角，不能退，亦不得進，即六亦無能引三進，同理自己亦不能進退，三、六之間雖得位而應兩無所利也。惟「艱則吉」三字，各家無異辭，艱之籀文作𨾏，段注：必有喜悅之心而後不畏其艱而後无不治也。守艱待時。人無常貧，亦無常富，天理循環，昭彰不昧，知其理如此，則耐得住艱難，夫如是，則必

吉而有所得也。

總壯卦約而言之：處大壯，貴乎有勢不使盡，以免趕狗入窮巷反被咬也，事壯而倚勢，亦宜僅防自身之大傷，初之孚四，然四失位，故戒占者孚於物，當壯之時，貿然逞力，可信其必凶矣，九二從容中道，位中和而萬物育焉，九三君子小人目標相同而小人急躁僨事，雖陽剛得位，然處壯用剛，以之爲正，不知變通，君子小人雖異方而同極，故正其行亦危厲，如羊之觸藩，不能脫身，困處愁城矣。九四以陽處陰，位不正，上承六五之尊，宜乎自明誠，或自誠明，誠則正，正則吉也，上無藩籬之礙已，置於乾天之上，夫知是，始可以結初，二、三、四金蘭之固並進，如大車之強固其軸，可以致遠也。六五陽位而柔居，四陽甘於雌伏，躁羊之性頓失。上九乃無位而尊者，欲引三則碍於理，觀禮法傳統，上下不得也，孔子「色難」之戒，明乎此而行之，雖處上勉強待下，則亦必有所得也。

晉 卦

三三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正義：晉之爲義，進長之名，此卦明臣之昇進，故謂之晉，康者美之名也，侯謂昇進之臣也，臣既柔進，天子美之，賜以車馬蕃多而衆庶。又被親寵頻數，一晝之間，三度接見也。

虞翻：觀四之五，晉，進也，坤爲康，康安也。初動體屯震爲侯，故曰康侯。震爲馬，坤爲用，故用錫馬，艮爲多，坤爲衆，故繁庶。離日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矣。

程頤：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康侯，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數錫之馬衆多，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

蘇軾：晉以離爲君，坤爲臣，坤之爲物，廣大博厚，非特臣爾，乃諸侯也，故曰康侯，君以是安諸侯也。夫坤順而離明，以順而進趨於明，无有逆而不受者，故曰錫馬，馬所以進也，錫之馬而使蕃之，許其進之甚也，一日三接，喜其來之至也。

項安世：晉，躋也，古文作齊，康侯猶禮言寧侯。姚小彭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侯享王之禮也。

錫猶納錫，錫貢之錫，享禮四馬卓立，九馬隨之，故曰蕃庶也。三接，王接侯禮，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釋晝日三接也。

朱震：晉自臨來，蹇之變也，離者坤易乾也。人君有明法居尊位，照天下之象，坤順離麗，人臣之道主於順而不知其所麗，則其道不能以上行，順而麗乎大明，然後蹇六三之柔進而與君同德，五爲天子，四爲諸侯，康褒大之，與禮記康周公之康同，乾變坎爲美脊之馬，坤變乾爲牝馬，坤爲衆，蕃庶多，言不一種也，日在中天爲晝，艮爲手，坤三爻三接，三接極盛之禮。

李衡引薛云：臣德昇進麗乎大明，美德之侯仕于明主，用此以進，可保寵錫。

李中正：康侯如成王康王周公之德，有褒崇之意，錫馬以備其物，三接以盡其禮。傳言：王命晉侯爲侯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此晝日三接也。書言：平王錫晉文侯馬四匹，於明盛之時講殊尤之禮，言錫馬蕃庶，則他物可知。

朱熹：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

梁寅：晉進盛之時，雖不言吉亨，而吉亨可知也。以順而麗於大明，雖不言利貞，而正可知也。

諸侯來朝而錫予者三，卽位來見一也，六年五服之朝一也，敵王所愾獻功三也，此曰康侯者，其諸侯有功者歟。

來知德：蕃庶，見其恩之者隆也。坤錯乾，馬之象，中爻坤綜震，震爲蕃，庶者衆，坤爲衆，言

所賜馬衆多也。日者君也，坤者臣也，坤爲邑國，日在地上，照臨其邑國之侯，有寵而錫馬三接之象。易上有是象，无是事，如棟撓金車玉鉉之類皆是也，諸儒不知象，乃以周官校人大行人寔之，失象旨矣。

釋智旭：明若未出，不名平康之晉時，不順不麗，不名晉世之賢侯，不柔不進，不得錫接之蕃數。李光地：明出地上，陽氣上升，光耀及物，故爲晉。內順外明，爲有恭順之德，而功名顯著於外。下卦柔體，一陰升居五位，爲人臣自下漸進，履公侯之尊，皆晉之義也。

折衷引郭雍曰：大有火在天下，君道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之道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又案：晉，升，漸三卦皆同爲進義而有別，晉如日之方出，升如木之方生，漸如木之旣生。

孫星衍引荀爽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陰性安靜，故曰康侯，馬謂四也，五以下群陰錫四也。坤爲衆，故曰蕃庶矣。又引馬融曰：康，安也。鄭康成曰：康，尊也、廣也。蕃庶謂蕃遮禽也，接勝也。陸績曰：康，安也、樂也。

薛嘉穎：坤爲邑，國有土有民侯之象。坤爲牝馬之象。

曹爲霖引陳大士曰：文王繫晉卦時未有唐叔虞，然其繇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厥後文侯捍王室，王錫馬並策命爲伯，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王賜車輅弓矢，周室賴之，所謂康侯者也，一時之語遂爲識，豈有冥識者與？

胡樸安引說文云：晉，進也，日出萬物進。擴充國力之卦。康侯謂文王也，錫馬是釋羗里之囚，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言所賜之馬休養生息而蕃庶也。晝日三接，禮下賢者，日不暇給以待士。

李郁：言自進于明德之域也。繼至善以成性，所以立光明之體，外嗜欲以靜志，所以收昭明之功，始則物至而心虛，繼則物散而念止。晉，晨曦初上，平旦之氣充滿人間，人生所貴乎者有朝氣也。晉義爲實，物盛賞豐，故錫馬蕃庶，上賢明下忠順，此治事之要道也。

漢仕案：康侯，其義有八：(1)讚美升進之侯（或云美德之侯）。(2)治安之侯。(3)諸侯。(4)寧侯。(5)康褒大之，與禮記康周公之康同。(6)諸侯之有功者。(7)陰陽安靜，故曰康侯。(8)曰安也，曰尊也、廣也。雖八說，其實一也，以文王、周公、晉文侯、晉文公方之，其義亦方伯功臣之謂。要皆輔國安邦，值得褒大之侯。錫馬繁庶，其解有以上之賜下，所賞衆多，示恩之隆也；或以所賜之馬，任其休養生息而蕃庶；或云錫馬，非上賜下，乃下貢上，下享上，享禮四馬卓立，九馬隨之，故曰蕃庶。觀諸卦爻之義，下地上火，上明下幽，上不必下資而光芒不竭，下必待上之眷顧，百物繁阜，斯謂蕃庶。下母也，上中女也，六五爲卦主，然則五已成長，下三母之待養者也，爻意如此，則上之賜下說，似勝宋項安世引姚小彭之說也。三接，如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然，極言六五辦事之勤，亦言其待下之恩遇殊隆，故可化頑嚚爲己用，嘉善矜不能，使各盡己分，夫以柔道治國，明足以察物，位足以御衆，雖乘，承剛，而剛正爲己用也。故三接，愚意彰上之勤也。亦勵下之賢貞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

注：處順之初，應明之始，明順之德，於斯將隆，進明退順，不失其正。處卦之始，功業未著，物未之信，故曰罔孚，必裕之然後无咎。

正義：何氏云：摧，退也。裕，寬也。如，辭也。初六進退不失其正。因功業未著，未爲人所信服，故罔孚。方踐卦始，不可自足，宜寬裕其德，使功業弘廣，然後无咎。

虞翻云：晉進，摧憂愁也，應在四，故晉如失位，故摧如。動得位，故貞吉。應在四，故晉如失位，故貞吉，應四爲離，離爲罔，四坎稱孚，坤弱爲裕，欲四之五成巽，初受其命，故无咎也。司馬光：初者德業未著，人莫之信，躁以求之，則凶，寬以待之，无咎。

程頤：居晉下，進之始，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得正則吉，罔孚者，在下而始進，宜遽能深見信於上。當安中自守。苟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傷於義，故寬裕則无咎。

蘇軾：三陰皆進而之離，九四居於其衝，欲并而有之，衆不與也，初六應四故進，而衆摧之。六適四正也，衆適四，不正也。我雖正而衆莫吾信，未肯受吾命，故裕之而後无咎。

張載：晉初必見摧，不害於正，吉也。寬以居之，乃无咎。

項安世：初未爲衆所允，則不可急進。晉，摧者一以正處之，无所遷就則常吉。吾行正，人未受命，吾以裕待之，无所怨尤則无咎。此君子將進之道也。

朱震：摧者抑其動也，始進未孚，戒在不正以求四之知，唯獨行正道乃獲貞吉，初坤體順，其進也，不汲汲以失守，其退也，不悻悻以傷義，綽然有餘裕而无咎。

李衡引子曰：六以柔進君子也，度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見孚則急於進以求有爲，或急於退以慰上之不知。孔子之待價，此罔孚裕於進，孟子久於齊，此罔孚裕於退也。

朱子：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守正不爲所信，亦當處之以寬裕，則无咎也。

梁寅：四居大臣之位，爲鼫鼠之行，而初與之應，則雖欲上進而彼乃見摧，初六唯守正不失。處之以寬裕，然非邈世无悶之君子，其何以能之！

李中正：初雖有應於四而无附之心，故當晉如之時，而有摧如之意，貞固自守，進退之際，綽綽有餘。

來知德：摧者，崔鬼之崔，高也。中爻艮山在坤土之上，崔之象也，若以爲摧如，則與小象獨行正不相合矣。依鄭爲南崔鬼之崔是也。貞者盡其在我，不畔援苟且，汲汲求進。吉者終得遂其進也。罔孚者，二三不信之也，裕者不以進退爲欣戚，從容處之。若求信之切，則不免枉道失身，安得无咎哉！

王夫之：陰應陰，陽自應陽，道同相信之謂孚，初與四應，以柔遇剛，罔孚。四罔與孚，將止其進，初无急進之心，處之裕如，則雖見摧而无咎。

周易折中引王安石云：初六以柔進，君子也，度禮義以進退者也，常人不見孚則急於進退。孔子

曰我待價者也。（案與李衡引子曰同）又引胡炳文云：貞與裕皆戒辭也。

李光地：進升之道，以柔順爲善，蓋柔則安靜而无躁進之嫌，順則循理而无妄動之失。

孫星衍易集解引鄭康成曰：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釋文）。

馬通伯引張浚曰：艮山爲摧，小人扼君子之進，其勢若山。又引曾國藩云：裕，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

胡樸安云：說文摧，一曰折也，言上進受摧折也。罔，說文引作有。雖受摧折，而人信之，以其行爲之正。

劉次源：初與四陰陽冥德，不相孚信，何能爲力，處之裕如斯免咎疾。

王謨孟喜周易章句「晉」引說文、釋文曰，孟作「齊」子西反。


沈祖綿周易孟氏學云：齊，賸之古字。李郁周易正言誤以摧，排擠也。又云：初六失位，進則見排于二，故曰晉如摧如。

李富孫易經異文釋引惠氏曰：晉周伯郈文鼎，晉姜鼎皆然，今作晉者非也，古文奇字作「晉」（說文弄部）



宋翔鳳周易考異云：公羊春秋昭十年，晉欒施來奔。左氏作齊欒施。釋詁釋文云晉本作晉。李富孫云賸，晉聲近，有作濟，升也，釋詁作陞，升爲進義。故各家解晉爲升進，多無異辭，意即初之升進也。

漢仕案：孟喜經文晉作晉，晁氏曰齊古文、晉篆文，說文日部晉字作，進也，段注段晉爲箭。

隸書作晉，卽双切。而晉在弄部，作，盛也，讀若蕤。段注引文選「戢晉」李注衆兒。音讀有二，

段注魚紀切，李注乃立切。爲籀文晉，从二子，一曰晉卽奇字晉。段注，俗本曰多譌曰。分明

晉晉異字，且晉爲晉之籀文或奇字，部首不同，卽引周伯郿文鼎（按文作，父字）晉亦作

，晉姜鼎亦作，想係惠氏一時誤引也，李富孫不斷可否，祇案云晉見說文弄部。金文

皆依說文解晉。經傳則有晉作齊者，故孟氏易晉作齊，子西反。摧如之解多端：(1)注與正義云退也，

程傳抑退也。(2)虞翻氏云推動也。(3)蘇軾云以本字解摧也（有摧折也）。朱震云抑其動。(4)鄭康成、

來知德以摧讀如南山崔崔之崔，高也。馬通伯引張浚云艮山爲摧，其勢若山。亦言其高也。(5)李郁云

摧，排擠也。以上五者亦仁者見之之謂仁乎？然李郁之解摧爲排擠，分明以晉之字又作齊，躋之誤擠

也。晉如摧如，卽不顧客觀事實，進而阿附四，初四位皆不正，又以不正相應，未有自見枕席之人能

久被人看重者，況四本又不正者乎，故初之動進升四，四之賦初其久乎，必摧抑之，此事理之必然也，

能勿自重乎！苟能自重，常正於行，不妄附人則吉也。故胡炳文云貞裕皆戒辭，其說是也。罔孚亦有

三說：(1)注罔孚，未信也（二、三不信也）來注。(2)虞翻云應四爲離。離爲罔（羅罔）。(3)罔，有也。

似以第三說見長。裕之解：(1)寬裕其德（含中庸之明善誠心，正義）。(2)坤爲裕（虞翻）。(3)綽然有餘

裕。三說均佳。初爻大意曰：初、四不正之交，四乃小人，易悅而難永，悅之不以道，悅也。及求爲

婚姻，則求備焉，初之自進，摧抑而退之矣。正身於自薦之前，吉。卽摧抑於四之后幡然退歸，以正

自處，習正爲常，亦吉。且能見信於人，寬裕其德，心廣體胖矣，無須補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注：進而无應，其德不昭，故愁。居中得位，履順而正，不以無應而回其志，處晦能致其識者也。母者，處内而成德者也。履貞不回，則乃受茲大福于其王母也。

虞翻：震爲應在坎上，故愁，如得位處中，故貞吉。

程傳：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之德，非強於進者也。故於進爲可憂，謂其進難，守貞得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六五也，二不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必彰於上，六五大明之君，必求而加寵祿，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

蘇軾：將進而之五，四欲得之，故晉如愁如，我守吾正，雖四爲拒，不能終閉也，故受福于王母，六五之謂王母也，以其爲王母，故二雖陰亦可得而歸之矣。

張載：進而无撓，多失於肆，故愁如。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

項安世：二既進而當位，但常固守中正不改其度，則致吉之本也。至誠通君，必福之，不可他求，左道以幸容悅，此君子既進之道也。六五以柔居尊，故二以王母稱之，事陰柔之君，初不得不愁，固守中正以感通之，則雖柔必福之矣。周公之於成王用此爻。介即貞，自守之象，福即吉，明福自此生也。

朱震：二得位居晉之時而五不應，故晉如愁如，二至五有離目艮鼻坎如憂嘆蹙之象，故愁如。言進之難，守貞則吉。二雖難進，无援於上，然柔順中正，久必孚，五動亦中正，五動陽爲福，爲大，是二受五之大福，故曰以中正也。

李衡引介云：德於幽而无應於明，故愁如，在幽无應而不爲邪，鬼神之幽，且福之矣，王母至幽之象。

朱熹：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能守正則吉。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

李中正云：欲進五，四抑其進，固守其貞，以中正大福于王母也。

梁寅：二欲進而愁，非安於義命者，故戒之以守正則吉。王母以陰居尊者也，此爻之象占，爲先塞後通之義。

來知德：中爻坎爲加憂，爲心病，愁之象也。所愁者，四大臣邪辟如魃鼠小人，據下三爻升進之路且欲陷害，二愁五陰柔不斷而无應援也，二守貞久而必彰，五大明之君必求而用之。離爲日，王之象，離爲中女，母之象。

王夫之：六二正應六五，堅固其柔順之節以承上，故能受錫馬三接之大福。

周易折中案：禮重昭穆，故孫祔於祖，則孫婦祔於祖姑。六五卦之主，而二應之，故有受福之義。李光地：進有天下治亂之憂，有一己安危之慮，故晉如復愁如，然二有中正之德，固守其正則吉。馬通伯引李哲明云：愁即愀之借字，愀然作色。見小戴記。又引姚配中云：愁如，進而自斂其容，

敬也。

李郁：六二進三則非其位，不進則无其應，憂心悄悄，故曰晉如愁如，介指九四，四進五以應乎二，是六二亦受其福矣，以四爲介，故曰介福。

于省吾：引焦循易章句，王母妣也。爾雅：父之妣爲王母。王乃尊大之稱，伯康殷王父王母，仲獻父殷以皇考與王母平列。史伯碩父鼎以皇考與王母景母平列，可證王母，既非王者之母，亦非祖母也，下坤爲母故云王母。

漢仕案：二之進，得位合乎中正。前車之鑒不遠，欲不蹈覆轍之痛，必進升之際，戰慄恐懼，思慮云爲皆正，吉也。愁如：(1)二進无應，其德不昭，故愁如。(2)震名坎，故愁。(3)進五，四欲得之，故愁如。(4)進无撓，多失於肆，故愁。(5)事柔君，初不得不愁。(6)五不應故愁，其象爲離目，艮鼻，坎加憂嘆蹙之象。(7)中爻坎加爲憂，爲心病愁之象，四欲陷害下三陰也。(8)進有天下治亂之憂，有一己安危之慮。(9)乃愀之借字，愀然作色，敬也。(10)進三非其位，不進則无其應。一愁字得十說，是皆象之一腿耶？惟李郁之說，恐非多意。介福：(1)大福。(2)介即貞，福即吉，明福之所生也。(3)以四爲介。四方魃鼠，乃竊位之小人。孟子說：「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四進五以應乎二，能福二？蓋誤用朱震五動陽爲福邪？斯乃李郁之子虛無是之論也。王母爲五說，似獲千古協議，衆口一辭，雖有以卦爻之論，及成象之不同立說，要之以六五爲王則一也。程傳：六五爲大明之君。指上卦離。張載：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李衡引：王母至柔之象。來知德：離爲日，

王之象，離爲中女，母之象。折衷：禮重昭穆，故孫婦附於祖姑，六五爲卦主而二應之。皆主五爲王母也，鑿鑿之言，可信可徵，不必軒輊高下也。獨于省吾持下卦坤爲母說。本爻大意：二得位，且合乎中正之道，進而有所戒慎恐懼，則常吉也。「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依文句直釋，于其王母，王母似成處所補詞，于爲介詞。不如視作兩平行小句：且依次序之發生先後排：即（二）于，往也，往其王母，受此介福。介福之介，又宜以狷介解，乃見二之有守有爲，有理想、有原則也。即往依王母，將受茲狷介有守有爲之福也。

六三，衆允，悔亡。

注：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與衆同信，順而麗明，故得悔亡也。

虞翻：坤爲衆，允信也，土性信，故衆允三失正，與上易位，則悔亡，故象曰上行也，此則成小過，小過故有飛鳥之象，馬曰杵之利見碩鼠出入坎穴，蓋取諸此卦也。

程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有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古人：「謀以衆則合天心。」

蘇軾：將適上九而近於四，悔也，雖與之近而衆信其不與也，故悔亡。

張載：若志應在上，晉爲衆允則悔亡。

項安世：三則已晉而在上，晉道已成，然必至三而後衆允，君子之進，豈可以易言哉。三位不正

而順，得臣道，故悔无。

朱震：坤爲衆，三不當位，衆所未允，宜有悔。上九應三成兌，三得正，衆允之，衆允則悔无。

朱子：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爲衆信而悔亡。

李中正：三推誠以下二陰，與之竝進，其志得上通乎君。

梁寅：三陰欲進，六三居前，衆信之而同進，以非中正，能亡其悔，以處順之極也。

來知德：坤爲衆，允者信也，悔亡者，亡其不中正之悔也。三居地近離明，又順體之極，有順上向明之志，所謂不中正者而中正矣，是以衆信之。

王夫之：衆謂初，一、二陰，三連類以進，受五延接，上礙於九四而協心效順，故悔亡。

周易折中集說引吳曰慎云：初罔孚，未信也，三衆允，見信也，信於下斯信於上。故弗信乎友，弗獲於上矣。

丁壽昌自注象傳云：王注志下讀，程傳志上讀，虞仲翔亦以字屬上讀。按六三，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漢仕案：六三處非其位，不中不正，雖應上九，晉角固窮矣，宜乎有悔，然則无悔者，先賢之說，約而有五：曰(1)志上行，獲衆信，順麗明也。(2)六三順體之上，順極也(得臣道)，與初、二同志，獲衆而合天心。(3)衆信三不與四也。(4)信於下必信乎上也。(5)虞翻、朱震，來知德之解坤爲衆說同，虞翻：坤爲衆，又土性信，三上易位成小過，小過有飛鳥之象。朱震以三上易位成兌，三得正。來知

德很能綜合衆說，坤衆、允信、順上、向明，即不中正亦中正矣。王夫之說與李中正同，三連類竝進，李中正以爲上通君，王夫之以爲受五延接。居當指五，然則初、三皆受二之介福矣。如本爻者，當與上九之應說，如之何哉！此中與虞翻氏之三上易位成小過，有飛鳥之象，曰杵之利說爲奇。小過上雷下山，無鳥象，必得回復自晉。上火下地，火爲離，離有飛鳥之象也，夫如是，何必以三上易位？而曰杵之利者，本繫辭文也。

本爻句解宜曰：六三處坤順體之上，雖不中正而應晉角窮九，宜乎有悔也，然與初、二聯手志於上行，是衆志成城也，無畏於四之梗阻矣，故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注：履非其位，上承五，下據三陰，又負且乘，无業可安，志无所據，以斯爲進，正之厄也，進如鼫鼠，无所守也。

正義：鼫鼠有五能而不成技之蟲也，上承下據皆陰，故不許其承據，進无可安，退无可守，以斯爲進，正之危也。蔡邕勸學篇王注：鼫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本草經云螻蛄一名鼫鼠，謂此也。

九家易曰：碩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能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技皆劣，四多當之，

故曰晉如碩鼠。李道平疏云：互艮爲石爲鼠，碩與石通。碩又與鼯通。

程頤：以九居四，非其位也而居之，則貪據其位者也，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蘇軾：有得而未必能者鼯鼠也，六二、六三非其所當得也，因其適，我欲兼有之而衆不聽，故曰晉如鼯鼠，九四之有初六，正也，非其正者固不可得矣，正者猶危者位不當也。

張載：鼯鼠爲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失，義與六三相反。

項安世信樓尚書云：鼯鼠，螻蛄也，今俗稱土狗。是先儒多以毛詩碩鼠爲說誤矣。余以許氏說文考之，今之土狗之五技盡合。不知何代何人誤改荀子勸學篇爲鼯，致後之學者不知有鼯鼠。蔡邕勸學篇亦云鼯鼠五能不成一技。知荀書漢時非作鼯字也。古易鼯，一作碩，彼自以碩鼠解之可也，若用彼說而解此字，則爲不識字，訓不可行矣。又晉道主順，三不正能信，故得信其志而上行，四失柔順之道，故如鼯鼠之窮不得遂，若固執而不悛，危必至矣。

朱震：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艮坎爲鼠，陽爲大，鼠晝伏夜動者也。坎爲加憂，九四剛而不正。處晉明之時，竊據上位，憂畏不安，碩鼠也。四處位不當，知非而去，未失爲虞丘子也。

李衡引陸云碩鼠之志，竊食黍稷而已。四爲明進之首，下之所仰，素凌竊位，爲正之危者也。

朱子：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占者雖正亦危。

李中正：九四，如董作桓溫之類，才有餘而德不足也。

梁寅：互艮爲鼠，九四陽爻，鼯鼠之象也。四爲大臣而不中正，上道柔順之君，下絕三陰之進，

貞固守此，能无危乎？

來知德：詩碩鼠利貪，碩大也，陽大陰小，此爻陽故爲大鼠，卽詩之碩鼠无疑矣。中爻艮，變爻亦艮，鼠之象也，與衆人俱進。又四不中不正，竊近君位，上畏五六大明之知，下畏三陰群小之忌，占者如是，雖正亦危矣。

王夫之：鼠之行，且前且却，所謂首鼠兩端也。五延三陰脅，四以陽橫互其間，使三陰之行，疑忌前却，不得速進，四雖以陽止陰爲得其貞，亦危矣。

周易折中案：本卦義之所主在柔，剛正與時義相反，失靜正之道，乖退讓之節。貞厲者，戒其以持祿保位爲常而不知進退之義也。

李光地：四不中正以處高位，若以保位持祿爲常，能无厲乎？

曹爲霖以爲鼫鼠卽魏風所詠之碩鼠，貪殘之小人也。無道之世，尸位者盡五德之貓，義府所以稱李貓，晏嬰所由論社鼠也。迨群鼠滿朝，害患並至，九四，五技俱窮，一籌莫展。

馬通伯引張浚曰：離體互坎互艮，止於畫，動於夜。

毛奇齡引說文洎九家易解五技而窮祇谷，瀆異字，又引廣韻以爲螻蛄，玉篇謂形似鼠，頭類兔，尾有毛，則但是鼠類，恐于良鼠之象又未合耳。

漢仕案：大原則本爻爲以陽居陰，近君位而位不正，下制三陰之進，上承六五柔君，不免跋扈專橫，顛預其事而本身才德皆缺，故事嫌其果斷，剛愎無能，雖正無補於其愚而好自用也。故各家皆以

鼯鼠以況四。即以鼯鼠言，亦有五類說：(1)鼯鼠，五能而不成技之蟲。(2)螻蛄，即土狗。(3)碩大之鼠。(4)統言即鼠。(5)似鼠，頭類兔，尾有毛。(明、釋智旭云：肉臭不可食，似白兔，實賤鼠鼯鼠也，見周易禪解)項安世云俗稱土狗。長約三、四公分，確能飛、能走、能游、能爬、能穴，然皆不精，可炸吃。土狗非狗，如鼠婦非婦亦非鼠，與鼯鼠非鼠之理同也。各家立說除重技窮外，又利鼠性貪以喻四，故皆避不追究詩碩鼠之能否飛游。亦不管詩人美碩鼠之有體之讚。項安世引說以毛詩碩鼠爲說之誤，來知德云即詩之碩鼠無疑。李衡引以爲竊食黍稷，斯之爲田鼠矣。李中正以董作、桓溫，才有餘而德不足說，實有未當，如董作者，死以示衆，生不足以自保，才在何處？本爲各家之說，以項氏安世爲長，注亦簡明切要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注：柔得尊位，陰爲明主，能，不用柔，不代下任也，故雖不當位，能消其悔，失得勿恤，各有其司，術斯以往，无不利也。

正義：能不自用其明，以事委任於下而責成之，能用此道，所往皆吉也。

荀爽曰：五从坤動而來爲離，離者射也，故曰矢，得陰居尊位，故有悔，以中盛明，光照四海，故悔亡。

程傳：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下既同德，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

天下之志，恤其失德。六五不患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於察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故不當復用私察。

蘇軾：四奪其與，五下與四爭，雖失所得當，勿恤而往則吉。五不爭，四置之，所失終必得，非獨四之利也。

張載：進遇陽，失得不恤，位不當，必有悔，獲吉則悔亡。

項安世：五位不正而五明，得君臣之道。失得勿恤以下皆爲進者言之也，君子進得遇大明之君，則不當復以失德爲憂，但往事之，自然吉，无不利。

朱震：六五柔不當位，有悔者，於進德爲失，不剛故也。五能从上九以正其君道，柔者剛而悔亡，失者得而坎毀。大明之主患矜智遂非，以失爲恥，故戒以失得勿恤，不憚从人，往正而吉。

李衡引牧云：陽躁陰靜，三五以陽居陰，能節其動，故爻辭不稱晉，而皆曰悔亡。引石云：五雖失位，居中正如舜耕梁山，以道自娛，及升帝位，亦不爲泰。引胡先生曰：五居尊位而不缺，能擴大明之道以任賢，故悔亡。天下之廣，萬居之細，其間未必不無一失，任賢不必恤也。

朱子：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悔亡。又去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李中正：六五大明之君，智高見遠，失得泰然，六二本以中正，非四可間，往而有會聚之慶。

梁寅：三陰樂親附於五者，九四以剛強不中正隔絕之，王者唯明其明德使天下自然嚮化而順从，

五能失得勿恤，王道得矣。

來知德：坎爲加憂，五變則中爻不成坎，故不憂而勿恤矣。火无定體，倏然而活，倏然而沒，失得不常。凡易中遇離或錯離，或中爻離，皆言失得二字，乃離之本有，非戒辭也。本卦以象論，日出地上，乃朝日也，非日中之昃；以德論，居太明之中，以下順從之；以卦變論，爲飛龍在天之君，六爻獨此爻善，六五自昭明德之王，不以失得累其心，持此而往，故吉无不利，占者有是德，斯應是占矣。

王夫之：陰居尊，柔待下，延三陰而進，九四之沮，欲進者首鼠兩端，失得未可知。而一意懷柔，勞來不倦，則安其位而吉。

周易折中案：（四）晉如鼫鼠者，患得患失，鄙夫之行也，失得勿恤者，竭誠盡忠，君子之志也。李光地：柔進上行，爲明之主，遇時居尊，任專責重，不可以失德爲念，勿恤而往則吉无不利也。孫星衍集解引馬融、王肅曰：離爲矢（釋文）。

馬其昶案：得位失位，有應无應，皆不必計較，故曰失得勿恤。

焦循、張惠言、惠棟並云「失得勿恤」。李富孫易經異文釋引釋文云「失」，孟、馬、鄭、虞、王肅本作「矢」，馬王云離爲矢，虞云，矢古誓字，集解本作矢，荀同，晁氏曰虞說非（按矢、誓，信也）餘皆是，若作失，於象數不合。毛奇齡仲氏易云作矢、誓、射皆不可解。丁壽昌讀易會通云漢魏易皆作失得，自輔嗣譌爲失得，後儒皆沿其誤，今改正于後，而于經文弗敢改也。屈萬里讀易眉批

云按古矢失同音，可通用，作失爲正。

劉次源：以陰居尊，柔懷萬類，失得勿恤，不屑較計，寬仁大度，人不忍背，持此以往，吉无不利。

漢仕案：王弼本「失得勿恤」。「漢魏儒者皆作「失得勿恤」。」其義相反：「失得勿恤」乃失得泰然也，知變易之無常，故不以失得累心。而「矢得勿恤」其象：離爲矢。又矢義，古誓字，信也，射也。「矢得勿恤」作「誓得勿恤」矣。董理易者因「一矢、失」字之異，或找象作文，或覓理附會，觀古今易注，不外出此二說，今人屈萬里氏則从古音韻學上去調和兩者屈云：「矢、失，古音同。」仍以「失」爲正字。易本不執一，蓋嫌偏也。就本爻「矢德勿恤」即今義「誓得勿恤」言，似嫌果斷，蓋謀事在人，成之者在天，如之何其誓得？即弗得，又如之何其「勿恤」？有誓得之志，必有偶失之憂，五爲大明之君，然體柔位，似不至失之過剛也。今試以漢儒經文「矢得」作解：查旅卦六五爻辭有「矢亡」句，亡矢也。則此矢得，得失也，用詞正相對。繫辭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則六五以大明之君位承乘剛而用之也，既以爲君矣，四海之內，莫非王臣。既任之矣，不克使之專，非王者之量也，六五以柔道使四與上，令竭誠以事己，其用人也，无求備焉，四上必終爲所用，觀爻言悔亡者，憂虞，小疵之象已去也。矢德之利，六五可以威天下矣。前途第往无憂，故先言之吉，再言：无不利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注：處進之極，已在乎角，而猶進之，非亢如何！失道而後必須攻伐服邑，危乃得吉无咎，以斯爲正，亦已賤矣。

正義：角，西南隅，上九處晉之極，過明之中，在角猶進，過亢不已，不能端拱无爲，使物自服，必須攻伐其邑，然後服之。兵者凶器，伐而服之，是危乃得吉。

虞翻曰：五已變之乾，爲首位在首上稱角，故晉其角也。

程頤：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失中之甚也，維獨用於伐邑。伐其居邑者，治內也，嚴厲非安和之道，於自治則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貞正之道爲可吝也。

蘇軾：剛之上窮者角也，晉其角者，以是爲晉也，以角觸，三應五也，四與上同體，故爲邑也。

張載：窮无所往，故曰角，明極而施未光，伐邑討叛，危而幸吉，无可進而進不已，君子則知止也。

項安世：晉好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言厲，四進而非道，故爲技窮之鼠，上窮猶進，故爲晉其角，角亦窮地也。用以自攻其私，使常惕厲不安，則可以攻吉免咎，然非可久之道，猶家人嗃嗃，亦非治家之常道也。

朱震：上進之極，至于角窮矣，猶進而不止，危厲之道也。伐邑者自治，坤在內爲邑，故九得正厲吉，則以自治爲无咎。

李衡引子曰：以柔德治天者，不能威肅天下，終多用師。引陸云：角者剛以象武事，晉過中而至用武，不務內德而務外功，棄文用武，危而獲吉，免咎，亦正之鄙者也。引句曰晉其角，猶日過中而迭於西北角，上九應三，四非理據之，四處下若我邑，伐之然後三來，已戰而服，危乃得吉。

朱子：以極剛治小邑，雖得正，亦可吝矣。

李中正：伐邑者，自治而克己也，晉者乾之遊魂，姤者乾之世卦，上九皆有角象，乾爲龍也，晉其角與姤其角皆取上窮之義。

梁寅：離爲牛，以剛居上，角之象也，進而摧其角，凶可知矣。若伐其私邑，亦必危以處之。私邑叛，至於用兵，猶不能服，則自反可也，若貞固不變，窮兵黷武，安得不吝乎！

來知德：言欲進前，无其地矣。維者維繫也，此心維繫戀其三之陰私也。離爲兵戈，坤爲衆，此爻變震，衆人以兵戈震動，伐邑之象也。厲，吉无咎者，言其理也，言邑若理可以伐，雖危厲亦吉而无咎也，貞吝者，言雖當伐，亦可羞也。

王夫之：晉以柔進柔，柔過則上下无章而失制。若守其柔道之常爲正，則法令不行而吝矣。周易折中引王宗傳曰：晉至於角，无所復進矣。惟能自反自克而內治焉，則知危厲自警而獲吉矣。又案云內治其私，反身無過，如居家則戒子弟戢僮僕，居官則杜交私，嚴假託，皆伐邑之謂也。

李光地：進至於極，晉角之象，維勤自治其私，則雖危而吉无咎，蓋功名盛，勢位極者多暱於私，不僅至危身隕名者多矣，貞吝者言以進爲常，不知戒懼則有吝也。

薛嘉穎：倘能君高思危，惟用伐邑之道以克其私，則危而可安，吉且无咎。又眉注：己私最是難除。

馬通伯周易費氏學：其昶案維與乃從維之之維同，謂維持也。

胡樸安：晉其角者，廣雅角，觸也。以兵與他國相接觸也。

劉次源：以爲離爲牛，上剛其角，衆心離析，角以武力，必隳大業。

李郁：上爲首，角在首上，勢處窮極，至此已無可再進矣，維有往三，以剛止柔。坤爲邑，往坤，故曰伐邑。之三得位，故曰厲吉，動則无咎。

漢仕案：角之形成由抽象至實象，角之地位，由西南至西北。如張載之：「窮无所往故曰角。」抽象也。王注：「處進之極，已在乎角。」半抽象。程頤：「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吉，故取象爲象。」此以已知喻未知也。李衡引陸云：「角剛以象武事。」此比也。虞翻：「五變爲乾，乾爲首，位在首上稱角。」角之實象也。其後離爲牛，以剛居上，角之象也。亦角之實象另一說。離可以爲牛，亦可以爲兵戈，故來知德云：離爲兵戈，坤爲衆，說象家均依經文劃象未知孰是也。又正義以角在西南，而李衡引句云猶日在西北角。正義之說不可解！至若離本火，而其象爲牛，爲兵戈，前者僅見九家逸象。維用伐邑之維字，程氏云維獨用於伐邑。來知德解爲維繫。李光地解維勤自治其私。

折中引王宗傳云惟能自反自克而內治焉。張惠言說字誤，當爲惟，心思也。馬通伯謂維持也。共計六說。維字本通惟，非字誤也。本爻句解，宜曰：進至角，日暮途窮也。維用伐邑，仍思以誇伐其邑，邑者，上之所屬也，卽上九思以誇伐其下三也。夫處上九，如遜帝退王，高而無位，過時貴胄，宜乎隱伏以養年，而不甘寂寞，不察環境，已旣誇之矣，危厲由是起矣，然而吉者，念與五關係密切，五無弑上之心，然有翦其餘黨，危乎後患之志，本身能補其過矣，非終吉而無咎乎！貞吝云者，上雖正蓋喜誇伐，不免遭忌而有所失也，吝者失也，言有小疵也。

明夷卦

䷣ 明夷，利艱貞。

正義：夷者傷也。日入地中，明夷之象。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時雖闇，不可隨世傾邪，故宜艱難堅固守其真正之德。

虞翻：臨二之三而反晉也，明入地中故傷矣。利艱貞謂五也，五失位變出成坎爲艱。鄭玄曰：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无幹事，政以避小人之害。蜀才曰：此本臨卦。李鼎祚案：夷，滅也。九二升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

程頤：君子當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也。謂能晦藏其明也。莅衆則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

張載：文王難在外以全卦言，箕子難在內以六五一爻言。

項安世：蒙難在有濟世之功，內難在止於正志而已。

朱震：離爲日、爲明；坤爲地、爲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夷傷也。暮夜也。闇君在上，明者在下，見傷之時。初九、六二、九三，正也。不晦其明則禍，失其正則明，熄滅、艱貞者有其明而晦。

之也。坎險在內，內難也，箕子紂同姓。卦氣爲九月，故太玄準之以晦。

李衡引牧云：六五居盛位承暗主，危之甚也。以陰居陽，能晦其明，斯箕子全其正也。

朱熹：上六爲暗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梁寅：艱者畏慎而无忽，貞者正固而无邪，艱而能貞，處患之道盡矣。

來知德：艱貞者，艱難委曲以守其貞也，蓋暗主在上，去之則忘國，又有宗國同姓不可去者，比之則失身，又當守正，然明白直遂，守正又不免取禍，所以占者利艱貞，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王夫之：君子所謂傷者，視民之傷如己之傷也。文王當紂之時蓋如此。

李光地：明而見傷，則是賢聖而被傷害之象，故周公之辭，孔子之傳，獨於此卦而多言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

折衷引胡氏炳文云：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爲暗主，而五近之，故本義從彖傳以利艱貞爲五。

曹爲霖引邱行可曰：上爲紂，五爲箕子奴，四爲微子去，三武王伐，二爲文王囚，初爲伯夷太公避。

薛嘉穎：卦德，內卦文明，外卦柔順，以柔順之德，而身冒大難，古之人有行之者，其文王乎？胡樸安：明，日也。日譬君，謂紂也。明入地中而明傷。內文明，外柔順，文明蘊於內，柔順見於外，謂文王也。箕子，蜀才本作其，可從，其子謂文王，用代名詞也。

馬通伯引單渢曰：處之以艱則能藏其明，守之以貞則能明不息。

漢士按：夷之義，王注傷也；李鼎祚云滅也。而其釋卦諸賢皆云下卦三離火明入上卦三坤地中，故傷明。故傷之者坤，受傷者初至五爻。特以六五近上六暗主傷之尤甚，以五方之箕子，彼乃同姓之親，不能行君有大過則諫，不聽易位之實，去留之際，各家皆以利艱貞以避害解。本以明入地中爲傷明，故有人易口曰自我隱晦蹈光，遭暗世宜自晦其明。何謂晦明？同其流俗，合乎汙世而不失其正。上六爲紂之闇，五變爲坎險，如此這般斯說似的論。蓋紂爲不仁者也，不仁者而在高位，是以天下之惡歸焉。而遭闇世之臣，有言文王、有以箕子，斯二人者，守正則一也。箕子，胡樸安云箕字，蜀才本作其，故言其子，亦言文王。注疏本亦多囑意文王者，似不必支節其生也。王夫之先生別創一說，以爲傷爲視民之傷而已傷，全離開卦爻義解夷卦也。馬通伯之處艱藏其明，守貞明不息，此乃儒家窮則獨善其身也之綱常寶冊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王注：上六至闇爲明夷之主，處卦之始，最遠於難也。故明夷于飛，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垂其翼；尚義而行，故曰君子于行；志急於行，飢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也；殊類過甚，適人人疑，故有攸往，主人有言。

正義：飛者，借飛鳥爲喻，如鳥飛翔高飛而去也，垂翼者飛不敢顯也。

荀爽曰：火性炎上，離爲飛鳥，故曰于飛，爲坤所抑，故曰垂其翼，陽爲君子，三者陽德成也。日以喻君，不食者，不得食君祿也。五陰暗，初有明德恥食其祿。又九家易曰：四者初應，衆陰在上爲主人也，初欲上居五，則衆陰有言，言謂震，四、五體震，爲雷聲，主人言也。

程頤：九陽，明上升，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如翼見傷，故垂朶。君子去其祿位而退藏，三日不食，困窮之極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故異而非之。

蘇軾：二、五用事之地，九三勢均於其主。力能正則正之，六二之用拯，九三之南狩是也。六五箕子是也，初九、六四无責於斯世，故近者則入腹獲心，于出門庭，而遠則行不及食也。明夷，自夷以全其明，故垂翼示不飛之形，及去，三日不遑食，亟之至也，懼不免也，所適皆上六之敵，上六不知，且以我爲謀。

張載：進應於上，爲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遑暇食，靜以自守，非有所往之時也。

項安世：初九，海濱之二老也。垂其翼，不言夷，未傷也。夷于左股，加一夷字，言已傷也。說在以垂其翼爲傷翼，非也，斂翼而不飛者，避禍之象也。

朱震：晉上九反也，離爲鳥，自上下下，于飛也。柔毛、剛翼，見傷而垂其翼，初九以正見傷。李衡引介云：飛者以下爲順，垂其翼，飛而下者也。明夷，難在上，是宜下不宜上，二老避紂，不食之象，伊尹就桀，有攸往之象。引牧云：闢主處坤上，已居離下，以己之明，不及彼之闇，欲飛

而止。

朱熹：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

梁寅：內卦離爲雉，故取于飛之象，傷翼未甚，宜速去。行不食者窮日之力而去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常人未免有言，不可顧慮也。或曰有攸往者不度時勢欲有爲者，如是則公論議之矣。

來知德：此爻變艮，陽在中卦，初與六（按上六）上下爲翼，故小過初六曰飛，上六亦曰飛。垂其翼猶能飛，則傷未大重。三日不食，離居三，離爲日，離中虛，三日空腹不食之象。于行，方見幾欲行也，不食者，自悲見傷也。有攸往，于行長往也。外卦錯乾，乾爲言。占者不惟方行有不食之厄，及長往猶有言語之譏，此時之所遭，不可得而避去，安其義命可也。

王夫之：初九太公之象也，初去三陰遠，故宜避地遠去。垂翼不食窮困之象，有攸往，歸周之象，主人有言，殷之餘民譏其異志勿恤也。

周易折中引丘富國云：義當速去，可以不食，不可以不去，去重於食也。又引俞琰曰：不敢高飛，遂垂斂其翼以向下，不待難作而離避者也，此君子獨見，主人固不識也，宜得無言。

胡樸安：垂其翼在有所作爲，君子有所作爲而行，一事必計議三日，而謀盡焉。謀畫之時，宜不暇食，主人謂紂也。

馬通伯：離火變艮山，是火山旅，有旅象，火焚山，山敗。君子隨所旅，其主人必被讒言而敗，行三日在不使主人被連坐之患也，主人有言在申明所以不食之故，四撰坎爲酒食，初變而不與四應，故義不食。

李郁：九三之上，初九之四，各越三位而行，故曰三日。日入必出，故有攸往。主人指離，日往則月來，內卦通坎，六二爲文明主，一變爲健訟之人，故曰主人有言。

漢士案：夷之釋傷，說文段注云，夷之假借也。各本作平，許書云東方之人。段注又作易，常，悅，傷，尸解，故明夷，于飛，垂其翼，容許異說也。垂其翼，王注行不敢顯，正義飛不敢顯，至程頤變作如翼見傷，朱震、朱熹、梁寅從之。東坡先生以爲垂翼示不飛之形，項安世從之，至特別注明敏羽而不飛者。張載則以爲避患當速，故于飛垂翼。意爲正快速飛行也。李衡之下飛，來知德之垂翼爲傷未太重，猶能飛。王夫之以垂翼爲窮困之象，胡樸安之垂其翼者有所作爲說，約而言之：飛不敢顯、翼傷、不飛、速飛、下飛、窮困、有所作爲，孰是正解？蓋下卦明初，得位，陽剛，猶有清末季，國人之去國者，去意之決，行色匆匆，雖屈身於人，如狸貓之暫伏，及既往，或久滯於所往地，或參與革命，故主人有言。不以去遁爲足，出夫人之道，反治彼之身，能無言乎？諸大家言有以退藏靜守避禍之象，豈其然乎？又案：垂翼，觀隼之飛，翼之往後往下，皆全速飛行之象，明夷主之初，其往飛也，急欲立威建功，徒聘材而不以德治，是國之君子急於避患也，其不遑食矣，蓋觀微知者，況己著乎其微矣，君子之離心於是乎始，故主人有言，共立我而不與我治之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注：夷于左股，是行不能壯也，可用拯馬而壯吉，不垂其翼，然後乃免。

正義引莊氏云：言左者取其傷小，比夷右未爲切要，夷于左股，明避難不壯，不爲闡主所疑，猶得處位，不至懷懼而行，然後徐徐用馬，以自拯濟而獲其壯吉也。

九家易曰：謂初爲二所夷也，離蓋取小過義，鳥飛舒翼而行，今初傷垂翼在下，九三體坎，坎爲馬，三以壯于五，故曰用拯馬壯，吉。李鼎祚案：初爲足，二居足上股也，二互體坎，坎主左方，左股之象。

程頤：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然當陰闡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爲其所傷。手足之用，以右爲便，夷于左股，謂害不甚切。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爲於斯時也。

蘇軾：爻言左右，猶言內外，上爲左。坤君將廢，離臣方壯。坤廢，左股之傷也，六二往拯之，愛其忠而憂其不濟，故戒之，馬壯而後拯，馬載傷者，吉也。

張載：與三同體，三爲六應，馬謂初九，爲己用，故欲拯闡同。

項安世：六二者，伊尹、祖伊之事也，六二守常，夷，傷也。左小右大，股下肱上，臣傷未忍忘君，思盡力出之。二動由泰，何吉如之。然非上六所能也。釋文拯作承，古文拯，其訓曰上舉，蓋拯而出之也。雖是，而字則非矣，二爻坎馬，合順字。猶臣忍傷以救國事，合於爲臣之則，救禍莫若壯，用壯莫若順，順可救世，救身。

朱震：初往二成巽，震爲左，巽股也。二爲小人所傷，在位不可苟去，用九三拯之可也。六五當

資九三力，九三坎馬，震爲足，坎震得位，馬之壯健者也。馬壯乃可載行濟弱。鄭本作明夷睇于左股，睇，傾視。

李衡引石云：柔居中，當闇世，居位不能高飛，故傷左股，尚有右股，未盡傷滅，若能自求拯救，須假壯馬行，取其疾也。君臣之法，見不可，自引去，順之則也。又引介云：股輔下體，三下體，二輔焉，三馬象，二拯馬者也，若大顛，閔夭之徒，輔周之興也。

朱熹：六二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

梁寅：傷及左股，甚於翼矣，得壯馬速行可救其傷而吉也。或曰二居大臣位，雖傷義不容去，故以壯健之力拯國家之難則猶可吉也。

來知德：六二中正，中爻爲震，震錯巽，股之象，此爻變，中爻爲兌，兌綜巽，亦股之象。右爲前，左爲後，蓋乾前坤後，乾右坤左，故左股爲下體，速救之則吉也。

王夫之：于足尙右，傷左尙未大傷，象義里之得釋，馬壯股盛，象紂惡盈也。拯馬之壯，救股民以冀全股祀。終受命於天而吉。

李光地：凡卦，下爲右，上爲左，此卦下爲明，上爲晦。

孫星衍引釋文：夷于，子夏作睇，鄭陸同。亦作睇。股，馬，王肅作般，姚信作右般。引集解：般，旋也，日隨天左旋也。旁視曰睇。拯，承也。

周易折衷案：明夷與豐卦略相似，兩卦皆以上六爲昏主，二爲明之主，以明救昏，故夷于左股。

胡樸安：傷于左股，史無明文，無可證也。拯馬，折之又一體，說文折，上舉也，馬融云舉也。拯馬，乘馬也。

馬通伯：易例內卦二爲中，則初左、三右；外卦五爲中，則四左上右。

李郁：卦上下是兩股，左股指外卦，六二離日明之主而爲坤掩，六二唯用剛自舉，拯舉也，二變成乾，變文明爲剛健。

漢士案：夷，子夏作睇，或作眊，其義與古今賢者釋爻有天壤差別，股作般，旋也，試解其義：則明夷，檢視其馬左般右旋，皆中規，平時見承乘馬之壯，故可待急時之需，蓋有備無患也，故吉。言吉者，蓋不只檢視其人馬，亦且親乘其馬而臨其人也。是紂爲六二之時能勤政撫民。然衆家解夷，第取一傷義，止取段玉裁以爲瘡之借義，是明夷，傷於明，傷於左股。左字，正義云取其傷小，朱震云震左，巽股。以左爲尊，然則傷於左，故言傷小也，二宜爲明之主，傷之小矣，拯用健壯之馬逃遁邪？抑臣傷猶未忘君事，抑王夫之之去其君而救殷民冀全殷祀？本爻睽諸其義，六二以陰柔，然能明行不稱意，如夷于左股，其壯志未消，仍如火焰之熾熱，以斯情而謀國事，盡力王室，用拯馬壯，不吉云何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注：處下體之上，居文明之極，上爲至晦入地之物也，故夷其明以獲南狩，得大首也。南狩者，

發其明也，既誅其主，將正其民，民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化宜以漸，不可速正。

正義：南方，文明之所，狩者，征伐之類。夫首謂闔君，初藏明以往，託狩而行，至南方而發其明也，九三應於上六，是明夷之臣發明以征闔君，而得其大首。

九家易曰：歲冬田獵名曰狩，南者，九五大陽之位，故稱南，暗昧道終，三可升上而獵于五，得據大陽首位，自暗復明，當以漸次，不可率正。

程頤：九三至明居下，上六至暗在上，以明去暗，其湯武之事乎？南，明方，狩謂前進除害，當獲暗之魁首上六，爲至明克至暗之象。彼漸漬之俗不可遽革，故曰不可疾貞也，不可急也。

蘇軾：六二居順不失爲臣之則，拯不明之君，有功不見疑故吉。九三勢逼，欲拯不可得，故南狩，以陽用陽，戒在速，大首既獲，不可疾貞。

張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大首。

項安世：九三者，湯與武王之事也。九三遇其變。九三自離狩坤。離既升坤，則離在坤上，非南而何。貞字自爲句，南狩匪棘其欲，然人之常情，不急則懈，故又以貞勉之。

朱震：三，公之位，極明，至剛，得位而應極闇之主，離爲南，三動之上，南狩也。狩，爲民去害。離爲南，大首，元惡也。離之三陽，乾也，首也。民迷失久矣，遽正則駭懼不安，以下明除上暗，志於去害而已。

朱熹：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闇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爲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

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正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

梁寅：三剛明，如狩之向南得其惡之魁首，无不克矣。不可疾貞者，蓋俟天休命，臨事而懼也。

來知德：南狩者南方狩也。離爲火，居南方。離爲兵戈，中爻震動，出征遠討之象。大首者元惡也。坤錯乾，乾爲首，九三剛明之臣，上六昏暗之君，如天命未絕，人心尚在，故不可疾，占者有成湯文武之德，斯應是占矣。

王夫之：此象周公相武王伐紂之事。南狩以明治暗，得其大首，象誅紂。

李光地：書曰：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記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蓋不可疾貞之義。

孫星衍解：以臣伐君，故假言狩，既獲五上之大首，而三志乃大得也。

胡樸安：南狩者，謀定而往，以田獵之事晦之也。得其大首者，禽獸之首也。田獵大有所獲，知民衆可用也。不可疾貞者，民雖可用，不可亟其事也。

馬其昶案于，猶往也。

李郁：狩，征也，外卦爲南，九三上行，故曰南狩，大首指五，剛行至五，故曰得其大首，由三之四，再進至五，先爲主器之長子，而後爲開國之聖王，非卒。

漢仕案：于字釋往者僅見馬其昶案，而南字之義，各家或從義皇，文王八卦上找方位，或从史冊找遺跡，凡有蛛絲可覓，且陳自圓之解，如正義之南方文明之所，用文王八卦也，離之方位在南；九

家易則云南者，九五大陽之位，三升獵據大陽之位也。其後項安世之離在坤上，亦發明正義離，明之義。蘇軾以九三勢迫故南狩，似有避禍之意，顧左右而言他也。李郁以外卦爲南，外卦爲坤，坤不能南，即文王八卦亦止言西南而已，若錯乾，則伏羲八卦乾之方位正是南也，然李郁又云九三上行，似又指離火南，而非坤錯乾也。孰往南，依各家注，皆言文王之狩，然則明夷，文王也，明夷于南狩，文王往南狩也。吾以爲有待斟酌，蓋明夷爲暗主，上六也（王弼云）。況狩者宜天子事也，孟子有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今湯武，文王以人臣行天子事，無乃僭乎，必起孟子「以臣伐君」之辯，闢誅一夫紂矣，乃能厭衆口、服衆心。明夷往南巡狩。狩之義，本巡所守也。今有謂發其明者，有謂征伐之類，有謂歲冬田獵，有謂前進除害，爲民去害，有謂以明治暗，孫星衍直斥以臣伐君，故假言狩。本天子巡狩事，王夫之云周公相武王伐紂，故南狩以明治暗，衆口一心，其利斷金，漢仕以爲皆是，然巡狩者必待明夷主而後文定，蓋孟子明言，紂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吾於武成，信其二三而已。紂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否則武王伐「紂」，何必滅國在五十，血流而至漂杵邪？紂黨之多得其死力者若是焉。得其大首，得乃德之借字，蓋紂非德加萬民，止德其同黨大首而已，觀武王之征，秦趙祖先飛廉之走遁，不肯降武王，忠於故主若是。就卦本身言，九三得位，陽剛大臣之佐暗君，雖有伊尹之才不可正夏桀之暴，故有五就桀，湯之說，事君數，斯辱矣，故三雖德君之南狩而不可急正君非之像，項安世之斷句以爲「不可疾」「貞」「貞者自勉之也，亦處汚世之一法，蓋盡其在我雖未必可全身，然枉道必速禍迨無可疑，故不言凶吉。（又案，大首以爲文王，

蓋借得文王而有羸里之凶事也，僅備一說）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注：左者取其順也，入于左腹，得其心意，故雖近不危，隨時辟難門庭而已，能不逆忤也。

正義：凡右爲用事也，從左不從其右，是卑順不逆也，腹者事情之地，六四體柔處坤與上六相近，是能執卑順入腹獲心也。既得其心意，雖近不危，隨時避難門庭而已。

荀爽：陽稱左，謂九三也，腹者謂五居坤，坤爲腹也，四得位比三應于順……言三當出門庭升五君位。干寶曰：一爲室，二爲戶，三爲庭，四爲門，故曰于出門庭矣。

程頤：以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謂交深也。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出于門庭也。

蘇軾：近不明之君，位非用事之地，入腹獲心，君子莫之咎，以去其門庭之速也。

張載：與上六同體，與五親比。

項安世：六四闇而不中，入逢其闇，出行其權者也。左者，自卑以迎其君，坤爲腹，左者坤之下爻也。

朱震：四遠上，近三應初，震爲左，離爲大腹，四自震應初入離入于左腹也。坎爲心，坤中爲意，初六之四，離變艮爲門，四爲夜，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初之四則坎坤變兌爲說，獲心意之象。腹

之爲物，能容者也。

李衡引陸希聲云：四以陰質，與暗主同體，得明夷之心者也。然履正多懼，與三相比，是居暗主之朝，輔南狩之運者也。以權納于腹，以正會于門，反經合義，伊尹五就之事。又引牧云：四本上體，順而首來比三，入于左腹，深究南狩之情，獲明夷之心，謂得三之心意所存也，于出門庭，言所適未遠而已獲心意，明先見之象。引石云：如武王觀兵，諸侯來會，于出門庭，言相從之衆也。

朱子：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下五爻皆爲君子，獨上一爻爲暗君。

梁寅引丘氏之言曰：入於左腹者，六四入坤體之下，坤爲腹，左者僻處也。心知上不可輔而歸九三，此出其門庭也，微子去紂而歸武王蓋如此云。

來知德：初爻指伯夷，二爻指文王，三爻指武王，四爻指箕子，上六紂。左腹者，左右腹心之臣也。坤爲腹，此爻變中爻爲巽，巽爲入，六四與上六同體，故言心腹。明夷之心，紂之心意也。于是出門庭而遽去歸周，占者亦當遠去也。

王夫之：此象商容、膠鬲之事。左腹者肝居左而主謀預聞其甚周之謀也。明夷之心乃殷民被傷，而望周之心。于出猶言爰出，出門庭輸於周而勸其伐也。六四與坤爲體，下就內卦之明。不言吉利者，非人臣之常道，不輕獎其功。

李光地：上卦爲左，坤體爲腹，六四與上同體而相背，近離有向明之象，故曰于出門庭。

孫星衍解引九家易曰：四欲上三居五爲坎，坎爲心，四以坤爻爲腹，故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周易折衷引楊時：腹，坤象也，坤體之下故曰左腹，尊右故也。又引朱子語類：六四說者却以爲奸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六四居闔地尙淺，雖入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又引胡炳文之于出門庭，微子之行遜也。

李郁：離初門庭，四入初由左腹入，初出四，由門庭出，明下，心已銷沉，初出乎四，雖尙憧憧未定。

漢仕案：左字有以義解，尊右之用事。或取左爲順義。有以象解，上卦爲左；又坤體之下爲左；陽爲左；震爲左；來知德則以爲言左包右，故云左右腹心之臣；程頤則以想當然之解解左，斷爲交深也。以歷史解卦者則謂微子，商容，膠鬲，甚或泛指奸邪之臣，朱子先言此爻義未詳而疑左腹爲出隱之處。其實細體全卦之義，初則明夷始露剛烈，大臣亦示以離心，二則雖小傷，仍兢兢於功業之建，三則以實質南狩，示不徒有其言，徒示其志，四則有人來歸，共圖王業，然來者以伊尹太公，則君非可正，今四得其位而尸居，入君室而未能進盡忠言，第以柔順親上，下比三應初，初與三皆剛，以剛輔柔，以明燭暗，宜有一番氣象，然而終无所建樹者，是明思宗殉國前之言也：「朕非亡國之君，諸臣乃亡國之臣也。」本爻是戒得志之人尸居終將誤人自誤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注：最近於晦，與難爲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猶闔不能沒，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

正義：六五最比闔君，似箕子之近殷紂也。

馬融曰：箕子，紂之諸父，明於天道，洪範九疇，德可以王，故以當五，知紂之惡，無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棄去，被髮佯狂，以明爲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爲武王師，名傳無窮，故曰利貞。

司馬光：君子之晦，以避難也，內修明德，不可息也，爲人臣者，有箕子之正則可也，無箕子之正，苟生以忘其君者，罪莫大焉，故曰利貞。

程頤：五爲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六爲主，五切迫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及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免於難。

蘇軾：六五上六，正則勢不敵，救之力不能，去之義不可，此最難處者，箕子之處，於此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也。

張載：雖近闔然柔順履中，闔不能掩，箕子之正也。

項安世：六五在闔而中，晦於大難，迹闔而心明者也，六五君位而主箕子者，此卦主爲有明而見夷者設也。

朱震：六五動則正，正成離，離明也。不動成坤，坤爲晦，自晦其明也，五與上同體，不可去，故佯狂自晦其明，以免禍，不受封去朝鮮，正也。

李衡引介云：諫而死所以存義，貞而不利，去之所以達權，利而不貞。引胡旦曰：紂爲上六，箕子不當處六五之位。上奉至闔，內秉文明，非文王莫可得矣。周公稱箕子，爲文謙也。

朱熹：居至闔之地，近至闔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梁寅：利貞卽彖辭之利艱貞，艱貞固二義，而尤以貞爲重，失艱則死爾，失貞則邪臣也，其可乎？來知德：占者利于貞。六五有柔中之德，非紂所能當也。

李光地：位近上六，傷甚而義無可避，故以箕子當之。

孫星衍集解引劉向曰：今易，箕子爲蓍滋。鄭湛云漫衍無經，不可究詰。（并釋文）

胡樸安：箕子卽其子，謂文王。

馬其昶：六五箕子之彖，櫟括微子篇大愾。

李郁：利貞謂五變剛，獨指箕子而言也。

漢仕案：之字純以虛字解則衆智之判案定，設作動詞往解，則全卦之義可貫，上六雖暗，始之未嘗無明，箕子之來，其有心哉，見宗親猶子有向善之意，是其時也，前賢多以箕子佯狂輔周，不受封之朝鮮爲正，豈合義理哉。卽紂之暗，亦血濃於水也，爲殷三仁之一，設紂之不善若是，孟子云：「君有大過諫不聽則易位。」豈三仁力之不逮？蓋斯時紂未必甚暗，況下有明光乎，故箕子之來，亦欲畫人事以順天命，占者戒箕子利正也。然說者第以箕子全身計，設處暗之辭，存免難之身，資敵可乘之力，大節不完，如之何其利貞，個人身家性命全，何如國家民族暨先祖之祀？胡樸安之箕子卽其子，

箕乃古文其，謂文王，文王以柔順處中之德入貢紂，乃理之正，占者戒正，乃爲人臣之常道當如是也。可備一說。朱震之動則正，正成離，以五動宜曰成坎，不當爲離，上卦本坤，變乾，乾五動成離，坤五動蓋坎也，或係一時之誤。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注：處明夷之極，是至晦者也，本光照轉至晦，遂入于地。

正義：是至闇之主，故曰不明而晦，初在光照四國，其後由乎不明，遂入於地，謂見誅滅也。

虞翻曰應在三，離滅坤下，故不明晦，晉時在上麗，乾故登于天，照四國，今反在下，故後入于地，失其則。

司馬光釋上六失則云：國家所以立者法也，爲國家者，禮樂法度差失，則綱絕而網紊，紀散而絲亂，法壞則國家從之，爲人君者可不慎哉，魯慶父之難，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以爲不可，猶秉周禮也，法之于國，豈不重哉！

程頤：爲明夷主，又爲明夷之極，至高而夷傷，不明反昏晦，後入于地，明傷之極者也。

蘇軾：六爻皆晦，五以明晦，上六不明而晦，實晦非有所託。明晦者始晦終明，不明而晦者，強明而實晦。

項安世：上六闇極不反，禍及其身者也，桀紂以之。上六失則，謂失人君之常道也。

朱震：晉明出地上，反爲明夷入地中，故不明而晦，六四坤在上爲國，故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晉反離入于坤，後入于地，入則失位，失爲君之則也，人君近君子，遠小人，兢兢焉唯懼不明乎善者，所以守其則也。得之明，失之晦，晝夜之象。

李衡引子云：易以意爲主，此卦之意在上六，故以象暗君，則君位不只在五。引集：明夷之失，本由家道不治，故受之家入。

朱子：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傷人之明，終必自傷而墜厥命。

梁寅：下五爻爲上六所傷，故皆云明夷，上六乃傷其下者，故不言明夷，但言不明、晦。始作威，如登于天，終隕命，如入於地。丘氏曰：以商周之事觀之，上極暗爲紂，五近晦爲箕子，四與上同體，避暗就明，爲微子，三與上應，以明克暗，爲武王，二大臣而藏明於暗，爲文王，初去遠暗而見傷即避，爲伯夷、太公。夫易之稽實待虛，固非爲一時一人而發也。

來知德：初登于天者，日在地上也。後入于地者，日在地下也。上六專以傷人亦自傷，欲爲匹夫不可得矣。

王夫之：君昏天下皆爲之暗也。初登于天，謂先王之克配上帝。後入于地，殷後王之喪師也。上爲明夷主者，天位已去，寄居天位之上，將消亡之象。

李光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初登于天也。惟不敬厥德，乃蚤墜厥命，後入于地也。

折衷引胡氏炳文云：下三爻以明夷爲句首，四五明夷之辭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

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爲其所夷也。

胡樸安：不明晦者，雖伐崇……之功，還以自晦，初登于天，諸侯服之也。後入于地者，紂囚西伯也。明夷初爻言文王有所作爲，讒臣厄之也。二爻言文王傷左股而乘馬。三爻言以田獵晦征伐。四爻因紂嬖臣，得紂心。五爻言文王征伐之事。上爻雖征伐亦宜晦明自養。

馬其昶曰：五以下明而被夷，杜鄴所謂日食之象。上六不明晦則日入地平昏夜之象也。月蔽日光爲日食，離日在內，坤地繞外，中互坎，月蔽日，坤地，五晝傷坎而明夷，上六最闇，失其照明之常也。引鑒鐵論：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未有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終善終其身者。

漢仕案：魏徵上太宗十思書云：「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用之一人之身也，其戒也彰，用之一國，上下繫數百年，數十代，其戒可也，然不能以彰顯而見效也，故王夫之、李光地之說，雖於理順，而以情言則不夠切貼也，由注之「本光照轉至晦。」可見上六明夷主，卽紂，其善始者也，觀乎史實，南朝梁武帝、唐朝之明皇，由堯舜之資步入身滅人手，明皇則位移權落，晚景淒涼，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也。暴乃暗之一環，平庸亦暗，燕安亦暗，暗可眩暴，故不可以暴紂論其喪師辱國也。若司馬光者，借題以立禮法，禮法立，無敗乎禮法，國可萬世。蘇軾亦借題言處晦之道，項安世則戒闇極不反，自取隕身，以人臣之位，戒有國之君，借上六爻辭以申規諫之意，人主尙不可善始而不能善終，況人臣乎！故來知德云「欲爲匹夫，不可得矣」梁寅引丘氏之各爻史事，乃來知德之所本，胡樸安說不能自圓也。

家人卦

三三家人。利女貞。

註：家人之義，各自備一家之道，不能知家外他人之事也。統而論之，非元亨，君子之貞。故利女貞，其正在家內而已。

正義：明家內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謂之家人。統而論之，非君子丈夫之正，故但言利女貞。

虞翻：遯初之四也，女謂離巽，二四得正，故利女貞也。

馬融：家人以女爲奧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貞矣。又孫星衍集解引馬融云：「木生火，火以木爲家故曰家人。」

程頤：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司馬光：家者治之至小者也，然有嚴君之道焉。嚴，恭也，知事親則知事君矣。

蘇軾：女正位乎內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家之所以正者我也，家正而我與焉。

張載：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火出。

家人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繫乎此。

項安世：女貞者，治家之本也，女不正則家道亂矣，故彖辭惟利女貞三字。

初九始有家，六二婦也，九三夫也，一家之制備於下爻矣。上卦則推而廣之，六四卿大夫之家也，九五天子之家，上九家道之終也。

朱震：外巽內離，離明也。卦以長女中女爲象，以女爲奧主，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天地之大義也。此六四而下言家人利女貞也。夫正家之道，始於女正，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卦氣爲五月，故太玄準之以居。

李衡引陸云：風自火出，所自內始。引薛云：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它事雖齊，本已亂矣。

李中正：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乎女貞，故家人一卦無他義，惟女貞而已。

朱熹：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先正乎內，則外无不正矣。

元、吳澄：占也，宜於女人，正主事者，以二女之主爻皆得正位也。

梁寅：言一家之道，王道在是矣。一室中之大倫莫難於夫婦，昔舜之刑於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皆女貞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安有二哉。

來知德：家人者，一家之人也。（本卦）言占者利於先正其內也，以占者之身而言，非女之自貞

也，蓋女貞乃家人之本，治家之先務正雖在女，而其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故曰利女貞。

王夫之：獨言利女貞、歸美二、四者，聖人曙於人情世變而知齊家之道，惟女貞之爲切也，陽德初无不貞之憂，陰難而隨之以邪，妹喜、妲己、褒姒之亡三代，其造端女禍，聖人懼之甚、戒之甚，以嚴君閑之，絕其媚，止其悍，然則利女貞者，初上之功大矣哉。

李光地：初至五皆得其正，故爲男女正位之象。又家人貴乎女貞，周子所謂家人離，必起於婦人也。然女之貞，又存於己之儀刑教率而已，故曾子固曰：家人之義，歸於反身。

周易折中引楊時曰：家人者，治家人之道也，齊家自夫婦始，舜觀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引林希元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夫，蓋主家之人也。

李塉周易傳注云：巽上離下，則火以風發，風因火熾，兩相入而无間如家人然，夫家人以女爲主，正家之道當責男，而正家之效必觀女，不利女貞而何利焉。

丁壽昌案引荀慈明曰：「離巽之中有乾坤，父母之謂也，父謂五、子謂四、兄謂三、弟謂初。夫謂五、婦謂二也。」愚謂不必確指爲某爻也。

吳汝論云：家，居也，利女子之占也。

漢仕案：釋卦名有據象，有準義，前者如馬融之木生火，火以木爲家。蓋就初九、六二、九三離火與六二、九三、六四坎水而言也。後者如孔穎達正義：明家內之道，正一家之人，故謂之家人。兼論四與二長女與中女也，蓋以女爲奧主。貞之爲言正，孰當正？亦有三說：(1)女正。正義云：「非君子丈

夫之正。」「項安世之「女不正則家道亂矣。」「朱震之「正家之道始於女——引孟子言家之本在身。」「程頤之「夫正者身也，女正則家正。」「(2)夫正。蘇軾以爲家之所以正者在我也。來知德云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3)夫婦皆正。周易折衷云：「齊家自夫婦始。」「李恭以正家之道責男，正家之效觀女。上三說似以折衷及李搢之論爲長。蓋家之興替，責諸女而男不論，男子之怯懦可知矣！易本爲衰世之作，母性社會由父性取代，聰明之先聖，劃三從四德圈圈規範原本是一家之主之女性；無才是德之羈限；精五飯、羈酒漿、養舅姑、縫衣裳之工作分派。明內外權責，女子由母性社會之主降爲傭屬矣。女子之敢不正，七出規條可立咎歸，男子獲家中子奪大權，可以逢場作戲，可以三妻四妾，孰爲無告者？其家之組成，女以男爲家，男以女爲室，關雎之唱，琴瑟之友，實宜各半其責，故先聖於是乎約規君王「刑於寡妻。」「責后妃主蠶織、敦六親、享先祖、主中饋。安生死、家人、利女貞者，利女正位乎內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注：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正義：治家之道在初即須嚴正立法防閑，若瀆亂之後方始治之，即有悔矣。初九處家人之初，能防閑有家，乃得悔亡。

荀爽曰：初在潛位，未干國政，閑習家事而已，未得治官故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守之以正，故悔之，而未變從國之事，故曰志未變也。

程頤：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治家事，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群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蘇軾：家人之道，寬則傷義，猛則傷恩。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至矣。初九用剛於家之始，九三用剛於家之成，是以皆有悔也。夫所以至於閑者，惟德不足故也，德既不足而又忘閑焉則志變矣，及其未變而閑之，故悔亡。

張載：男處女下，悔也。

項安世：初九始有家，剛而正，故以禮法防其家。

朱震：初者，家人之志未變之時，於是閑之以法度，內外各守其正，何悔之有？志動不正，流宕无別，然反閑之則悔矣，夫防患未然之道。

李衡引陸云：以剛在初，得嚴家之義。引胡云：凡人之情愛之極則無疑，親之則无防，君子治家，必當思慮未及於邪，耳目未接於私之時，預爲防也。

李中正：治家之道，防之以法度，則放辟邪侈不爲；教之以禮義，則於尊卑長幼不紊。然宜早其

志未變之時也。

朱熹：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止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梁寅：正家之道在正其始，於是而有以防閑之則其悔亡矣。

來知德：閑者，防也、闌也，其字从門从木，木設於門，所以防閑也。閑一家之衆，使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也。初九離明陽剛，離明有豫防先見之明，陽剛有整肅威如之吉，潛消一家之瀆亂，而悔无矣。

王夫之：閑者，禦其邪而護之使正也，家人本無不正，尤必從而閑之，謹之於微母教也，雖若過於剛嚴而後悔必亡。

李光地：正家之始，莫大乎以禮法爲之閑，則其本立矣。又初居下，爲少小之家，故取妻自六禮至廟見，教之自姆傳至三冠，必嚴其防，必豫其教，皆正始之要、閑家之道也。

周易折衷引胡炳文云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顏之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

李塋：初四相應而成家，而初能以變爻之艮，爲門爲止以閑之，四爲巽，女于歸在初，坎志未變，所謂教婦初來者也，何悔！

丁壽昌案引胡雲峯云：「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又引蘇蒿坪云：「初九以剛明處正家之始，故有閑象。離麗、變艮爲止，皆有閑象。」案說文閑，闌也，以門中有木，初爻變艮，艮爲門闌，爲木堅多節，故有閑象。

吳汝綸周易大義云：有，辭也。凡教在初而法在始。

屈萬里引吳昌瑩經詞衍釋曰：「有，於也。閑有家，王假有家，王假有廟，言至于廟，至于家，閑于家也。」又云：「語助也，若有虞、有夏、有周、有邦、有家、有室、有廟……」。

漢仕案：初九閑有家，悔亡之義，各家解說，大同小異，從文字表面說，初九，陽剛也。閑，防閑，法度也，有家者宜在組成伊始即嚴內外之別，一以法防，一以禮教，未有不治之家也。初居下，小小之象，引申爲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又從爻變取象，初四變爲艮，門闌也，止也，又爲闕也，皆有閑象。荀爽言「閑習家事而已」。蓋以「閑」釋習也。孟子滕文公下：「閑先聖之道。」趙注：「閑，習也。」家有家規，熟習家法，則行無不中矩矣，何悔之有？然荀意不在效著眼，以爲未干國政，祇好習家事也。又案孟子疏與朱注閑爲法也，衛也。大義仍不離家有嚴法，衛之有道，父父子子彝倫正而无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注：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正義：履中居位，婦人之道，巽順爲常，其所職，主在於家中饋食，供祭而已。

荀爽曰：六二處和得正，有應有實，陰道之至美者也，坤道順從，故无所得，遂供肴中饋酒食是

議，故曰中饋，居中守正，永貞其志則吉。

程頤：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爲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

蘇軾：有中饋，无遂事，婦人之正也。

項安世：恐後人誤以貞爲剛嚴，故釋之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明婦人之貞，貞於順巽而已，卽上文无攸遂在中饋是也，婦能守此而不變，則爲家之吉矣。

朱震：主婦之位，九五夫道也，婦人從夫，无所遂事者順也，故曰无攸遂。坎水離火而應巽木，女在中當位，烹飪而主饋事，順也，故曰主中饋，順以巽者，婦人之正也，正則吉，故曰貞吉，詩曰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孟子之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鬻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

李衡引魏云：從子從夫，无所遂志。引胡云：禮后有瑤爵之獻奠盎之事，詩關雎采蘋，皆后夫人之職也。

朱熹：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

梁寅：婦人之道，在家從父，既嫁從夫，於家事无敢專者，唯順從而已。以四德言之，无攸遂，

婦德也，中饋，婦功也，推其餘婦言婦容皆必以正。六二有其德矣，然亦不可以不戒也。

來知德：「攸者所也，遂者專成也。言閨外之事聽命于夫，无所專成也。中爻坎，飲食之象。」

王夫之：「无攸遂者，不遂其志欲，婦人之志不可遂甚於欲也。饋者，祭禮主婦親饋敦黍，在中者，自房中入室設之，敬慎從夫以奉祀事，修婦職也。六二柔順得中而當位，得婦道之正而吉。」

李光地：「婦人之道，酒食是議。周禮天官掌治內政，亦惟飲食，服御是職，此修身齊家之實，治國平天下之基也。」

李 塽：「六二以順而應巽，故凡事不敢自遂，而惟以酒漿五飯爲職。鄭康成曰爻體離互體坎，水在火上，飪饋之象。」

周易折中引王宗傳云：「无攸遂，示不敢專也。」

丁壽昌案引後漢書楊震傳：「言婦人不得與于政事也。」又引列女傳曰：「婦人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又引顏氏家訓云：「婦主中饋……國不可使豫政，家不可使幹蠱。」

馬通伯引胡瑗云：「遂，專也。」在者，視也。

屈萬里先生釋：「遂，成也。中饋，酒食也。」

漢仕案：「六二以陰居柔，正位乎內，無所專成，生者賴以將養，先人杖以享祀，賓至如歸，惟主婦是職。六二其位其爻，亦值陰柔，以應乎五，至剛至正，隆家之必經也。然中饋之義，約有六說：

(1) 供家中饋食與祭。(2) 供肴中饋酒食是議。(3) 居中而主饋者也。(4) 中饋，婦功也。(5) 饋者，祭禮，主

婦親饋敦黍，在中者，自房中入室設之，敬慎從夫以奉祀事，修婦職也。(6)中饋，酒食也。中與饋，分言之，家中、肴中、居中、房中。饋食與祭，饋酒食，婦功，祭禮主婦親饋敦黍，酒食。要之婦職不離張羅生死二者間飲食與奉祀。是家中一切飲歡均得假手彼等也。然查古代典籍載王者家中有饋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爲食官之長。儀禮燕禮載膳宰掌膳食，另有膳部掌燕饗。饋義，進食與尊長。如周禮天官膳夫掌王者之饋。另有饋人，主治公膳。若饋食、饋奠，乃指進黍稷及朝夕奠祭。此外，以物與人及神皆得言饋，如禮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論語亦有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今俗以主婦主持家中飲食爲主中饋，若未娶則言中饋猶虛，是本易傳之義也。然則傳易者六解家中、肴中、居中、房中，蓋膳夫之烹調，舉案齊眉責由內眷乎？曲禮有「奉者當心。」皆女之專責乎？夫如是，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者，六二以陰應五，无敢遂意內外之事，祇可察乎時差之具，調度內眷侍女，轉膳宰之所烹，爲中饋之備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注：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爲一家之長，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人嘻嘻，乃失其節也。

正義：嗃嗃，嚴酷之意。嘻嘻，喜笑之貌也。九三處下體之上，爲一家之主，以陽處陽，行剛陽之政，故家人嗃嗃，雖復嗃嗃傷猛，悔其酷厲，猶保其吉，故曰悔厲吉，若縱其婦子慢黷嘻嘻喜笑而

无節，則終有恨辱。

侯果曰：「嗃嗃，嚴也。嘻嘻，笑也。」

程頤：「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噉噉相類，又若急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骨肉恩勝嚴，過嚴故悔，然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

蘇軾：「以陽居陽，過於用剛，故悔且危也，人見其悔且危也，而矯之以寬，則家敗矣，故告之以斯人之終吉，戒之以失節之終吝。」

張載：「位爲過中，則履非得宜，與其慢也寧嚴。」

項安世：「稱家人者，一卦之主治家者也。婦子爲其所治者，治家過嚴暴，雖危而難安，而家道未有所失，不害其治也。若失道而強威嚴行之，使爲婦爲子者嘻嘻怨毒，則吝，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嘻嘻爲嘆懼之辭，未有訓爲笑樂者，九三重剛尙察而不得中，故其象如此，訓笑樂失節，則不止於吝，乃終亂之道也。」

朱震：「嗃嗃，陸法言曰嚴厲貌。易傳有急速之意。治家雖傷恩拂情，然法度立，倫理正，大小祇畏，以正得吉。喜樂无節，其終必至於亂倫瀆理，蕩而不反，雖欲節之，有不得而節者，吝也。」

李衡引介曰：「剛嚴之過雖未失吉，婦子怨望，至於嘻歎，終亦吝而已，未若九五之懿也。」引昭

素云：九三在一卦之上，剛嚴過中則傷猛矣。

李中正：嗃嗃者風自火出之聲，離巽相薄之氣。嘻嘻者笑樂不中節也。始未見其害而終必至於失治家之禮節，所以吝也。

朱熹：以剛居剛，不過乎剛者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

梁寅：嗃嗃、嘻嘻二者，或過或不及，皆失中，然寧失之嚴也。

吳澄：嘻嘻，歎聲，字諳通苦熱痛呼之聲也，亦於離火取象。

來知德：一家之主，方敢嗃嗃。嗃嗃，嚴大之聲。嘻嘻，嘆聲，九三陽剛不中，爲家人之主。若專以嗃嗃而無惻怛聯屬之情，使婦子不能堪，至有嘻嘻悲怨之聲，則一家乖離，反失處家之節。故戒占者如此。

王夫之：嗃嗃嘻嘻皆火聲，詩多將嗃嗃，春秋傳諄諄出出，嗃嗃，火之烈，嘻嘻，火餘燄之聲也。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爲嚴厲太過之象，未能和洽，故悔。然終正家而吉，乃三爲離火之餘，其炎且殫，嚴太甚者威，且窮則悔其嚴而不終其厲，是以有終吝之戒。

周易折中引朱子語類云：正家之道在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引胡炳文云：嗃嗃以義勝情，嘻嘻以情勝義。

丁壽昌注引：嗃嗃當作熇熇，作確確（荀本）。嬉嬉，喜喜者故有訓熾盛，苦熱、火熱；因火性猛烈故諸儒皆訓嚴厲之意，亦有訓和樂，悅樂自得，驕佚嘻笑之意者。

漢仕案：「嗃嗃、嘻嘻之義，各家解字，各有勝境，無非循經釋義，自造境界與氣氛以適文詞之意耳。」「嗃嗃」共得數說。王弼先定義界，以「嘻嘻爲瀆慢，嗃嗃爲嚴」。故孔穎達正義即定「嗃嗃爲嚴酷，嘻嘻爲喜笑」。侯果注引說文「嗃嗃，嚴酷貌」。故云「嗃嗃，嚴也」。然今本說文無「嗃」字。故宋程頤易傳云：「未詳字義。」旋程夫子又大作文章，自畫字義爲：「與噉相類。」「又若急速之意。」以合其治過乎剛則傷嚴急之釋文，與終未離王弼之義界。蘇氏東坡欲擺脫王注義域而構想不夠圓融，彼云：「過乎剛，故悔且危，人矯之以寬，則家敗矣。」似造一由外人插手管我家事之圖象，豈其然哉！又程氏之三爻以陽居剛不中，張載之位過乎中，程意猶緣爻釋文，張意則無的之矢矣。以位言事，初上二爻事外者也，二三四五爻，事中者也，三正居乎中，以剛居剛，不失其位，何云過乎中邪？即循爻意言，亦非位過乎中，蓋過乎嚴，行事有失中道，即嚴過乎中也，張云「位」，豈「行」之淆譌耶？宋李中正以「嗃嗃爲風自火出之聲，離巽相薄之氣」。以「嗃嗃爲狀聲詞，又狀火風相迫之氣，不知其何以圓順下文嘻嘻，是文章切暢而不愜於義者也。豈指暴君爲搏寵姬一祭之風火台耶？夫如是，則嘻嘻終吝也者，文有所承也。朱夫子烹不失爲一代大儒，彼云：「嘻嘻者嗃嗃之反。」直未加釋一字而義自彰。然人不以爲其已解得字義，若云「嗃嗃爲因，嘻嘻爲果，其爲因果關係也。或云「嗃嗃者因果關係也，豈不更恰切乎！梁寅之「或過，或不中。」想當然之辭耳。來知德以「嗃嗃爲嚴大之聲。大聲未必嚴，嚴聲亦未必大，蓋有所私曲則欲升，「根也慾，焉得剛。」是外假剛嚴而內蔽私欲也。喁喁之言，未嘗無嚴者也。斯即宋李中正所云：「不怒之威，甚於鈇鉞。」王夫之以「嗃嗃皆火聲。今本詩經板篇：「多將熇

煇，不可救藥。「一字作煇。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引劉作煇煇，鍵爲舍人爾雅注云噉噉，盛烈也。而今本爾雅作「噉噉噉噉。」疏云舍人曰「噉噉噉噉，皆盛烈也。」毛傳煇煇爲熾盛，是李道平引爾雅注噉噉時即誤植噉爲噉，從而見夫之先生噉噉，火之烈，字當作煇，庶有火聲，火烈之意。丁壽昌卽斷爲噉當作煇，並引荀本作確確。惠棟易九三爻文卽著曰：「家人煇煇，悔厲。」焦孝廉注噉爲噉亢。蓋言三爲陽，猶亢龍有悔也。張惠言釋噉噉引馬氏云：「噉噉，悅樂自得貌。」是集二千年間噉噉之釋羅列如上也。噉作噉，蓋義符相關也，猶詠之作咏，謨之作暮，諧之作喈、信之作仰、謀之作賁，皆見諸說文重文。說文噉噉字皆無，有煇字，云火熱也。段注易家人噉噉，鄭云苦熱之意，是噉卽煇字也。釋文曰劉作煇煇。依魯實先生言行止足走相關義符，聲符同，字必同之原則，如煇之从火高聲，噉之从日高聲，以火从日其義同，猶之炤从火召聲，照，从日亦从火召聲。故煇之作噉字亦當同。夫如是，焦循孟子正義卽廣引臬、噉、噉、噉、顯，皆訓皎也。說文臬，明也。噉，白也，義與臬近。則家人噉噉，宜訓爲家人察察矣。俗云：水太清則無魚，人太清則無朋。又云：不愚不聾，不作阿翁。今太清則家人無自個人性尊嚴，從而不能肯定自己；婦子噉噉，則失長上威嚴，從而調教無方，失治家之節。是使家人或懼或噉皆不中節也。故噉必有嚴義，韓非子所謂嚴家無格虜。」是也。

六四、富家，大吉。

注：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爲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

道，以近至尊，能富其家也。

正義：富謂祿位昌盛也。體巽承尊，長保祿位，吉之大者也。

虞翻云：三變體艮，艮爲篤實，坤爲大業，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曰大吉，順在位也，謂順于五矣。

程頤：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爲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其富者也，四高位，家之尊也，能富又能保其家，吉孰大焉。

蘇軾：家人有四陽二陰，而陰皆不失其位以聽於陽，陽爲政而陰聽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極也，故六二貞吉其治也，六四富家其極也，以治極致富，則其富可久，此之謂大吉。

張載：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

項安世：四乃高位，則既富矣。若以驕亢處之，則凶之道也，故六四以順在位則能保其富而吉莫加焉，體柔而居巽之下，順之至也。故六四以柔而正，以柔順保其家。

朱震：本无妄之三進而在位。二與四柔，於治家无取，故二以柔順卑巽者，婦人之正也，非男子所宜，四巽體而順，在位者滿而盈，保其家者，非治家也。

李衡引石云：父子和，兄弟睦，家之肥大，臣享祿位，皆富也。

引胡云：初能防微杜漸，二以

體柔服勤，三又過嚴，畏懼家道已成，四居大臣之位，佐君治天下之家，故有爵祿。

李中正：夫婦相正則家肥矣，處家之吉，莫大於此。

朱熹：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梁寅：六二正，六四富，富者正之效。記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家肥即家富。吳澄：九王王，九四后，后處王家，王富有四海，以天下爲家，故曰富家。

來知德：巽爲近市利三倍，富之象也，又變乾，爲金爲玉，亦富之象也。承乘應皆陽，則上下內外皆富矣。因本卦六爻皆中正而吉，所以說此富字。周公所謂富者，觀孔子小象之順在位可知矣。

又：六以柔順之體而居四得正，下三爻乃一家之人，皆所管攝者也。初能閑家，二位乎內而主中饋，三位乎外。而治家之嚴，家豈不富，四爻以巽順，保其所有，惟享其富而已，豈不大吉！是以有富家之象，而占者大吉也。

王夫之：陰主利，六四以陰爻居陰位，故富，富非大吉之道，惟柔順靜退而不驕，可以長保其富而大吉。

李光地：凡陰爻皆言不富，此獨言富家者，柔在他卦則爲虛中抑損之象，故言不富也。在此卦則爲助陽治家，厚殖廣生之象，故曰富也。四之位，親二爲高，故在中饋者，至此而富家矣。又爲巽之主，近利三倍，亦富家之象也。或疑五爲卦主，不言大吉，四言大吉何也？曰：男之功成於女，猶天之功成於地，此家人所爲利女貞也。

又周易折衷案：四在他卦，臣道也，在家人卦，則亦妻道也，夫主教一家者也，婦主養一家者也，老子所謂教父食母是也，自二之在中饋進而至於四之富家，則內職舉矣。

丁壽昌：陽爲富，虞氏釋泰卦曰：「坤虛无陽，故不富。」本爻以陰主利釋富，與易例不合。
吳汝綸云此據三陽，故曰富家，大吉。

漢仕案：王弼注：體柔居巽，履得其位。已能盡本爻之意。正義云：「體巽承尊。」溫婉彌篤之柔情，闡述詳矣，盡矣！餘多附驥焉。亦有深文、奇崛者，如程頤之巽順於事外，更制限於「而由正道。」是補充正道纔順也。項安世之：「四乃高位，則既富矣。」說未必妥貼，蓋貴者可以富，富者未必貴，貴而不貪，不得富也；富而不驕，亦不得貴（勢）也。晏子將所獲之祿，用之於賑施，彼云：「臣之貴……待臣而舉火者三百家。」如之何其致富？史書載廉吏位高，卒無以殮者甚多，是皆貴而不富也。吳澄以九四爲后。李衡引胡曰：四「居大臣之位。」李光地折衷：「四在他卦，臣道也，在家人卦，則亦妻道也。」李恭以「六四女身，居巽，近市利三倍，飲食、祭祀必虔，米鹽醢醬必節，蠶繰女紅無曠，富家而大吉矣。」由王假有家轉變爲民家婦矣。虞翻之變體，屈盡覓象以適爻意之工夫，而「比據三陽。」如何大吉？吳汝綸即據爲：「比據三陽，故曰富家。」立說。吳知其理之所以然乎哉？朱震之「本無妄之三，進而在位。」固無須評，而二以柔順，非男子所宜，四滿而盈，亦非治家也。礪以日日新可，苟非商湯、文武之襟，無以包容臣下與其進之志。非齊桓、劉禪，亦無以蓄常戒滿之臣，蓋臣事君，猶子事父，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孰曰非男子所宜！朱子言陽主義，陰主利。王夫之附和，李光地斥之「凡陰爻皆言不富。」丁壽昌以陽主富，本爻以陰主利釋富，與易例不合。其實「女以男爲家」孟子斥公孫衍，張儀爲「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正說

明婦人以順道爲正，四承五順初，使家道齊，上下和睦，何必財富地位爲！梁寅引記曰之言得之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注：假，至也，履正而應處，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而天下定矣。

正義：能以尊貴巽接於物，王致此道以有其家。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在下莫不化之矣。

陸績云：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爲家，故曰王大有家，天下正之，故無所憂則吉。

程頤：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有家，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恭己正家爲本，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

司馬光：假，大也。文王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其家以至于有天下，親其親以及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上下交相愛而天下和矣。

蘇軾：假，至也。王至有家則吉也。大矣。王者以天下爲一家，家人之家，近而相濟，天下之家，遠而相忘，知其患在於相忘也，故簡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家人四陽，惟九五有人君之德，故稱其德，論天下之家焉，君子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臣，聖人之意也。

張載：有應在二，得男女內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故王假之。

項安世：假，至也。古鼎彝之文皆以君在廟爲假于廟，舜格于藝祖是也。王在廟則尙敬。家人之九王，王之在家者也，王者天下之至尊，家者天下之至親，以至尊而行至親之道，能使君民相愛如家人，則何憂之有？故曰勿恤，吉。治家之法，始於初九之閑，終於上九之威，言之備矣。

朱震：五乾爲王，假，至也。王極乎有家之道，正家以定天下則至矣。天下交相愛則不勞而治矣，勿恤乎吉可也。

李衡引續云：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爲家，故曰王大有家。引牧云：王者以四海爲家，假設有家，用示親愛，故勿專恤其家則吉矣。

李中正：推一家之治極而至於爲天下法，可以勿恤乎天下之不治矣，故吉。

朱熹：有家猶言有國，九五剛健中正，不應六二之柔順中正，吉可必矣，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

吳澄：正人廟祭告則爲假于有廟，退朝適寢則爲假于有家。

梁寅：九五君位，故以王假有家者言之。

來知德：假，至也。自古聖王，未有不以修身正家爲本者，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有家，即初之有家，家道之始，五之有家，家道之成。五出於坎外，故勿恤。又九五剛健中正，臨于有家之上，蓋身修家齊，家正而天下治者也，不憂而吉可知矣，故其占如此。

王夫之：假，至也，猶詩至于兄弟之至德足以及之也。九五剛中得位，與二正應，以德相感，格

正其家，而家正矣。則化未及遠，不足爲憂，而風教所被，邦國天下自化，言王者惟聖王之德足以當之。

李光地：王者之道，至於能化其家，則天下之事，可憂恤者雖多，而勿用憂恤，吉可必也。

周易折衷引丘富國云：假有感格之義。引龔煥云：假與格同，猶奏假，昭假祖烈之假，謂感格

也。引何楷云：舜格于文祖，公假于太廟，格假互用可證，身範既端，故能感格其家。

丁壽昌自注：假訓至，登、大，皆譌假爲假。

于省吾：假，金文通作各。王假有家，以君臨臣也。又作造，格也，祭享之謂，訓至，了無疑義。王引之訓大疏於經旨矣。

屈萬里先生：假，嘉也。中庸引作嘉，王嘉其有家，故勿憂恤。金文，家即廟也。

漢仕案：假字之詁訓，約而言之，王弼訓「至」也。陸績訓「大」也。蘇軾以「王至有家則吉，

大矣。」朱震擴大假訓至之用。李衡引牧云：「假，假設。」李光地雖訓至，然作副詞用。在周易折衷一書中，則引丘富國言，訓假爲「感格」。丁壽昌以譌假爲假，故訓至也、登也、大也。段玉裁說文解字註：「假，借也。假，至也。」經典多借假爲假。如詩經楚茨傳：格，來也；抑傳：格，至也；亦以格爲假之假借字。又那傳、烈祖傳：假，大也，此與賓筵，卷阿傳之假，大也，同謂假爲假之假借字，又假樂傳：維天之命傳假，嘉也，此謂假爲嘉之假借字。又假字注：「方言曰『假，格，至也。』」于省吾則謂「金文通作各，

鄒唐冀袞之間曰假，或曰格。『按格古格字，假，今本方言作假，非也。』

王假有家，以君臨臣也（君臨大夫之家也）。迺，格也，祭享之謂。釋文：假，鄭云登也，馬云大也，梁武帝音賈。「屈萬里訓假爲嘉。總上說知前脩訓詁，各有所本，吮吸有自。吾則以爲假可訓如說文作假借之本義。不必易生枝節，輾轉詁訓而義更晦塞。王假有家，王假借家之治，進而國可治，天下可平也。孝經天子章：「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孟子之勸滕文公歡粥面深墨卽位哭君薨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又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尙書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是皆王借家之治，使國之風俗太和，此王假有家，勿恤，吉之義也。王引之以有字爲辭之助。王家卽王室，亦卽帝家，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易之王家，與尙書多士篇王家、顧命篇王室、金文曾姬壺之王室同，狹義言，有夫婦子母之家使之齊，則廣義之王室、帝家、王家之朝廷得以治，九五應六二，后妃之德懿，室家齊，翁姑奉，先祖享，九族睦，性情調，何恤之有！非吉云何！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注：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尙威嚴也，家道可終，唯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於人也。

正義：處家人之終，家道大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信行天下，威被海內，威信並立，上得終於家道而吉從之。

虞翻云：三已變與上易位成坎，坎爲孚，故有孚。乾爲威如，身上之坤，故威如，易則得位，故終吉也。

程頤：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司馬光：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爲表式，苟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以內盡至誠，爲人所信，然後有威可畏而獲終吉也。大學曰：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之謂也。

蘇軾：上九之所信者三也，家人之无應者惟三與上而已，人皆剛柔相與而已，獨兩剛相臨，是以終身不忘畏也，畏威如疾民之上也，故畏人者，人亦畏之，慢人者，人亦慢之，此之謂反身，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苦之。

張載：以陽居尊，故威如，身修而家齊，故終吉。

項安世：孚信，威畏也。內外信畏而无違言，此治家長久之道，故象有反身之戒。

朱震：上九動而正，家人見信，九三孚也。始也威如，終則正而見信，威如終吉也。聖人治家之道，莫尚於威嚴，正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易傳亦謂慈過則失嚴，恩勝則掩義，

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

李衡引陸云：反身修德，言行相顧，德威如威。引牧云：初終不易，有孚者也；陽明在上，威如者也。

李中正：上九剛嚴於上，正心誠意以率下，不怒之威，甚於鈇鉞。

朱熹：以剛居上，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梁寅：有孚者誠以感之，威如者嚴以正之。終吉者，不求速效之意也。

來知德：一家之中，禮勝則離，寡恩者也。樂勝則流，寡威者也。有孚則至誠惻怛，聯屬一家之心而不至乖離，威如則整齊嚴肅，振作一家之事而不至瀆亂。終吉者，長久得吉也。

王夫之：有孚謂與初九之剛德合也，初九以剛嚴閑之於內，上九復剛正以莅其上，威不瀆而家自正。終吉者，非謂初不吉而後乃吉，言永保其吉也。

李光地：五之感格是有孚，三之嗃嗃是有威，家人之終合兩義而言之，蓋久遠無弊之道。

周易折衷引王申子曰：齊家之道，以誠爲本，以嚴爲用。

李恭周易傳注稱：所謂威如者豈作而致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反身自治而已，大學齊治均平本于修身，非此道歟！

漢仕案：上九有孚，威如之義，先賢多訓孚爲信，蓋指反身而誠，持己正以臨家人也。如此則不惡而嚴，不怒而威矣！然統御之方，膠擾執一則偏設難馭，誠則虛己以應無窮，故能爲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蓋易言其將然，固非必然也。兵家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已。孚另一解，獨徐世大周易闡微一書持特異之見，在此聊備一說而已，彼舉十七條從孚孳乳之字，無一作信實、誠信之義者，從而斷案「孚」，絕不解作信與誠，以爲乃俘之本字，或解作保，徐氏否定易經爲卜筮之書，乃晉，中行明，字光所著。意在求援，求諒解，因作者出使未達成使命，被擄爲俘也，故易經中「孚」字凡六十一見，卦爻辭中四十一見，彖，象中凡二十見皆解作俘，或奴、保、臣之義。易經表面上爲一卜筮之書，宜乎後人迷惑、猜測而終無一當也。徐氏鴻論，宜乎自嘆其書再版三次而賜教者寡，不免生寂寞之感也！前賢未及睹闡微易，徐氏寂寞，可與顧頡剛以禹爲大蟲論，異曲同工也。終吉，有言始終初終之終，梁寅故云不求速效之意。來知德則以終爲長久之意。王夫之以爲合之則二美解字。至虞翻氏以三已變，與上易位成坎，坎爲孚說，曲就爻辭有孚字樣而從乾坤坎離中覓象以附麗也。

總家人一卦，利女貞，「貞」字之義，甲文貞，貞問之人也。故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貝以爲贄，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又鼎字注：「貞省聲，古文以貞爲鼎，籀文以鼎爲貞」（小徐本）全文中貞、鼎二字多不別。乾文言：「貞者事之幹。」正義：「事幹了也。」又云：「君子堅固貞正……法天之貞也。……施於王事，貞則信也。」李鼎祚引何妥曰：「貞，信也。」李道平疏：「貞在人爲智；在時爲冬；在五行爲北方水，貞正而固，所以爲智也。」朱子解貞爲「正也，常也。」解幹字云木之身，枝葉所依以立者也。李衡引朱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息，貞也。」來知德以貞有三義：「知也，正也，固也。」王夫之云：「貞，正也。」焦循：「貞之爲幹，猶楨之爲幹。幹者築

牆立於旁者也。熊十力：「正固之德。」劉思白以「貞是生物已成，一切事理都包藏蘊蓄於其中。」杭辛齋以貞爲卦之分內外之內，靜動之靜，故云內卦爲貞，外卦爲悔。靜卦爲貞，動卦爲悔。徐世大以貞爲永久性，又分以時間室，利貞，謂宜久；小利貞，謂事之不甚經久者；貞，言久，頗有厭惡之意。鄭衍通以文字訓詁中解貞，正、信、成、正固四義，不如從易體系中去發現，彼乃專門術語，記時位、符號而已，誌日月星辰所處時位之座標、象限，貞起午正，終於酉正，故貞爲正午。總貞之義有(1)問也。(2)貞鼎同字。(3)時令爲冬，事皆幹了。(4)於人爲信也、智也。(5)北方藏水也。(6)貞而固。(7)正也、常也。(8)不有其功，常久不息也。(9)信之成之也。(10)貞猶慎。(11)內卦、靜卦爲貞。(12)時間久也。(13)記時位之座標爲正南方，起午終酉。其中(12)說徐世大視易爲一個被俘者求援、求諒解之信號，分析人事、社會狀態。非爲卜筮，亦非以前筮者繇辭編纂而成說有待商榷。徐氏之見，猶之將台北歷年來電影名字重組成文，任意賦予主題，成見在先也。鄭衍通以易經體系本天文曆數，自詡爲將奇詭之文悉歸平坦，實不能以荀子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成一家言，許之也。愚以爲家人，利女之貞問，言以女正爲利，女爲楨幹、貞固，皆就女德著眼，在女方者無些微瑕疵矣。初九，閑有家，悔亡。閑習家事，防閑以禮，故悔无。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者，无敢專擅遂內外之事也。荀子性惡篇云：「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女子之入門三從四德著，時差之爲備，中饋無缺，先祖煙祀不絕，尊親及家人之口體得養，孝親不衰眚勉於斯，貞幹而吉可知也。」六三，嗃嗃，嘻嘻，治乎家者寧嗃嗃而失之嚴，毋嘻嘻寬而失節招致悔吝。六四乃上下有序，父父子子，兄弟夫婦皆和合也，蓋俗之謂

「家和萬事興。」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者，風俗大和也。荀子云「天子無妻，妻者，齊也。今王藉娶賢淑女子爲內助而與之齊，斯關雎之唱，千古樂誦，使王家人神二安，九族敦睦，吉何如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之義，誠信虛己，終獲吉也。故家人一卦，從女子之貞問，持正，以禮防閑，勤習家事，至主中饋、盡婦職，身分日益提高，重要性由少婦至主婦，寧夫子、安人神，嚴而勿縱，小疵而大醇，王者治國，可資借鏡焉，必能孚信一國，威如久享也。

姤 卦

三三姤，女壯。勿用取女。

正義曰：姤，遇也。此卦一柔而遇五剛，故名爲姤。施之於人，則是一女而遇五男，爲壯之甚，故戒之曰此女壯甚，勿用取此女也。按姤古文遘，媾通。

于省吾云：金文有遘無姤，是遘正字，姤借字也。（易經新證）

程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周易通論：陰陽相遇，理之常也，然必陽先於陰，乃得倡和之義。此卦以一陰爲主而遇五陽，則非剛之遇柔，而柔之遇剛也。又其象天下有風，凡陰聚之，陽必散之，天下有風，陰始遇也故爲姤，以陰先倡而與陽遇，其女壯矣，以順爲正者婦道也，女而壯豈可取乎？故其占勿用取女也。

元、梁寅云：聖人之作易，常扶陽而抑陰，故陽之長也唯恐其緩而陰之來也。恒憂其驟，姤之爲卦，一陰始生而群陽所不覺，如卒然而來與之邂逅，故謂之姤也，陽之生也，於復之一陽尙微而必曰

朋來，无吝，至於四陽，然後謂之壯，而陰之生也，於一陰已謂之女壯矣。陽剛健而陰則柔弱也，而何其壯之甚歟！蓋以一陰而遇五陽，雖未盛壯而已敵陽矣，既敵於陽謂之壯可也。陰陽相配合者也而戒以勿用取女者，蓋陰順於陽則其配也，陰與陽敵，則爲仇矣。其可取乎？聖人之戒深矣。（易參義）

朱熹：純乾四月之卦，一，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不期而遇者已非正，又一陰以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周易本義）

李郁云：姤爲慎交之卦。姤以初六爲卦主。姤爲陰息之卦，故女壯，陰息陽消，故勿用取女。（周易正言）

劉次源（屯園先生）云：以一陰始生于下，卑巽以相就，其勢浸長有干陽之勢，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粹，後患方長，慎勿取以爲配也。（易通）

王船山云：姤乃女子邂逅與男相遇之謂，其不貞明矣。陰之忽生於群陽之下，本欲干陽而力尙不能敵，故巽以相入以求得陽之心，而逞其不軌之志，其貌弱，其情壯矣。若恤其孤弱卑下而容其遇，則抑豈知其志之壯也，目中已无君子，將入其腹心而爲之賊哉。設不幸而與之遇，視其色如戈矛，聞其言如呪詛，得其厚賂如鳩毒，堅剛不爲之動，則无如我何。女雖淫悍豈能傷不取之人乎？（周易內傳）

案：男女相逢，一見鍾情，易於始者，必難於終也，其得來易，日後牝雞司其晨，雖欲勿用，不

可得已，宜乎爲天下好色不好德之男子戒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正義：金者堅剛之物，泥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處遇之始，以一柔而承五剛，體夫躁質，得過通散無主自縱者也。柔之爲物，不可以不牽繫也，而引進也。或云牽制，臣妾之道，不可以不貞，故必繫于正應，乃得貞吉也，若不牽于一而有攸往，行則唯凶是見矣。羸豕謂牝豕也。群豕之中，羸強而牝弱，故謂之羸豕也。孚猶務躁也，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之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

程傳云：姤陰生而將長之卦，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爲矣。

李郁云：乾爲金，巽爲木，故曰金柅，柅有尼義，陰欲長而陽尼之，柔繫于剛，故曰繫于金柅。初進于二，故曰貞吉。有攸往，謂陰長，陰長則凶，初陰未長，尚未成遇，羸而未壯，故曰羸豕。執而繫之，使不能往，是故蹢躅。陰之宜防其壯也，其義如此。（周易正言）

案：李郁以泥爲織績之物，繫絲於泥，用爲梭織，同王肅等古解。

朱熹云：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無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爲之備云。（周易本義）

蘇軾云：剛而能止物者謂之金柅，九二是也，初六之勢足以兼獲五陽，然其始遇而合者九二也，故以繫二而貞爲吉，有所往見爲凶，初六者羸豕也。雖羸而不可信者，以權在焉，以其羸而信之則蹢躅而不可制矣。（蘇氏易傳）

劉次源云：柅止車木，金取其堅，初陰欲進，繫不使前與二陽比。吉，在守貞，不擊而往，遍遇群雄，不祥之物，見之者凶……其淫期至則猖狂爭于蹢躅……所以使人早爲之防也。（易通）

王夫之云：初六孤陰卑下，故曰羸豕，牝豕之淫走也必羸乎如期……繫于金泥貞吉，以戒陰而喻之以吉道也。

漢仕案：初六陰始生而勢孤，以消息之道，勢必害五陽之正，故以陰物而好淫之豕設喻。金柅或云卽說文柅，煞車器，又云織具，喻九二也。其意爲初六以淫媚進，九二能堅正之，以金柅繫之，亦吉祥之道也。設一任初六豕往，五陽盡爲之淫矣，如傳云夏姬之御鄭靈公子蠻，御叔、其子黑要、陳靈公、孔賓儀等是見凶者言五陽終將雌伏牝豕之脚下任被作賤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正義云：庖有魚无咎者，初六以陰而處下。

程傳：（正義後），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故以誠，然初之陰柔，群陽在上而又有相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說美，故取魚象，二與初若能固畜之如苞苴之有魚，則於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程易傳）賓，客也，故稱魚也……捨九四之正應，樂稱九二之庖廚，故曰九二庖有魚，初自樂來爲己之廚，非爲犯奪，故得无咎也。

李光地云：卦之諸爻每言包者，包容也。制也。容之故能制之而包之也。以剛二而遇初陰，能制而伏之，故曰包有魚。不利賓者，陰之義不可顯於衆，牝雞司晨，小人預政，皆及賓之謂也。（周易通論）

項安世云：二以進而遇初，故包有魚，四以遠而不遇，故包无魚，賓自外來而不相及，指四言之也。又：凡稱包者皆以陽包陰也。包，古苞苴字，故子夏傳與虞翻本皆作苞字。初六方壯宜速止之，不可使之及賓，使及九四，非陽道之利也，此卽有攸往，見凶之意。（周易玩辭）

梁寅云：二與初遇而能畜陰，故云包有魚，能畜陰則陰不害矣，故云无咎，一陰生則陰爲主而陽爲賓，陰若進而與衆陽遇，非衆陽之利也，故云不利賓。（易參義）

宋、朱震云：魚謂初民之象，賓謂四也。……初六之民爲二所有，非九四之利，而九四所不能包者，遠於民也。（漢上易傳上冊）

朱熹云：魚，陰物，二與初遇爲苞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之遇於衆，則其爲害廣矣。故其象生如此。（周易本義）

蘇軾云：魚者，初六也，包者魚之所不能脫也，賓者九四也，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也，嫌其若有咎，故曰无咎。（蘇軾易傳）

劉次源云：魚者陰物，難于閑制，嚴爲包束，庶不躍外，二剛中正，適與陰通，宜以身當无貽人害，于義无咎，責任所在，賓謂三以上諸陽，若任初逸出，其害將大不利于賓，二之過也。（易通）

王夫之云：魚陰物也，包，受而懷之也，初六出而求與陽遇，邂逅即欲適願得受之者，則有所繫而止其淫邪。二雖非正應，而以剛居中，直任天下之咎於己，則固无咎矣。若不任其責而委之於他人，使浸淫及上，則害无所止。賓之不利，二亦不利也。賓謂三以上諸陽。（周易內傳）

漢仕案：九二陽能苞陰者，言其能容受而畜之也，初爲二所嚴束容受懷藏，私有專寵之雖如北狄世俗之至淫，亦不至於父子兄弟之聚麀也。故克无咎。賓謂外也，九三、九四、九五、九六，皆外賓，二不能制初，初其通於三、四、五、六矣？故言不利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正義云：陽之所據者陰也，九三處下體之上，爲內卦之主，以乘以二，無陰可據，居不獲安，上又无應，不能牽以固，九四之失據，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也。然復得其位，非爲妄處，特以不遇其時，故致此危厲，災非已招，故无大咎。

李光地云：三居巽股之上，正臀之象……無陰之遇，則亦不受陰之害，所以无大咎也。（周易通論）

易，程傳：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咎也。

項安世云：姤之九三，即夫之九四，故皆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夫之九四志欲上同而後迫於三，前阻於五，姤之九三志欲下行而後迫於四，前阻於二，雖前後不同，若以反對觀之，其實一也，其厲如此而无大咎者，三與初非比非應，本不相及也。（周易玩辭）

宋、朱震云：姤者夫之反，姤之九二即夫之九四，故二爻同象……陰陽之情必求相遇，初陰在下，亦三陽之所欲者也，二比於初已包有之。三非義求遇，亦何所得哉……處則爲二所侵，行則有求而不去，可謂危厲，然九三剛正，處巽，知義不可而舍之，初陰不能牽其後，故无大咎。（漢上易傳上冊）

蘇軾云：姤之初六爲夬之上六，則姤之九三，夬之九四也，故其象同，九三之所謂臀者，初六，初六剝陽而進者。處衆陽之間，而同體者而剝陽之陰，宜其次且而不安也，夬之九四，下牽初九之羊，故有聰不明之咎，而九三无是也，故雖危无大咎（蘇氏易傳）

朱熹云：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则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周易本義）

劉次源云：三與初同體有遇之意，爲二所阻，畜志未遂，如臀无膚，坐不安次惟居重剛，持以嚴厲，不爲所牽，尙可免于大罪。（易通）

李郁云：九三居剛敵剛，承乘皆剛，此坐立不安之象也。无陰故臀无膚，无膚而行，是跛能履也。

（周易正言）

王夫之云：三與巽爲體，未嘗不愼懃而聽陰之入，故與夬四同象，然以剛居剛，則能嚴厲自持，而可免于陰之汙染，不爲陰所牽矣，故无大咎。

漢仕案：次且之訓，或云進難之狀，或曰不安貌，又云：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或坐不安次，坐立不安也。臀无膚者，巽，說卦以爲股，以爲長女，今長女爲二所畜，空見其股臀之美而三無所受，日夜坐立不安矣，設以躁進質求分彼魚水之樂，危厲可知。蓋既得（二）者必舍命以保彼囊中果，未得者（三）垂涎其色，雖九死亦不知悔，下犯於上，上臨於下，幾矣。三所以无大咎者，三以剛而得位，與初本非比亦非應，本無相及之念，雖初有求通之思，而三動止於禮，亦何大咎之有，故云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正義云：庖之无魚，則是无民之義也。起凶者，起動也，無民而動，失應而作，是以凶也。

程傳：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祀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交皆在焉，今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程易傳）

蘇軾云：既已失民起而爭之則凶。（蘇氏易傳）

項安世云：初與四負其正應，必遂其孚而不安於所遇，四欲起而求初，初欲往而從四，所以凶也，四起則失位，故爲起凶，初往則四見凶，故爲有攸往見凶，當陰長之時，陽受其禍，故二凶字皆主四言之。（周易玩辭）

宋、朱震云：二有其魚，四失所遇，失其民也，起動也，動成離，（按指內卦巽三，陰進成內卦離三），戈兵之象。（漢上易上冊）

朱熹云：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占如此。（周易本義）

元、梁寅云：四與初爲應而初爲二所得，故云庖无魚，此爲人上而喪其民衆之象也，起凶者，言

自作凶，非人之罪也。（易參義）

王夫之云：四與初應，欲包初爲己有而二已受陰之過，四能與陽同升而不以初爲志，則得靜正之道，无魚矣，又從而包之，本可不凶而挑起禍端，凶道也。又陰爲民，民不懷已而應之，不得則必爭，民心欲離，生起禍端無寧日矣。（周易內傳）

李郁云：起謂陰起陽消之卦，陽爻不可化陰，一陰既起於初，不宜再起於外卦之下，故曰起凶。

（周易正言）

劉次源云：四與初應，初既二從，四欲包之，二不相容，欲包无魚，无魚何凶，強包挑禍，起禍乃凶。又云：初陰爲民，民不歸己，己自遠民，其凶也強與二爭也。（易通）

漢仕案：易之道，在陽之求陰，不以陰求陽也，在上位求於下位，不在下位求於上位也。如六四初九取應，是四求初也，則多吉，如九四初六取應，是初求四也，則多凶。今初六欲起，動以求四，是淫奔而加禍於四矣，然初阻於二，不得私四，四無女可抱矣。女者陰也，魚亦陰，故云包无魚。而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則又從男女之道，進而比之於治國之道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正義曰：杞之爲物，生於肥地，匏瓜爲物，繫而不食。九五處等尊位，而不遇其應，是得地而不食，故曰以杞包瓜也。含章有隕自天者，不過其應，命未流行，无物發起其美，故曰含章。然體剛居

中，雖復當位，命未流行而不能改其操，无能傾隕之者故曰有隕自天，蓋言唯天能隕之耳。又云：先儒說杞亦有不同，馬云：杞，大木也。左傳云：杞，梓。子夏傳曰杞匏瓜，薛虞記云：杞，柳也。杞性柔双，宜屈繞似匏瓜。王氏云：生於肥地說，蓋爲今之枸杞也。

項安世云：杞高而直，乾之象也，瓜在下而柔，蔓巽之象也。九五爲乾之主而包巽在內，此以杞包瓜也。以位言之，則爲以上包下，以德言之，則爲以君子而包小人，夫能包其下，而遇人以寬，能舍其剛而遇己以中，无心於得尊位而遇天命之自降，此所以爲遇之九五也。故常謂九五之有隕自天，舜禹之所遇也。（周易玩辭）

宋、朱震：瓜譬則民，瓜雖可遇，而潰必自內，始九五當陰長之時，含章不耀，中正在上，遇九二之賢，而用之以剛守中道，防民之潰，故曰以杞包瓜。九五動則成離，離爲文章。不動含章而中正，唯含章不耀，中正自處，是以能用九二，以盡其才，故辭曰含章。又一陰浸長，陽多消剝者天也。九五含章，用九二以防民之潰者人也，盡人謀則有時而勝天，然或不勝，至於隕越者亦天也。九五之志，知盡人謀而已，以謂天之所命以祐民者在我，有隕越者自天隕之，吾終不舍天之命也。又引張載曰，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漢上易傳）

蘇軾云：金杞也，包也，杞也，皆九二也。豕也，魚也，瓜也，皆初六也。杞，枸櫞也，木之至廉者也，包瓜者籠而有之也。瓜之爲物，得所附而後止，不得所附則攀援而求，无所不至，幸而遇喬木，則雖欲抑之，不可得矣，故授之以杞，則杞能籠而有之，杞之所交，瓜之所及也。九五者，姤之

主也。姤者陰長之卦而九五以至陽而勝之，故曰含章。凡陰中之陽爲章，陰長而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故九五之志，堅則必有自天而隕者，言人之至者，天不能勝也。（蘇軾易傳）

元、梁寅云：以陽制陰者九五爲之主也。然五之制陰者以九二爲之正應，二能包蓄初陰不使之進，如以杞葉而包瓜也，瓜在下乃初陰之象，杞木之高而堅者，乃九二之象，五既免於陰之進凌，則當含晦章美以俟天命而已，有隕自天，言天運之復也，陰之極則陽必復生也。（易參義）

程傳：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魚釣，皆由是道也。又云含章謂含蘊中正之德，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易程傳）

朱熹云：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周易本義）

李郁云：杞，高大堅實之木，指九五。瓜，柔物，以杞包瓜者，瓜在杞下，以剛容柔，以大蔭小，剛柔互相維繫，此包之至善也。（周易正言）

劉次源云：杞，柳屬，可編籬藩，瓜陰物，善蔓延，五剛中正，不惡而嚴，義不絕陰，善爲防閑，以杞藩瓜，瓜熟於園，陰之章美，五實能含，无害有利，利隕自天，非得之意，外實善遇之使然。（易通）

王夫之云：杞，柅柳，其條可編爲器以貯物。瓜易潰之物，包之密則不潰，九五剛健中正盡道自己而不憂陰慝之作，以其曲成萬物之德，包妄起妄遇之陰，輯其潰亂而使化爲章美，惟含容之道盛則陰交陽以成器物之章，始於不正而終於正矣。是豈陰之德足以致之哉！容畜裁成之功自天隕而得之，意想之外，瓜之不潰，杞護之固，非瓜之能爾也。（周易內傳）

漢仕案：隕字，有隕落、顛墜之意。正義：漢上易之說是也，有隕自天解爲自天而降，（其福）者，程傳、易參義、蘇軾、朱熹、劉次源、王夫之等說是也。蘇軾以包也，杞也，皆爲九二，然以釋九五爻言：「以杞包瓜」乃九五能以「杞包瓜」，撇開九五而重言九二也。愚意包爲九二，瓜爲初六，杞爲九五，是當然不易之喻，杞或稱柔，或曰剛，其爲物也，外剛而實柔，而廢二之包，亦時柔而剛，瓜乃能長包於二而不向外滑落，初求畜於二，則一卦之倫理現，故云含和樂之樂章，又乃始料之未及而隕賜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正義曰：姤其角者，處體上，上九無所復進，遇其角而已。吝無咎者，角非所安，獨恨而鄙吝也，然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無凶咎，故曰无咎。

程傳：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爲象，人之相遇，由降曲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己則如是，人之遠之，非它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

宋、朱震云：上九姤之極，有弗遇焉，前剛角也，姤道上窮不動則不和，不和則无所遇，動則吝，是以窮也。（漢上易）

項安世云：上九姤其角，孔孟之所遇也，初六秦民之遇沛公也，其繫之堅矣，九二沛公之得秦民也。民已主漢，義不及楚矣，九三項羽之爭秦也，无以繫民而強爭之，其能有遇乎？九四子嬰之无民也，无民而欲起，則足以速亡而已！（周易玩辭）

朱熹云：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周易本義）

蘇東坡云：剛之上窮者角也，姤其角，以是爲姤，以角爲姤物之所不樂遇也，小人雖不能合而君子亦无自入焉，故吝无咎。（周易本義）

李光地云：與陰絕遠，姤角之象也，无所遇，故吝，亦无陰之害，故无咎，與九三之義同，然辭

殺於三者，上在事外，三則與陰同體相近，故猶危其辭也。

王夫之云：姤其角者，陰陽方遇而上爲其角，既非其應文與絕遠，則吝於遇矣，吝不足以章品物，而能自守不渝，則无咎。（周易內傳）

劉次源云：不爲陰牽故无惡也。又云：上窮於遇故吝，吝非其本義，不得以其不章品物而歸罪，遇雖窮而其救世之心則固未嘗退也。（易通）

李郁云：姤轉爲夬，陰進于上，羸角之象也，夬反爲姤，卽此一角輾轉之間，又相遇矣。故曰姤其角，處於窮極，是謂之吝，反下則可以无咎也。

漢仕案：王弼注進之於極，无所復遇，遇角而已，故曰姤其名，進而无遇，獨恨而已，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自是而後，各家立說皆不出此。以爲姤象角居上九，陽剛高亢，窮極之位，斷句法乃在上九姤其角、吝，无咎。意解之云，上九高亢，其爻無可再進，若強爲之進乃自招悔吝也，終无咎者能自守也。愚意「角」乃「確」之借字，其斷句法應如是；「姤其确吝，无咎」意乃姤，一女遘五男，「确」然當吝，然而无咎者，上九絕遠而不與之遇也。夫作如是解文可一貫，不必角，由巽轉爲羊附會也。角當作確，角作确音讀同在段三部。總之，姤，天風姤，陰始生於下卽遇五陽，五陽在上蠢蠢欲動，皆垂涎女色之美而思指染，女亦與彼輩秋波顰送，意擬一一征服，使拜伏裙下，苟御之無方，蝶亂蜂喧，倫乖理謬矣！幸九二容受有力，畜之以人道，使鑒足以內，無須旁求，化嫉戾爲禎祥。九三與初，非比，非應，然空見長女之美臀而無福消受，設居不安室，思浸潤

俟機，危厲實可期必也，然而終无大咎者，幸無機可乘，九二藏嬌審密也。九三亦能動止於禮。九四與初六本爲正應，初六既專屬九二，故九四之庖成無魚之肆。設初六起淫九四之心，以爲本當所屬，九四亦生誘縱之念，非止敗於私德，亦且害於公法，敗人亦自敗也，安得無凶！九五以直道濟二，助彼畜包初六，杞高且直，像直道也；包，畜也；瓜爲初六，取象豐滿圓潤，斯之固涵泳無盡風光與彰彩也。其必自外而降賜之福也。上九姤，言其確然當有吝咎，而終免乎吝咎者，斯必有憂患之心，不與妄求遂志，適可而止，理智行事之徵也。

萃 卦

三三澤地萃。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注：聚乃通也。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廟也，聚得大人，乃得通而利正也。夫聚道用大牲乃吉也，聚道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

孔正義：萃，卦名。又萃，聚也，聚集之義也。能招民聚物，使物歸而聚己，故名爲萃也，享者通也，擁隔不通无由得聚，聚之爲事，其道必通，故云萃亨。假至也，天下之崩離則明怨神怒，雖復享祀，與无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昭，始可謂之有廟矣。聚而無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能弘道也，乃得常通而利正。用大牲神明降福，人聚神祐，何往不利！

程傳：爲卦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爲萃，不言澤在地上而言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爲方聚之義也。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也，群生而至聚也。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萃下亨字義文。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聚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乎？故云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按民物。百物

莫不皆然。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貴得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程易傳）

蘇軾云：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有聚必有黨，有黨必有爭，故萃者爭之大也。蓋取其爻而觀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無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無應，則五能萃上，此豈非其交爭之際也哉，且天下亦未有萃于一者也，大人者惟能因其所萃而即以付之，故物有不萃於我，而天下之能萃物者，非我莫能容之，其爲萃也大矣。順以說，剛中而應者，二與五而已，而足以爲萃乎？曰足矣有餘矣，從我者納之，不從我者付之，其所欲從，此大人也，故萃有二亨，萃未有不亨者而其未見大人也則亨而不正，不正者爭，非其有之謂也，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大人者爲可以聚物之道而已，王至於有廟而盡其孝享，非安且暇，安得不聚而歸之，此聚之正也。用大牲猶言用大利祿云爾，何以聚人，曰財，所聚者大，則所用者不可小矣，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蘇氏易傳）

項安世云：「萃亨」釋文馬、鄭陸、虞本並無亨字，獨王肅本有之，弼遂用其說，而孔子彖辭初不及此字也。王至于廟中，則諸侯百官之衆，九州之物，人心之精神无不萃者，此萃之最盛者也。古語謂享之豐者爲致孝，詩曰苾苾芬祀。此以萃亨親，故曰致孝亨也。

朱震云：坤順兌說也，此上順民心，以說之民，亦順上以說其政令，上下皆順，以說上，以是聚下，以是從此合二體而言萃也。九五剛得位，以剛中爲萃之主，下有六二柔中之臣應之，君臣聚會以聚天下，此合二五而言萃也，具是四者，然後能聚，不然民不可得而聚矣，故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民之所聚，必建邦設都，宗廟爲先，宮室次之，王格祖考，則諸侯大夫士各致其孝，

報本反始，教民不忘其親，天下既聚，未見大人，其聚未必正，凡有血氣必有爭，萃不以正，所以致爭奪，安得享乎？九五示之以大人之德，六二以正而往聚之，則人倫正，民志定，物情相交而享，用大牲，則鬼神福之，禮以時爲大，坤爲牛，兌爲刑殺，殺牛以奉宗廟，用大牲也。物聚則力贍，動而有成，何往不利哉？謂三之五也，舉宗廟之禮，則百禮无不洽矣。（漢上易傳）

朱熹：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爲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爲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于大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易本義）

梁寅云：夫王者之有天下，則所以一天下之心，教天下之孝，莫大於宗廟，宗廟既立，則己之精神以誠而聚，可以交乎神。祖考之精神以誠而聚，有以享其祭，皆萃之道也。利見大人者，又必大人以治之乃亨也。如聚人以財者固萃也，然理財正辭，禁民爲非，則所以治其爭而保其聚也。此非大人而能之乎！利貞者，所以萃鬼神，萃人心，萃貨財，凡有萃者皆當以正也。用大牲，非過侈之謂也，時豐則物宜稱，若一於儉薄，則所謂以天下儉其親者，非聖賢之行禮也，聖賢之行禮與時隆殺。……人心既萃則動無不順，財貨既萃則用無不周，於萃之時而有爲，功業可就也萃之爲道將安往而不利哉。（易參義）

王夫之云：艸之叢生曰萃，澤地者草叢生之藪也，而叢生必各以其類，此卦三陰聚於下，二陽聚

於上，各依其類以相保，故謂之萃。陽既在上嫌於將往而消，而上六復覆其上，保陽而使不往，以萃於其位，則陽之得萃，陰之順而說者成之，陰雖群處致用之地，高居最上之位而皆以保陽，故六爻皆言无咎萃亨，程子以亨爲羨文，然上言亨者，通萃之德而言之，下言利見大人，亨者則就見大人而言其亨之由也。大極有兩儀，在天則有陽而必有陰，在地則有剛而必有柔，在人則必有君子必有小人，有中國而必有夷狄，惟凌雜而相干斯爲大咎，乃陰以養陽，柔以保剛，小人以擁戴君子，夷狄以藩衛中國。……陰雖盛而不爲陽病，鬼神以是不亂人而佑人以福，愚賤以是自安其類，而貴貴尊賢得以彙升，此萃之所以聚衆美也。二五各當位，得剛柔之正，而四從五聚，初三以二聚，惟其正，是以群心附之。五居天位，天所命也，下群聚以順之，則可升中以享帝。（周易內傳）

劉次源：澤地水草叢聚，萃爲卦四陰二陽，聚各以類。而陽之性發舒或慮其不能久，覆以上六之陰以保其不洩，則陽之聚皆陰爲之……五承事上，有格祖之義，以孝教人，永錫爾類……兌羊、坤牛用以享祭，神鑒其誠，吉之所麗聚誠以往，有何不利。（易通）

李郁云：萃爲保國之卦。萃，聚也。大凡物聚必散，散則亂，亂乃復聚，亂也者聚散之關鍵也，亂速而聚緩，散易而聚難，是故散爲可憂，聚爲足喜矣。萃者集中之謂也。集賢才於朝，集財富於府，集兵械於庫，能闢、能闔、能發、能收，可以固國防，可以安國本矣。萃以九四爲卦主。（周易正言）

漢仕案：澤上出於地，爲富足之象，萃聚通。聚人、聚財，乃孔子富庶教治國之弘論。而王假有廟，

享祭先祖，教民慎終追遠也。是故民德之歸厚可期，斯之謂一人有慶兆民是賴也。能依庶富教治國，必明主無疑，是以利見，明主嘉善而矜不能，故凡見者必亨，惟宜出於正。用大牲者，「我有嘉賓，瑟吹笙。」一面在教厚道，享鬼神，一面在勞我嘉賓，不能以我國家而儉其先祖，儉我百辟群彥，項羽玩敵印信不忍予人，卒至人心渙散，衆叛親離，澤不下施也。詩鹿鳴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故宜用大牲也。朱震之坤爲牛，兌刑殺。劉次源之坤牛兌羊皆附會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注：有應在四，而三承之，心懷嫌疑，故有孚不終也，不能守道以結至好，迷務競爭，故乃亂乃萃也，一握者小之貌也。爲笑者，懦弱之貌也，己爲正配，三以近寵，若安乎卑退謙以自牧，則勿恤而往，无咎也。

正義：初六有應在四，而三承之，萃聚之時，貴於近合，見三承四，疑四與三始以中應，相信不以他意相阻，故四有孚，不終也。既心懷嫌疑則情意迷亂，奔馳而行，萃不以禮，故曰乃亂乃萃。一握者小之貌也。自此一握之間，言至少也，爲笑者非嚴毅之容言，懦弱也，己爲正配，三以近寵，若自號比爲一握之小執其謙退之容，不與物爭，則不憂於三，往必得合而无咎矣。

程傳：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呼以求正應則一

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聚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群矣。（程易傳）

蘇軾云：初六之所應者九四也，九四有信之者而不終，六三是也。始以无應而萃於四，終以四之有應，咨嗟而去之，故其象曰萃如、嗟如，此志亂而苟聚者也。若號一握爲笑者，號且笑也，一握者其聲也，號笑雜也，君子之於禍福審矣，故笑則不號，號則不笑，先否而後通，則先號而後笑，未有號笑雜者也，此其志已亂，焉能爲我寇哉，故勿恤往，无咎。（蘇軾易傳）

項安世曰：九四……不專於初，可謂有孚不終，其泛納二陰，可謂乃亂乃萃，爲初九者法，當怨慕我若號咷而悲，彼雖相聚而笑，皆不當恤，但往從之，正名相求不爲過也。當萃之時，以能萃爲美，上六无應而齎咨，猶且无咎，初六有應而號咷，又何咎哉！大抵萃聚之道，陽以溥爲貴，陰以專爲美，四之志亂乃得元吉，五中不變，反爲未光皆貴其溥也，初六求四，雖號无咎，從五以引爲吉，皆美其事也。（周易玩辭）

朱震云：初六柔不中正，進則疑六三之間，已退不能專一以待應，乃亂者，退而亂於三陰之中，乃萃者欲進而與四相萃也，其志惑亂不決，是以有孚不終，故曰乃亂乃萃，象曰其志亂也，初應四，巽爲進退故也，若號謂四也，兌爲口，巽爲號，若四在上號召之，三陰不正，惡初之往合於四，一握其手笑以喻意微動之也，退爲手，三往易四一握手也，兌爲口爲說，離喜說動而出聲笑也，爲笑者獻笑也。巽爲二，有造爲之物，故曰：一握爲笑，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陰從陽，動而得正，何恤乎小人之笑

而不往哉，往而相應，何咎之有，否則與小人爲從，非萃之正也，故曰勿恤往无咎，自古不知堅守其節從應以動，捨君子之正義，畏小人之非笑，相率陷於非義，皆不知萃之道。（漢上易）

朱熹云：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爲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元梁寅云：人之萃者必以正，初與四應本相信者而近比於二，陰是有孚而不終，爲亂而妄聚也，豈爲正乎！既比於同類，若又號乎其正應，則其同類群聚而笑之矣，一握群聚之意，初若能勿恤其笑而往於四，終无咎矣，蓋人不能无過而貴於改過，苟當改而速改之，雖衆之所笑，又何病哉！（易參議）

王夫之云：初六與二三，二陰本相孚同志，而與九四爲正應，則又有舍其所萃以就所應之心。乃兩端交戰不能自決而究爲二陰所暱，若將號呼固當相握爲一，以爲歡笑則溺於私而失順陽之義，惟勿以此爲恤而往奉四，以聚於五，庶幾无咎，以其卑弱處下而无定志，故有此象而不失其應，則可獎之以无私繫而免於咎也。（周易內傳）

劉次源云：初與二孚，二應五，初本同志，欲相從萃于五，而又心繫于正應之四，有孚不終，心亂如沸，欲萃未能，神經昏醉，二若從旁呼號，則必猛然醒憶，相與握手一笑而不知其何以顛倒至是，然亦勿容憂慮，既悟而往從之，自无咎矣。（易通）

李郁云：初應于四，謂之有應，但四將督五，初六終失其應，故四有孚不終，小過 ䷛ 初宜之

四，今四乃之五，而三之四，是亂也，唯亂所成萃，故曰乃亂乃萃，兌口在上，故曰若號，合手爲握，往謂變剛，初與四應，而終失之，若變爲剛，則四進而初仍得應，既合而背，由背復合，故一握爲笑也，四未進五，初先變剛，故曰勿恤，往而終孚，故无咎。又，各爻往來，不循常則，故曰其志亂也。（周易正言）

漢仕案：本卦內順外悅，下柔上剛，上下於是乎合順樂易，幸福美滿之象。初六陰，應九四陽，有孚乃初六對九四有孚，信之不已也。設初與四貌合神離，無崇敬之心，斯爲致亂之源，未有失其敬愛之衷而能終其情意者。已致亂矣則必以類聚於二三，順二、三之所喧鬧、呼號、墮落不能自拔矣。故爲易者戒初毋憂往聚於四則无咎也。或云：初六信於四，大興崇敬之心，致治、致聚也。順四爲號，一呼百諾，四唱初隨，一團和樂，斯乃人人願見之者，勿恤初之順德，繼續交往乎四，後必无有吝咎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注：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與衆相殊，異操，而聚民之多僻獨正者危矣。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也。禴，殷者祭名也。四時祭之省者也，居聚之時，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致之以省，薄薦於鬼神也。

正義：萃之爲體，貴相從就聚道乃成，今六二以陰居陰，復在坤體，志於靜，退則是守中未變，不欲相從者也。乖衆違時，則致危害，故須牽引乃得吉而无咎也，故曰引吉无咎。禴，祭之名也。四

時之祭最薄者也。雖乖於衆志，須牽引然居中得正，忠信而行，故可以省薄祭於鬼神也。

虞翻曰：應巽爲繩，艮爲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利引四之初，使避己，已得之五也。孚謂五，禴，夏祭也。體觀象故利用禴，四之三故用大牲，離爲夏，故禴祭，詩曰：禴祭蒸嘗是其義。（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三國吳、虞氏注）

清李道平疏云：二應在五，五巽爲繩，二至四互艮爲手，有引象焉，故引吉，以六居二爲得正，上正應五，故无咎。五坎中，二應之故孚，謂五也。爾雅夏祭曰禴，周禮宗伯以禴，夏享先王，故云禴，夏祭也……坤牛爲大牲，四之三，坤體壞，故不用大牲……成離，故爲夏，故禴祭。禴，薄祭也。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故知不用大牲而利用禴也。（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

程傳云：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爲之戒，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爲法爲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群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非薄而祭不尙備物，專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尙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

蘇軾曰：陰之從陽，以難進爲吉，六二得位，其中不急於變志以從上者也，故九五引之而後，引之而後從，則其聚也固，是以吉而无復有咎，禴者禮之薄者也。故用於既信之後，上以利祿聚之，下豈以利祿報之哉！故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爲有重於此者矣。（蘇軾易傳）

項安世曰：六二與九五正應，下爲上所引，故吉，以中相引故无咎，然而萃聚之時，爲禮當厚，必如二五之交，信在其中而後可略也。故孚乃利用禴，凡此皆爲臣道言之也，乃若君道，則異於是，九五居至尊之位爲萃之主，固當立賢無方而其所萃乃有定位，雖曰正應相從，守中不變未爲有咎，然此豈光大之道哉！必能不係其孚而用元永貞之德，以顯比天下，乃可以亡私挾之悔矣，六二之孚與九五之孚，二字相應，古語謂所親信爲孚，春秋傳曰夷伯者何季氏之孚也。（周易玩辭）

朱震云：萃聚之時初，三同體，陰皆萃於四，已與其間得位守中，不變其志，須五牽引之而後應，不急於萃者也，然陰從陽靜而待唱引，而後往其聚也，有吉无咎矣。巽爲繩，艮手持繩相應引也，故曰引吉无咎，又云萃者萃之本，其誠素著，不假外飾，譬之祭也，精意承之，雖薄可以也。禴，夏祭以聲爲主，祭之薄者。上六宗廟，六二與五相易，離爲夏，五本小過。震，震爲聲，爲長子。有長子用禴祭之象。故曰孚。乃利用禴。夫君臣之道相感，精迎誠致，不言而動，蛟潛于淵，陵卵自化。至于既孚，二五相易，乃利用禴矣。易傳曰：萃之時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猶冀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漢上易傳）

朱熹云：二應五而難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

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周易本義）

梁寅云：二應五爲萃之正，與上下二陰爲萃，則非正矣，如二者於同類之中當自引去以從於正應，斯吉而无咎矣，二雖陰柔而處得中正，能自引拔而不隨人後者也，孚乃利用禴，謂有其孚，誠則祭雖薄物，亦可交於神明也。彖言用大牲吉，而三言利用禴者，或情文之必稱或去未以存誠，固不必同也。（易參議）

王夫之謂：六二爲坤，順之主，柔中得位，初，三三陰之所恃以聚也，能引之以應乎剛而陰陽上下各以類相從而安則无咎，乃初與三皆懷自固其黨之心，二必誠意相應，使初、二深信其相引之爲吉，乃克同寅協恭以戴陽於上，然後上、下各得而利，蓋非信友則不能獲上與聚順，以事祖考之理，同頌奏假者，所以貴乎靡爭也，六二之道豈易盡哉，引吉而後无咎，孚，乃用禴而利有其難其慎之戒焉，禴，夏祀特而不禘，二專應九五，故言禴。

劉次源：二與五應，引初三同類相與，俱萃，能引斯吉，有何咎矣？惟初三各有其志，引本不易，能先孚信，乃可獲，遂可通其道于祭，然心不感孚，則神不至，坤主夏禴者，夏祭。又三陰聚下，二爲主幹，非有貞順之德，必將挾其衆以作亂，引而禴于五，幸其中之未變也。（易通）

李光地：九五萃之主而二應之，是上有引援者也。二有中正之德，當萃之時，有利見大人之義，故不以引援爲嫌，而吉且无咎，又戒以孚，乃利用禴者，蓋下之萃於上，如人之萃於神，內有孚誠，則可以質素自薦矣。或曰：卦用大牲，而爻利用禴何也。曰用大牲，敬之盛也，用禴誠之專也，二居下位，貴以素誠獲上，萃升之義同也。（周易觀象）

李郁云：二本在初，三四上行引而俱升，由初來二，乃得其正，故曰引吉无咎，得正有應，故孚，上下感通，故利用禴，禴非盛祭，然以下亨上，致其誠敬可耳。周易義海撮要引陸希聲云：「柔不先唱，盡誠應五，五必見授二下之中也，中正盡誠祭，必受福，何尚多品。」引陳臯云：「萃之爲道，而期而聚，相聚之理貴於和同，二獨應於正，不同其他，咎何免矣，若能引已接衆，則吉无咎矣，雖誠信可以薦明而不能協衆，以其守中未知變也。」

漢仕案：六二居中得正，而初陰柔，又非中正，且與初泊三同體，同性相拒，故初與三不能引二，六二與九五正應，下爲上所引，非二求而後得，乃五求於二，男求於女。陽之求陰，以難得爲吉，故六二得九五引而后吉也。二以中正柔順之德，專萃於五，雖出於群小之中，身已貴矣，一切從前過咎可視作無有也。身已貴矣，復何咎責？既已親信之矣，兩小利用薄物，私禱於神祇，如貴妃之於明皇：「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雖薦之於清茶，小菜，亦必見信於天地神明，而兩心不渝。蓋海誓山盟，示愛之專也，神亦願爲之福佑也。若夫虞翻氏云：巽爲繩，指九五、九四、六三，三爻言。艮爲手，指九四、六三、六二言。說卦、巽爲繩、艮爲手，以手引繩。是耶？非邪？蓋說卦巽尚有爲木、爲風、爲臭等象，奚獨取繩直配艮之手而非徑路、小后、門闕、狗等象相配。其泥「引」字必造乎手繩而後有引義，非本爻之本義可知。毛奇齡亦云：此聚之稍進者坤類、尙合則借巽繩艮手以牽引之。注巽艮皆互卦。所謂互卦，六爻中取二至四爻、三至五爻另組成一卦，卽由原來一卦上下二體，可互另二體，如：䷋由上澤下地組成，其三至五爻爲䷌、巽。二至四爻爲䷌、艮，新成䷌。

上巽下艮，漸卦，俞樾以爲古法也。——一爻。焦循易章句：六二引吉，注與大畜相牽引，无咎，注：大畜有咎，得萃相引則无咎。按萃爲澤地，大畜是山天，兩卦陰陽相反，每爻均變，本爲萃卦，全變成大畜，只六三變成澤山咸卦。外卦再倒置成巽，內卦初六，六三變則成離，其卦成上風下火，家人卦。焦循自注云：萃成咸則大畜亨，家人通解成萃，猶萃通大畜成家人。——如走迷津，入胡同，可通大道，可走岐路，可入窮巷，可無遠弗届，易本平易，至此步上艱澀茫茫長路，一卦可通十數卦。——二爻。來氏易云：引，開弓也，與君子引而不發之引同。本卦大象坎，又此爻變坎，坎爲弓引之象也。……坎爲隱伏，有人鬼之象，此爻變坎成困。是以字書解經文。說文，引，開弓也，从弓。段注此引而上行之——也。——亦象矢形。「本卦大象坎」也者，乃以三三三卦看成三爻之卦，大體象三。爻變也者，六二變陽，內卦坤成坎。說卦坎爲水，爲溝瀆，爲弓輪……坎爲隱伏。此爻變爲坎成困者，下卦二變成陽，外卦不變，則成澤水困卦——三爻。易學其天書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王注：履非其位以比於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應，害所起也，故萃如嗟如无攸利也，上六亦无應，而獨立處極，而憂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與其萃於不正，不若之於同志，故可以往而无咎也，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至，故有二小吝。

正義云：居萃之時履非其位，以比於四，四亦失位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干人之應，

害所起也。上六亦无應，而獨立處極，而憂危思援而求朋，巽以待物者也。與其萃於不正，不若之於同志，故可往而无咎，但以上六是陰，己又是陰，以二陰相合，猶不若一陰一陽之應，故有小吝也。

李鼎祚引虞翻云：坤衆萃，故萃如巽爲號，故嗟如，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无咎，小吝謂往之四。李疏云體坤衆爲萃，故萃如，互巽申命爲號，陰无應故嗟如，以陰居陽，失正；故无攸利。動而得位，故往无咎，小吝也謂往之四者三之四，非正故无咎。而小吝悔者，言乎其小疵也，三陰故稱小也。（周易集解纂疏）

程傳云：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爲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聚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程易傳）

蘇軾云：六三之萃於四，四與我與初皆不利也，去而之上，上亦无應巽而納我者也，故雖小吝而无吝。（蘇軾易傳）

項安世云：六三之嗟如與上六之齋咨涕洟相應，六三志欲求萃而方值上六之咨嗟，兩俱无應，无所利也，不若往比於四，與之相萃，雖非正應，不免小吝，然三本无應，非舍應而妄從，又四爲卦主，

衆所當萃 以三附四可成互巽 上巽下順 何咎之有 齋吝兌口之嘆也 涕洟兌澤之流也 上六以无應之故 至於齋吝涕洟 若可羞矣 而聖人不以爲咎者 蓋以當萃之時 孤特无與 雖在上位 豈得自安 故萃之六爻皆不嫌於求萃 然則爲上計 奈何曰不安於上而萃於五 五上交爲晉 則五光而上安矣 故五曰未光 上曰未安 皆非決辭 明有可之理也

朱震云：六三履非其位，欲萃於四，四應初欲萃於二，二應五莫知所萃，故萃如巽爲號，兌爲口嗟也。故嗟如上下不與，雖嗟之无所利，故无攸利，上六无與據，高慮慮危，孤立求助，六三動而往則正，正則无咎，然三欲萃於四二之間，故小吝，陰爲三往從上，上來應，三成巽，巽則不亢，三宜往而萃也，小吝過也。（漢上易傳）

朱熹云：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無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雖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小可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周易本義）

梁寅云：陰必求萃於陽者也，三在二陽之下，欲求萃於四，則四非其應，欲求萃於五，則爲四所隔，故不得其萃，而嗟嘆如是則何所利哉！然三本與上同類，而上亦无與萃者，故二爻雖非正應亦可以往而无咎也，然上乃无位之爻，又求萃不獲然後從之，雖得其萃亦小吝矣。（易參議）

李光地云：卦惟二陽，爲萃之主，而初二應之，三無所應，故萃如而嗟如，无所利也，然承比之間，有相從之義，其以異體相從者，隨之三四是也，三與四比，則可以往而求萃矣。蓋當萃之時，利

有攸往，故其往爲无咎，與初六同，然非正應也，故不免於小吝。（周易觀象）

王夫之云：六三與二陰聚處不當位而有躁進之情，不自安於下，小人所以長戚戚也，以其承剛而爲進爻能往戴二陽使聚於上可得无咎陰之情本鄙固而怙其黨吝也。未可以其往也，故爲兩設之辭，使占者各自擇焉小吝，小者吝也，小謂陰，上謂外卦二陽異順而入也，謂上承剛以相得也，先儒互體以三上合四五爲巽卦說亦可通，然不可爲典要概施之他卦。（周易內傳）

劉次源云：三欲萃五爲四隔散，竊用嗟嘆，然徒嗟亦无所利，惟奮往從五斯免于戾，少有羞吝，何足介意。又三與五互巽，上能巽順以禮，下往且有慶，謂爲无咎，以策其進也。（易通）

李郁云：三本在二，今因三四俱升，二進爲三，乃失其正，人則因聚而得，我乃因聚而失，自嗟不幸，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者，謂三不宜變剛也，往四得位，故往无咎，進而无應于下，故小吝。又云三四五俱進，上卦成巽，故曰上巽也。

漢仕案：試比較以上各家之說：六三失位，陰柔不正，上無正應爲諸注家一致之辭。所以萃，所以嗟，稍有異說。王注萃、六三、九四，比也，九四與初六正應。六三陰聚九四陽，乃露水夫妻，其聚不正，患所以生也。蓋干人之應，壞人夫妻室家而亂之也。程說棄於九四，六二欲萃不得，上六以類相從，故得其萃。蘇氏云六三之萃於四，四與我與初皆不利，去而之上。項安世則云：六三值上六之吝嗟，兩俱无應，无所利，不若往比於四，與之相萃，四爲卦主，衆所當萃，以三附四，可成互巽，上巽下順，何咎之有！梁寅云陰必求萃於陽者，三在四、五二陽之下，欲求萃於四，則四非其應，欲

求萃於五，則爲四所隔，故不得萃。劉次源云：三欲萃五，爲四隔散，惟奮往從五，斯免于戾，小有羞吝，何足介意。豈易道變動無常一如是邪！以上諸說可歸納爲四：(1)六三欲與九四比，不得，求其次而歸上六。(2)六三值上六吝嗟，不若往比於四，四爲卦主，往聚乃理所當然。(3)陰必求陽，六三必求九四，九五，不能得，故嗟如。(4)三欲萃五，爲四隔散，惟奮往從五免戾。若夫李郁言：三四俱升，二進爲三，三四五俱進成巽，則澤地萃卦，因互巽，卦變爲風山漸卦矣！再就嗟如說，王注三四干人之應，害所由起，故萃如嗟如。李道平疏李鼎祚萃六三爻詞云：體坤衆爲萃，故萃如，互訓，陰無應，故嗟如。程傳：三爲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項安世六三之嗟如與上六之齋咨涕洟相應。朱子陰欲求萃於近，不得故嗟如。梁寅云：陰求陽不得其萃嗟嘆如是，則何所利哉。李光地以三無所應，故嗟如。劉次源云：三欲萃五，爲四隔，故竊用嗟嘆。李郁以三自嗟不幸。紛冗雜出，各隨己立說。「无咎」也者，王注，萃於同志（上六），故可往而无咎。李疏動而得位，故往无咎。三陰故稱小，小吝謂三之四。蘇軾：上納三，無應，故雖小吝而无咎。項安世：三往比於四，雖非正應，不免小吝。朱震云：三欲萃於四，二之間，故小吝。陰爲三往上，從上來應，三成巽，巽則不亢，三宜往而萃也。小吝，過也。朱子：三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連結正應之窮交，則無咎也。王夫之：小吝者，小者吝也，小謂陰。陰之情本鄙，固而怙其黨吝也。劉次源：三奮從五，小有羞吝，何足介意。李郁：三往四得位故往无咎，進而无應于下，故小吝。綜上各說「无咎」也者，又有萃於六，比於四，萃於四二之間，三从五諸說，何其不一也。愚意：初一、初二各得正應，故或言有孚，或言孚，六三上無以應，下無

以比，又承剛，雖萃而不能免于吁嗟，不能獲同類同情，雖憐於四、五，亦止私心見憐耳已，初與二不能容，懼後患也，四、五不能置初，二而另築金屋，三如此蹉跎歲月，能無悔吝乎？處此多之時，君子宜內自省，以齋莊中正，不伎不求面對現實。

九四，大吉，无咎。

王注：履非其位，而下據三陰得其所據，失其所處，處聚之時，不正而據故必大吉，立夫大功然後无咎也。

孔正義云：以陽處陰，明履非其位，又不據三陰，得其所據，失其所處，處萃之時，不正而據，是其凶也，若以萃之時立夫大功，獲其大吉，乃得无咎。

李鼎集解引虞翻曰：以陽居陰，故位不當，動而得正，承五應初，故大吉而无咎。李道平疏云：以陽居陰，其位不當，咎也。動而得正，上承五，下應初，故大吉而无咎，近承五陽。陽爲大，故大吉。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變得正，故无咎。五得正，故萃有位，四不正，故位不當。（易集解）

程頤云：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群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

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常，魯之季氏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程易傳）

蘇軾云：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五之所忌也，非大吉則有咎矣。

項安世云：九四位不當而受三陰之萃，上六當位而无所萃，此所謂順天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上雖未安，而固无咎也，此則聖人之深義也歟！

朱震云：九四，上比於五，君臣聚也。下據三陰，民所聚也。然九四處位不當，疑於上下之聚，理有未正，九四動則得正，上承於五，下納三陰，上下皆正，是謂大吉，則無不當位之咎，陽爲大，大者吉也。易傳曰：非理枉道而得君得民者，蓋亦有焉，齊之陳常，魯之季氏是也，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漢上易傳）

朱熹云：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李衡引坦曰：「九四无它辭而直謂大吉，然後无咎者何，顯戒之也，夫萃之世弱趨於剛，闇依於明，四，臣位也。陽處之始，以說以澤而接三陰，民樂歸之者也，若不專君惠，吉非大者乎！嗚呼王得貴位，惠未孚而民不趨，萃道固鬱矣，若捨永正，於勢可勝諱哉。惟造微者敏於畏。」引阮曰：「管仲有奢僭不正之惡而能九合諸侯，立大功以掩其過，正合此象。」引房審權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若以立大功免咎，竇憲何以伏誅？」

梁寅云：卦惟四五二陽，五居君位固下之所聚者，而四近於君，亦下之所萃，如是者非處之以大

善之吉，其能免於咎乎！夫以周公之大聖，其忠誠之心，皎如明月，人熟不知也，然在嫌疑之地，而得人心之歸，猶不免於流言者，而況忠誠之不及者乎！況爲齊田氏魯季孫者乎！四以陽居陰爲不正，故有大吉之戒云。（易參義）

來知德云：大吉无咎，與隨卦九四隨，有獲同，就時位上說，不就理上說。正所謂不以其道得之富貴者也。近悅體之君，臨歸順之民，豈不大吉！人誰咎病，六爻初亂萃，二引萃，三嗟如，五有悔，六涕洟，惟四不中不正而自然相聚，聚之不勞心力，故大吉時位自然，非四勉強求之，故无咎。九四不中不正，居多懼之地，本不吉有咎者也，然近九五之君，有相聚之權，率三陰，順而聚于五，上悅下順，則不勞心力而自能相聚矣，若不論其九四之德，惟以其萃論之，蓋大吉无咎者也，故有此象，占者得此，亦當如是也。又，位不當者不中不正也，既不中正，則大吉者亦不吉，无咎者，亦有咎矣。周公就時位能萃之，象上說，孔子就理上說。（周易來注）

王夫之云：九四本非吉也，以上與剛中之君相保，下有聚順之民相戴，則藉之以得大吉，非其德之能，然所處之時爲之也，因而與五相聚以安，亦得无咎，如宋、張俊之保其祿位是也。又使非遇大吉之時，其能免於咎乎！（周易內傳）

李光地云：九五萃之主而四輔之，以大臣當天下之萃，危疑之地也，故必大吉然後无咎，其義與益之初九同，又曰：惟當尊位者宜萃天下，四不當其位，而又有萃天下之責，非處之盡善，能无咎乎！

（周易觀象）

劉次源云：四以剛而近五，處多懼之地，下有順民擁戴，易滋罪戾，故志萃志於五，得大吉而後可以免戾，又四勢與五逼其位，不當使，非遇大吉何能免于分權之謗也。（易通）

李郁云：九四非正，升五而居尊位，大吉然後无咎也。

杭心齋云：萃之名，由本卦內外兩象及中爻巽艮取義，而皆萃於六四之一爻。（見易楔，卷二，七十五頁）

漢仕案：易之用，非祇局限於廟堂之上，如本爻者，必引周公、管仲、田常、竇憲、張俊而後喻，奈何市井小民？彼卜得萃卦，豈必建周公、管仲之大業而后大吉？易有「階級成分」矣！雖然，古易之用，或係止於有事與戎，本有階級意味者，但今之釋易，宜乎下於民也，故九四之克大吉者，蓋四爲萃卦主，上任之專，下奉之篤，雖履非其位，得便宜行事，毫無窒碍，非大吉而何？外加一保證「无咎」者，予卜者信心，毋周公、王莽，成敗著心，勇於行事，必无咎吝也。卜者得盡心焉耳已於所事，大吉云乎，不亦宜哉，故大吉云者，非祇行事後必得之果，亦是行事先授與便宜從事之實。九四、九五一條心，內卦陰，外卦上六亦陰，爲陰所包，是九四、九五，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之時也。四雖非有其位，而有其時也，時乎！時乎！大矣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王注：處萃之時，最得盛位，故曰萃有位也，四專而據己德，不行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夫修仁守正久必悔消故曰元永貞悔亡。

孔穎達云：九五既德盛位，所以无咎。匪孚者良由四專而據，己德化不行，信不孚物，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若能修夫之德，久行其正，則其悔可消。

李鼎祚引虞翻曰：得位居中，故有位无咎。匪孚謂四也，四變之正，則五體皆正，故元永貞與比象同義，四動之初，故悔亡。（集解）

程傳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爲有其位也，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则无思不服而悔无矣。元求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德，元求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群生，有尊大之義焉，有立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程易傳）

蘇軾云：九五萃之主也，萃有四陰，而九四分其二，以位爲心者，未有能容此者也，故曰萃有位，无咎，存位以忌，四爲无咎而已，志不光大矣，爲大人爲能忘位以任四，夫能忘位以任四，則四且爲

吾用，而二陰者獨何往哉！匪孚者，非其所孚也，元者始也，元永貞者，始既以從之，則終身爲之貞也，自六二之外，皆非我之所孚也。非我之所孚，則我不求萃，使各得永貞於其始之所從，悔亡之道也。（蘇氏易傳）

朱震云：九五得尊位，天下皆萃而歸之，於是觀其所孚，可以知其志而專於六二，係應至狹，所萃者有定位，得近遺遠，聚道不全，能无悔乎！纔足以自守，免咎而已，於人君恢宏廣博，无所不萃之志，未有光大，匪所孚也，故曰萃，有位，无咎，匪孚，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蓋初可萃四，二可萃五，三可萃上，獨五不可專萃於二，萃則陋矣，五萃二，有坎離，坎離爲光，而曰未光者，於无所不萃之志未光也。九五剛中而正，當有君德而永貞。元者善之長大人體此以仁覆天下，永久也，貞正也，體仁在上，久正而不變，唯九五不動而應二，乃具此三者，如是則无偏无黨，其悔乃亡。若五以萃二爲光，失是道矣，故曰：元永貞，悔无。

橫渠曰：居得盛位，不能見大人之德，係應于二，故曰有位。（一本作光大也，无志字）

李衡引「正」曰：既得盛位所以无咎匪孚者，良由四專而據已德化不行，信不孚物，自守而已，故曰无咎，匪孚，若能修夫大德，久行其止，則悔可消，故曰元永貞，悔亡，久乃悔亡。今時志意未光大也。又引「陸」云：當萃處尊，不能博施，獨應於二，故曰未光，四據其民，志不爲邪，將立大功，以輔於五，五未失業，故无咎匪孚也，體元善，居上應下，守其中道，永保貞吉，故悔亡也。又引牧曰：以陽居陽，是不拯於弱也，永貞，臣道也，元善也，始失信於民，故有悔。以其能依附臣之善道，故得无

其悔。又引范曰：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撮要）

朱熹：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易本義）

元、梁寅云：五爲萃之主，則萃而有其位矣，宜无咎也，然有其位而无其德，則人亦未能信，故又必有元永貞之德，然後可以亡其悔，五剛陽中正，而言匪孚，言悔者有位无德者言之也。若素有德則何有不信，而又何悔乎，元永貞亦猶比之元永貞也，人君之萃天下即所以比天下比之與萃，非二道也。（易參義）

明、來知德云：匪者不也，匪孚，不信于人也，九四比群陰在下以分其萃，大吉，无咎，所以匪孚也，元者元善也，即陽剛中正之德也，永貞者，長永貞固也，悔者五與上六相近同居悅體，陰陽比暱，恐其雖萃天下之位，而其德未甚光明，所以悔也。九五當天下之尊，爲萃之主，臣民皆可萃，可以无咎矣，然四分其萃，未免匪孚，上溺陰私，未免有悔，故必反比自修，俾元善中正之德，長永貞固，斯悔亡而人孚矣，戒占者必如此。

王夫之云：五雖與四萃聚於上，爲四陰所保，然陽亦孤矣，且輔之者非其才之能堪，尤危道也，但以居尊而不失其尊，故可无咎，且二之應，已雖各自爲聚，不與陽同德，而非其所孚，然當位之柔，本體坤順之貞以效順，則无所疑而悔亡，永貞與坤用六文同言坤德也，元謂其本然。又云：群陰方盛，擁尊位則有危心，不能光大以施德教所賴以亡悔者陰之永貞耳。（周易內傳）

李光地周易觀象：居尊萃下，當萃之時，可以无咎，然徒以位萃天下非所以孚信天下也，必大能永其貞固之德，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悔亡矣。比萃之義相似，故元永貞之辭同。

劉次源易通云：陽處尊位以萃衆，可以无咎，然下有四以分權，欲據坤陰爲己有與己匪孚未可坦就，惟修其元永貞之德，悔乃可救，位高多危此之謂也。又云萃天下之祿位于一己，而下卽有擬其後危機震撼有志未售。

李郁云：九五已得中正之位，今獨聲言其有位者，因九四將繼承其位也，一剛住而一剛來，故曰无咎。與比之九五異，故曰匪孚。乾謂乾元，九四來自乾初，九五來自乾二，皆元也，而相繼正位，賢聖之君，繼繼承承，是永貞也，剛在四爲有悔，晉五則悔无矣。（周易正言）又云，九五賓天，九四在諒闇之中未遽卽位，有位而虛，故未光也。

漢仕案：漢上易傳朱震釋无悔，乃九五專於六二，以天下之尊，應之於至狹，故不能免乎无悔。九五苟不祇專二而能泛愛，所謂无偏无黨，王道蕩蕩，如此，才可以仁覆天下。解與注疏及程、蘇之說不同。蓋居尊位可以萃天下之人，是爻文有位无咎也。元者始也，善也。永者久也。貞者固也。卽善其始終，貞固其德以待四也。不爲讒言而各設心防，能忘位以待賢，則領導上言，无缺失過咎也。夫如是，賢者未有不盡其力，能者未有不盡職者，然各家注皆以五之得位而无咎，不知用賢使之專之利。匪孚者不信也，肯冒國人之不信，是上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與我何有」之大胸襟也。委權與四，民得以安，其嘆帝力與我何有，而非睿知英明之歌頌，非不信而奚是？斯卽蘇軾氏之「爲

大人爲能忘位」也。項安世云，四爲卦主。元、梁寅云九五爲萃之主。李衡引范氏云：「五應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明、來知德云：五與上六相近，同居悅體，陰陽比暱。王夫之亦以四爲陰所保。貞德，諸家無異辭，皆言君之德正，獨王夫之稱「賴无悔者，陰之永貞耳。」四之大吉，群言承五應初，迨爲最有力之大臣，五爲最偉大之君父，斯卦之眞義邪！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注云：處聚之時居於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齋咨，嗟嘆之辭也，若能知危之至，懼禍之深，憂病之甚，至於涕洟，不敢自安，亦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正義云：齋咨者，居萃之時最處上極，五非所乘，內又无應，處上獨立，無其援助，危亡之甚，居不獲安，故齋咨而嗟嘆也。若能知有危亡，懼害之深，憂危之甚，至於涕洟滂沱，如此居不獲安，方得衆所不害，故无咎矣。

虞翻曰：齋持資賻也，貨財喪稱賻，坤爲財，巽爲進，故齋資也。三之四體離坎，艮爲鼻涕，淚流鼻口，故涕洟得位應三故无咎，上體大過死象，故有齋咨涕洟之哀。李道平之疏齋持也，又持送人也。資，貨也，故云賻以貨財，哀喪稱賻。（集解纂疏）

程頤：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熟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齋咨而涕洟也，人之絕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爲人惡絕，不知所爲，則隕穫而至嗟涕，眞小人之情狀也。又云：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貧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爲，六之涕洟，蓋

不安於處上也，君子堪於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憚安，常履非，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而涕泣爲可羞也，未者，未便也，陰而居上，孤處無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易傳）

蘇軾云：未安上者，不樂在五上也。（蘇氏易傳）

項安世云：上六當位而无所萃，此所謂順天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上雖未安而固无咎也。（玩辭）

朱震云：上六以柔乘剛，處上獨立，當萃之極，六三柔不正，不足以據，齋持也，吝，嘆息也，艮爲手，上三相持嘆息，憂其所宜憂也，上之三成巽，巽爲多白眼，艮爲鼻，兌澤下，流在目，曰涕，在鼻曰涕洟也，然乘剛必危，處上獨立則无助，萃之極，以柔居之則不堪兼，是數者可久安上位乎！亦必至於求萃而之三，動而憂則无咎，故曰齋吝，涕洟，未安上也。（漢上易傳）

李衡引陸云：齋猶持也，吝猶才也，无應乘剛，持小人之才而无所與萃，則憂危恐懼，故至涕洟，不安於上，欲下與三，三亦无應，與己同志，故獲无咎。又自云：上以柔乘剛，處上獨立危而无助，必至於求萃而之三，齋持也，吝，嘆息也，上三相持，動而憂則无咎，三亦陰柔不足爲助。（撮要）

朱熹云：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也。（本義）

元、梁寅云：萃必有位，有德然後人萃焉，上六无位，无德而徒在於上，誰與之萃乎！然能畏懼之甚而齋吝涕洟，雖无可萃亦可无咎也。（易參義）

明、來知德云：中爻艮爲手，持遺之象，兌爲口，吝之象也，又爲澤，涕洟之象也。又上六處萃之終，求萃而不可得，惟持遺吝嗟涕洟哀求于五而已，然憂思之過，危者必平，所以无咎，六爻皆无咎者，水潤澤，其地萬物群聚而生，乃天地爲物不二，生物不測之理也，所以六爻皆无咎。（周易來注）

王夫之云：三陰萃於下，二陽萃於中，上獨孤處而无與萃，能勿憂乎！然上之在外，所以奠陽於五而不使之消，則身危而主安，義无咎也。又云：居上而孤處不安，其情必戚，處當憂之時，亦何能遽望其安乎，身不安而義自正。（周易內傳）

李光地云：居卦外而无應，无萃者也，然萃有利見大人之義，而上近九五與蹇之上六同，苟能不安於上，而齋咨涕洟以致其誠，則亦可以得所萃而无咎。（周易觀象）

劉次源云：陰居萃極，慮復將散，齋咨涕洟，不敢逸晏，保其長萃乃无過愆。又云：居上孤危不能自適，故長戚戚。（易通）

李郁云：上爲兌口，故嗟咨，思親傷感，孝之至也，是故无咎。又云：五將進上故曰未安。（周易正言）

漢仕案：虞氏之說齋咨，爲齋持咨賻，以貨財哀喪，故有涕洟之象，艮由「䷳」萃上體與大過同，爲死象也。虞氏取內卦坤曰財，三、四、五爻合爲巽，爲進。又第三爻進第四爻成「䷫」，蹇、三、四、五爻爲離，二、三、四爻爲坎，一、二、三爻爲艮。離、坎、艮爲鼻涕、淚流、鼻口之象，故曰涕洟。李道平疏云：賻以貨財，哀喪稱賻。——上六爻有賻儀象，所涕洟者爲上六，艮由「䷳」乃「䷫」大過

之上卦，有死象，豈以二爲上卦之二三咸卦，二三革卦，二三困卦之上六均有死象？程子則以上卦三兌，以一陰柔，爲兌之主，因斷案爲小人悅高位而處天下孰肯與也，而大作其君子小人居處之別之文章。李衡引陸績云：咨，猶才也，上六無應，持才，乘剛。解別樹一幟，然咨，字書無訓作才者。明來知德云：上六哀求於五。李郁云：上爲兌口，故嗟咨，思親傷感，孝之至也。二解均新奇，然恐皆非爻之本義。竊意六三萃如嗟如，宜以齋莊中正應世，今上六無應於下，又乘剛，猶已退休之太上皇如唐玄宗者然，舊屬已離矣，轉附新主，是下無以應，即應，止婦人孺子輩，思昔日之光輝，能無老淚縱橫，淚眼相看（與三）齋咨涕洟者邪？然下（九五）終無犯上之理，故无咎也。

綜觀萃全卦，澤上出地，可生萬物，因而人文薈聚，富足之象也。然創業之初，宜乎內順外悅，善揚順德，崇敬夫君（長上），堅忍其志，艱貞其德雖厲不渝，夫如是，人間可羨仙不必學矣。事業已具基礎，宜乎彼此信專任督，不生二志，把握良機，功業可就。王業之建，胸襟第一，培養識人之才，又具用人之量，選可信僚屬而畀予大任，不斤斤今名之速成，萬世美譽不遠矣。夫如是，可兼善天下。然而窮其力不能建永世之業盡如初意者，日已暮矣，難免興志未酬而有咨嗟之嘆。終克免於過咎者，平生功業足可彌補也。

歸妹卦

三三歸妹，征凶，无攸利。

王注：妹者少女之稱也。兌爲少陰，震爲長陽，少陰而乘長陽，說以動，嫁妹之象也。

正義云：歸妹猶言嫁妹也。然易論歸妹得名不同，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也。此卦則以妹從娣而嫁，謂之歸妹，故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是也。咸卦爲二少相感，恒卦則二長相承，本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娣嫁，故謂之歸妹，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嫡夫人、左右媵，皆以姪娣從，故以此卦當之矣。不言歸姪者，女娣是兄弟行，亦舉尊以包之也。征凶，无攸利者：征謂進有所往，妹從娣嫁，本非正，唯須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妾進求寵，則有並后凶咎之敗，故曰征凶无攸利。

程子云：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爲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悅，又以悅動，皆男悅女，女從男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曰咸、恒漸、歸妹。歸妹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悅少之義。之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以巽順爲要，歸妹爲卦，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從之象也。物之隨動莫如水，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從長男，以說而動，動而相說，人之所說者，爲女歸之象。以悅而動，動而不當位，動則凶也，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程易傳）

蘇軾曰：說少者，人之情也，故說以動，其所歸者妹也。天地之所以交，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若女長而男少，則大過之所謂老婦，士夫烏肯下之，夫苟不下，則天地不交，男女不合矣。故歸妹者，女少而男長，女用事而男下之之謂也。夫所以下之者，豈一日之故哉！將相終始故也。又歸妹之爻，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剛，此男所以悅女而致其情者，權以濟事一用而止可也，以此而征則凶，且男女皆不利也。（蘇易傳）

項安世云：嫁皆女之少時，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男常長，女常少，故曰所歸妹也。以卦德言之，凡說而動，皆不正之事，自歸妹之外皆不可行，故曰征凶，无攸利。以卦象言之，以長男之年，慕少女之色，未有不爲身之災，家之醜者，亦征凶，无攸利也。凡此皆一卦之大義。而彖以爻位推之，則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爲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故爲无攸利。（周易玩辭）

朱震曰：歸妹自泰來，三之四爲震，四之三爲兌，天地相交而成坎離，坎離者，天地之用也。夫婦者，人之始終也。九三、六四正也。三、四相易，而天地各得其宜義也。今六三柔，九四剛，剛爲柔所乘，夫弱婦強，不能正室，是三不利於內，四不利於外，故曰无攸利。（漢上易傳）

李衡引陸云：易以咸恒爲夫婦之道，漸，歸妹爲夫婦之義，漸四爻得正，故，漸，女歸吉；歸妹四爻失正，故歸妹，征凶，妹者從婦而嫁，本非其正，用以繼室則可，欲專內政則凶。又引正云：二

三四五並皆失位，其勢自然柔皆乘剛，其猶妾媵求寵，其勢自然以賤陵貴，以明柔乘剛，緣於失正而進也。（周易義海撮要）

朱熹云：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爲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爲歸妹，又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易本義）

元、梁寅云：歸妹之占辭如是，則舉事皆凶而不利，不獨於婚姻爲然也。其所以是者，以兌之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則非其配也；其情以說而動，則不能以貞靜自守也。又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正，初、上雖得正，而陰上、陽下亦非正矣。女子如是，則爲不正之女，丈夫如是，則爲不良之夫，故占得彖辭者凶而不利。（易參義）

王夫之云：女歸者，女外適以夫家爲歸也。歸妹者，男舍其家出而就女以爲歸也。卦自泰變，陰陽本有定交，而乾上之陽出而依陰坤下之陰，反入而爲主於內，就近狎交，不當其位，男已長，女方少，相說而動以從之，卦德之凶甚矣。故無所象，無所取德而直就其占言凶，言无攸利，與剝卦同而尤凶，但舉卦名已知爲不祥之至，勿待更推其所以凶也。征凶者，以往而凶，陽不往則陰不入而干陽，婦之不順，皆夫輕就之情導之也。旣言凶，又言无攸利者，往歸之意以爲利存焉，而不知道以貽害君子之屈於小人，中國之折於夷狄，皆見爲利而自權於害，失其位而利可微乎！然惟征斯凶，則初之得位而安於下，二、五居中而不動，固可以免，所以彖凶而爻或有吉存焉，不征則不凶矣。（周易內傳）

李光地云：兌下震上，其象女先於男，先婚姻之禮，長少非耦，失婚姻之時，卦德以悅而動，又必有恣情妄動之失，故名歸妹，雷動雨降，陽感而陰應者正也。澤者積陰之處而其上有雷，是以陰而感陽也，亦有歸妹之象焉。又征者，言其往之時也，無攸利者，究言其終竟。（周易觀象）

劉次源云：兌爲少女，妹也。其嫁，兄主其事也。妹有味義，東出而西入，歸于昧也，物之進行必有所歸宿，故受之以歸妹也。女相悅而動以從之，凶之至也。不征或可免乎凶，宜靜以俟也。凡事无攸利，不可造次也。（易通）

李郁云：歸妹者，不善其始而无成于終也，人生遇事任情，使性所誤，必多妄動輕言，所失必大，以理智而權其利害，則於己無悔，於事有成矣。又以六三爲卦主，歸妹，男女皆失其正也，悖禮徇情，無敬與義，未有能久者也。（周易正言）

案：歸妹之義有五說：王弼與孔穎達皆云嫁妹也。正義又以爲從姊嫁，爲姊姊之媵也。蘇軾主所歸者妹，然女用事，男下之。項安世尤爲率直指出：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朱震云：夫弱婦強。王夫之云：男舍其家而就女以爲歸也。李光地云：女先於男，失婚姻之禮，長少非耦，失婚姻之時。劉次源云：妹有味義，東出而西入，歸于昧也。約而言之：女嫁男娶，先姦後娶也。男入贅女家，女掌權而行不正，情用不專也。

察諸卦義：征凶者也，征進有所往，即繼續其不正之交往，或繼續頤指氣使贅夫，必凶也。而女陰之用事，鮮克有終者。（或云征，正也。閨閭之內若是一本正經煞有介事，謂之不解風情，與夫子

獨處如對聖人，恭敬可也，視周公禮爲罪惡不予合作，勃谿生矣。又從字義解，男女欲相勝，以征服對方爲務必旁搜異方，兩敗俱傷矣。」

東坡始疑少女小，長男長，少未必小，長未必長。蓋有先生而爲么女，年三十、四十、五十仍不得字，後生爲家之嫡承，猶在襁褓之中。故少女先生，爲家之明珠，標梅之年遠過。長男豈必長，少女豈必小？長男不必年長於少女明矣。故坡公云：若女長而男少，則大過之所謂老婦，士夫烏肯下之。故歸妹者，女少而男長。是釋彼之所疑也。項安世云：歸妹不必曲說，但嫁皆女之少時，故古之言嫁者例曰歸妹。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男常長，女常少，故曰所歸者妹也。是可釋少女不必年少於長男，長男不必年長於少女說者之惑也。

王成聖主編，何敏著之「姑妄言之」一七六頁，題爲老少配，可爲項安世：長男少女，未有不爲身之災、家之醜者。朱震之夫弱婦強，不能正室，作一註脚：民十八年，川某邊防團長，年逾不惑，追求湯性少女爲小星，女年僅及笄，鬧新房時，秘書長調侃幾句頗含哲理之言云：新娘子豆蔻年華，一定「怕日」，但習以爲常，便「不怕日」，時間稍之，會「日不怕」，三十、四十，虎狼之年，惟「怕不日」！作者自評：話醜理正，蓋老小配，金屋藏嬌，老來心有餘而力不足，雖有金山銀山，填不滿心頭慾望，紅杏出牆，琵琶別抱，變生肘腋矣，斯之謂家之醜，身之災也。

至若釋卦自泰來，強「三三三」卦爲六三上、九四下，變成「三三三」泰卦，乃歸妹本來面目說。與夫歸妹卦之二—四爻組成離，三、五爻組成坎，離爲日，坎爲月，日月運行，爲天地之用說，易之用

艱澀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注：少女而與長男爲耦，非敵之謂，是娣從之義也，娣，少女之稱也。少女之行善莫若娣，夫承嗣以君子，雖幼而不妄行，少女以娣雖跛能履，斯乃恒久之義，吉。而相承之道也，以斯而進，吉其宜也。

正義云：（約言）少女謂之妹以娣，行謂之歸。以兌適震，非夫婦匹敵，是以娣之義也，妹繼娣爲娣，雖非正配，不失常道，譬猶跛人之足，雖不正，不廢能履。少長非偶，爲妻而行則凶，爲娣則吉。

程頤言：女之歸，居下，而无正名，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爲堅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悅居下爲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爲，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爲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程傳）

蘇軾曰：歸妹以陰爲君，在兌則六三是也。初與二其娣也在震則六五是也，而四其娣也。所以爲兌者三，故權在君，所以爲震者四也。故權在娣，權之在君者，則雖不才而娣常爲之，用權之在娣也，則雖娣無能爲損益，猶要其君，六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其所以能履且視者，與初與二屈而爲之娣也。二者各致其能於六三。

項安世曰：跛者皆謂六三，初九當以六四爲婦，四者五之娣也，故歸妹以娣以恒也，以四歸初，固其恒理也，雖與初同體，却不相承，故如兩足而跛其一，言其非正配也。三征而反於四，正與初相承，然後爲吉，故曰跛能履，吉，相承也。（周易玩辭）

朱震曰：三兌者，震所歸之妹也，初在三後，无應，三以巽下之，初九自卑而進，說以從之，歸妹以娣也，三下初成巽，初九應震，有雷風相與之象，恒也，嫡巽而娣說動，故能歸妹以娣，如有嫡不以其賤備數，豈能以娣哉！初九正進之從三，又正能恒者也，故曰歸妹以娣以恒也，震爲足，兌折其左，跛也，跛者不足以行，而從三則有應可行，跛能履也，跛能履故征吉，故征。征以行正也，正則吉，所以吉者，以從三而承四，四震，夫道也，三成四，初又從三，相與以承，內事相承也，是以吉。（漢上易傳）

李衡引陸希聲云：妹從姊歸，而復以娣從即又季也，明矣。當歸妹而用其娣，明有讓也，初以陽德，而處卦下，惟保其所恒，故可以久也。跛者，行之不安者也。妹者，嬈之不正者也。歸妹而以娣，猶不正而能行也，位雖不當行，未失道，上下相承，故得征吉，妹從姊，娣從嫡，相承之謂也。又引石介云：初承二，娣承嫡之象，二承五，嫡承夫之象，故曰，跛能履相承也。引牧云：履之六三，跛能履，不足與行何也，履禮也，禮以中正爲得，六三位不當，故凶。歸妹則以不居其正爲得宜，故行之以不正爲吉何則，尊正室也，若行以正，則是專正室矣，所以能守其娣之禮爲常也，不取居正，而又處下以尊正室，行之奉上，故得上下順而吉相承。

朱熹云：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爲娣象，然陽剛在子女爲賢正之德，但爲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

而已，故又爲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稱吉。（易本義）

梁寅云：古者天子諸侯大夫之娶，其嫡必以姪嫡從，則娣者，從嫡以適人，而不能自行也，初九居下得正，而上无正應，乃女之爲娣而賢者，跛能履，言其雖待人然後行，而亦能踐履也，如是而行，宜其吉矣，兌爲毀折而初二有跛眇之象。（易參義）

來知德：娣，戴禮切。婦之妹相從者。曲禮世婦姪娣蓋以妻之妹，從妻來者娣也，蓋從嫁以適人者也，兌爲妾娣之象，初兌下亦娣之象，兌爲毀折，有跛之象，震爲足，足居初，中爻離爲目，與足皆毀折，所以初爻言足之跛，而二爻言目之眇也，若以變坎論，坎爲曳，亦跛之象也，跛者行之不正側行者，以媚嫡行正室之事也，故以跛象之。初九居下當歸妹之時而无正應，不過娣妾之賤而已。故以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德，但爲娣之賤，則閨闔之事，不得以專成，今兌悅居下，有順從之義，故亦能維持調護承助其正室，但不能專成，亦猶跛者，側行而不能正行也，占者以是往，雖其勢分之賤，不能大成其內助之功，而爲媵妾職分之當然，則已盡之矣，吉之道也，故征吉。（來註易經圖緯）

王夫之云：歸妹以娣，謂當歸妹以娣之世也。此句統下九二言之，娣，少女，謂三也。跛能履，眇能視，分言之而固，相聯以成文，二義之德相肖也，陽之往出而歸，陰得其娣以歸而爲主於內，亂道也，初九剛而居下，不隨四以行，跛象也，惟守正而不妄動，則如跛者之行，畏仆而必慎，以此道而正四之不正，往而吉矣，履與歸妹內卦皆兌而上承乾震之剛，故皆有跛眇之象，而履孤陰安進，故

自謂能而非其能歸妹四輕往，而遇不在三，則初與二能保其正，而與履之素履往坦坦，幽貞德固相若，皆處濁世有孤行之操者也。易之文簡故詞同而意異。（內傳）

李光地云：下卦三爻皆女之卑者而初尤居下，故有娣象，男女以年鈞爲配，而女必待聘而行，然惟妾媵則不論其之鈞，敵與禮之齊備，從嫡而適，固其常也，其合既非不正而初又有正德，則能承於其君而有助矣，跛能履之象也，跛謂屈於下，能履，謂佐於行也。

劉次源曰：初，最卑幼，妹之娣也，徘徊不敢輕進，以跛而慎畏也，惟守正而不躁，故无隕越之罪也，雜卦之履，惟初二明斯義矣也。（易通）

李郁云：娣者媵也，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兌反爲巽，長女出嫁而以少女媵之，是有序也，妹雖爲媵，然合於禮，跛能履者，以喻側可爲正也。初與三易，承事九四，故曰征吉。

漢仕案：卦言歸妹，征凶。今初九爻辭云：歸妹以娣。則知前言歸妹者，或嫁、或招、或先姦後娶或女掌權而行不正，所謂妹者之畫像大略可知矣。「以娣者」，以，而也。所歸之妹而爲娣也，非以妹從娣，妹卽爲娣，初應柔而剛，其象爲位不當，卦名歸妹，是妹有男權之志，如唐武則天與清那拉氏（慈禧）然。王弼云：少女與長男爲耦，非敵（相當）之謂也。少女，妹也，少女固當在妙齡，長男，男長也，長非祇年長於女，蓋已功業有成，老驥伏櫪矣，女少歸己，紅粉鶴髮，女悅男聲勢地位，男悅女少之春色，是情勝而不計匹偶之宜否，各得所需而暫安，勢成，雖畸形如跛者然，而陽剛在女子則有賢正之德，彼能審時勢之得失，雖獨擅（椒）房，而讓雨露均，故非正室而能明禮履理，名不正而

克堅此則，雖失其配，如顏徵在之於叔梁紇，歐陽觀之於鄭氏，其凶者在老夫少妻，長男努力以博少妻一粲，東征西伐焉有不凶，故孔子、歐陽修、胡氏皆或三或四歲失怙，在長男本身凶，在少妻自己亦凶，蓋少妻失所靠也。二造无所利，女賢而履正，進吉者是孔子爲萬世師表，爲一代素王。歐陽修、胡適氏皆爲生民立命，顯揚母氏聖善之德，吉道也，故王弼云進吉者，此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王弼注：雖失其位而居內處中，眇猶能視，足以保常也，在內履中而能守其常，故利幽人之貞也。孔正義云：九二不云歸妹者，旣在歸妹之卦歸妹可知，故略不言也，然九二雖失其位，不廢居內處中以言歸妹，雖非正配，不失交合之道，猶如眇目之人，視雖不正，不廢能視耳，故曰眇能視也，利幽人之貞者，居內處中能守其常，施之於是，是處幽而不失其真正也。

李鼎祚集解引虞云：視應五也，震上兌下，離目不正，故眇而視，出入謂二，初動二在坎中，故稱幽人，變得正，震喜兌說，故利幽人之貞，與履二同義也。

程傳：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出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知如是，而言利貞者，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爲之戒也。（程易傳）

蘇軾云：歸妹以陰爲君，內卦則六三，外卦則六五，初二曰其娣也，六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其所以能履且視者，以初與二屈而爲娣也，二者各致其能於六三，初、二有能而不自用，使无能者享其名，則九二非幽人而何哉。（蘇氏易傳）

項安世云：九二當以六五爲婦，三雖與二相比，亦非正配，故如兩目而眇其一也，爲九二者，但當守幽人之貞，以俟正配，然後不失其常，故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初在下故言跛，二當互離，故言視，若其義，則皆欲其必待正配而不妄娶也。（周易玩辭）

朱震云：九二離爲目，兌毀其右眇也者，不足以明，然二有應之五，能視也，女待男而行，六五未下二，二以剛中，自持，處內而不動，不足以明也，有眇之象，初動而二不動，在坎中，坎爲伏，二貞於五，處內而說，爲幽人，幽人者，女在窈窕幽閑之中，五下之則二行復成兌，女自若也，故利幽人之貞，利幽人之貞者，五下之而後兌，變坤爲常，此爻无娣象，故以女子守爲義。（漢上易傳）

李衡引牧曰：履之六三以其位不當，故凶，歸妹九二，雖居中而云眇能視者，以陽居陰爲不正也，履之九二幽人貞吉，同此爻辭者，以其履道尙謙，不貴處盈，務致至誠，惡夫外飾者也，二以陽居陰，履于謙也，況乎幽人之志專靜而卑退，无所侵越，猶娣之禮務卑退也，但專一奉正室而不敢越，且婦人以陰處陰，又居內爲很位，故家人六二在饋貞吉今九二雖以剛處柔，然位不當，正合娣之義，利幽人之貞，不亦宜乎。引胡云以陽居陰，履非其正，能盡卑下之節以承上，猶目之偏亦不廢於視也，然上有六五之應，不可以越其位，分而上進，上進則奪女兄之權，故當退守其位分守其幽靜之道而不廢，

故獲利也，雖有其應，不妄求進，是未變常也。引勾云：以陽居陰，上應六五，剛下而柔上，是婦制其夫，故爻辭不言歸妹媿之不正，剛柔相反，未足爲明，猶如眇目之人，不廢能視，但居內守常，同乎幽隱之人，亦不失其貞正也，謙正自得而无邪競之心，是見利而未變常性也。（周易義海撮要）

朱子云：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貞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爲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易本義）

元、梁寅云：九二居中，乃女之爲正嫡而賢者，而其應六五陰柔不正，是女賢而配不良者也，然婦人之道以順爲正配，雖不良在我其可自失乎，二能盡其賢智以治內事，安於命分，不爲邪行，則如眇者能視，其明雖不遠，而猶不替其操，女而如是，豈非賢德乎！（易參義）

來知德云：眇者偏盲也，兌絲巽，巽爲白眼，亦有眇象，中爻離，目視之象，幽人之貞者，幽人遭時不偶，抱道自守者也，幽人无賢君，正猶九二無賢夫，衆爻言歸妹而此爻不言者，居兌之中，乃妹之身，是一嫡而非娣也，九二陽剛得中優于初之居下矣，又有正應，優于初之无應矣，但所應者陰柔不正，是乃賢女，所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有眇者能視，而不能遠視之象，然所配不良，豈可因其不良改其剛中之德哉，故占者利而幽人之貞可也。（來註易經圖解）

王夫之云：二剛非其位，而上爲六三之陰柔所揜，有眇象焉然天下貞邪治亂之辨，本易曉了而柔不自振者，誘之以動則迷，二以剛中之德，無欲而清，則五之爲君，三之爲娣，從違自審而弗復如四失

所歸，此乃柏舟之婦，麥秀之老，理明而義自正也。（周易內傳）

李光地云：卦惟二五有應，然六爻皆取女象，而二陽、五陰則此爻無婦道焉，二有中德，守貞不字，幽人之慘也。幽故晦昧而有眇象，貞，故明智而有視象。（周易觀象）

劉次源云：二中正而明是非，三雖掩无傷其視也，鳥獸不可與同群，守幽人之貞乃利也。（易通

）

李郁云：離爲有明，今三柔而二剛，所麗非正，是眇目之象也。幽人指陰爻，言二進三退，柔得中正，幽而有明，故曰利幽人之貞。（周易正言）

漢仕案：跛之能行，蓋老小配，行之不長，畸形如跛者然，其象不必強解初應四，爲震，故有跛象，而九二之眇能視，自毋須取二三四爲離，爲目，九二失位如傷目然而有眇象，女少男歸于妹，以男子而言，失其位。以女子言，有凌夫之象，女爲家中主也，其猶牝雞司晨，然就女德言，二雖不當位，應柔而剛，女之能剛者，蓋亦倚於理，故仗理而直行也。於一鄉一里，或可橫行無阻焉，於一國，於天下，則有男權之志之一介女子，必病視有欠周而聽有未遍之象也。故各家皆云能視而不能遠，蓋所助者寡也，女子居內處閨內，本乎天地之義，陰陽之道失位，上應六五陰，所比近者三亦陰，是外事皆如言瞽焉。祇見眼前事，眼前景，苟能下抱道守正之士，訪山林逸民大儒能守道不阿者爲我耳目，爲我所用，九二對六五之助，雖未必克有大成，尙亦有利哉。故得國家大老山林守正大家之佐助，經道可常，雖女子握大柄亦無慮，蓋不變家國常道也。其猶唐狄仁傑之用人，狄雖所事非人，然其用人

好壞，直接影響武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王注云：室主猶存而求進焉，進未值時，故有須也。不可以進，故反歸待時，以娣乃行也。

正義云：歸妹以須者，六三在歸妹之時，處下體之上，有欲求爲室主之象，而居不當位，則是室主獨存，室主既存，而欲求進爲未值其時也，未當其時，則宜有待，故曰歸妹以須也。反歸以娣者，既有須，不可以進，宜反歸待時，以娣乃行，故曰反歸以娣行。

李鼎祚引虞翻云：須，需也。初至五體需象，故曰歸妹以須，娣謂初也，震爲反，反馬歸也，（案說卦，震爲反生）三失位，四反得正（案歸妹原爲雷澤，三四五易則成「三三」地天泰卦）兌近在四，見初進之，初在兌後，故反歸以娣。

程頤：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爲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尙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爲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易傳）

蘇軾：古者謂賤妾爲須，故天文有須女，六三不知其託行於初九，而自以爲能，履不知其借明於

九二，而自以爲能，視是以棄娣而用須，未足以當娣也。失二娣之助，則以跛眇見黜而歸矣，歸然後知用娣，故曰反歸以娣。（蘇易傳）

項安世云：須者賤妾之名也，六三本泰之四，於五爲娣，於初爲正應，今乃降而居三，求附於初，遂成婢妾，不得與君子相當，若能自反於四，以娣而歸初，則足以與之相當矣，故曰歸妹以須，未當也。（案項乃以泰卦解歸妹，故云六三本泰之六四，乃六五之娣，泰之六四於泰之初九爲正應，今泰卦之三之四，四降爲三成歸妹，則原泰之四新成歸妹之三，與初无應矣，无應，故不相當。）（玩辭）

朱震云：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織女三星，天女也。

陸震云：天文織女貴，須女賤，則須爲賤女可知，蓋二應五已行矣。三往无應，而猶須之女之強顏而不見售者也。夫女之可貴者，爲其正也，順也，動以理也，六三居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上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而歸，動非理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如是其賤矣，故曰未當也。魯春姜之女，三往三逐，春姜召其女留之三年，乃復嫁之，卒知爲人婦之道，春姜知反歸以娣之義也。（案舉史實以解爻辭也，春姜知反之義，歸妹六三復泰之九四也，今雖无所歸，須也，曲而當。）（朱震漢上易傳引）

李衡引胡云：六三以陰柔之質，居剛陽之位，是履非其正者也，猶姪娣以從女兄，其年尙幼，未可適人，必待年於父母之國，待其長大，然後歸君子之家，以爲姪娣，故春秋隱二年書伯姬歸于紀，

至七年，書叔姬歸于紀是也。未當者，是言姪娣幼小，未當歸人，必待年於父母之國也。

朱熹云：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爲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爲未得所適而反歸爲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易本義）

梁寅云：須，女之賤者，六三居下之上，本非賤也，然以不中不正，爲說之主，故失行之甚，人莫之取而反爲娣以從人也。世之躁動失守而自取卑賤者，觀此可戒矣。（易參義）

來知德云：須字新奇，古人以婢僕爲餘須，反者顛倒之意，震爲反生，故曰反。六三善於容悅以事人，則成无德之須賤。初位卑歸于娣宜也，三居下卦之上，何自賤至此哉。德不稱位而成須故也。不言吉凶者，容悅之人，前之吉凶未可知也。（易來注）

王夫之云：須，給使之人也。古者天子諸侯媵，用姪娣，姪貴而娣賤，陽舍其位，離其類以外歸，志行之卑賤，適足與卑女相配而已，反歸謂旋於夫家，陰來就陽，六之來三也。六五中正，不輕就匪人而與相悅，惟坤下之陰卑賤而就之。先得其寵，內志不修，自此始矣，干君而僅得合於權佞之臣，亦此象也，進不以正，則不正者應之。言未者，過不在三世。（周易內傳）

李光地云：六三不應爲娣者也，不中不正而爲說主，无應於上，如以賤行之女，歸人不納，則反歸爲娣而已。凡下卦與同類應者，則取從嫡而歸之象，應而陰陽反者，則取未歸之象。（觀象）

李道平云：須與媵同，釋詁登，待也。是即需之義也。（周易集解纂疏）

劉次源云：須者女媵，妹之姊也，嫁宜先姊，四先適三反歸以娣也，相說而來就之，亦可恥也。

(易通)

李郁云：須同娣，姊也。兌巽相反，巽爲長女，故曰娣，姊宜居妹之先，今巽反爲兌，幼妹先歸，而以姊爲媵，此說以動，遂失其序也。

漢仕案：說文娣字段注：須即娣字也。周易歸妹以須，鄭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娣，按鄭意與娣、胥同音通用。婿者，有才智也。「說文許慎又云：楚辭曰，女娣之嬋媛，賈侍中說楚入謂姊爲娣，段注引或曰姊或曰妹，認姊是。

如此，須有六說：(1)待也。(2)需也。(3)賤妾、賤女、賤者。古人以婢爲餘須，給使之人也。(4)賤行之人。(5)與娣同待也，需也。(6)娣也，妹之姊（爲媵）愚意須乃古鬢字，爲女子所不當有者，卽有如唐李光弼母，非是生理之謂也，鬢眉喻丈夫，女子有丈夫之志，不讓鬢眉也。歸妹姑無論其或嫁或媵或姊或招贅，而女子用事，婦制其夫，夫弱婦強之象。蓋以和柔工夫籠絡其夫，卦名歸妹，又處柔，然位不當，猶之孔子、胡適母，夫老妻少，嫁入時不當位也，今六三亦不當位，而以柔順女德之發揚，可御其夫，亦可外御其家人也，是狸貓之暫伏也耶！故妹有鬢眉之志，是「歸妹而須」之意。「反歸而娣者」初遇夫家人暫居卑屈之地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注：夫以不正无應而適人也，必須彼道窮盡无所交，然後可以往。故愆期遲歸以待時也。

正義：九四居下得位，又无其應，以斯適人，必待彼道窮盡无所與交，然後乃可以往。

程頤云：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爲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爲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也，以无應故爲愆期之義，而聖賢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愆期由己而不由彼。（程易傳）

蘇軾云：九四、六五之娣也，以爲權在己，故愆期不行以要其君，君猶待之有時焉而後歸，此其志以爲吾君必有待而後能行者也。（蘇氏易傳）

項安世云：四本應初，因與三相變，遂成愆期，然其志蓋有待也，遲者待也，待三之反則有時而得所歸矣，故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三者女之自失者也，四者女之自重者也。（玩辭）

朱震云：離爲中女，九四居上體，女貴高之象，九剛明而守柔靜，女之賢者也。六五歸妹，九二往之，而九四不行成兌，兌正秋是以愆期，女歸以仲春爲期，秋不行，愆期也。四本泰之九三，六四以坎男下之，而後三之四成震，女以外歸，震仲春也，遲歸以時也。觀九四待坎男下之得仲春而後行，則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漢上易）

李衡引石云：愆期者待年也，六五以陰柔在上，是姊之象，凡女子十五而嫁，笄而字，今五正當嫁，則四之年未及其時，但隨姊而行，故曰愆期，遲待也，待姊而行，姊行有時也。又引牧云：說以動，謂少女說從於長男，今四居下體之上，位過乎少女。是歸妹之愆期者也。女過盛年，則興標梅之嘆，

然四以陽居陰，不居其正，合歸妹之象，雖有勤望之志而不爲淫奔之行，故待禮而行者。故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者也。

朱熹云：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本義）

梁寅云：自內卦觀之，則外震三爻皆男也，以全卦言之，則卦曰歸妹，而六爻皆妹之歸者矣，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乃賢女而不輕從人者也，其守既不失，雖過時而歸，庸何傷乎。（易參義）

來知德云：愆，過也。言過期也。女子過期不嫁人，故曰愆期，因无正應，以陽應陽則純陽矣！故愆期，有時者，男女之婚姻，自有其時也，蓋天下无不嫁之女，愆期者數，有時者理，若以象論，中爻坎，月離日，期之之象也，四一變，則純坤而日月不見矣，故愆期、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之象，震東兌西，相隔甚遠，所以愆期，四時循環，則有時矣。九四以陽應陽而无正應，蓋女之愆期而未歸者也，然天下豈有不歸之女，特待時而歸，歸之遲耳，故有愆期，遲歸有時之象，占者得此，凡事待時可也。（來氏易）

王夫之云：此正征凶，无攸利之爻，不再言占者，象已決言之，於此原其致妄之由而設戒以導之。於正聖人不輕絕人之情，抑以上古舊有此理，雖足致亂，而固可教以正也，不待女之歸！而男反歸女者，以三十而娶，不可過期，乾三之陽已老，坤四之陰方穉，六五中正待禮成而後行，故陽屈已而往從之，不以賤辱爲恥，乃爲之戒曰：雖其歸之遲，而自有時，何至卑屈失身，以召柔之乘已哉，詞之

婉，諷之切，周公當婚禮初定之時，曲體人情而救之以正，故其辭溫厚而動人，若後世淫色吝財之夫，則固不足與言也。（周易內傳）

李光地云：居上卦則非未及期之女矣，然而無應，則爲歸妹愆期而已，以有剛德，故斷其歸之有時也。（觀彖）

劉次源云：男不可下，女歸愆期也，待時而動，可遲歸也。（易通）

李郁：震反爲艮，欲動又止，是故愆期，遲歸則得其時，速嫁則失其正，迨夫卦覆爲漸（風山）而女歸乃吉矣（正言）。

漢仕按：六三，妹歸有男權之志，唯當在初嫁（招）時，既云老少配，老者自有其妻子，今少女入主大家能否卑身降志，變易其節，用以事人，九四較六三更進一層，唯當修治其身，廣結衆緣，因其不當位，下仍未有應，故不宜以居柔之位而以剛強手腕霹靂動作處人，時候之未至也。又按：一卦之中，六爻之義宜以一貫，非是各爻自圓其說，使氣勢不能貫穿。歸妹，本女子之已嫁（已招），今解愆期：或從三三，一三四爻合而爲離，三四五爻合而爲坎，離爲日，坎爲月，使四復之三，成三三天地泰卦，不見乎日月故愆期；或以上卦震止東，下卦兌，正秋，一東一西，東西遠隔，故愆期；或以四陽剛直，在女子爲正德，人所欲娶，高尚其志，待配佳偶，故愆期；或以禮女年十五而笄，故五以嫁年，四則未及時，如瓜之未熟，不能摘食，故遲；或女子過期不嫁，謂之愆期；或以男反歸女，男子三十而娶爲過期，故屈陽而就陰，以召柔乘已。愚以爲：乃授歸妹操家之大柄。愆期，愆，過也，錯過秉家業大權之期者，或夫

君之突然撒手，或女有男權之志，使夫君側目，已於家中，上無所授，下無以應，而空有男權大志，不得不愆其期。待己之子長歸柄於己，要之遲早有時也，今日時候未至，然年歲地位皆不當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注：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故曰之帝乙歸妹也。袂，衣袖所以爲禮容者也，其君之袂爲帝乙所寵也。卽五也，爲帝乙所崇飾，故謂之其君之袂也，配在九二兌少，震長，以長從少，不若以少從長之爲美也，故曰不若其娣之袂良也。位在乎中，以貴而行，極陰之盛，以斯適配，雖不若少往，亦必合，故曰月幾望吉也。

疏云：帝乙歸妹者，六五居歸妹之中，獨處貴位，是帝王之所嫁妹也。故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六五雖處貴位，卦是長陽之卦，若以爻爲人，卽是婦人之道，故爲帝乙之妹既居長卦，乃是長女之象，其君卽五也。袂，衣袖也。所舉歛以爲禮容，帝王嫁妹，爲之崇飾，故曰其君之袂也。配在九二，兌少，震長，以長從少者，可以從少雖有其君崇飾之袂，猶不若以少從長之爲美，故曰不若其娣之袂良也。月幾望吉者，陰而貴盛，如月之近望，以斯適配，雖不如以少從長，然以貴而行往必合志，故得吉也，故曰：月幾望吉也。（正義）

虞翻云：三四已正（卽由歸妹卦回復泰卦）震爲帝，坤爲乙，（虞氏自定說卦逸象，見張惠言周易虞氏義）故曰帝乙。泰乾爲良爲君，（見說卦及虞氏說卦逸象）乾在下，爲小君，則妹也。袂，口

袂之飾也。兌爲口，乾爲衣，故稱袂（亦見說卦逸象），謂三失位无應，娣袂謂二得中應五。三動成乾，爲良。故其君之袂，（謂三无應，）不如其娣之袂良，（謂二應五，得中上應五也。）

程氏曰：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爲下嫁之象，王姐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婦，唯謙降以從上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娣，媵者以容飾爲事者也。衣袂所以爲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尙禮而不尙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致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爲吉也，女之處尊貴者也。（程易傳）

蘇軾云：歸妹未有如六五之貴者也。故曰帝乙歸妹，以帝乙之妹而履得其中，則其袂之良否，不足以爲損益，非若跛者之託行，眇者之借明也。而九四欲以袂之良而加之，夫袂之良，豈足以加其君哉！月幾望者，陰疑於陽，易之所惡也。然至於娣之欲加其君，則以月幾望爲吉，以爲寧月之幾望而无寧娣之加其君也。（易傳）

項安世云：泰之六五，女君也，六四娣也。五居中而以貴行，方切自重，四降爲三，遽往就下而招二焉，袂所以招人，非女君之所肯爲也。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然妾終不可以當夫，媵終不可以踰嫡，二五之相當，如日月之相望，待其時至則正配自合而吉。（玩辭）

朱震云：子夏曰，湯之嫁妹也，五坤居君立，嫡夫人小君位也。袂衣裏手飾也：小君之袂，无文

而加澣濯之象……二之五（按成隨卦）坎離象毀，月幾望也，月幾望而不盈，則不亢其夫矣，故吉。（漢上易傳）

李衡引胡云：六五以陰柔之質，居上卦之中，是猶帝乙之王所歸之妹也，帝乙商之賢王，於時最能盡婚姻之禮，故聖人持取以爲言，君者諸侯正室之小君也。……正室已死而娣姪繼爲正室，有柔順之德，能盡婦道，以配君子，雖其正室之德，亦不如娣之容禮最全備而良善也。但如月望幾望不至盈滿，則獲其吉也。引陳曰：臣之事君，如女之事夫，不可盛滿以敵其上，六五以陰居盛位，可謂帝乙之歸妹於人也。言六五若作小君夫人之崇飾，不若謙以自牧作姪娣之容儀，則雖陰盛，如月之望，亦保終吉。又引逢曰：君禮於臣，尊下，卑乎帝乙歸妹也，天子歸妹於臣下以貴行也。雖王姬下嫁諸侯，夫婦之禮不可廢也，故小君降心而不凌其夫，則其禮容不如娣之盛焉，善之善者也。（撮要）

朱熹云：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尙德而不貴飾，故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爲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本義）

梁寅云：泰之三四變而爲歸妹，歸妹之六五，即泰之六五，故皆以帝乙歸妹言之也。帝王之女爲公侯妻，則爲小君矣，君之袂不如娣之袂，是女之尊貴者尙德而不尙飾也。五以柔居尊而得中道，固爲有德者，然又言月幾望吉者，戒其盈滿之失也。夫以尊貴之女，下嫁於其臣，苟不深自挹損則驕貴之心存焉，又安能順於其夫而禮事其舅姑乎？月之望則與陽敵矣，而但曰幾望則不至於盈而不敢犯陽也，聖人之戒深矣。（易參義）

來知德云：帝乙，如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君者妹也。此爻變兌，兌爲少女，故以妹言之，諸侯之妻曰小君，其女稱縣君，宋之臣，其妻皆稱縣君是也，故不曰妹，而曰君焉。袂衣袖也，所以爲禮容者也，人之著衣，其禮容全在於袂，故以袂言之，良者美好也，三爻爲娣，乾爲衣，三爻變乾，故其衣之袂良，五爻變兌成缺，故不如三之良，若以禮論，三不中正，尙容飾，五柔中，不尙容飾，所以不若其袂之良也，月幾望者，坎月離日，震東兌西，日月東西相望也。五陰二陽，言月與日對而應乎二之陽也。月幾者，言光未盈滿，柔得居中而謙也，月幾望而應乎陽，又下嫁占中之象也。又六五柔中居尊，蓋有德而貴者也，下應九二以帝有德之女，下嫁于人，故有尙德而不尙飾，其服不盛之象，女德之盛，无以加此，因下嫁，故又有月幾望而應乎陽之象，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吉矣。（來氏易）

王夫之云：帝乙歸妹，歸而逢其吉者，故此爻當之君。女君，帝乙所歸之妹，謂五，娣謂三也。三陰釋而以色悅人，陽所狎也，言袂良者，君子辭爾，六五柔順得中而應以正，貴得而不以色，陰德之盛者，故曰月幾望，五惟有待而行，不與四俱亂，故帝乙歸之，雖失正，而可宜家，然惟有帝乙之德而遇恭儉自持之賢配，乃能獲吉，使其爲悍，煽之妻而不自免於狎溺，則征凶，而无攸利也必矣。又以色言之不如娣矣，德稱其位，故貴爲天下之母，而帝乙亦蒙其吉，所遇之幸也。（內傳）

李光地云：卦爲此爻以陰應陽，又居尊而下交，有帝乙歸妹之象，卦義之所以不善者，爲以女先男，是妹自歸也，然婚姻之義，皆男求女，獨帝女下嫁以女求男，此爻適其象，則歸妹之義，不徒無

凶，反吉矣。又以其有中德，則能謙冲儉約以下夫家，如月之下與日交而望，是以吉也。（觀象）

劉次源：帝乙歸妹，有中德也，袂不如其娣不以色也，月幾望而圓，歸逢其吉也。（易通）

李郁云：袂之良否，以喻德之厚薄也。君指六五，娣指上六，以陰居尊，有專閫之嫌，奚如以柔比剛，有謙德之美，五陽後則上六比于九五，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良也，九四進五變坎，坎爲月，月在中曰幾望，五得中正，故吉。

漢仕案：本爻異說甚多，如：「帝乙」（1）有言帝王也。（2）商賢王帝乙。（3）歸妹雷澤，外卦震爲帝，變泰爲池天，坤爲乙，故曰帝乙。（4）帝乙，如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君亦四解：（1）君卽五也。（2）泰爲乾，乾爲君，乾在下卦，故爲小君，妹也。（3）諸侯正室之小君也，女君也。（4）王夫之以爲：「君，女君，帝乙所歸之妹……故帝乙歸之，惟有帝乙之德而遇恭儉自持之賢配，乃能獲吉。」是君爲帝乙之妻也。袂：（1）衣袖也，所以爲禮容者也。（是袂卽崇飾）（2）袂口袂之飾也，兌爲口，乾爲衣，故稱袂是袂謂三無應也。二乃娣之袂，謂二也應五。（3）袂衣裏手飾……小君之袂，无文而加澣濯之象。月望亦有六解：（1）近望陰而貴盛，如月之近望，以斯適配，吉。（2）月望陰之盈也，敵陽，幾望，未至盈，如此則不亢其夫故吉。（3）日月相望，時至則正配自合，蓋禮指君與嫡夫人每月十五、十六霑君雨露也。（4）月幾者，未盈滿，柔得中而謙也，應陽下嫁占中之象。（5）月幾望喻陰德之盛也。（6）如月下與日交而望喻謙冲儉約以下夫家。如此紛云衆說，孰是孰不是，如何仲裁？姑解如下：「帝乙歸妹」女之本貴也，言帝乙歸於妹可也，言商王帝乙嫁妹亦可，言帝乙之幸娣（卽妹）亦無不可，而女之貴則一也，

與六五爲卦之尊同意。「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長。」君，應爲下卦乾，即歸妹之夫君。依常態家庭乃男娶妻，若夫非常家庭則女招夫，故小君乃九二，即六五之夫君也，故二應五，男就女也。是夫君之袂爲愛也，德也。不如其娣，少女也。妾也。亦即妹也。愛深也，善也。俟月之將望，陰之將盛，女之近中年而後吉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注：羊謂三也，處卦之窮，仰无所承，下又无應，爲女而承命則筐虛而莫之與，爲士而下命，則刲羊而无血，刲羊而无血，不應所命也，進退莫與。

正義曰：女之爲行，以上有承順爲美，士之爲功，以下有應命爲貴，上六處卦之窮，仰則无所承受，故爲女承筐則虛而无實，又下无其應，下命則无應之者，故爲士刲羊則乾而无和。

李鼎祚引虞翻曰：女謂應三兌也，自下受上稱承，震爲筐，以陰爲陰，三四復位，坤爲虛，故无實，象曰，承虛筐也。又曰：刲刺也，震爲士，兌爲羊，離爲刀，故士刲羊，三四復位成泰，坎象不見，故无血，三柔承剛，故无攸利也。（周易集解纂疏）

程頤曰：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爲婦矣。筐簋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豆歌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士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充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

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剝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又云：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程易傳）

蘇氏云：歸妹，男女皆異位，柔皆乘剛，此豈永終无敝者哉！上六則敝之所終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終必有名存實亡之禍，女承筐无實，食不續之蠶也。士剝羊无血，用已死之牲也，皆實亡之禍也。（蘇氏易傳）

項安世曰：上與三爲夫婦，而三變爲四，上遂無夫而謂之女，四亦无妻而謂之士，女无陽以爲實，士无陰以爲血，此象死而失耦，及生而相棄者，皆天下之窮民者，故无攸利。……大抵歸之諸爻，止因三，四易位，遂皆失其正應，獨二、五之應无恙，然二爲三所招，五爲三所先，亦幾於失應矣，賴兩爻皆中，二能守貞，五能待望，故五僅得吉而免於征凶，二僅得利而免於无攸利也。（玩辭）

朱震云：震爲竹，上六坤，動爲方竹器，而方筐也，六三兌，女之上陰虛无實承筐也。三兌爲羊四坎爲血，上動之三，坎毀兌現，兌爲刑殺，士剝羊无血也。祭祀之禮，主人割牲，而主婦佐之，房中牲體在俎，乃設兩鉶而芼之，女承虛筐者，以士剝羊无血，无以爲筐之實也，故史蘇曰：士剝羊亦无益也。女承筐亦无貺也。无血則无以貺女矣，何以奉祭祀哉！震兌夫婦也，而曰士女，言夫婦之道不成也，女不得其所承矣，退而歸三，三亦失位，无攸利也，上六女歸而无終者也。故其象如此，子夏傳曰：血謂四，士剝羊，三而无血，是則自子夏以來，傳易者以互體言矣。（漢上易傳）

李衡引陸云：六三虛陰，象筐體，兌爲羊，不應於上，故无實與血也。實以象義，血以象誠，女承筐而无實，則助奠之禮不成，士刲羊无血，則祭廟之誠不至，以柔乘剛，下无其應，士女子之行，病於斯矣。无實无血，故无攸利，夫歸妹，人倫之終始，君子以永終知敝，故於卦之終而著道之敝焉。又引介曰：六三以陰居陽，失夫之道，上六以陰在上，失女之道，六三爲士，刲羊无血，羊之爲物，很者也，血者，陰之傷也，刲羊而无血，陰很而不可勝之象也。此士之不得其所御者也。上六失爲婦之道而不得其所承，六三失爲夫之道而不得其所御，是以无攸利。

朱熹云：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如此而於占爲无所利也。（易本義）元、梁寅云：上與三居相應之地而非應，故爲約婚而不終者，夫婚姻之禮成而厚其資送者，女歸之盛也。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者，男婚之宜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无幣帛爲之實，士之宴其新婚而刲羊未見其血焉，是男女之禮皆不備也，交好之不誠也，如是何所利乎！上六陰而虛筐无實之象，三兌體而亦虛羊，无血之象。（易參義）

來知德云：兌爲女，震爲士，筐乃竹所成，震爲竹，又仰孟空，虛无實之象也，又變離，亦中虛无實之象也。中爻坎，爲血卦，血之象也，兌爲羊、羊之象也。震綜艮、艮爲手，承之象也，離爲戈兵刲之象也，羊在下，血在上无血之象也。凡夫婦祭祀承筐而採蘋蘩者，女之事也。刲羊而實鼎俎者，男之事也。今上與三皆陰爻，不成夫婦，則不能供祭祀矣！无攸利者，人倫以廢，後嗣以絕，有何攸利！刲者，屠也。上六以陰柔，居卦中而無應，居終則過时无應，則无配，蓋歸妹之不成者也。故有

承筐無實，刲羊無血之象，占者得此无攸利可知矣。又：上爻有底而中虛，故曰承虛筐，陽實陰虛，上六无陽，將何所承，徒虛筐也。（來氏易）

王夫之云：女謂上六，士九四也，筐裡所謂笄實榛栗棗脯以見舅姑者，刲羊無血自斃之羊也。吝於下禮，苟簡以成事，故女不歸士，而士歸女，包死麇以誘女末俗之惡吝而已矣！士吝則女愈驕，乃以無實之筐見舅姑而不忤，上六之陰，亢九四自貽之辱也。（周易內傳）

李光地云：承筐而无實，刲羊而无血，蓋士女相給无約結之實也，必不終矣。彖云：征凶，无攸利，惟此爻當之。又云：上震體有筐象，三兌體有羊象，專釋承筐者，明上六之爲女也。（周易觀象）

劉次源云：震仰於其筐也，兌則羊也。上虛而无實，坎不見則血亡也。居終无應，有婚約不克踐償也，无攸利，陰之亢也。（易通）

李郁云：陽爲實，上不變，則六三无所承，五不變則兌羊不成體，坎象又不見，故曰无實无血，於禮男女婚後祀祖，女承籩豆于筐，士進少牢而親割之，今无實无血，祭不成禮，是夫婦皆不足以奉宗廟矣，上六居卦之終，无終若此，又奚利哉！

漢仕案：解羊爲三者，蓋說卦兌爲羊也，虞翻依說卦逸象解：震爲筐，爲士，歸妹二三四爻爲離，離爲力，如三、四復位成泰，坎象（歸妹三四五爻）不見，坎爲血，故云无血，筐、士、羊、血均解到然於義理未盡發揮也。士，有云三爻者，李衡引介曰也；有云九四是也，王夫之如是說。爻辭解上六，

「女承筐，无實。」蓋女爲娣，爲繼室，爲招贅女，彼之承筐也，爲備四時時鮮百物以祭，无實者，无應得之實位也。蓋子女尙在櫛櫛中，皆未成年，依禮不爲主祭者，而女雖居上六柔位，勉強取得合當之位，然子女猶幼，無有實權也。今承筐主祭，故言彼之无實无所應，無所承，即家居亦无實權也，如是主祭有如刳已死之羊用作犧牲，大不敬也，不敬，神弗祐也，故云无攸利。一說妙齡女子與鶴髮郎君，當初女悅男貪，男不愛江山愛美人，女不喜白馬王子愛老夫，女終取得承筐享先主之地位，然家道中落，愛財無財，故无實，昔日榮華，如以筐承水，終無點物，而女本悅長男之位勢，至此一空。而年華漸長，羊性淫，士夫老矣，美色當前无血氣精神與之短長，徒呼負負而已，女無所受，男亦無所施，二方皆无所利也。如項安世所云：女无陽以爲實，土无陰以爲血也，然未必「象死而失耦，及生而兩相棄也」。蓋无攸利者，非祇女之无利，即男亦无所利，斯卦足爲天下老夫慕少艾者戒也。

豐卦

三三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說文解字形云：「豆之豐滿也，從豆象形。」段注：「凡大皆曰豐。」而序卦、彖傳正云：「豐者，大也。」

清、李光地周易觀象云：「豐有憂義。」引漢、楊雄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竭，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以證其盛極銷竭之說。愚以爲雷滅火竭，無致豐亨之由，其正面之義，亦非滿招損、盈必食之義。蓋王者假之如雷厲電掣以威臨天下也。考老氏有云：「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說。（廿五章）今王行道，德行配天地，是王命即天命也。王假之以理萬民，嚴迅激烈，竿立影形，民患烏有不翦，四海烏有不治，是即王權得彰也。唐、孔穎達疏：「德大則无所不容，財多則无所不齊，無所擁礙，謂之爲亨。」宋、程頤云：「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群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是言王之大也。而訓「假」爲借者，僅宋、李衡引胡云：「聖人必假此豐盛之時，發號令，行賞罰，以至制禮作樂，可以大行於天下也。」與王弼、孔穎達、程頤、

蘇軾、項安世、朱熹，均訓假，「至」也稍異。愚以爲六書六曰假借，假卽段字，藉也，借也。而假訓「至」，段玉裁以爲經典借「假」字爲「假」也。說文：假，至也。而豐，大也，雷疾火急，光照天下，王藉其勢以君臨萬邦，必亨通無疑。勿畏首畏尾，見落日而思暮年，見落葉而悲秋，雖大勢所屬而不予乘時，是可惜也。故道大，王亦大，乘勢以迅雷急電，直道行事，以謀天下之亨也。王假藉其勢，勿用遲疑多所躊躇慎顧，宜於日中之時，其麗在天，幹轟轟烈烈事，作一鳴驚人舉，蓋下卦離麗在天，上卦隆隆雷動，是象青天霹靂非常事業之將建也，設疑日方中昃，憂懼時之過已。如朱子云：「盛極則衰則又憂道焉。」明、來知德云：「日昃則不能照天下也。」又發明「離日象，又王象，錯坎憂象。」李郁云：「豐以過盛爲憂。」其義與卦義豈相反爲訓？卦之明言：「勿憂宜日中。」是明示日中之時，大明於天下，光被四表，向前，積極以天下養之義也，何等胸襟，何等氣慨，豈僅僅然小人之爲志？憂患得失哉！莊子有言白：「知其莫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其惟聖賢乎！」蓋昃食，盈虛，死生、聚散，莫可奈何者也，君子處之，亦安之若素而已矣！故象之折獄致刑，其威動如雷，光耀迅速如電，皆无「日中必昃，月盈必食。」之寄。「盛極昃食」之戒。戰兢惕厲，如履虎尾，蹈春冰，乃其餘事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

清、張惠言周易虞氏義：「初九，遇其妃主。」注云：「妃嬪謂四也。配當爲妃。」是虞翻所見易書以配爲妃也。

王弼注云：「處豐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孔穎達疏易亦以配解。是以後世傳易者，或稱妃，或言配。如唐、李鼎祚：「初九，遇其妃主。」南宋、朱震漢上易傳引孟氏，鄭氏本亦作「妃」，並引鄭康成云：「嘉耦曰妃」自注曰妃，嬖也，亦匹配之義。查說文：「配，酒色也。」段注云：「本義如是，後人借爲妃字，而本義廢矣。」又說文：「妃，匹也」段注：「妃本上下通稱，後人以爲貴稱耳。釋詁曰：『妃，嬖也。』左傳：『嘉耦曰妃，怨耦曰仇。』」段注可一妃配之義，故程子、蘇軾、項安世、梁寅、來知德、王夫之、李光地等皆如王弼注本作配，「初九，遇其配主者」配主，四也。王夫之云：「卦以下畫爲主，初爲離主，四爲震主。」程頤云：「明動相資，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故初謂四爲配主。」因初與四皆陽，易子人錯覺二陽相配，倫乖理謬。程頤特書明是「配天，配君子」之配，猶今人言：「好搭當。」蓋能配合無間也。是初九遇與彼心志相投者（九四）也。

「離旬」之旬字，各家解易亦多異辭：

(1)旬，虞翻氏解爲數字，十也。亦有二說，一云十日爲旬，一說離納己，震納庚，自己逆數至庚爲旬，其數亦十。

(2)王弼注句云：均也，初與四均爲陽爻也。孔疏：「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也。非是陰陽相應，以其能相光大，故曰雖均无咎。」

程子曰：「初謂四爲配主，己所配也。初與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雖均是陽剛，譬諸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勢使之然也。」朱熹、元、梁寅等爲其羽翼，朱震漢上易傳亦解爲均，然其說嫌枝節橫生，其曰「句謂之均者，六甲周行，乘八節，其數四百八十而成鈞。鈞，勻也。初九離納己，九四震納庚，自己至庚，凡十日，十日周而復始，故訓勻。」

(3)句，數之極也，卽日中之義。宋、李衡引牧云。清李光地周易通論卽主斯論。（見義海撮要暨周易通論）

(4)蘇軾云：「句之爲言猶曰周浹云爾。」又云：「九四以陽居陰，不安於闇者也，方其患蔽而求發，則雖兩剛可以相受，及其闢去而明，全離之功，既周浹矣，則當去之，既浹而不去，則有相疑之災，九四之爲人，可與同憂而不可與同樂者也。」（蘇氏易傳）

試將上四說表列如下：

(1)數也，十日爲句，自申至癸爲一徧，離已逆至震庚亦十也。

(2)均也。

(3)日中也。

(4) 周浹云爾。

其義解雖可依苟本正作「均」，可免斷斷然無窮止之臆說，然試求之說文，其解云：「旬，偏也，十日爲旬。」段注云：「旬與均，音異皆略同，土部曰均，平偏也。古文鈞作𠂔，儀禮今文絢作絢，知古旬勻二篆相假爲用。」故解有四，其實仍一也，「雖旬」者，雖，睢也即恣睢意也（見說文段注）唯也惟也。（見王念孫經傳釋詞）是即睢意於均是陽也，是君子惜君子，猩猩惜猩猩，亦惟均是陽也，天下大勢，合久必分，況二雄乎！故以旬日爲期，合作如日中天，情愛周浹圓融，同氣相投，同聲相應，然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之理也，故宜把握良機，與四共勉大計，非祇无過咎之責，一往無前又且有功慶賞也。察諸史實，北宋末，宗澤，李綱之得岳飛，飛初也，宗、李、四也，你愛我才，我敬女公忠，是將遇良材，上下一心合謀國是之時也，何咎之有，如飛之平楊么、戰拐子馬，豈非往有賞乎？俟均勢已過，宗、李或死或免，是日過中而昃，月已盈必食之時也，斯時雖仍欲建功立業，欲免乎災已不可已！蓋與初均勢者去，時亦去，岳飛死於莫須有，是其勢莫可免乎者也。斯謂過旬凶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各家解說大致相同，如王弼云：「覆曖鄣光明之物。」程傳：「周匝之義，即周圍掩蔽之物。」蘇軾云：「蔀，覆也，蔽之全者也。」項安世云：「蒙覆之物，大則全无所覩。」朱震云：「震巽爲草，二在草中，有周匝掩蔽之意，故曰蔀。」來知德云：「蔀，草名，中爻巽草之象也，巽爲陰柔之木，震爲蕃，草番盛之象也，言草在上蕃盛，日在下不見其日。」王夫之云：「蔀，編草爲藩蔽。」李郁云：「蔀，草名，可爲障蔽之具，蔀之解，從鄣光明之物，至確然有蔀草其物，其歷程上下千七八百年，廣運數千里，斯說始定，故蔀者可遮蔽日光之草也。」然亦有異解，二，李鼎祚引虞翻氏云：「日蔽雲中稱蔀。」是所蔽者雲也。朱震漢上易傳引陸震云：「歷法凡十九年，閏分盡爲一章，四章凡七十六年爲一蔀，五蔀周六甲凡三百八十年而歷象小成。豐蔀之名，蓋寓此意。」似非本爻之意，略而不評，何如蔽，各家亦盡億說之所能，孔穎達云：「六二以陰居陰，又處於內幽闇，无所覩，見所豐在於覆蔽。」項安世云：「六二指六五爲蔀爲斗，九四之蔀與斗皆自指。」蘇軾云：「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故不發則已，發則明矣，六二雖陰而所以爲離，明之所自出也。」李衡引牧云：「君之明，臣下降蔽之，四君之象，斗臣之象，臣之威明侵於君，五不當位，二當位，是僭也。五不顯而四顯，是專也，二與四互有僭專之咎。」程頤云：「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朱子：「二爲離之主，至明者也，上應六五之柔暗。」來知德：「中爻巽，草之象，言雷在上，震爲蕃，艸木在上蕃盛，離日在下不見其日而見其斗也。」王夫之：「五以陰揜陽，爲日食晝晦之象，其蔽己之明疑甚而疾矣。」李光地：「二三四皆言日中，而爻之日中皆暗者，

日中則昃，有暗之理也。按六二處豐之時，其所以蔽，指六二、六四、與六五也。六二爲離之主，明之所自出也，虛中當位，以至明中正之才，燭應幽暗，外似柔闇之主（六五）上下相安，小人隱伏，然五剛帶柔（雷爲剛）國君用人，不得已可使卑逾尊，疏逾戚之古訓，遲不敢用，致使二雖賢而居下，明足以去暗而常處卑地，當五週遭爲讒詔，順承左右佞給所包圍，二退而寒之者至，朝綱頽敗，日光隱輝，故晝見星斗，二離至明，然不足以燭照君側，故小人成群，二之往見，五安得弗疑疾之，然二足以信五，以二之才位，必能使五大發善念，故當吉也。張履祥讀易私記云：「君側小人壅蔽耳目，至使目能察而不見直枉，心能思而不見是非。」是二之處境之寫照。

又處二之時，見龍，見斗，是豐極而消息初現也，卦辭「勿憂，宜日中」於斯時也，是真勿憂，以待彼日升中天也。然勿憂也者，隱寄有憂矣，蓋日中則昃也。象云：有孚發若，信以發志者，二能以信君，雖始疑終必信，發君順善之德，俟君信於己然後敢發其心志，聖善之德可弼輔而至也，故曰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王注幡幔，所以禦盛光。虞翻氏云：日在雲下稱沛（四也）。程子：沛，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爲幡幔，則是旆也。蘇軾：沛，旆也，蔽之不全者。項安世云：旆者，旛之屬，雖大而不全，

自旆昧言之，皆有小明，沛沫則大暗。李衡引陸云：「芾者枝葉偏垂之貌，偏，盛也。」又引石云：「沛如水之沛然不可禦，亦過盛之義。」又引仇云：「沛者，驟明之謂。」朱子：「其蔽甚於蓊。」來知德：「沛，澤也，沛然下雨之貌。」王弼以沛爲旆，後儒亦以爲旆，殊不知雷在上，中爻有澤有風，方是此沛沫之象，相傳之謬有自來矣。王夫之：「九三應上六極幽、極暗，故爲幔障天而日晝晦之象。」宋翔鳳周易考異云：「沛，子夏作芾，傳云小也。」鄭干作芾，（今本作韋，此據宋本）。云祭祀之蔽膝，按子夏作芾者爲蔽芾之芾，韓詩作蔽芾，說文無芾字，漢張遷碑有蔽沛棠樹，則芾沛俱可段借，鄭干作芾，當是市之誤。市，敝之古文。劉次源云：「雨沛，沫者，沫，大雨滂沛，故見沫也。」

沛之說，約可言之有四：

- (1) 幡幔也。沛字古作旆。
- (2) 日在雲下。按或當云雲在日下。
- (3) 芾者枝葉偏垂兒，偏盛也。子夏傳則曰小也，亦蔽義。
- (4) 沛，即孟子沛然莫之能禦之沛。

準此四解：亦祇二義，一爲豐而蔽，猶盛極而衰也；一爲豐大盛，沛然不可禦。蓋九三陽剛得位，處離，明之上體，是明之極，夫凡物極則衰，事之理也，故其下文「日中見沫」。

日中見沫。王注：「微昧之明也。」虞翻云：「沫，小星也，艮爲沫。」程傳：「沫，星之微小无名數者，是沫暗之甚也。」蘇軾：「沫，小明也，明闇雜者也。」項安世云：「斗杓後星謂之沫，則其昏甚於部斗。」李

衡引佚云：沫見幽闇之謂。朱震云：沫，斗後小星，微昧之光。子夏傳及字林作昧。來知德云：沫者水沫也，故曰涎沫，濡沫、跳沫、流沫，乃霽霖細雨不成水之意。宋翔鳳云：字林作昧，王肅言妹鄭作昧，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昧，星之小者。馬同薛云輔星。按日正中天，非現昏暗，猶南宋國勢日張，高宗私心自用，雖有四大將領同心協力，誓言恢復河洛，迎徽欽二帝，私心一起，則沫暗妄屈之行作，股肱之折，豈非「其當然耳」乎！

「折其右肱，无咎」孔穎達疏：「假如也」欲自守乃得无咎。虞翻氏云兌爲折其右，噬嗑艮爲肱，上來之三，折艮入兌，故折其右肱之三，得正故无咎。程傳：三應上，上陰柔無位，猶賢智之才，遇無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无所賴，无所爲，亦无所歸咎也。朱震云：上六闇極不可用，以有爲從之，必罹其咎，故自折其右肱示終不可用，则无咎。李衡引石云：右肱如股肱大臣，極盛之臣，終不可用也。梁寅：三居下之上而无正應，雖則明之極，有才而不用，如人之折其右肱。來知德云：震綜艮（綜者震仰盂，反倒則爲艮覆碗也）中爻兌錯艮（錯者，乾錯坤，艮錯艮，坎錯離，巽錯震，或六十四卦，陰陽相錯之謂）爲手股之象，又兌爲毀折，折其股之象，三无所用矣。无咎者德在我，用不用在人，以義揆之，无咎也。王夫之：右肱謂四，姦蔽賢，則終不爲之用也。李光地：上六暗主而三應之以手援人而折其右肱，見傷之甚也。案下賢上闇，有才反爲才累，如岳飛之見禽。太后雖銜欽宗親託保證決無意復辟，祇願作宋之一介平民，而太后無能改高宗之德。如飛者足當大用，而六（太后）欲援無力，卒見殺於莫須有之罪，是大宋自捐足撐大廈之材，如人之去右肱然，以換偷

安一時，無咎者也，如斯而已。九三，豐盛沛然莫之能禦之勢，因所應者不足恃，甚者在 upper 者私心自用而三前途暗影初現，右肱之折損人亦不利於己，大至團體，小至個人皆蒙其害也。無咎之代價大矣。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王注：「以陽居陰，豐其蔀也。」

正義云：「闇同於六二。」

虞翻氏曰：「蔀，蔽也。噬嗑離日之坎雲中故蔀。」

程傳：「四雖陽剛爲動之主，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

朱震云：「四動成坎，離光明也，不動成震巽，震巽爲草，掩蔽周匝蔀也。四在蔀中，自蔽其光明，故曰豐其蔀。」

李衡：「四僭過上體，明掩於君，亦有疑君之象，故與二同爻辭。」

項安世云：「九四之蔀與斗皆自指也。與六二之言蔀，以象辭考之，然後見其不同，大抵二爻之分，二中正而明，四不中正又不明也。」

朱子：「其占爲當豐而遇暗主。」

梁寅：「四近暗君，故其障蔽之象與二同也。」

來知德云：「四之豐蔀見斗者，比乎其昏暗也，若以象論，二居中爻，巽木之下，四居中爻，巽

木之上，巽陰木部之類也。」

王夫之：「四雖不應五，而與五相比，故與二同象而受蔽更切焉，賴其下與初應，兩剛相得，明以濟動而陰弗能終揜之，故吉。」

李光地：「四五上位，下應明體，與之同德，能求明以自明，皆吉道也。」

宋翔鳳云：「音義部。馬云：『小也。』」

鄭薛作善云「小席」見斗，孟作見主。

劉次源云：「二應五，四承五，故皆豐其部也。」

李郁云：「六二有明而九四蔽之，此明德爲物欲所蔽也。」

按：部之解，見六二爻辭考釋，蔽障物也。虞翻解曰蔽雲中，是豐卦反倒過來，成三三，火雷噬嗑，三爲日，三四五爻爲坎，爲雲。故日在雲中稱部，象是象矣。然是解噬嗑六三、九四、六五、及上九之象，而爲噬嗑本卦爻辭所無，則所據失實，無實之實，虛無之象也。朱震解部象爲震巽，據虞氏說卦逸象爲草莽。其成象爲三三，四五六爻爲雷，二三四爻爲巽，然在大豐之時，草莽如何蔽天？日中又如何見斗？來知德之論象，亦姑妄言之者也。李衡言四僭過上體，有疑君之象。朱震言四自蔽其光明。項安世云部斗皆自指。李郁云「六二有明，九四蔽之。」似皆不得其義。愚以爲如象曰：「豐其部，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九四以陽居陰，位不當也。程傳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朱熹云遇暗主。梁寅云四近暗君。來知德云四比乎其昏暗也。王夫之五與四比，皆言主暗於上，

四爲大臣，苟非管仲、伊尹，無能改其德也，況不如伊尹、管仲者乎，則其手足失其所措矣，斯豐之時所見之象也。楊樹達云：「言無聖人以統理之，又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日中見斗，極言其暗，亦即言其暗中微光，以斗光爲世人黑夜中方向之指針，故其暗者，五也，君也。斗者，四也，臣也。主雖昏暗，滅絕倫常如漢初之呂后，唐初之武則天。陳平、狄仁傑之承上，與君諂比，天下隱伏涵涵之勢，外貌順而心含悲，因陳、狄之輔，予天下人寄一線希望，非敢冀劉漢、李唐之復舊，實冀民生之得漸安也。是九四豐之部，乃五暗蔽於上也，日中見斗，雖言極暗、極怖，而四乃蔽暗世界之北斗，朝綱之不亂，百姓之熙熙，四居其所也。「遇其夷主者」：孔疏，夷，平也。四謂初爲夷也。李鼎祚案：夷，傷也。主者，五也。謂四能上行傷五則吉。李道平疏云使五退居四。四進居五成既濟則吉。程頤以四、初兩陽相應，其德同，故爲夷主。蘇軾：初九之謂夷主，不得其配而得其類也。朱震云：初，四兩陽，上下不敵，四忘其勢，下夷於初，四者，初之所主也。李衡引石云：四承六五之柔，遇其夷易之主。元、梁寅云：初主於四以進用而四主於初以圖事，猶所謂謀主也。初非四不能動，四非初无以明，其相資者如此云。王夫之云：在上而交下曰夷。夷，等夷也。劉次源、李道平均言變坤爲明夷，初則夷主。李光地稱夷主如「朋友」。傅隸樸周易理解稱：「夷主就是同志。」

案比較易傳之樂，可見爲學如積薪，確然後來居上。

夷之說有四：

(1) 夷，傷也。傷五者，君臣易位。夷五也。

(2) 初、四兩陽，不得其配，得其類。蓋德同相應。四忘勢，下忘尊，上下交猶今日曰朋友、同志等輩也，故夷初也。

(3) 四承六五之柔，遇夷易之主，五夷也。

(4) 變卦，震變爲坤，則成地火明夷卦，初爲夷主。

上四說又可並爲二，即五爲夷主。一說初爲夷主。察諸卦義，上能得下之死力，必加手足之情以待之，然後可藉之以輸難，因之以解危，故以初爲夷說確當，初乃無位之人，四近君，四下交不驕，初上交不諂，爲大臣而友匹夫，得其死力矣，其吉也者，固當然耳。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王注與孔疏云：以六五陰柔之質，居陽之位，若能自我光大其德，獲慶善也。

虞翻曰：在內稱來，章顯也。慶謂五，陽出稱慶也。譽謂二，二多譽，五發得正則來應二，故來章有慶譽吉也。

程頤：五以陰柔之才，爲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則有福慶，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爲用之義，然六五无虛已下賢之義。

蘇軾：六五以陰居陽，有章者也。而能來六二之明，故曰來章，借明於人而譽歸於己，君子予之。

張載易說：來章，反比陽則明也。有慶得配於四也。

項安世：六二以五爲部，在上而暗也；六五以二爲章，在下而明也，二自往五則得疑疾，五能來二，則有慶譽。六五无應，則本无慶也；不明，則本无譽也。其喜與明，皆因六二之來而得之爾。

朱震：六五屈體來下於四與之共天位，九四之明上行之五，相錯成離，坤離爲文章者，文之成也。九四上行則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六爻並用成豐之大慶，五屈已下賢，四志行乎上，人自譽之，兌爲口，譽之者也，五得正吉也。

李衡引牧云：來章謂乘四之明，四來章明於已也，處豐柔謙，不自光大，吉其宜矣。

朱熹：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

梁寅：五雖柔暗，然離體三爻皆爲章明之君子，四之近於己者，則固賢臣也，五若能去其蔽塞，明揚衆善，則在下之賢可以棄而進矣。夫是之謂來章也。既來至章明之賢，則能成豐之大治，福慶在於身，而稱譽著於下，吉熟大焉。

來知德：（凡卦自下而上者謂之往，自上而下者謂之來。）五屈以下賢以招來之也。章者六二，離本章明，又居中得正。有福慶集於己也。譽者，聲聞於人已也。主聖臣賢，海宇之慶也。六五之吉，以其召賢之慶也。

王夫之：五陰暗居尊位，力足以障蔽乎，二來而施之以明，彌縫其不善，而著其善，乃有慶譽而吉，慶福自外來，譽名自外成也。

李光地云：五居尊位，所謂王假之者也。雖無剛正之德，而有虛中之美，章謂六二，文明之主也。

劉次源云：五雖柔而虛中，二來則美章也，以天下之明爲明，故有慶譽長也。

李郁云來章：謂九四來五，剛得中正，故有慶譽吉。其傳象云：四來爲五，得位居正，是謂之有慶也。

按：六五之來章有七說：

- (1) 五，陰質居陽，若能自我光大章顯其德……。
- (2) 能來六二之明故曰來章。
- (3) 反比陽則明，明謂章也。
- (4) 九四、六五易位相錯成離，離爲文章。
- (5) 乘四之明，四來章明於己（與(3)說同）。
- (6) 離體三爻皆爲章。

(7) 九四進，六五退，成九五，六四坎卦，如此九五剛得中正。

其說有七，實止三：五本身，五之與四，五之與二而已，睽諸卦爻理路，似皆言之成理，直指五爻之本意，離則傷闕，合則旨歸，試反芻本卦之初二三四爻，初與四配合無間，志意相投，二之當位，離之主，至明中正之才，待君之「不飛，不鳴則已」，資君飛，鳴之用；九三陽剛得位，處明之上體，是明之極，沛然莫之能禦之時也，用則及時濟世，不用則老千里馬於槽櫪之間，如燕太子丹聞田光少壯之時也；九四陽剛，動之主，亦製造光明之主力，雖局處五陰暗柔弱之下，而志不同流，獨於幽光。

今五僿克來就，應二、比四，群下爲之用矣。故來，章也。來也者，由上而下也。降尊就卑，屈己下賢，能無章乎？章顯而后，譽名自外成，慶福自外來，是王之所假借豐大之必經也。諫行，言聽，夫何亡國敗家之有？是有慶譽者，又慶譽也。非吉云何！愚以爲七說並用，分則各抱一腿，合則全象宛然立於前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闔其戶，闔無人，三歲不覲，凶。

注：屋，藏陰之物，以陰處極而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絕跡深藏者也，既豐其屋，又蔀其家，屋厚家覆，闔之甚也。雖闔其戶，闔其無人，棄其所處，而自深藏者也，處於明動尙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猶不見隱不爲賢，更爲反道凶，其宜也，三年豐道之成，治道未濟，隱猶可也，既濟而隱，是以治爲亂者也。

程頤云：「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豐其屋，處大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闔其戶，闔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覲，謂尙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

蘇軾云：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爲明之至也。而其闔則足以蔽其身而已，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九三自折其右肱而莫爲之用，豈真无人哉！畏我而自藏也，三歲不覲其以爲明者，窮以故凶。

張載云：豐屋蔀家，蔽之甚，猶大明之世而夷其行，窮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

項安世云：上六居豐之極，外極其大，而內極其闕，自外言之，如屋之翬飛，上千天際，動之至也。自內言之，九三近在其家，乃三歲而不見，則不明之至也，三歲者，上三爻之終也。其不明者，非九三不與之，乃上六柔暗自高而不下求也。故曰自藏，又以見九三之无咎也，若不言自藏，則人必真以其家爲無人而歸責於九三矣。

朱震云：自三至上體大壯，棟宇之象，上六動，陰變陽，爲大豐其屋，言自處高大也，二爲家，震巽爲草，豐盛周匝以掩蔽之，蔀其家，言所居不明也，自處高大，所居不明，以高亢自絕於人，如飛鳥務上翔於天際，豈復能降哉！上動成雷，離爲飛鳥，乾爲天，在外卦之際，天際也。豐之時，九四忘其敵己。下資九三，與上六正應也，其能忘乎！故三自下往，庶幾發其昏暗，知處豐之道，九三離目爲見，往闕之坤，戶闔而不應，闕寂乎其无人聲，太玄所謂外大抗，中无人也。三於是退而自藏於坎中，乾爲歲，三自四歷三爻，三歲不覲也，豐其屋，蔀其家，自絕於人也。三歲不覲，人絕之也。上六動不正，凶也。不直曰凶者，有應焉猶異乎下交也。至于三歲不覲，人亦厭之而凶至矣。闕小見也。覲私見也。自上六言之謂之覲，陰爲小也。自九三之上言之謂之覲，私見也。私，不正也。

李衡引陸云：屋於室爲外，家於國爲私。上六窮於極，大行失其中，但豐於其外。蔀，其所私窮大者必失其居，削國以益家，天人所不祐，本欲豐屋蔀家，反窺戶無人，天人之際詳矣。引牧云：飛

鳥遺之音，謂宜下而反上，豐之志皆欲顯其居，今空其內而无所託，故愧于時而反自藏也。引石云：始顯大如飛鳥之於天際而飛翔，終自然心藏退，皆聖人戒其過盛，子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義。

朱熹云：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覲，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梁寅：豐之時，盛大之時也。盛大之極，乃凶禍所由始矣，以陰居上，既遠於明，而動无所之，其過高而闔塞，反以自禍，如人之豐大其居而反以自蔽也，如上六者，雖時命之使然，而亦驕盈之所致歟。

來知德：此爻與明夷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相同，以屋言者，凡豐亨富貴，未有不潤其屋者，豐其屋者，初登于天也。部其家以下，後入于地也，部其家者，草生于屋，非復前日之炫耀而豐矣。豐其部，本周公爻辭，今將豐部二字分開，則知上豐字，乃豐之極，下部字乃豐之反矣，故小象上句，以爲天際翔也，闕者窺視也。離爲目，窺之象也。闕者寂靜也。闕其无人者，戶庭寂靜而无人也，三歲不覲者，變離，離居三也。言窺其戶，寂靜无人，至于三年之久猶未見其人也。凶者殺身亡家也。泰之後而城復于隍，豐之後而闔寂其戶，處承平豈易哉。又云：上六以柔暗之質居明動豐亨之極，承平既久，奢侈日盛，故有豐其屋之象，然勢極則反者理數也。故離之明極，必反其暗，草塞其家，而有暗之象，震之動極必反其靜，有闔无人，三年不覲之象，占得此，凶可知矣。

王夫之云：上恃二五之陰皆得中，而已又居於上，驕盈而重蔽陽剛，其德凶矣，蔽人者先以自蔽，陽剛方明以動，安能蔽之，徒重屋厚障不能見遠，而已明之所不照，處於幽暗之室，有人若无，而人亦終無欲見之者，見絕於有道而凶矣，占此者遇如此關傲之人，絕之可也，五可孚而上不可化也。

李光地云：居豐之極而過乎中，日昃之時也，陰柔無自明之德，又無同德之助，與時偕極者也，

外雖崇盛，中則幽昏，豐其屋而藪其家之象，昏極則似无人，楊子雲所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是也，三歲不覿，終不能明也。楊樹達周易古義引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欲爲卿杜注云：豐其屋……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歲，必滅亡。又引新語思務篇：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又引淮南子泰族訓云：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引論衡藝增篇云：非其无人也，无賢人也。公羊傳莊公四年何休注：有而无益於治曰無，猶易曰：『闐其无人。』。引魏志楊阜傳云：易曰豐其屋……主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无人也。

劉次源云：上處豐極而驕奢，自速其斃也，重屋厚障，蔽人適以自蔽也，處幽暗而闐若无人，闐之者不得通其意也。三歲弗覿其面，下情終上蔽也。民意以鬱，而激凶自取其戾也。

李郁云：宮室倉廩謂之屋，父子夫婦謂之家，屋豐則家蔽，物飾既盛，嗜欲必深，人之逐物喪真亦猶是也。雖有軀體而无性靈，雖有貨財而无仁義，闐其戶，闐其无人者，人性既失，不稱爲人也。上卦至下，剛柔凡三推，豐易爲噬嗑，噬嗑上九，聰不明也。不明則无見，故曰三歲不覿凶。

漢仕案：上六動不正，履无位而好示以私意，非祇剛愎自用，直是司晨牝雞索家之象也。屋，說文云：

「凡也。」段注：「屋者室之覆也。屋室皆從至，至所止也。古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說文家亦訓凡也。爾雅釋宮：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此與左傳桓公十八年疏：「家者內外之大名，戶內曰室，男子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女主閨內之事，故曰室。」說異。然則上六之豐其屋，因其陰也，陰而處極，且豐之盛，志大才疏，妄自尊大，大而無當，由盈趨消虛之時也。是物極必反，隆隆者絕滅之時也。故「豐其屋」者男以女爲室屋，大豐過後，家其蓀矣！女以男爲家，不與九三應，三因此自藏坎中，（從三三三卦中，把二爻看成一爻，則似三三卦也。）闕其戶如无人者，動由剛愎不正，三年不見於人焉，由厭人至厭於人矣。男豐大其屋，女蓀蔽其家，至親戚傾之，六親無復往來者，家業豐而女不正，是真「鬼瞰其室」也。安不凶也，……然各家注釋時有出入，其大較者則爲小象：「豐其屋，天際翔也。」鄭玄、王肅、虞翻、李鼎祚均作「天際祥也。」今本王注孔疏暨宋元明清各家易傳皆作「天際翔也。」又：「闕其無人，自藏也。」藏，馬融、鄭玄、王肅作戕，殘也、傷也，二字之異，各家傳注亦因之異。翔，蘇軾云上六翔於天際。項安世云：「上千天際，李衡引石云：如大鳥之於天際而飛翔。而鄭注「際」爲療病。」也。李鼎祚引孟喜云：「天降下惡祥也。」李道平疏：際猶降也。祥，妖孽自外來之謂：故謂天降下惡祥也。一翔字異，各家大作其異訓之弘辭，是治易者易，亦匪易也，不比較不知其說之屬，看看「豐其屋」之異辭：程傳：「豐其屋，處高大也；蓀其家，居不明也。項安世：上六居豐之極，外極其大……如屋之翬飛上千天際，內極其暗，九三近在其家，仍三歲而不見，則不明之至也。朱子：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梁寅：盛大之極，乃凶禍所由始矣。

來知德：豐其屋者，初登于天也，訃其家，後入于地也。李光地：居豐之極而過乎中，日昃之時也。劉次源：上處豐極而驕奢，自速其斃也，重屋厚障，蔽人適以自蔽也。李郁：宮室倉廩謂之屋，父子夫婦謂之家，屋豐則家蔽，……人之逐物喪真亦猶如是也。雖有貨財而无仁義……人性既失，不稱爲人也。案項安世之「如屋之暈飛，上干天際」著一小象「翔」字之迷，屋如何暈飛？

又言象者或云：日中見斗，震巽爲草，離爲飛鳥，草生於屋，皆就「䷶」卦或變或不變或倒置而重組之卦象，取虞氏說卦逸象爲說者。來知德之登天入地，登天，豐也；入地，滅絕也。（見明夷上六爻辭）

綜觀豐全卦，豐之初，勢豐力壯，凡事必亨通無礙，可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法，直道行事，以謀亨通之道。然只能以旬爲期，把握良機，與上四共謀大計，六二以至明之才，如日麗中天之運，然見疑疾，用力勞而無功，是隱憂初現也。九三陽剛得位，明之極亦盛之極而衰之始也。如功高震主之臣，主愛之日見弛也，況上弱下強乎！自己能力已達顛峯，然在上位者無援引之人，是懷才不遇之爻也。九四處黑暗之世似無所望，忽斗光見，寄予一綫光明，下交得友朋同志之助，則事猶有可爲也。六五苟能諫行，言聽，虛己待人，降尊就卑，必有不虞之譽，固陋不通，則一切皆不通也。上六若妄自尊大，勢必見厭於人，甚者「鬼瞰其屋」也，宜乎多加警惕。

參考書目

十三經注疏	郭氏傳家易傳	郭雍	周易通論	李光地
廿六史	周易玩辭	項安世	周易折衷	李光地等
參同契正文	易本義	朱熹	惠氏易學	惠棟
李氏易集解	誠齋易傳	楊萬里	易學十書	張惠言
周易音義	李氏易傳	李中正	周易平議	俞樾
橫渠易說	讀易私言	許衡	易說	惠士奇
蘇氏易傳	易纂言	吳澄	易學三書	焦循
易童子問	易學濫觴	黃澤	卦氣解	莊存歟
易程傳	來氏易注	來知德	周易集傳	孫星衍
易數鉤隱圖	易禪解	釋智旭	易圖明辨	胡渭
漢上易傳	船山易學	王夫之	周易卮言	孔度森
周易義海撮要	仲氏易	毛奇齡	周易集解纂疏	李道平

周易述聞	王引之	周易大義	吳汝綸	周易通考	張心徵
李氏易傳校補	陸心源	九家易解	王謨	周易辯論集及	
周易考異	宋翔鳳	漢易十三家	胡薇元	周易探源	李鏡池
易經異文釋	李富孫	易古義	楊樹達	周易探源	鄭衍通
周易解故	丁晏	讀易錄	錢大昕	周易解頤（內篇）	徐世大
周易答問	金祖望	易古史觀	胡樸安	讀易筆記	張履祥
卦氣集解	黃元炳	周易古經今注	高亨	易經精華	陳壽熊
周易釋爻例	成蓉鏡	易卦圖說	崔述	易學史鏡	薛嘉穎
周易校勘記	阮元	周易解題及其讀法	錢基博	易學史鏡	曹爲霖
易卦圖說	崔述	科學的易	丁超五	讀易會通	丁壽昌
周易傳注	李堪	學易筆談	杭辛齋	易費氏學	馬通伯
子夏易傳	孫馮翼	經傳詁易	徐昂	合訂刪補易大全	納蘭德成
子夏易傳	臧庸	周易新證	于省吾	周易理解	傅隸樸
鄭氏周易	黃奭	周易正言	李郁	易 鑰	陳炳元
虞氏易經	惠棟	周易論叢	章炳麟等	周易古今通說	胡自逢
	張惠言	周易話解	劉思白	周易讀本	黃慶萱

易卦爻辭的時代

及其作者

古史辨

經學源流考

經學世界

(孫俚工譯)

經學通論

筆記小說大觀

宋稗類鈔

余永梁

顧頡剛

甘鵬雲

本田成之

皮錫瑞

新興書局

潘永因輯

困學紀聞集證

日知錄

十駕齋養心錄

東塾讀書記

周易集釋初稿

廿二史劄記

讀書隨筆

過庭錄

王應麟著

萬蔚亭註

顧炎武

錢大昕

陳澧

屈萬里

趙翼

劉師培

宋翔鳳

文始

國學發微

通俗篇

太平廣記

茶香室叢鈔

崔東壁遺書

國學導讀叢編

古事比

國學治學方法

章太炎

劉師培

翟灝

李昉

俞樾

崔述

周何師

方中德輯

杜松柏